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禪觀要典

##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上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 閱藏儀軌

##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 壹、前行：

###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秫度憾。（三遍）

###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 叁、結行：

###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 目 錄

中華大藏經（中華書局版）第 78 冊 No. 1720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禪宗頌古聯珠集序 .....	1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	4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	40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	62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	91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	124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	159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	196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	224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	259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	286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	312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	350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	383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	415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	449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	481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	506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	534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	572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	597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	622

# 禪宗頌古聯珠集序

雞一

(寧武軍承宣使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武功郡開國侯張掄撰)

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回緣故出現於世後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磨入于中夏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迨今六百餘年獲菩提者不可勝數雖其心以無傳而傳其法以無說而說然機緣偈頌前後寢多玉句金章公案具在池州報恩寶鑑大師法應嘗曰禪悅餘暇哀集採摭由佛世尊以至今宗師凡得機緣三百二十五則頌古一百二十二人口之禪宗頌古聯珠集可謂毘盧藏內全[(冰-水+丨)\*夕]眾玕梅檀林中莫非香木開悟知見利益後來鋟木流通豈曰小補以予夙慕宗乘樂推法施請為序引不獲固辭。

淳熙歲在屠維大淵獻冬序

## 本序

法應自昔南遊訪道禪燕之暇集諸頌古咨叅知識隨所聞持同學討論去取校定三十餘年採摭機緣三百廿五則頌二千一百首宗師一百廿二人編排成帙命名禪宗頌古聯珠集願與天下學般若菩薩共之雖佛祖不傳之妙不可得而名言初無字書安有蜜語臨機直指更不覆藏徹見當人本來面目故諸佛以一大事回緣出現於世譬喻言詞說法開示欲令眾生悟佛知見豈徒然哉池陽信士袁金刻板以廣見聞為大法光明之施。

淳熙二年乙未臘八日編次謹書

## 通集序

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時門人又有所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已向第二機矣故有汝得吾皮之記道不

在言也審矣子以為何如曰非也道雖不在於言言而當終日言於道庸何傷否則一語猶以為贅也爰自一華敷而五葉聯芳六世傳而兩派支衍機緣公案五燈燁如諸祖相繼有拈古焉有頌古焉拈古則見之於八方珠玉類要等集頌古則有寶鑑大師宋淳熙間居池陽報恩採集佛祖至茶陵機緣凡三百二十有五則頌古宗師一百二十有二人頌二千一百首目之曰禪宗頌古聯珠叢林尚之而板將漫滅因念淳熙至今垂二百載其間負大名尊宿星布林立頌古亦不下先哲惜乎聯繼之作闕如也每慚濫廁宗門且有年矣禪無所悟道無所詣欲作之復止之趑趄者亦屢矣元貞乙未叨尸義烏普濟山院事簡輒事續稟僅得一二萍梗之踪或出或處隨見隨筆廿三四年間稍成次序機緣先有者頌則續之未有者增之加機緣又四百九十又三則宗師四百二十六人頌三千[舟-(白-日)]五十首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將募板行與後學共惑者曰道不在是拈華微笑三拜得髓初無一語與之而昭昭於心目之間道播無垠烏有如今日叶音韻事言句簀鼓後人俾其棄本逐末誠可歎[栽-木+(万-一)]予咲而不荅良久乃歌曰五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已而謂之曰子所論者手中扇也予所集者果在扇邪噫知我罪我其惟此集乎。

時延祐戊午六月旦前住紹興路天衣萬壽禪寺錢唐沙門普會自序

佛祖葛藤水浸不爛火燒不壞枝聯蔓衍派布無窮禪宗頌古聯珠者寶鑑大師法應集魯菴會公續集鋟梓行世久矣近以佗故其板散落人間洪武己巳夏余慮其亡失託道友收贖度藏于大慈山之幻居實六月廿八日也明日舊置板處火作風烈燎及千數百家吁斯亦異矣然佛祖葛藤其果靈驗如此耶抑神物

護持而致然耶敬捐衣資命工補完用廣流通永延慧命回書其  
得板所由之異庸識歲月云。

洪武二十五年歲在壬申二月十有九日

中天竺住山沙門幻居淨戒識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 雞一

(池州報息寺沙門法應集 紹興天衣禪寺住持普會續集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 佛世尊(一十九則)
- 文殊(四則)
- 舍利弗(一則)
- 賓頭盧(一則)
- 殃崛摩羅(二則)
- 那吒(一則)
- 七賢聖女(一則)
- 城東老姥(一則)
- 維摩(一則)
- 傅大士(七則)
- 善財(五則)
- 布袋(一則)
- 跋陀尊者(一則)
- 誌公(一則)
- 天台智者(一則)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瑯琊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頌曰。

四月八佛降生日指天指地称第一九龍噴水[沃-大+木]



金軀摩訶般若波羅蜜(洞山聰)

指天指地語琅琅送語傳言出畫堂使者尚能多意氣主人應是不尋常(泉大道)

寶殿龍樓忽降時周行七步豁雙眉開言不是無謙遜天上人間更有誰(野軒遵)

開基勅業前王事端拱持盈後帝心劒戟盡為農器用此時誰報太平音(佛印元)

纔降王宮示本然周行七步又重宣指天指地無人會獨震雷音徧大千(海印信)

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纔剖事全彰天生伎倆能奇恠末上輪他弄一場(保寧勇)

七步周行手指天衲僧棒下命難全母胎出後成何事爭似閻浮未降前(張無盡)

周行七步便稱尊家醜那堪放出門只向母胎度人畢也須一棒一條痕(長靈卓)

纔生能步便英靈天上人間我獨尊可咲瞻前不顧後那知身後有雲門(草堂清)

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團都不費鉗鎚拈來萬仞峯頭放打落天邊白鳳兒(慈受深)

無憂樹下誕金身七步周行事斬新相見謂言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南華曷)

老胡不免出胞胎也鮮人前恁麼來指地指天稱第一眾生四十九年災(鼓山珪)

老漢纔生便着忙周行七步似顛狂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徑山杲)

兜羅綿手指天地紺目重瞳顧四維七步周行渾屬我一生賣弄小孩兒(佛燈珣)

黑白未分全體妙纔彰文彩便成乖曰茲漏泄家風甚末代  
兒孫鼻孔喎(月菴果)

纔出胞胎便逸羣周行七步獨稱尊當時若見雲門老不到  
如今累子孫(疎山如)

老胡種空意氣一手指天兼指地當時盡謂獨稱尊今日翻  
思誰不是人人盡在光明裏臨文不用更加諱(育王達)

千年石虎產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關渾掣斷毘盧  
界內鼓烟塵(雪竇宗)

美如西子離金閣嬌似楊妃下玉樓猶怕琵琶半遮面不令  
人見轉風流(佛鑑懃)

毘歲園裏喪嘉聲分手徒勞布惡名決定一文偷不得至今  
虛作不良人(瞎堂遠)

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  
錯認定盤星(石窓恭)

周行四顧獨稱尊平地無風起浪痕禍及私門猶自可誰知  
千古累兒孫(懶菴需)

掀翻地軸軋坤窄撥轉天輪宇宙寬須向強中呈好手虛空  
打碎却初看(正堂辯)

奴兒婢子十生九死於裏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便過頭  
未免渾身輓泥水(月堂昌)

無憂樹下浴嬰孩清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檀  
驢馬出胞胎(天童淨)

草木無端拈出來更加註脚轉癡呆西天此土誰知己夜半  
優曇火裏開(應菴華)

走出門風相副稱東西南北更無人看來不得韶陽老未免  
兒孫惹客塵(或菴休)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瞿曇瞿曇討甚巴鼻(月林觀)

自謂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條風塊雨非云昔堯舜  
垂衣萬國賓(運菴岩)

未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  
右脇出來魔境現只堪  
惆悵不堪看(天目禮)

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  
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  
洗土不成泥(北磻簡)

七步周行猶彷彿指天指地不分明  
是非既落傍人耳洗到  
驢年也不清(虛盧堂愚)

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可怜黃面老  
螃蟹落湯鍋(西岩惠)  
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  
獨尊三界內柰何  
今日又明朝(覺菴真)

僧問九峯處云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  
出祇是傳語人是否  
師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和尚  
為甚麼却喚作傳語人師曰祇為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  
傳語人。

頌曰。

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慙慙  
指天指地稱尊大也是  
傳言送語人(丹霞淳)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  
度人已畢。

頌曰。

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末後已太  
過面南看北斗王宮兜  
率度生出胎始終一貫初無去來掃  
蹤滅跡除根蒂火裏蓮華處處開  
(圓悟勤)

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群中自在行  
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  
穿鑿不相干(鼓山珪)

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  
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  
衣錦自還鄉(徑山杲)

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擒下白拈賊滿眼  
俱為敗露賊(瞎堂遠)

垂鈎不似迷津客張網誠非待兔人半夜烏鷄何處去天明  
吞却玉麒麟(正堂辯)

肌骨當初赫赤窮面皮今日厚千重撩頭搭尾應更點羸賽  
闍黎齋後鐘(或菴体)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  
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

頌曰。

瞿曇失却眼睛時雪裏梅花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荊棘却咲  
春風惱亂吹(晦堂心)

黃面瞿曇不丈夫明星現處自塗糊如今好覓生蛇弄免使  
兒孫在半途(佛心才)

一見明星夢便回千年桃核長青梅雖然不是調羹味曾與  
將軍止渴來(雪竇宗)

出得山來早是遲却於世上討便宜直饒一念超三界好與  
拳頭劈面椎(佛照光)

此老從來謾自誇無端病眼見空華直教當下超三際檢點  
將來未到家(無用全)

六年落草野狐精跳出渾身是葛藤打失眼睛無處覓誑人  
剛道悟明星(天童淨)

二千年前黃面老舉頭莫是見明星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  
男兒眼有睛(肯堂充)

雪嶺崎嶇歲月深何曾夜半見明星可怜業識茫茫者蹉過  
如來正法輪(妙峯善)

夜半明星出現時分明喪盡目前機若言總具如來相也是  
空拳誑小兒(頑石空)

六載隈藏在雪山灰頭土面自慚顏今朝忽覩明星現始覺  
從前被眼瞞(鐵山仁)

六載將身草裏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  
門庭冷似灰(介石朋)

雪嶺六年修苦行今朝打失主人公普天匝地無尋處百億  
分身是脫空(天目禮)

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生盲至今夜夜明星現誰肯  
向伊行處行(癡絕冲)

明星見處月三更箇箇眉毛眼上橫平地起堆黃面老夢中  
說夢可怜生(大歇謙)

明星一見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  
竈裏火無煙(無量壽)

金鍾夜擊九重城六載歸來改瘦形待得眾生心眼活雪山  
依舊碧峻嶒(虛堂愚)

輕金輪位重草座金彈換人泥彈丸末世眾生心眼巧明星  
空照雪山寒(閑極雲)

月滿長空星滿天瞿曇一見眼皮穿長安市上人無數何似  
家家夜莫眠(千峯琬)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纔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  
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頌曰。

聲振大千龍虎伏無人解和法王才言下便明猶是鈍頓教  
千眼一時開(明招謙)

文殊白槌報眾知法王法令合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不待  
眉間毫相輝(北塔祚)

列聖聚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  
文殊下一槌(雪竇顯)

百萬靈山似葦麻風行雲集已周遮當時不是文殊老徃徃  
瞿曇更撒沙(佛印元)

頭角麟龍眾若干當時一例受欺謾法王真子揮槌稚直至  
如今作咲端(正覺逸)

未兆之前早二三白槌之後更那堪當時若有仙陀客不到  
如今強指南(海印信)

七佛之師下一槌鵝王成鴨鰲成龜滿筵龍象齊傾耳咲殺  
靈山老古錐(野軒遵)

巍巍頂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有此時人文殊  
槌下分針線(白雲端)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玉輪影射珊瑚枝一陣清風動天  
地(地藏恩)

月在波心徹底寒澄澄應不許龍蟠五湖多少未歸客却被  
傍人把釣竿(上方益)

彌盧出海橫天外南北東西不見邊一幅素縑描不得競將  
天下與人傳(大洪遂)

據坐凝眸語未形一槌直下意何明倒行此令如相委無限  
清風動地生(夢菴信)

一段真風見也麼元元化毋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奈  
東君漏泄何(天童覺)

一輪明月映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桂碧霄  
重送九秋音(佛鑑懃)

法王法令若為酬老到文殊強出頭負累釋迦猶可事至今  
千古鬧啾啾(龍門遠)

銀蟾皎潔豈容摸剛被文殊強塗糊千古兒孫無覓處三條  
椽下觜盧都(月菴果)

金槌影動寶劍光寒百萬之眾齊着眼看(楚安方)

瞿曇按指文殊據令漏泄天機一槌打正(南華曷)  
正令付全提不存凡聖機牢關百雜碎石火電光輝(尼無着  
總)

古皇前化超羣檄無事印文明劃劃今時衲子若當陽徃徃  
半千成五百(正堂辯)

法王法令沒周遮一片虛凝絕點瑕槌下不開諸聖眼幾多  
騏驎困塩車(靈巖安)

見成活計莫周遮椎下分疎事轉差若是咬人師子子何須  
牙上更安牙(月林觀)

道泰時清才子貴家肥國富小兒嬌不因紫陌花開早爭見  
黃鶯下柳條(木菴永)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  
世尊召仙人仙人應諾世尊曰那一通尔問我。

頌曰。

仙人一問通皆徧却是瞿曇一物無捉得兔來依舊放幾多  
山鬼暗相呼(佛印元)

那一通尔問我令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踏紅蓮不覺茫  
茫入荒草(正覺逸)

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  
瞿曇那一通(保寧勇)

問佛如何那一通世尊當面指迷蹤祥雲密密微微雨大震  
雷音匝地風(雲溪恭)

汝問如何此問親嶺梅江柳共芳春抱贓不用行搜檢已自  
當堂露賊身(長靈卓)

那一通 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鎖等閑一掣掣得開三箇老  
婆相對坐(咄)(斷橋倫)

那一通 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王丙乙

离壬不属火(寶葉源)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曰  
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  
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頌曰。

鞭影分明指似君多聞瞥地爽精神汾陽報汝諸禪侶信手  
拈來莫厭塵(汾陽昭)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  
𠂇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  
(雪竇顯)

雙鋒覆護兩俱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輕輕  
一振動雲雷(天衣懷)

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鉤上水面  
茫茫散月明(白雲端)

經過遇夜宿荒草開得眼來天大曉空心赤脚唱歌歸路上  
行人已不少(保寧勇)

特地慇懃問有無因風應不費工夫迷雲縱得開令入未免  
區區在半途(淨照臻)

雪覆喬林同一色清光上下含虛碧採樵人立渡頭寒極目  
圓蟾為誰白(成枯木)

外道羸心慣險夷老胡鞭影露針錐行人拾得東門兔誰管  
韓獺精力疲(長靈卓)

世尊恰似青銅鏡掛向虛空秋月靜表裏無私照膽寒高低  
一一皆相映(佛鑒懃)

杲日連天照有無孰云善逝坐跏趺如今要見當年事邪正  
由來在半途(龍門遠)

有無不問語先墮明鏡當臺雙照破迷雲散盡曉天空杲日



團團紅似火(佛性泰)

露影藏身問世尊瞿曇一點不加文迷雲舒卷從斯入十倍  
精神減八分(佛燈珣)

迷悟髑髏前何勞更舉鞭只持雞狗戒不學祖師禪(鼓山珪)  
兩處牢關擊不通纖塵不動自乖宗忽然業鏡百雜碎黃面  
瞿曇失却蹤(徑山杲)

外道殷勤來問佛有言不問及無言大雄不費纖毫力良馬  
何曾用舉鞭(照堂一)

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意正濃桃臉笑春光  
不在柳梢邊(雪巢一)

不問有言無言說甚見影見鞭露柱口掛壁上燈籠倒退三  
千(瞎堂遠)

陷虎機關兩處安湍流一截萬源乾駿駒瞥尔窺鞭影凜凜  
霜蹄毛骨寒(尼無著惣)

獵涉榮枯未是奇到頭誰是出家兒故鄉漠漠無消息時有  
孤雲嶺外歸(正堂辯)

赤日輝空照大千佛魔俱盡頽超然悠悠莫論途中事露出  
胷襟子細看(大溈智)

不問有無先話墮軒轅古鏡忽臨臺雖然當下分妍醜依舊  
迷雲撥不開(肯堂充)

自把碌磚空裏擲必端自打自家頭灼然自痛自難說自著  
摩拏歸去休(斷橋倫)

不問無言及有言坐觀成敗自安然仙陀瞥爾知宗墮誰謂  
世尊曾舉鞭(本覺一)

疾焰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聲振鬣長鳴後萬馬  
皆瘖一戰收(北磻簡)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又問今日說何法曰說不定法(云云)。

頌曰。

古鑑從來絕點痕隨其妍醜目前分而今鑑破無光影風輓長江水色渾(塗毒策)

昨日與今日說定說不定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外道當年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高安悟)

昨日定今日不定正令已行皆逐正卓下靈山皂纛旗百萬魔軍皆乞命(山堂淳)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勅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還求出不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頌曰。

好咲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湏還鳥窠(湛堂準)

大隱居廬小隱居山各得其所隨分安閑何必更來論出入人生在處有餘歡(別峯雲)

地獄天堂八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已得三禪樂未免將身自活埋(松源岳)

萬仞崖頭拚得去不知何處覓全屍業風吹起再甦省卻問如今是甚時(虛堂愚)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以謝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梵志云我義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謂弟子云吾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云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云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云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

受負門處羸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云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頌曰。

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與誰論匾檐驀折兩頭脫一毫頭上現乾坤(天衣懷)

一切不受逞家風片言雙破兩頭攻赤旛奪了回光處始信言前墮已宗(本覺一)

是見受時眼着屑見如不受事猶乖賊身已露徒回首鬼面神頭一處埋(無用全)

世尊因乾闥婆王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迦葉亦復如是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頌曰。

輕輕撥轉一條弦聲振三千興大千賴得飲光知密意肯將羅袖惹春煙(塗毒策)

有三尺劍可以謁趙國無千里眼難以見懸巍巍堂堂三界大師(虛堂愚)

世尊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旃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

頌曰。

紫金光聚照山河天上人間意氣多曾勅文殊領徒眾毗耶城裏問維摩(虛堂愚)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子過這箇是甚麼其人云世尊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要問過。

頌曰。

捨筏懷兼濟逢畊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木菴瓊首座)

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

頌曰。

真佛無為在我身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者塵劫茫茫認識神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入城持鉢難應諾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難應諾佛曰持鉢去(密菴云大小世尊被阿難輕輕靠著未免喚鍾作甕)。

頌曰。

從前七佛儀式慶喜何曾欠少堪笑黃面瞿曇無端打箇之遶(遯菴演)

世尊因靈山會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亦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頌曰。

為渠中路惹埃塵致使全機截斷雲佛劍兩忘何處去還鄉  
曲調一番新(象田卿)

佛祖由來捻是冤電機掟處直如弦金毛若解和聲拶月裏  
麒麟笑揭天(瞎堂遠)

文殊當日逼如來五百聲聞眼豁開欲會如劍佛亦爾青蛇  
匣裏吼風雷(本覺一)

世尊敲髑髏問耆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曰生何道曰  
生天又敲一耆罔措。

頌曰。

如來一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去片雲  
偏向故山歸(塗毒策)

老胡一擊許誰知大冶紅爐片雪飛青草塚間留不住白雲  
還望故山歸(瞎堂遠)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佛燈見布髮處遂約退眾  
乃指地云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剎時有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  
云建梵剎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庶子有大智矣。

頌曰。

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  
擺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生涯隨分足未嫌伎  
倆不如人(天童覺)

一枝修竹建精藍風捲蟪蛄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鈍根  
蹉過問前三(張無盡)

世尊因廣額屠兒日殺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  
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

頌曰。

昔日為刀今日佛今朝為佛佛能刀能刀能佛無差別便見  
眉間白玉毫(圓悟勤)

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退菴休)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一若言有智不應二一二之義云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一義二義。

頌曰。

問處奇特荅處殊絕一二義諦驪龍角折(真如喆)

無聽無說意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渠真聖諦秋風昨夜到梧桐(東谷光)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毋令斷絕。

頌曰。

密傳分半座正好驀面睡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遭殃禍(海印信)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頌曰。

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暗行不慎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投子青)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未審更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一可捨是 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

頌曰。

梵志誰知有過愆閻王業鏡照無偏因茲見佛成羅漢方信壺中別有天(南堂興)

兩手擎來教放下空身立地更疑猜根塵識界無尋處多謝春風爛漫開(心聞賁)

截断千崖路風前活計新誰知蓆帽下元是昔愁人(無際派)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  
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

頌曰。

四十九年打之遶下梢大作師子吼雖然未始轉法輪畢竟  
分疎成應口(無際派)

末上何曾轉法輪只今再轉謾勞神路行人不知天曉猶把  
靈符執夜明(北磻簡)

老漢生平太脫空將無作有誑盲聾臨期一語方真實也是  
闍黎飯後鐘(別山智)

世尊臨入涅槃以手摩胷普告人天大眾云汝等諦觀吾紫  
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莫令後悔若言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言吾  
不滅亦非吾弟子。

頌曰。

言吾入滅非吾子言吾不滅亦非親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  
流出洞中春釋迦老茗為隣臨行賣弄紫金身雙林盡道泥洹也  
夜夜群星拱北辰(佛鑒懃)

老倒瞿曇不識羞臨行猶自逞風流摩胷示眾歸何處啼鳥  
一聲山更幽(皖山凝)

滅度不滅度總非吾弟子更把雙趺展示人苦瓠連根苦(雲  
畊靜)

雙林樹下手摩胷說有談無恣脫空若謂瞿曇曾入滅錯教  
啼鳥笑春風(虛舟度)

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櫛中露雙趺示之迦葉  
乃作禮請如來以三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升舉繞  
俱尸羅城七匝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

頌曰。

慚愧老胡槲示雙趺金色尊者還會也無目前悟得未辨精麤  
遶七匝兮成何事箇箇男兒是丈夫地藏恩未出王宮已涅槃  
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皺慶喜門前倒刹竿(佛鑒懃)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  
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  
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  
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  
恒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勅出此  
女定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頌曰。

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天衣懷)

千眼莫辯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著力雖多女子隨邪亦殺  
罔明閔揆有誰知兩過春山如潑黛(佛慧泉)

罔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智不長因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  
處百華香(佛印元)

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  
力何曾動所思眾生揔平等日用自多疑(真淨文)

百千文殊出不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雲居祐)

獨坐靈山誰得知罔明出定破羣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  
心揔不疑(雲蓋智)

文殊用盡平生力罔明彈指便回來不是老胡深有意雙眸未  
肯為渠開(成枯木)

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還難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  
書懶更看(寶峯照)



坐擁群峯覆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岩前花雨紛紛落夢覺  
初回識故人(石門易)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罔明彈出定青山  
不動水長流(智海清)

當機密薦個中玄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為解碍刻舟  
求劍實徒然(禾山方)

女子文殊與罔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  
波濤元是水(龍牙才)

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  
殊(洪覺範)

盡得天然別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慈受深)  
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者超凡情凡人而乃聖倒用與  
橫拈扶邪及顯正春雨春風竹戶涼落花啼鳥千峰靜(龍門遠)

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尋鍋子罔明由來著  
楔歷觀大地眾生不解閉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青山如  
黛潑(佛燈珣)

女子與瞿曇自起還自倒無限傍觀人投身入荒草(月菴果)  
二菩薩出定笑殺老禪和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圓覺演)  
不假文殊神通休要罔明彈指忒時靈山會中女子從定而  
起(鼓山珪)

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徑山杲)  
文殊出不得罔明却出得叵耐這冤家冷地裏作賊(白楊順)  
文殊彈指罔明出定今日重新打翻舊令女子瞿曇在我心  
鏡(楚安方)

入定出定因邪打正堪咲文殊春行秋令(石[(工\*几)/石]  
明)

長江輓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恠扁舟難到岸行舡  
由在把梢人(慈受深)

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  
迅弓搖蕩乾坤象王回旋今不費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  
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跼-十+水]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  
拈賊(圓悟勤)

抹粉塗坏恰我猷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人窺看子細  
不知誰見來(開福寧)

懷藏日月八面玲瓏袖裏金鎚鮮血通紅香風颼颼花雨濛  
濛兵隨印轉處萬里長虹將逐符行時些子神通(南堂興)

四箇沒意智漢做處捻無畔岸一狀領過堦前與伊據欵結  
案(開善謙)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  
人(應菴華)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兩既不成一何有尔罔明文殊靴裏動  
指(尼無著捻)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子細看來是何面觜(佛照光)

苦瓠連根苦同坑無異土二千年已前一火破落戶(或菴体)

出得何如未出時瞎驢成隊喪全機如今四海平如砥蘆笛  
迎風撩亂吹(密菴傑)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瞿曇女子鬼面神頭(肯堂充)

出得出不得擲落精靈窟何處不風流祖師無妙訣(松源岳)

子不嫌母醜犬不厭家貧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孤峯深)

文殊罔明休卜度瞿曇女子謾針錐推倒鐵山歸去也縱橫  
十字更由誰(石菴珧)

誰在畫樓西相逢語笑低到家春色晚花落鷓鴣啼(雪菴瑾)

文殊遶三匝罔明輕彈指世尊努眼睛女子從定起(幻菴覺)

鵲鴟午夜破雲飛寶印無私孰解提若道罔明能出定是人  
拔舌入阿鼻(劒門分)

古老相傳鬼叫坑看來人鬼不多爭早知鬼便是人作夜半  
三更也可行(無準範)

[魚\*色]寂眼下安眉趙哥口邊著耳驀然狹路相逢兩個是  
甚面觜(斷橋倫)

出得出不得渠儂得自由神頭并鬼面敗關當風流(無門開)  
是定出得不得關捩初無多子文殊神通太過罔明輕輕彈  
指(橫川珙)

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偏採無  
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者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  
度與殊殊接得示眾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頌曰。

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茲病甚無醫處殺活  
還應作者知(佛印元)

信手拈來草最靈一枝能殺亦能生曼殊室利開金口直至  
如今藥道行(正覺逸)

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殺活難分辨又是  
重添眼裏花(保寧勇)

藥病相治貶更褒當機殺活按吹毛毗盧海闊煙波靜誰把  
長竿釣巨鰲(照覺揔)

歷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甘和苦澁味死活病須瘳好咲文  
殊老憐兒不覺羞(雲溪恭)

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文殊老殺活雖然在手中遍界  
不藏光杲杲(楚安方)

善財採藥不知名度與文殊用得靈便把黃連當甘草等閑  
殺活幾多人(鐵山仁)

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眨眼白玉無瑕却有瑕(石田薰)

一莖草上定綱宗殺活全歸掌握中未舉已前先薦得分明  
鷄子過遼東(掩室開)

文殊問菴提遮女云生以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以為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為死義。

頌曰。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應時超佛祖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鱗鱗金剛寶劍倚天寒外道天魔皆膽慄(圓悟勤)

生以不生生為生指天指地四方行死以不死死為死雙林樹下亦如此生不死死四十九年無一字掣斷金鎖天麒麟突出金毛師子子(南堂興)

生無所生死無所死風動塵飛波澄浪止和合離散隨處發現滿月彎弓雙鷗一箭(佛性泰)

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覲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簡翁敬)

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月在長者家一月在[姪-壬+(工/山)]坊夏畢却歸世尊會中解制迦葉欲白槌擯出纔舉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毘維迦葉既見世尊云汝擯那箇文殊。

頌曰。

千峯月照楚江秋  
衲子初開布袋頭  
聞道淮南米價賤  
便隨船子下楊州  
(褚衲秀)

大象不遊兔徑燕雀安知鴻鵠據令宛若成風破的渾如齧  
鏃徧界是文殊徧界是迦葉相對各儼然舉槌何處罰好一劄金  
色頭陀曾落節  
(圓悟勤)

剎剎塵塵見不難  
頭陀何苦被他瞞  
當初若論収姦細  
莫把瞿曇做佛看  
(心聞賁)

天高雲靜月彎彎  
雨過秋空眼界寬  
百億文殊真妙体  
分明只在一毫端  
(正堂辯)

三處移場定是非  
頑心全不改毫厘  
胡言漢語憑誰會  
鐵額銅頭也皺眉  
(密菴傑)

錦衣公子春遊慣  
白首佳人懊恨多  
波富尚嫌千口少  
自貧無奈一身何  
(月庭忠)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問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者以手策起眉毛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頌曰。

拈起眉毛示育王  
當時凡聖絕商量  
從來對眾難收拾  
眼上依前兩簇長  
(佛印元)

一翳在眼空花亂  
墜狹路相逢難為  
回避大王還識老  
僧無似雪眉毛長  
罕地  
(佛慧泉)

我佛親見賓頭盧  
眉長髮短雙眉羸  
阿育王猶疑狐  
唵摩呢嚩哩悉哩  
蘇嚧  
(保寧勇)

靈山會上舊家風  
脫略從茲勢莫窮  
金斗峯前重漏泄  
莫將附子當天雄  
(正堂辯)

尊者親曾見佛來  
雙眉策起笑顏開  
古今不隔毫許天  
上人間孰可陪  
(佛照光)

以手策起眉毛千聖從來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今朝昨日(月林觀)

策起眉毛苔問端親曾見佛不相謾至今應供四天下春在梅梢帶雪寒(天童淨)

尊者當時親見佛眉毛策起有來端頂門歡晤金剛眼恩大難酬雨露恩(枯禪鏡)

厖眉策起貌稜層見佛元來却不曾南岳天台相撞著被人喚作捉齋僧(已菴深)

策起眉毛示育王分明佛面露堂堂至今阿耨池中水流落人間潤八荒(天目禮)

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煙浪靜碧天無際水無垠(無準範)

尊者策眉王不會十方剎土古風清佛齋勝會親曾預不是尋常粥飯僧(橫川珙)

舍利弗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我試問之纔近便問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方入城汝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云諸佛弟子當依大涅槃而住女云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利弗與麼去。

頌曰。

淡籠烟深瑣霧驚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涅槃城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將青黛畫蛾眉(佛慧泉)

本來正体徹根源出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脫掌中至寶耀乾坤(圓悟勤)

重城曉入冒輕烟鬧市相逢豈偶然一句等閒相借問平田忽尔浪滔天月上女實堪憐雲髻高梳何處去借婆裙子拜婆年(佛性泰)

涅槃一路同來往寸步寧虧達本鄉鶯子黠兒輕借便由如  
啞子喫生薑月上女太無良不塗紅粉自風光金瑣玄關留不住  
百尺竿頭信脚行(佛燈珣)

出入分明報已知更言何處有狐疑但如鶯子恁麼去莫管  
傍人說是非(文殊道)

如舍利弗與麼去千人萬人攔不住優遊自在涅槃城步步  
蓮華隨足舉(且菴仁)

相逢打鼓弄琵琶須是還他兩會家曲罷不知何處去夕陽  
斜映暮天霞(石菴詔)

有禮有樂能放能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漢地不收秦不管  
又騎驢子下楊州(無際派)

月上女曾與麼去我今亦依如是住明明今古不曾藏一點  
靈光常獨露(月林觀)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嫁鷄逐雞飛嫁狗逐狗走(雪菴瑾)

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  
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  
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  
女身弗以天女像而荅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利弗  
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  
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弗身還復  
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  
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

頌曰。

鶯子已圓無漏種換却身形捻不知通途一貫非他物午夜  
胡僧步雪歸(正堂辯)

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為憍尸迦欲登王位用千  
人拇指為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

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  
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  
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弃刀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髮披  
衣。

頌曰。

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佛當頭割覆雨  
翻雲在剎那(疎山如)

急行緩步無前後渾[跼-十+水]長安路一條殃崛回頭知  
住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寧煩費力搖好是  
移花兼蝶至等閒買石得雲饒(佛燈珣)

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是汝若住鼻孔相拄不動步而徧界遊  
師姑畢竟女兒作(雲居悟)

從人求覓枉奔波過在孳生口數多殺却渾家仍自殺誰能  
奈得 儂何(野雲南)

殃崛摩羅既出家為沙門因持鉢入城至一長者家值其婦  
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  
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  
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  
婦人聞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

頌曰。

聖法從來不殺生本無生殺亘精明是諸人我皆空相一切  
冤親盡假名甘露纔霑除熱惱玉蓮金子兩敷榮(覺海元)

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鴛去猶把  
花枝蓋面歸(鼓山珪)

華陰山前百丈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  
其餘照斜領(徑山杲)



不遲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骨碎身未足酬  
一句了然超百億(屮無著捻)

賢聖劫來未曾殺而今斷這一刀休果然葛怛胷中落笑殺  
靈山老比丘(密菴傑)

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不曾殺生了無忌諱傳言送語當風流  
拈得口兮失却鼻(木菴永)

賢聖中來不生殺其家子母自團圓陰陽造化初無迹春在  
花枝特地妍(天目禮)

綵仗神旗獵曉風雞人催唱鼓鼕鼕銅壺漏永何時歇如此  
相催即老翁(南叟茂)

非食不療飢非藥不療病黃面老瞿曇識盡眾生性(寶葉源)  
我瞿曇佛具正偏知子母分解只在當時(橫川珙)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  
母說法。

頌曰。

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  
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言語 骨肉都還父  
母了未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徑山  
杲)

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水流天地靜籬間  
黃菊正爭春(自得暉)

析骨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脚千峯外萬古  
長空片月斜(少室睦)

骨還父肉還母日西沉水東注(良久)露(北磻簡)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王維雖敏手難落筆頭蹤(無準範)

七賢聖女姊妹同遊屍陀林一姊指屍曰屍在此人在甚處  
諸姊妹諦觀皆悉悟道乃感帝釋雨花讚曰我是帝釋見諸姊悟

道故來供養但諸姊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應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湏我悉有之若此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無此爭鮮濟人遂同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鮮此義唯有諸菩薩乃鮮此義。

頌曰。

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檀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却令諸姊皺雙眉嬌尸迦知不知更獻天華三兩枝(佛慧泉)

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雨散相見時髑髏眼睛放光彩(龍牙才)

帝子遊春不逐他相邀諸姊入屍陀死人堆裏出身路撥動煙塵見也麼靈利漢不消多回頭[跼-十+水]着自家底洞雲深處舊烟蘿(佛燈珣)

談玄談妙實堪誇帝釋纔聞便雨花臨機須索三般物看看愁殺嬌尸迦歷劫不曾違背面明明借問却周遮(大漁智)

無陰陽地無根樹谷呼不應當頭露羅列七珍森太虛動地雨花無量數天帝釋七賢女明明指出真金處無生無法本如如只個如今離言語(圓悟勤)

無陰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攀七賢女太嬌癡却將紅粉畫蛾眉嬌尸無此三般物那得天花撩亂飛(佛鑒懃)

無根樹子枝條累山谷無聲句最親陰陽不到閑田地結子開花朵朵新(正堂辯)

觀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家有三般寶富貴壓乾坤(月菴果)

無根樹子一株山翁不費誅鋤鉗碎千年桃核不須緣木求魚(蒙菴岳)

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賣貴賣賤死屍無處活埋露出三頭兩面

不應山谷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清曉一聲杜鵑勸人不如歸去

無陰陽地有甚巴鼻無根樹子荒得人死叫不響山谷摩醯亞三目作麼作麼因禍致福惱得憍尸迦大咲却成哭(退菴奇)

七珍八寶任君需三物從來的是無若向無中拈得出不須見佛問何如(天目禮)

昔城東有一老姥興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捻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捻是佛。

頌曰。

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穆穆意氣多與佛同生嫌見佛惡人無奈惡人何(笑翁堪)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祥麟只有一隻角(掩室開)

城東聖姥坐蓮臺大地眾生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佛一身難作二如來(虛堂愚)

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石室輝)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升座以尺拊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會麼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竟。

頌曰。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悽悽去國人(雪竇顯)

遠別雙林事有因金陵明主慕仁人良哉高座登臨次一擊大千經出塵(正覺逸)

大士何曾會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白雲端)

大士講經時揮案成註脚一丸消眾病不假驢馳藥(慈受深)  
案上一聲鳴曝曝已是重重添註脚梁王何事不回頭誌公  
將錯還就錯(佛鑑懃)

身受龍華三會主槌開鳳閣九重城梁王築倒金剛佛更問  
如何不講經(剋符道者)

兩口明明一無舌同生同死為君決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  
脚下流出血(東山空)

大士錯解註誌公錯註解臭肉積屠門堪笑無人買(無準範)  
雙林大士太無端又向梁朝露一班經旨未分玄路絕一揮  
案上動龍顏(葛廬覃)

傅大士見梁武帝不起群臣曰大士見上為甚不起士曰法  
地一動一切不安。

頌曰。

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寸土居無動爭奈  
雙林半樹秋(投子青)

傅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梁武帝帝問是僧邪士以  
手指冠帝云是道邪士以手指鞞履帝云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

頌曰。

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  
端坐待龍華(湖隱濟)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靴頂戴冠要使三宗同一轍捏沙  
終是不成團(笑翁堪)

泥封三詔出烟霞直到金陵帝主家自古多能誰得及道冠  
儒履釋袈裟(寶葉源)

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怜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  
八百有餘年(一衲戒)

傅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

頌曰。

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城(良久)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驚(天衣懷)

要眠時便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觜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囉哩哩囉哩(保寧勇)

傅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槁上過槁流水不流。

頌曰。

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心聞賁)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大士橫身不受一鑿(木菴永)

狗走抖擻口猴愁樓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斷橋倫)

傅大士云湏弥芥子父芥子須弥爺山水坦然平敲冰來煮茶。

頌曰。

湏弥納芥不容易芥納須弥匹似閑長河攪着成酥酪輕輕擊透祖師關(圓悟勤)

傅大士頌云有物光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頌曰。

有中有無中無細中細竈中竈

土面灰頭不染塵花街柳巷樂天真金雞唱曉瓊樓夢玉樹花開浩劫春(足菴鑒)

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問在此何為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個人或解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箇喚作甚麼或袋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

曰汝不是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師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憨睡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僧曰祇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肩負而去。

頌曰。

弥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金生麗水至寶滿袋貴買賤賣若解商量不勞三拜詮了義註大乘月裏螢光日下燈布袋枕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野軒遵)

拈起即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祖意寧知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知音歸去來兮一天明月(佛慧泉)

困來抱囊無語傍觀盡生疑慮未免開猷諸人是甚閑家破具莫訝衣裳破碎入 且無忌諱橫身要道等人那箇便知圈續(雲峯悅)

千般萬樣有誰能會瞌睡老僧收拾滿袋心無諸受觸處三昧巷尾街頭貴買賤賣(圓通秀)

都盧一箇布袋裏面討甚奇恠困來且得枕頭携去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白雲端)

咄這憨皮袋眉羸兼眼大終日在街頭市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典錢還却債(保寧勇)

分身百億混塵埃氣兒憨憨勿可猜一袋挑擎隨處去千般撒下復拈來人間天上相呈示市尾街頭睡覺回等得箇時還不是至今猶是老黃梅(佛國白)

天不能盖地不能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大打開般般拈起隨人愛(靈源清)

三千威儀都不修八萬細行全不顧只因鬧市裏等人被人喚作破落戶兜率內院久拋離縱歸忘却來時路稽首弥勒世尊得與麼寬腸大肚(徑山杲)

接著一箇半箇覓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裏許多弥勒世尊(瞎堂遠)

拊背覓錢成漏逗回頭轉腦昧真機可怜鬧市無人識空手肩擔布袋歸(佛照光)

長汀汀上風顛子曳杖回頭等阿誰向道那人元不在汝須知有轉身時(天目禮)

轉得頭來已是遲恰如曾未轉頭時一錢覓得無安處猶自區區誑阿誰(北磻簡)

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作(環溪一)

跋陁尊者因生法師論眾微聚曰色眾微無自性曰空者云只明得因中色空未明得果上色空法師問如何是果上色空者云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

頌曰。

靈光滿目簇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知緣不碍執情還被境消磨(雙泉瓊)

色空空色色空空闕却潼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天衣懷)

東西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裏生蓮

堂堂色裏無空相皎皎空中絕色形直下色空無一二色號元來不我名(靈隱本)

維摩居士示病毗耶離城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白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辨才無滯智慧無碍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頌曰。

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病毘耶城全身太枯槁七佛祖  
師來一字俱屏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毛獅子無  
處討(雪竇顯)

佛病法病最難醫獨有維摩也大奇文殊稽首讚居士失却  
金毛師子兒(天衣懷)

毗耶城裏維摩詰知伊畢竟徹不徹金毛師子未到來一室  
屏除先漏泄及乎回問不二門推出一團無孔鐵剛被文殊下一  
槌千年萬載成凹凸(大洪遂)

冷坐毘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殺(徑山杲)

千人萬人射一鴈箇箇手親并眼辨刮地西風鴈影高可怜  
發盡弦中箭猿臂將軍仰面看弓開秋月影團圓飛星一點天邊  
去羽翼離披落眼前(廣鑒英)

冤憎會苦愛別離苦鈍置瞿曇一場莽鹵(咄)(正堂辯)

示疾毘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來無藥可醫只是忌口為  
上(浙翁琰)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為下針錐事禰一喙長三尺問着  
依前似鼓椎(無準範)

一箇病維摩無風自起波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湖隱濟)

善財初詣娑羅林中叅文殊文殊指往南方勝樂國謁德雲  
比丘次弟至弥勒樓閣所歸至普門城外思惟竚立欲得奉覲文  
殊文殊伸手過百十由旬與摩其頂即見微塵數知識即受行其  
教。

頌曰。

日出升空高下周崐崙源派入川流春山雲逗風無盡鴈去  
回南天地秋

五十三人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鞋[跣-十+水]破成  
何事爭似歸家罷問程(鉄山仁)



茫茫夢裏去遊南五十三參發指端大士臂長衫袖短善財  
脚瘦草鞋寬(大川濟)

善財詣妙峰山叅德雲比丘四維尋覓七日方見在別峰上  
徐步經行頂禮聞法入佛境界得憶念諸佛普見法門證發心住。

頌曰。

妙高峯頂尋知識南北東西望何極德雲遙自別山來珍重  
分身千百億(延慶忠)

妙高峯頂草茸茸步步相隨不見蹤若謂別山親覲面片帆  
已過海門東(別山智)

澹烟冪冪草茸茸七日徘徊信不通一步竿頭輕蹉脚海門  
波卷白蘋風(棘田心)

善財詣那羅素國叅毗目瞿沙仙人無量仙人同音讚已下  
床執手佛刹現前悟真淨智卷舒自在得無勝幢法門證童真住。

頌曰。

毗目仙人下寶床摩頭執手看殊祥十方佛境同時現萬像  
森羅忽頓彰無勝妙幢騰瑞色遮那文藏顯靈光却還本座求端  
的轉覺平生見處長(佛國白)

坦然古路勿迂踈霽月涼風動十虛毗目善財當日事好如  
潘閭倒騎馱(或菴体)

善財詣佛會中叅普賢菩薩見乘白象王處紅蓮座一心親  
近諮聞法要智悲圓滿行願功成即獲佛德顯同果海得一切佛  
果微塵數三昧法門。

頌曰。

百一由旬摩頂歸片心思見普賢師堂堂現在紅蓮座落落  
分明白象兒沙劫智悲方滿日微塵行願正圓時佛功德海重宣  
說愁見波濤轉渺瀰(佛國白)

打鼓弄琵琶還它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解煎茶雲散天  
邊月春來樹上華善財叅遍處黑豆未生芽(延慶忠)

善財歷百十城叅五十三位善知識後到毘盧樓閣前曰是  
解空無相無作之所住處(云云)見樓閣門閉善財暫時斂念曰  
大慈大悲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弥勒領諸眷属至善財前  
彈指一下樓閣門開善財得入入已還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  
樓閣有一弥勒領諸眷属并有一善財面在前立弥勒復彈指云  
善男子起法性如是。

頌曰。

妙意童真末後収善財到此罷南遊豁然頓入毘盧藏悔向  
他山見比丘(張無盡)

妙峰孤頂無知識百十成遊喪善財樓閣若還彈指現分明  
有眼不曾開(或菴体)

五十三人一縷穿小兒雖小膽如天茫茫烟水無重數買得  
風光不用錢(北磻簡)

問處分明答處端還同雙劍倚天寒一從樓閣門開後滿面  
慚惶無處安(浙翁琰)

知識曾叅五十三精金百鍊罷鎚鉗回頭萬壑烟雲散午夜  
蟾光浸碧潭(坦堂圓)

南方經歷幾雲烟収得珍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岸一時  
翻作大光錢(無準範)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岳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  
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  
然未散。

頌曰。

世尊三昧安詳起師悟藥王精進時靈鷲山中人未散不因  
南岳有誰知(楊無為)

溪山盡處夕陽斜溪上冬風雪滿沙便是江南舊行路和烟  
隔水見梅花(蘿月瑩)

舍盡家財與己財只將真法供如來當初一路今何在觸目  
靈山翠作堆(天目禮)

好將真法供如來花在幽岩險處開一夜狂風吹欲盡落英  
無數點莓苔(虛堂愚)

心迷念念法華轉心悟時時轉法華誰知百萬靈山客盡是  
天台眼裏沙(此山應)

金陵誌公和尚(或名寶公)令人傳語南嶽思大云何不下  
山教化眾生一向目視雲霄作麼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  
何處更有眾生可度。

頌曰。

一口吞盡三世佛牙如劒樹眼如鈴斷弦不必驚膠續只要  
知音側耳聽(虛堂愚)

佛與眾生一口吞纖毫不立道方存杖頭日月纔挑起鼓動  
三千海岳昏(厓閑林英)

目視烟霄臥白雲不知山下有軋神從何更有眾生度三世  
如來一口吞(本覺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雞一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 雞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大乘經偈

◦經題[米-木+八]字(一則)

◦楞嚴經(十六則)

◦圓覺經(九則)

◦法華經(八則)

◦維摩經(四則)

◦文殊般若經(一則)

◦金剛經(十一則)

◦華嚴經(六則)

◦楞伽經(一則)

經首題[米-木+八]字 昔有僧問地藏琛和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藏曰看取下註脚又有問披雲霖師荅以頌曰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漚和不是經。

頌曰。

以八不成只目前經中未識註中看垂慈不為多知鮮切要  
叅玄達本源(汾陽昭)

以字不成八不是拈起經題皆擬議下頭註腳任君看却是  
入門先問諱(佛印元)

以字不是八不成龍門風浪若雷霆多少游魚迷去路依前  
和雨落滄溟(佛慧泉)

我佛金言義海深開遮唯要悟真心首標妙在當頭割蜜使  
泥牛曉夜吟(雲居祐)

拈起題摸不着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然大藏潛通廣  
畧(地藏恩)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法身睡着無遮閉衲僧對面不知名百  
萬人前呼不起(覺範洪)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十方諸佛同參三世如來共軌慶喜多  
聞罔措驚子神通莫擬若非金色頭陀焉能蜜傳斯旨(旻古佛)

以字不是八字非滿琅函載絕毫釐看經到此須開眼玉軸  
分明兩畔題(羅漢南)

經題滿目孰知元點畫分明句義全佐國欲知功力大蕭何  
元是漢朝賢(疎山常)

以字不是八不成無言童子咲忻忻優曇華現人間世鼻孔  
通天嗅不聞(開福寧)

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  
那吒失却威(徑山杲)

龍宮海藏不曾收梵語唐言亦謾求剛被祖師輕漏泄當門  
齒缺乃因由(靈巖因)

鳥跡半露蒼苔科斗並遊春水若不信受奉行未免即從座  
起(石[(工\*几)/石]明)

不向經題識本真紙堆討甚法王身未開梵夾承當去免作  
循行數墨人(絕岸湘)

問 地藏知不知下頭註脚萬千千筭沙入海徒疲倦不若  
教他了目前(橫川珙)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  
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頌曰。

全象全牛意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剎剎  
塵塵在半途(雪竇顯)

堂堂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搵  
直取狀元來(白雲端)

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  
牛臥綠楊陰(湛堂準)

雲收空闊天如水月載姮娥四海流慚愧牛郎癡愛叟一心  
猶在鵲橋頭(佛心才)

說離百非存軌則言無一法尚筌罟毘耶默默曾緘口摩竭  
寥寥鎮掩扉(佛鑑懃)

初學賣華日嬌羞掩齒牙及至容顏老脫然無可遮却咲白  
雲他自散不知明月落誰家(崇覺空)

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門親見了元來  
只是小兒嬉(簡堂機)

見時不見非見見非見不見捻非非織女機梭撩亂擲牧童  
鞭索恣胡揮幽鳥一聲驚宇宙碧灣溪畔綠楊垂(默堂定)

石潤非玉水麗非金大禹決而西泝卞和泣而陸沉美兮渺  
兮錯古礪今(虛堂愚)

楞嚴經佛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頌曰。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  
容易舞三臺(白雲端)

若能轉物即如來處處門開見善財花柳巷中呈舞戲九衢  
乘醉臥樓臺(真如喆)

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乾坤大地直下同歸一氣不言含有象  
萬靈何處謝無私(佛心才)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諍癡呆(徑山杲)

雨色和煙匝四維眼皮未綻若為窺等閑覷破金剛際坦蕩  
無因役路岐(或菴休)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處大都  
縑素要分明(此山應)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頌曰。

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  
江海滔滔豈盈縮(海印信)

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  
而今不得妙(鼓山珪)

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徑山杲)

色空明暗本無因見見由來亦誤人見不及時猶未瞥那知  
殃崇是家親(遜菴演)

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來轉轆轤斷崖流水少知音六六  
不成三十六(妙峯善)

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寬不知眼界寬多少白鳥  
去盡青天還(朴翁鉅)

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 輕白雲影裏恁石露綠水  
光中古木清(潛菴光)

隔牆見角便騎牛騎入紅塵鬧市遊遊遍歸來欄裏臥三更  
半夜失踪由(雪菴瑾)

楞嚴經七處徵心。

頌曰。

七處徵心心不遂懵懂阿難不瞥地直饒徵得見無心也是  
泥中洗土塊(西余端)

七處徵心欸便成推窮尋逐按分明都緣家賊難防備撥亂  
乾坤見太平(卮菴顏)

吹糠着米翻成特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北磻藺)

七處徵他天外天毫光直射阿難肩瞿曇忒殺憐兒切逼得  
鮎魚上竹竿(絕岸湘)

楞嚴經八還辨見。

頌曰。

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割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  
鰕跳不出斗(西余端)

明暗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躋攀夾截虛空成畔岸一重  
水隔一重山(卮菴顏)

色空明暗各不相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北磻簡)

還還還後更還還一箇閑人天地間昨夜大蟲遭虎咬皮毛  
落盡體元班(絕岸湘)

楞嚴經阿難大眾獲本妙心。

頌曰。

東西南北捉虛空海角天涯信不通力盡神疲無處覓萬年  
松在祝融峯(卮菴顏)

適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是玉也大奇只恐不是玉(北磻簡)

楞嚴經觀世音菩薩成三十二應身獲十四無畏法。

頌曰。

良哉觀世音旋聞與聲脫犬吠驢鳴休未休世出世間活鱗  
鱗(瞎堂遠)

三十二應不思議十四無畏如流水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  
身中從定起(卮菴顏)

趁隊選圓通無端立下風當時供死款錯說在聞中(北磻簡)

楞嚴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頌曰。

一錢為本萬錢利富不足而貧有餘換骨奪胎些子藥輸他  
潘閭倒騎驢(卮菴顏)



金盤不可動輾轉難住停待良久間圓明湛如露(北磻簡)  
楞嚴經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頌曰。

日暖風和景更奇華華草草露全機茶蘼一陣香風起引得  
遊蜂到處飛(心聞賁)

千山鳥飛滅萬里人跡絕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肯堂充)  
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  
將水際飛(天目禮)

楞嚴經六解一亡。

頌曰。

根塵縛脫本同源一處休復六用捐手把一條紅斷貫娘生  
鼻孔一時穿(卍菴顏)

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炷一縷閑清晝百鳥  
不來花自紅(北磻簡二)

結解非殊存曰無據試問本來宗當初誰縛汝

楞嚴經阿難大眾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徧圓  
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佛  
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

頌曰。

雙劒峯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  
閑人說是非(卍菴顏)

三蛇九鼠一畝之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北磻簡)

楞嚴經佛言阿難此等眾生不識本心受此輪迴經無量劫  
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姪-壬+(工/山)]故反此三種又則出  
生無殺盜姪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

頌曰。

七處精研一妄心更隨三業殺盜淫身心不是閑家具前箭  
猶輕後箭深(卍菴顏)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  
并州是故鄉(北磻簡)

楞嚴經佛告阿難無令心魔自起深孽。

頌曰。

瞿曇徹底老婆心見明色發理難任入鄉隨俗那伽定佛魔  
到此盡平沉(卍菴顏)

挽弓須挽強用鏑須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北磻簡)

楞嚴經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詳在本經)。

頌曰。

清淨本然徧法界山河大地即皆現性覺必明認影明眼耳  
便隨聲色轉(卍菴顏)

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山河大地萬象森羅(北磻簡)

楞嚴經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為子。

頌曰。

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魚去骨(天童覺)

楞嚴經跋陀婆羅入浴忽悟水因。

頌曰。

了事衲僧消一箇長連床上展脚臥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  
洗來驀面唾(雪竇顯)

超諸現量即悟水因體明無垢孰云洗塵得無所有了無相  
身成佛子住妙觸常存(大溈智)

洗塵觸體兩空寂妙證密圓超見思白壁無瑕空受玷圓通  
會裏受塗糊(塗毒策)

楞嚴經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  
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殞。

頌曰。

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消殞試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胡  
餅(扌無着捻)

瞌睡茫茫困思來喫椀濃茶眼便開四海五湖王化裏更無  
一物是塵埃(朴翁銛)

圓覺經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  
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眾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  
圓滿十方不二隨順。

頌曰。

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鐵牛入海藏千眼大悲尋不見倒騎  
佛殿入僧堂(冶父川)

圓覺經於不二境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万人俱。

頌曰。

明鏡當臺照不差短長好醜盡歸家山河大地渾如故不妨  
隨處翫烟霞(冶父川)

圓覺經非幻不滅。

頌曰。

不屬內外與中間纔落思惟入魔境大丈夫兒不自欺翻身  
坐斷毗盧頂(月林觀)

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

頌曰。

方便門指頭月謾訛因[序-予+尼]多甄別冷光靄靄登清  
途匝地茫茫尋舊穴指看畫處眼中屑到此何須更饒舌(育王達)

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頌曰。

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蘸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雪堂行)

早朝心悶三盃酒午後頭昏一碗茶入夜脫衣伸腳睡五更走起眼眯麻(或菴体)

圓覺經有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為涅槃相。

頌曰。

黑山鬼窟至幽陰認得頑空盡力尋何似天窓饒一撥頓令大地作黃金

圓覺經棄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皆輪迴故不成聖道。

頌曰。

傀儡牽 舞柘枝百般俏俊百般宜自從舞罷青 斷堪笑渠儂撒手歸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頌曰。

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煖塞北天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溪山到老看(晦堂心)

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鼓山珪)

巍巍堂堂磊磊落落鬧處刺頭穩處着脚脚下線斷我自由鼻端泥盡君休斲莫動着千季故紙中合藥(天童覺)

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徑山杲)

和烟釣月是生涯古策風高未足詵欸乃一聲天地闊祖師何處渡流沙(或菴体)

獼猴喫毛虫烏狗上佛殿大地雪湧湧澄江靜如練(圓極岑)

生鐵鑄牛頭牽犁還拽杷智者笑忻忻愚人驚恠差古往今來幾百季更向鬼門重貼卦(密菴傑)

庭前栽萵苣萵苣生火筍火筍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纔擘破撒出白油麻參(恂堂仁)

昨夜深沙鑄鍊券阿那律陀來合伴醉來相打見閻王閻王握筆不能判却相勸彼此事同一家更莫前思後算因 恁麼斷公事大喫醋(無庵全)

張果老[跣-十+水]破葫蘆呂洞賓失却寶劍兩箇撒手相逢囊篋更無一線何仙姑鍊笛橫吹解道長江靜如練(正堂辯)

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石庵珫)

春眠不覺曉是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朴翁銛)

春生夏長淡飯麤茶魚投濁水彩奔齷家(無準範)

三春不是讀書天九夏炎炎直放禪唯有秋冬較些子不如打睡過殘季(北磻簡)

圓覺經以大圓覺為我伽藍。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闔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褫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保保放出瀉山水牯牛(圓悟勤)

圓覺經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髮毛爪齒等皆歸地唾涕膿血等皆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頌曰。

今者妄身當在何不應談水更尋波狂心誤認鑑中影豈異迷頭演若多(本覺一)

法華經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

頌曰。

蠻奴赤腳上皇州賣盡奇珍跨白牛貪着市朝人作市又隨  
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掛玉鉤分明忘却來時路  
百尺竿頭輓繡毬(圓極岑)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頌曰。

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破庵先)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偈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

頌曰。

呪咀毒藥形聲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失(法眼益)

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毒害火災  
眾難非一。

頌曰。

蝴蝶休戀舊時窠五百郎君不奈何慾火逼來無走路癡心  
要上白牛車門前羊鹿權為喻室內哇喋捻是訛逢焮臭烟相惱  
處出身不用動干戈(冶父川)

法華經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  
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  
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頌曰。

峣嶹峯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  
撫掌咲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圓極岑)

火虐風饕水漬根石邊尚有舊苔痕化工肯未隨寒暑又孽  
清香為返魂(閑極雲)

法華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頌曰。

雖然幽遠涉途程到者方知不夜城鼓角聲寒蓮漏永佛燈  
猶作向來明(圓極岑)

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頌曰。

犬子便吠賊牛子便牽犁衲僧若恁麼未曾摸着皮(楊岐會)  
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真箇可怜生動着便飛去(朴翁銛)  
法華經偈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  
道。

頌曰。

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剎塵周無私應物隨高下抹過  
僧祇大劫脩(保寧勇)

種穀不生豆苗蒸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箇擔板塵  
漠(鼓山珪)

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人掉棒  
擬打天邊月(徑山杲)

紅日杲杲切忌尋討拈得便用無非是寶鄭州黎青州棗大  
抵還他出處好(月林觀)

太平時代不論兵路不賣糧戶不肩一切坐來成[序-予+尼]  
事平生肝膽一時傾(道場融)

劫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蟲尚宛然堪笑堪悲人不識却嫌  
字畫不完全(環溪一)

法華經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者當知是人功德不  
少。

頌曰。

觀音門普普門[(冰-水+丨)\*夕]纔着欄衫便不羞昨夜猿  
啼新嶺上今朝鶴唳古溪頭惡風飄墮迴光息慾火焚燒當處休  
瓔珞受來都不用平生活計冷湫湫(冶父川)

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頌曰。

平生踈逸無拘檢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  
驢子過楊州(保寧勇)

養就家欄水牯牛自歸自去有來由而令穩臥深雲裏秦不  
管兮漢不[(冰-水+丨)\*夕](祖印明)

鵠白鳥本玄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却須入地獄(鼓山珪)  
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徑山杲)  
僧問洞山詮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  
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頌曰。

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祖猶難望地獄  
天堂豈可拘(丹霞淳)

清淨行者不涅槃破戒比丘無地獄天台相接到西川捻是  
自家親眷屬(照堂一)

夜來村飲歸健到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瞋驚著汝(自得暉)

嘉州石像陝府鐵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亓無着捻)

陪錢弄傀儡拚命打鞦韆渾家無眼見掩面哭蒼天(或菴体)

事神者喫神事佛者喫佛神佛俱不事渾家窮徹骨(肯堂充)

漢既不管秦亦不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月林觀)

犯重比丘清淨行平等性中無損益水裏不用覓魚蹤天邊  
何處覩鳥跡(懶菴樞)

國有定亂劒家無白澤圖神仙張果老[跼-十+水]碎藥葫  
蘆(朴翁銛)

清淨行者清淨破戒比丘破戒各自安貼家邦切忌放賊過  
界(退菴奇)



飲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寒山逢拾得撫掌咲哈哈(此山應)

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為從來被眼遮三脚瞎驢纔踣跳鑊湯爐炭即吾家(高峯妙)

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荅置鉢欲出。

頌曰。

無邊無際休斟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清濁淺深并苦淡一般滋味迥分明(保寧勇)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鑊湯無冷處合眼跳黃河(鼓山珪)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徑山杲)

白日街頭獨自行夜間屋裏獨自臥山高不礙白雲飛竹密不妨流水過(照堂一)

邪見皈依外道師與師同墮復何疑憑君滿鉢盛香飯午日亭亭腹正飢(張無盡)

七七四十九六六三十六是非纔入耳渾家不和睦(肯堂充)

獨弄單提單提獨弄劒刃上行寂然不動(月林觀)

所生各不同所潤一雨普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冰谷衍)

青山白雲碧谿蘿月畫帟成狸只得一橛(虛堂愚)

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殊又問維摩默然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頌曰。

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高峰(雪竇顯)

虛空鳥跡謾追尋幽鳥投聲又報春若識東西無異路淨名一室不平沉(慈明圓)

毘耶城裏競頭走謾謂南星真北斗還知蚌鷸兩相持須臾盡落漁人手(太洪恩)

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暫時放在暗窓前明日與君重計筭(白雲端)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間事在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訥堂思)

毘耶城裏老維摩一默無言詭詐多三萬二千獅子座一時掀倒看如何(無用全)

言言言兮飄風洒雪默默默兮雷轟電掣藕絲孔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懶菴需)

毗耶老子善藏機淵默雷聲徹四維今古競傳真不二豈知黃葉止兒啼(尼無着捻)

有無語默謾徒勞居士何曾動一毫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別峯印)

深入不二門巧盡反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熾然說說拙萬古清風寒徹骨(松源岳)

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頌曰。

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回相見面展陣開旗放出來一指  
動時客戲見(白雲端)

僧問投子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曰這箇師僧恁麼  
發人業。

頌曰。

雖然無背面觸處頭頭現吞却太虛空吐出瑠璃殿(佛心才)  
者箇師僧發人業賣油老翁說向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  
緘口過殘春(文殊道)

維摩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頌曰。

眼空四海恣縱橫鼻孔遼天信腳行拏得電光為火把却來  
日午打三更(或菴体)

維摩經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

頌曰。

或有怖畏或斷疑雙明一句絕針錐於斯切莫生欣厭覲面  
還須眼似眉(禾山方)

金剛般若經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其城中  
次第乞已還至本處[(冰-水+丨)\*夕]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  
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

頌曰。

食訖跏趺坐石床斗間間氣燭天光幾多業識茫茫者衲被  
蒙頭在醉鄉(水菴一)

一字未曾談般若謾天謾地儘饒伊祇園乞食歸來後法會  
因由又是誰(北磻簡)

衛城乞食泐門處祇苑[(冰-水+丨)\*夕]衣洗足時善現無  
端讚希有斯文安得是如斯(寶葉源)

金剛般若經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頌曰。

希有希有佛妙理極泥洹云何降伏住降伏信為難二儀法  
中妙三乘教喻寬善哉今諦聽六賊免遮攔(傅大士)

七手八脚神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閻浮跳躑幾千回  
頭頭不離空王殿(冶父川)

截斷從教來袞袞隨流未必去滔滔青山長鎖欲飛勢滄海  
合知來處高(心聞賁)

金剛般若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頌曰。

有相有求皆是妄無形無相墮偏枯堂堂密密何曾間一道  
寒光爍太虛(冶父川)

映林映日一般紅吹落吹開捻是風可惜擷芳人不見一時  
分付與遊蜂(心聞賁)

金剛般若經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頌曰。

一金成万噐皆由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二(覺海元)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寒時向火熱時乘涼健  
即經行困即打睡仰面看天開口取氣(保寧勇)

金剛般若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  
從此經出。

頌曰。

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此經宣此經出處還相委便向  
雲中駕鐵船切忌錯會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客問來因只知  
洪浪巖岵闊不肯拋 弄斧斤(投子青)

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寶相元)

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頌曰。

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  
寒鴈唳長天(冶父川)

應無所住豁心空金屑依然着眼中驀地虛空連地脫大千  
經卷一時通(孤雲權)

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處處真直下頂門開正眼大千  
沙界現全身(默堂定)

金剛般若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  
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頌曰。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  
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雪竇顯)

水不洗水誰不知旋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筭免被  
巡官掌上推(白雲端)

四序炎涼去復還聖凡只在剎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  
前人罪業山(張無盡)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此為得倚待不堪孤然仍  
則鳥跡虛空有無弥忒思之(法眼益)

半夜窓明隣家有火[魚\*色]老敲門李老打鎖王婆叫船趙  
婆過渡油盡燈滅一場懨懨(佛鑑懃)

綴綴功過膠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竈墮竈  
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天童覺)

金剛般若經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  
無虛。

頌曰。

菩提無實亦無虛幾箇男兒是丈夫[舟-(白-日)]穴不歸  
金鸞驚碧潭空浸玉蟾蜍(佛慧泉)

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絕六親留得一雙清白眼笑他  
無限往來人(冶父川)

金剛般若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頌曰。

過去現在未來心簸土揚塵無處尋坐臥經行無不是承當  
直下莫沉吟過去心不可得[(冰-水+丨)\*夕]綸罷釣秋江碧扁  
舟古岸恣閑眠明月蘆花深穩密現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  
昔謀臣猛將定封疆說甚隋珠并趙璧未來心不可得不可得中  
只麼得石含玉兮地擎山惟證乃知難可測千古流芳誰共知清  
風匝地有何極(雪竇宗)

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然對兩眼不須遺劒刻舟尋雪月  
風花常見面(冶父川)

後念起時前念滅起滅之念何嘗別喚取機關木人問從頭  
弄盡元無說(懶菴樞)

三清道士無仙骨八教闍黎毀梵書黑漆崑崙舞花鼓天親  
無着暗嗟吁(或菴体)

去歲春風燕子多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色歸將半簾幕  
蕭蕭不見過(寶葉源)

金剛般若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  
如來。

頌曰。

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綉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  
風吹滿袖香(塗毒策)

盡却耳根并眼底不知何處見如來數聲幽鳥啼寒木一片  
閑雲鋪斷崖(野庵璇)

金剛般若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是觀。

頌曰。

幻化空身即法身箇中無染亦無塵拈起把筭如明了掃地  
燒香不倩人(慈受深)

水中捉月鏡裏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覓牛空花陽燄夢幻浮  
漚一筆勾斷要休便休巴歌杜酒村田樂不風流處也風流(冶父  
川)

作事存心貴要(精不精)終是不通靈碁逢絕處著方妙梅  
到寒時香愈清(閑極雲)

暑往寒來揔不知有無名相一時離正如黑漆屏風上醉寫  
盧仝月蝕詩(雪巖欽)

佛華嚴經世尊告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  
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却來白佛佛云汝但  
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乘  
六牙白象住於空中。

頌曰。

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蹋破草鞋跟子斷巍然  
獨坐大雄峯(瞎堂遠)

瞿曇幾箇舌頭眾會幾箇眼睛頭頭物物剝剝塵塵自謾猶  
自可最若是謾人(北磻簡)

華嚴經世尊告普眼菩薩頗有人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  
相所住處不荅云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尚不可得何況普賢  
菩薩祕密身境界祕密語境界祕密意境界而入其中能入能見。

頌曰。

晃晃在心目昭昭居色塵莫將銀世界喚作假銀城(北磻簡)  
華嚴經菩薩以菩提心為家以如理修行為家法。

頌曰。

浪宕樓頭無藉在零丁利帝可怜生惡叉聚是此中入佛子  
住非他處成(北磻簡)

華嚴經偈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中一切塵亦  
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能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眾生。

頌曰。

擬破一微塵分明昧此經如何破經卷出此一微塵(北磻簡)

華嚴經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  
執著而不證得。

頌曰。

天蓋地載成團成塊周法界而無邊柢隣虛而無內及盡玄  
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  
菜(天童覺)

華嚴經法界觀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故令眾生現時法  
身不現。

頌曰。

佛真法身抵死謾生自沽村酒自把磁瓶却着衫來作主人  
(北磻簡)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頌曰。

破餅豈復作餅事焦種不因生孽芽如彼靈空槃大子毛輪  
垂法翳花開(鼓山珪)

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像耳聾兩箇病痛一般咄哉漆桶不  
快(徑山杲)

般若心經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  
一切苦。

頌曰。



黯淡灘黯淡灘十度船來九度翻唯有三山陳上舍擔一柄  
傘岸上行奈我何(無準範)

是大神咒四大六根元不有是大明呪三世十方無透漏是  
無上咒海印圓光明已久是無等等咒七農工商各成就何故去  
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等閒勘破悟桃花選甚法身藏北斗  
(或菴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 西天初祖(二則)
- 第九祖(一則)
- 第十祖(一則)
- 第十四祖(一則)
- 二十四祖(一則)
- 二十七祖(一則)
- 東土初祖(六則)
- 二祖(一則)
- 三祖(一則)
- 四祖(一則)
- 五祖(一則)
- 六祖(五則)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以青蓮目普示大眾百萬聖賢悉皆罔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鮮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絕。

頌曰。

仙子持來別是春還將分付與仙人  
可怜壞衲曾微笑有理  
傍觀不解伸(佛印元)

霜風刮地埽枯荑誰覺東君令已回  
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  
獨向雪中開(佛慧泉)

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辯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  
朦朧在夢中(白雲端)

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不唯  
天上與人間(保寧勇)

教外全提號別傳飲光閉目咲無言可怜十萬靈山眾不薦  
當頭一着玄(照覺揔)

靈山旱地紅蓮發白眉老翁咲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  
迷徒猶未瞥(黃蘗勝)

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殃及兒孫上祖不了(楊無為)

飲光誰謂悟拈花微笑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事赤眉  
終不打貧家(祖印明)

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七眾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盛自得  
兒孫滿大唐(草堂清)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  
皎(長靈卓)

世尊迦葉不相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實相靈山  
會上付他誰(張無盡)

舉花示眾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不得又隨  
流水落人間(南華昺)

聞琴作舞見華破顏一彩兩賽天上人間(旻古佛)

百萬人天普請看頭陀末上獨開顏堪咲衣穿瘦骨露一肩  
授手搭金襴(佛燈珣)

飲光當日咲無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曲至今  
清韻出人天(雪峯預)

拈花已落微笑後咲出精神拈處先一片銀蟾無晝夜十分  
光影向人圓(佛心才)

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花時會中不得鷄峯老無限  
清香付與誰(正覺逸)

兜羅綿手舉花時風遞幽香幾箇知除却雞峯迦葉後誰人  
眼內有瞳兒(慈受深)

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花微咲太乖張幾多業識茫茫者問着  
勞生沸似湯(龍門遠)

海水翻空袞底流魚龍鰕蟪信沉浮可怜金色頭陀子直至  
如今咲未休(鼓山珪)

一華拈起便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枝  
葉葉盡芬芳(疎山如)

拈起一枝花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徑山杲)  
靈山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咲展眉動便最初先漏泄兒孫  
扶取上玄機(楚安方)

瞿曇拈起花枝迦葉微開咲面要知造物無私更聽黃鶯一  
囀(石[(工\*几)/石]明)

拈花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椿搖櫓者竹篙  
量水轉饒訛(寶華鑑)

古塚露枯骨窮源逢斷槁一番新雨過翠色滿林梢(白楊順)  
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默然雞足峯前坐猶把  
金襴誑後人(尼無着揔)

末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嚼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  
兒孫揚醜拙(湛堂深)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  
閉目黃河只一跳(惠通旦)

雪壓怪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眾生苦更有苦眾生(万年閑)  
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  
兒孫墮黑山(應菴華)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對鐵錐渾無孔竅(佛照光)  
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勾賊破家致令千古之下兒孫逐惡隨  
邪(蒙菴聰)  
世尊不曾拈花迦葉不曾微笑大地揔是兒孫誰明向上一  
竅(肯堂充)  
白日青天開眼放尿黃面瞿曇一場漏逗(木菴永)  
拈起花來尾巴已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無門開)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  
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剎竿著。  
頌曰。  
影略門前倒剎竿箇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能相委盤走  
明珠珠走盤(天童覺)  
金襴付外有何傳倒却門前舊剎竿不取一時為上瑞百千  
年後與人看(草堂清)  
金襴付外別何傳呼應雖勤意未圓迦葉更能施善巧剎竿  
倒却貴安然(覺海元)  
花葉聯芳信有期飲光抗召劃芬披而今莫問當時事路上  
行人口是碑(正覺逸)  
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剎竿子免教  
依舊倚牆邊(白雲端)  
象王行處絕狐蹤象子雄雄繼此風休說二千年後事縱塵  
沙劫又何窮(保寧勇)  
金襴傳外更瞞預漏泄天機倒剎竿東震西乾扶不起至今  
殃禍及兒孫(照覺揔)  
提起金襴惹倒剎竿步步蹋著綠水青山(旻古佛)  
慶喜門前倒剎竿金襴傳外有何傳天然外道無師證爭奈  
威音佛已前(張無盡)

金襴傳外更何傳背角泥牛痛下鞭哮吼一聲魔膽裂翻身  
踏破碧潭煙(南華昺)

難兄難弟問來端百衲金襴遞代傳弟應兄呼成底事免認  
剎竿頭指天(佛燈珣)

心心相照始相知金色頭陀別是非五里牌從郭外看當人  
不肯怨它誰(道場如)

琉璃殿上付金襴棣萼聯芳得二難門外剎竿從放倒免教  
南北問風旛(上方益)

弟兄相應鵲鴿原相喚相呼豈等閑金襴之外傳何物向道  
門前倒剎竿(文殊道)

頭陀飲光多聞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兩相逢  
裂轉雙睛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剎竿丈夫自有衝天志(慈受深)

草衣木食道人高傳得金襴意氣豪此外已知無別法剎竿  
倒處累兒曹(疎山如)

金襴傳外復何傳報道門前倒剎竿好笑踏青人爛醉滿川  
桃李自無言(石[(工\*几)/石]明)

怛薩阿竭二千年密付親承盡浪傳直至如今成露布剎竿  
依舊倚門前(大洪恩)

鳳毛麟角一般奇弟應兄呼豈不知堪笑靈源春雨後落花  
流水自相宜(開先瑛)

多子塔前衣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驪珠迸出剎竿倒直得  
寒光徹四鄰(佛性泰)

等閑饒舌話金襴便與當頭倒剎竿從此天倫轉無義冷光  
猶自逼人寒(瞎堂遠)

弟應兄呼盡不成誰人肯向裏頭行自從家破人亡後直至  
如今事轉生(月林觀)

弟應兄呼有禮有義虎咬大蟲蛇吞鰲鼻倒却門前剎竿着  
唵蘇嚕蘇嚕悉唎悉唎(退菴奇)

翡翠羽毛麒麟頭角弟應兄呼振動海嶽路遠夜長休把火  
倒却門前剎竿着(高原泉)

家家門口透長安不見纖毫眼界寬無法無人誰付囑難兄  
難弟自相謾(雪菴瑾)

倒却門前剎竿全提那涉玄端翻身不坐空王殿月照千峯  
夜色寒(足菴鑒)

面面相看眼眼廝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剎竿着  
鳳棲不在梧桐樹(無準範)

寵弟常常在侍邊傳金襴外問何傳自家兄弟無多事只道  
門前倒剎竿(閑極雲)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雲衲慶)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我親誰是最  
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八祖以偈荅汝言與心親父母非  
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  
本心非合亦非離。

頌曰。

閒却年光半百春可怜嫌富不嫌貧祖佛非道求何道父母  
不親誰更親七步豈勞蓮捧足無言須信鑑生塵禪門自古牢關  
鑰漏泄家風是此人(佛慧泉)

見處孤危立處高急如石火利如刀到家問路家何在掀倒  
碁盤脫布袍(瞎堂遠)

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蹋遍天涯得個冬瓜印子至今目瞪口  
呿(松源岳)

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  
華發火中春(高原泉)

父母非親親是誰雙眸炯炯帶雙眉含元殿上不相識正是  
岷峨相見時(石溪月)

十祖脇尊者本名難生處胎六十年神珠夢應誕生之日滿  
室光明出家得道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  
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  
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即與剃度付  
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

頌曰。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清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碎玉凝  
朝露殘陽送晚霞寒山逢拾得拊掌咲嗶嗶(南堂興二)

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纔一頓飽忘百日飢二十拄杖十分槌  
免教辜負兩莖眉

電捲星飛珠回玉轉打破面皮赤心片片(瞎堂遠)

十四祖龍樹大士見十五祖迦那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椀  
水致面前提婆見乃取一針投之祖由是大喜。

頌曰。

龍猛盂中水提婆毳上針人人爭得失箇箇話踈親不覩雲  
中鴈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礫礫下獲黃金(琅琊覺)

漏傳長樂未央靜月瀉甘泉太液秋夜半樂聲回步輦喚回  
三十六宮愁(心聞賁)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於前曰師得蘊空不  
祖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不祖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  
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恠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  
王之右臂掄亦墮地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頌曰。

尊者理非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厘(永明壽)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  
瀟湘我向秦(龍門遠)

作家手段天然別不辭臂墮除妖孽万里歌謠賀太平夜夜  
清光輝雪月(大漁智)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也(佛性泰)

船子下楊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鼓山珪)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虧劒刃鋒何似  
秦時轆轤鑽(徑山杲)

君王寶劒不虛施尊者遭逢也大奇從此清風徧寰宇太平  
消息幾人知(或菴體)

吹毛劒首乾坤黑臂墮山河掩日光趯起須弥頭倒卓方知  
兩兩不成雙(湛堂深)

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亂零落染得  
一溪流水紅(映菴鑑)

口念木瓜醫脚氣紙盡鍾馗驅鬼祟一生若解和羅槌日日  
喫酒日日醉(懶菴樞)

佛法王法更無兩樣宜下一刀未為諦當(月林觀)

師子頭落罽賓臂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誰家甕裏無明月(朴  
翁銛)

遇着山中人便說山中話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孤峯深)

覲面當機掣電飛當機覲面誰能用一劒分身定死生君王  
萬古聲名重(木菴永)

劒下十分真難藏獨露身江流石不轉獨有蘊空名(北磻藺)

夢中要渡深溪水伎倆多般進不能驀地覺來伎倆盡床頭  
山月已三更(石菴珫)

蘊空誰見法中王覲體何曾礙劒光古廟藤蘿穿戶牖斷碑  
風雨碎文章(雪菴瑾)

夜闌天際墮金盆膝上焦桐調轉新易水悲風輕按指鸞膠  
難續斷腸人(虛堂愚)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印土國王請師齋次王問諸人盡轉  
經唯師為甚不轉師云貧道出息不涉世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  
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大  
為智云諸仁者還見二十七祖看經麼行時脚跟不著地坐時心  
識似風飄。

乃頌云。

秋高月色連雲白淡薄禪心滋味長歷歷分明今古意何須  
特地更商量

靈犀玩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一雙寒碧眼看經  
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寒  
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携手歸(天童覺)

入息未嘗居蘊界出息何曾涉萬緣一聲漁笛離南浦依舊  
蘆華深處眠(懶菴需)

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即西土二十八祖初至金陵見梁  
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  
曰不識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  
識此人不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  
誌曰莫道陛下詔盡國人去它亦不回。

頌曰。

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  
生荊棘盡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  
何極師顧視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雪竇顯)

客從方外來一人也弗識無心得可傳九年空面壁冷坐寥  
寥不自安手携隻履歸西國(法雲秀)

凡聖縈纏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下無謀畧剛被  
胡人亂一場(泉大道)

廓然一鏃遼天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去千古萬古  
無消息(正覺逸)

廓然絕聖猶方便不識天顏今對面對面不契渡長江北去  
少林方眷戀(覺海元)

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  
休云更去招(白雲端)

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  
門前賣與誰(保寧勇)

廓然無聖不須微句後通機是眼睛莫怪相逢不下馬奈緣  
各自有前程(雲溪恭)

第一義廓兮零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辨春分并夏  
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上方益)

聖諦第一義門廓然無聖誰尊堪笑江南二月裏鷓鴣啼在  
百花村(太平古)

閒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幾度者來呈伎倆暗中  
曲調少人知(成枯木)

遠泛鯨濤入大梁廓然無聖對君王可憐寸徑無人鑑却與  
相如依舊藏(佛心才)

不解作客勞煩主人面無慚色少喜多嗔(長靈卓)

始鳴阿閣一聲鍾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鼓半夜  
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虛費平生力回指少林歸去  
來春風一陣花狼藉(佛鑑懃)

展陣開旗便要贏誰知銜駕不親征把定鏘旗[(冰-水+  
丨)\*夕]陣脚直向熊峯不出兵(佛燈珣)

當時卞璧親持獻未遇徒然更再三折韋渡江江上水滔滔  
今古色如藍(夢菴信)

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輕一撈果然  
提起活人刀(雪堂行)

廓然無聖露全身覲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并魏苑一花  
五葉自然春(雲巖因)

胡僧對漢主廓然無聖語復云不識渠神驥捉老鼠捉不着  
千里清光渾失却(石[(工\*几)/石]明)

黃金鑿白玉椎鑒開混沌竅透出玄元機(正堂辯)

老胡元不渡長江孰謂曾將一葦航堪咲普通年遠事兒孫  
多是錯商量(肯堂充)

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天關天更高穩泛鐵舡歸少室至今  
天下起風濤(雪菴瑾)

強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得華若使老蕭皮有血定應  
趕逐過流沙(天目禮)

一言既出駟難追賴遇梁王放過伊楊子江頭航折葦浪頭  
何似問頭危(朴翁銛)

五葉芬敷自一花無人圖募剪根芽不教着脚金陵地猶恨  
蕭梁未作家(北礪簡)

金烏飛上玉闌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這些傳不得落花  
流水太無端(天童淨)

提起須弥第一槌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  
迢迢万里來(癡鈍穎)

玉簫吹徹鳳凰臺古殿深沉曉未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綠陰  
空鎖舊莓苔(虛堂愚)

万浪千波一葦橫翩翩隻影可憐生老蕭若會截流句楊子  
江頭放 行(石溪月)

一葦截流深心叵測梁土太平魏邦著賊(雪屋珂)  
遠到支那十萬餘清波無路一莖蘆而今面越之燕者對朕  
還曾識也無(德巖祐)

廓然無聖真實語對朕者誰心未息本光燦爛照十方無量  
劫來到今日(橫川珙)

西來十萬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睡穩九霄  
雲淨鶴飛高(雪巖欽)

達磨大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頌曰。

急水波心下直鉤魚龍鰕鱖一時[(冰-水+丨)\*夕]祖師活  
計無多子惱亂春風卒未休(松源岳)

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於九年方得  
二祖傳法。

頌曰。

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謾言教外別傳爭奈不識這  
箇(白雲端)

十萬途窮得到梁梁王言語不相當少林不假東君力五葉  
花開動地香(佛國白)

精進翻成怠惰莫守癡禪元坐少林面壁九年已被梁王勘  
破(祖印明)

六宗調伏向東來五葉芬披震旦開冷坐九年人不識手携  
隻履又空回(草堂清)

泛舶來梁自普通一槌擊碎有為功謾言面壁無言說爭奈  
當門齒露風(佛性泰)

航海梯山緣底事游梁歷魏意何傳九年面壁垂慈切剛被  
時人喚作禪(太平古)

九年熊耳空留隻履一花五葉春風四起(旻古佛)

達磨西來未足誇少林捏目強生花得皮得髓徒分別妙性  
圓明本不差(疎山如)

少室山前風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人切須  
莫入洪波裏(鼓山珪)

金鰲一掣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釣不湏  
新月更為鉤(徑山杲)

祖師面壁九年餘此是西來末上機直至如今天下客強將  
言句為施為(南省堂主)

千鄉万里尋知己一語臨機不契梁面壁九年居少室覓心  
千古累神光(天童覺)

一片虛凝地丹青畫不成聖賢難啟口佛祖強安名(正堂辨)  
祖師遠遠來東土面壁少林坐九年二祖傳心親得髓筭來  
早是已輸先(高菴悟)

喪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殺人彌天罪過(木菴永)

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年空面壁錯把安心露一機至今  
滿地花狼籍(皖山凝)

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慚惶九年面壁成何事賺却  
平人入鑊湯(湖隱濟)

九年面壁轉身無策冷地有人奮一臂力(月坡明)

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時  
門人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  
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  
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  
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  
傳法付衣。

頌曰。

神光三拜退後立瀑布崑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逞圓通却使  
老盧雙淚泣(天衣懷)

少林真嗣擇全才諸子紛紛點額回衣法莫言容易得曾憑  
三拜作良媒(正覺逸)

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越霸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  
毗盧不可當(保寧勇)

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冰壺印碧天無孔笛中藏六律一聲  
驚起釣魚船(成枯木)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末端的皮毛脫盡孰親疎誰言  
得髓能情息(圓通秀)

當門齒缺真堪笑面壁無言坐九年皮髓些些分俵了依前  
慙懣返西天(地藏恩)

誰透少林關三拜仍依位立雪要心安忘形甘斷臂(祖印明)  
缺齒胡僧到大唐却將皮髓強分張九年慙懣空歸去添得  
華人笑幾場(佛國白)

弟昆各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一語鼻孔  
纍垂盖口唇(雪竇宗)

一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檜栢風(龍門遠)  
社舞村歌笑殺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盃酒罷歸家去畱得  
猪頭碍塞人(正堂辨)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懶菴樞)  
捏目生花立問端得它皮髓被它瞞這般瞎漢能多事六月  
無霜也道寒(簡菴清)

死歟都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髓論高下爭見  
花開五葉紅(高峯妙)

達磨大師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曾移易一毫許。

頌曰。

東西縱目乾坤闊玉露澄秋氣宇高山是山兮水是水何曾  
移易一毫(葛廬覃)

達磨大師既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西域回遇祖於葱  
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  
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祖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啟塋  
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  
養。

頌曰。

熊耳宗師葬洛陽龍城天子泣千行迴擔隻履葱山上驚殺  
梁王與魏王(尅符道者)

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墨師心兮  
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琅琊覺)

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空自肩擔跣足行何曾  
踏着自家底(五祖演)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年皮髓分張盡隻履  
空棺更誑人(東山空)

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虎丘隆)

梯山航海自西來誰謂梁王眼未開一句等閑輕勘破九年  
端坐冷如灰來時打落當門齒去後空留左(子計切)脚鞋到底  
往還無箇事依前隻履又空回(開善祖)

航海東來黠兒落節為法求人自作深孽賴遇梁王是作家  
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乎隻履復西歸葱嶺無端重漏泄分明弄巧  
反成拙(尼無着捻)

颺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藏兒孫纔着脚徧地是刀鎗(妙峯善)

九年冷坐已敗闔隻履西歸更脫空後代兒孫空妄想鷓鴣  
啼不為春風(雪菴瑾)



死也不伏埋殯偷携隻履西歸不被宋雲捉敗官司何處尋屍(孤峯深)

禾山方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乃。

頌曰。

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師初至少林叅承達磨立雪斷臂悲淚求法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叡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祖於此悟入。

頌曰。

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願安心地法覓心無得始無疑(汾陽昭)

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頃蘆花境一二漁翁把釣竿(正覺逸)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白雲端)

覓心不可得處處逢知識無用一雙眉同渠超百億(雲居祐)

立雪齊腰成底事以刀斷臂亦奚為從門入者非家寶休殢西來老古錐(地藏恩)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深曾立處不知誰是雪中人(佛國白)

少林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楊無為)

覓心不得已安心屠肆姪坊嗣少林爭奈子孫嫌直截諸方  
五味苦叅尋(張無盡)

斷臂覓心心不得覓心無得始安心心安後夜雪庭際滿目  
瑤花無處尋(草堂清)

覓心不有三拜聊施靈焰益熾肯首自知回觀法印全彰處  
江月松風盡入微(佛心才)

父財子用父用子財覓心無處心眼自開(長靈卓)

若有 毫付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逢處八兩  
元來是半斤(龍門遠)

三拜劬勤雪到腰覓心無處強相饒神光本地思量着始覺  
春來雪自消(佛燈珣)

二祖當年立少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叉手當胸無一事不求  
不覓不安心(鼓山珪)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  
不受老胡謾(徑山杲)

不待七處徵當下便不見猢猻水上打鞦韆新羅王子放一  
箭高着眼分明穿破波斯面(石[(工\*几)/石]明)

立雪齊腰寶刀斷臂不動神情十方遊戲(白楊順)

二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覓得心無有未免  
全身被陸沉(誰菴演)

屈節從長也大拚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熊峯下一吸  
黃河徹底乾(或菴體)

達磨九年面壁坐深雪之中得一箇得一箇森羅萬象平分  
破(尼無着總)

拈刀截臂露全真忘却求安心底人若是當時知痛痒老胡  
何處著渾身(無際派)

長安深夜雪湧湧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眼那知  
已被老胡謾(息菴觀)

平地無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覓得安心法還我  
娘生一臂來(隱山璨)

自有覓不得無端面發紅翻身喫一蹶兩手摸虛空(雪菴瑾)  
深雪堆中斷一枝老胡抑下十分威當時便好掀翻去未到  
教他死馬醫(石室輝)

二祖當年不丈夫分皮分髓被塗糊可憐要乞安心法直至  
而今一臂無(毒菴常)

覓心無處覓當下便心安早知冰是水兩臂定完全(石田薰)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不言名氏為居士謁二祖曰弟  
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  
不可得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  
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  
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  
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執侍二載乃付達  
磨信衣正法眼藏說偈密囑護持無令斷絕後居舒州潛皖山谷  
或司空山。

頌曰。

潛溪水急天柱峯高洞然明白不隔 毫從來生計平如掌  
後世兒孫弄海潮(楊無為)

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派  
清流入海中(佛國白)

說罪師前請懺除罪忘心滅兩如如誰知璨是僧中寶來往  
司空山下居(草堂清)

半醒半醉臥街衢忽悟通身業本無三昧若從人處得効顰  
何異更塗糊(成枯木)

無孔笛子蘊拍板五音六律皆普遍時人不識黃番綽笑道  
農家登寶殿(五祖演)

風恙纏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旻古佛)

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劈面來罪花業果  
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功瘥病不假驢駝藥(佛鑒懃)

渾身燥痒倩人搔入骨搔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搔著了平生  
痒處一時消(水菴一)

二祖安心三祖懺罪逐惡隨邪成群作隊只許老胡知不許  
老胡會(退菴奇)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稜俱蹋地儘教  
後代亂針錐(無門開)

平生罪性覓無踪直得乾坤大地空天地依然高突兀潛溪  
一派自朝宗(癡絕冲)

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  
賊歸空屋時(大歇謙)

罪過彌天乞懺除看時似有覓渾無直饒言下滅胡族冷地  
尋思不丈夫(石室輝)

四祖道信大師初為沙彌年始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  
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師於  
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乃付衣法住蘄州破頭山學侶雲臻攝心不  
寐脇不至席一日告眾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  
紫雲如盖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不眾默然弘忍曰莫是和  
尚它後橫出一枝佛法不師曰善唐太宗響師道三詔不赴就賜  
紫服。

頌曰。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仰之雙峯魏魏懶融不得西天鉢  
直付黃梅路上兒(揚無為)

島外逢師解縛歸雙峯山下獨幽奇卻將衣鉢為人事乞與  
黃梅箇小兒(佛國白)

道出乾坤動至尊飛雲三詔不離雲求人的嗣周家子遙望  
牛頭紫氣分(草堂清)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彌莫饒舌百年  
逆旅要同塵(覺範洪)

無縛無釋脇不至席分開一貫兩箇五百(旻古佛)

牛頭未生梅子熟也翫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到懶開眸  
白蓮峰頂光相射(雲崑因)

堅辭鳳闕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錐坐斷雙峯無寸草愛松  
留得礙人枝(無門開)

掀翻解脫脫巢窠從此縵天布網羅落賺小兒猶自可一枝  
橫出轉譏訛(癡絕冲)

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脫未必右軍鵝便是支郎鶴(石田薰)

破頭峯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  
分付小孩兒(少室睦)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祖告曰吾欲傳  
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  
因拋濁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為童子四祖一日往黃梅縣逢一  
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  
是佛性祖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後令  
出家後付衣法居黃梅東山。

頌曰。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藕花開峯頂頭  
明月千年冷相照(楊無為二)

日出而作栽松為樂昔栽幾何今滿崑壑白頭人去小兒歸  
笑殺林梢千歲鶴

在聖權方世莫評双峯密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鉢託陰  
重來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報母願何增如今海內宗風  
徧只為春中擇得能(白雲端)

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舊顏人却少年松已老是  
非從此落人間(佛國白)

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新陳隣家莫問去來事吾是  
昔人非昔人(祖印明)

無父無兄絕是非江心誰辨逆流時西山得法東山隱此事  
只教能者知(草堂清)

濁港滔滔歧路絕翻身釘出空中櫬白蓮花向半天開從此  
天機渾漏泄(旻古佛)

黃梅果熟白藕花開問唯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  
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湛無埃(天童覺)

老大不堪用約去了還來伸脚縮脚裏貪程速快哉有娘生  
面無爺姓趁得曇華玉葉開(佛燈珣)

香火綿綿五百年孤猿野鶴老松巔人傳妙道回南嶺我禮  
浮屠向半天前後真身無覓處古今靈迹尚依然若人問我東山  
事峯頂池中有白蓮(白楊順)

東山法門眾盈七百真能者師為世作則濁港滔滔清有餘  
黃梅路上人南北(雲嵒因)

一去一來一老一少兩鏡對懸光影俱照直饒用盡神通未  
明向上一竅(尼無著總)

約去栽松箇老人還來傳法喜童真有娘生面無爺姓劫外  
靈苗不犯春(水菴一)

元是黃梅舊日僧事師年老氣彌增翻身颺下栽松鑊轉步  
來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衣盂付與嶺南能佳聲籍籍能長  
久雨過淮山碧萬層(湖隱濟)

滿頭白[肆-聿+((彰-章)/火)]老崑隈萬本青松懶更栽  
皮袋累他周氏女難尋蹤跡去還來(天目禮)

好箇栽松道者臨老無端打野不識從本爺娘負累周家小  
姐濁港浸他不殺養大便成姦猾鼓弄黃梅七百僧成群逐隊爭  
衣鉢(朴翁銛)

青松未種鼻遼天種了青松失半邊玷辱周家猶自可再來  
不直半文錢(笑翁堪)

栽徧滿山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石田薰)  
幾年活計鑊頭邊萬本青松瑣翠炬夢破曹溪天地闊再來  
不直半分錢(少室睦)

栽松幸自可憐生剛要隨人入火坑換得皮囊急回首依前  
鼻孔不多爭(石室輝)

六祖慧能大師本姓盧家貧賣薪養母因往五祖求法祖曰  
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湏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  
性若為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  
廠去遂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因五祖示眾索偈  
欲付衣法堂中上座神秀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曰菩提本無樹心鏡亦非臺本  
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法眼傳  
付衣鉢令渡江過大庾嶺南歸曹溪開東山法門。

頌曰。

今古曹溪一派寒師來因為起波瀾携囊庾嶺人空遂負石  
黃梅眾識難(佛慧泉)

石墜腰間舂碓鳴老盧便重不便輕黃梅衣鉢雖傳得猶去  
曹溪數十程(楊無為)

七百高僧夢裏時三更月下獨南歸賣柴舂米農家事底事  
親傳六代衣(佛國白)

一偈投機一眾降嚙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來時路半夜  
傳衣過九江(祖印明)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  
他家一鉢盂(死心新)

七百僧中選一人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去鐵樹  
花開二月春(草堂清)

擔柴賣火村裏漢舌本瀾翻不奈何自道來時元沒口卻能  
平地起風波(徑山杲)

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  
白日被雲遮(西塔 )

壁間書偈言無物腰石當知力有餘莫道懶翁無伎倆糠中  
舂出走盤珠(水菴一)

菩提無樹鏡非臺臭口分明鬼擘開幸是賣柴無事獠剛然  
惹得一身災(無門開)

颺下採樵斧直入碓坊舂一脚踏到底黃梅信息通(佛照光)  
應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發沉從此別開窮世界新州  
柴把貴如金(破菴先)

四句伽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荊棘直至  
如今在半途(妙峯善)

箇樣村夫舉世無鬻薪終日奔窮途黃梅有路何曾到誰謂  
衣盂親付渠(少室睦)

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淒淒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落賊身  
已露更和贓(辛庵儔)

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精麤知他踏着踏不着和米  
和糠到鉢盂(西崑惠)

癡意貪他破鉢盂閑言長語倩人書只知半夜潛身去祖意  
還曾夢見無(石室輝)



師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壞却少林窮活計櫓聲  
搖月過滄洲(葛廬覃)

六祖受法辭五祖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  
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颭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  
復酬荅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  
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實告之印宗於是集眾  
請開東山法門祖遂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

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曉祖師  
直是好知音(瑞鹿先)

不是風兮不是旛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  
和衣渡水寒(法昌遇)

不是風兮不是旛斯言形已播人間要會老盧端的意天台  
南岳萬重山(天衣懷)

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  
當門荊棘生(保寧勇)

不是風兮不是旛於斯明得悟心難胡言漢語休尋覓刹竿  
頭上等閑看(圓通秀)

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分舉眷属都來止一身行盡  
天涯無伴侶(三祖宗)

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  
忙中些子閑(雪峯圓)

不是風兮不是旛清霄何事撼琅玕明時不用論公道自有  
閒人正眼看(圓通僊)

不是風旛不是心迢迢一路絕追尋白雲本自無踪跡飛落  
斷崖深更深(草堂清)

昔時盧老泄天機直指風旛說向伊是風是旛便是 左之  
右之不曾離(黃蘗勝)

風旛非動乞兒得夢金銀珍寶快活受用(旻古佛)

滄溟直下取驪珠覲面相呈見也無到此不開真正眼膏肓  
之病卒難蘇(道場如)

不是風旛是汝心人傳此語徧蓁林若還踏著鄉關路瓦礫  
無妨喚作金(祖印明)

不是風兮不是旛寥寥千古競頭看徹見始知無處所祖庭  
誰共夜堂寒(通照逢)

指出風旛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月照破  
農家舊翠微(佛心才)

不是風旛不是心幾人求劒刻舟尋分明寄語諸禪侶自古  
真鍮不博金(佛鑑懃)

不是風兮不是旛認為心者亦顛預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  
青山玉一團(疎山常)

相爭但見風旛動不肯回頭識動心從此老盧露消息松風  
江月盡知音(夢菴信)

夢遊華頂過丹丘躡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崖壁不知  
身在碧江頭(長靈卓)

不是風旛不是心曹溪深也未為深那吒忿怒掀騰去析徧  
微塵不可尋(黃龍震)

不是風兮不是旛幾人北斗面南看祖師直下無窠臼眼綻  
皮穿較不難(佛燈珣)

不是風兮不是旛一重山後一重山青春雨過無餘事獨倚  
危樓望剡竿(佛性泰)

不是風旛不是心從來只為少知音舉頭萬里長空外唯見  
白雲流水深(楚安方)

不是風兮不是旛多口闍黎莫可詮若將巧語求玄會特地  
千山隔萬山(琅琊覺)

非風旛動唯心動龍生龍兮鳳生鳳老盧直下示全機底事  
今人見如夢(石[(工\*几)/石]明)

不是風旛是心動似倩麻姑痒處搔天外孤鸞誰得髓何人  
解合續絃膠(崇覺空)

不是風旛不是心祖師正眼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礙識得  
如今海岳沉(雪竇宗)

風旛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矇瞳若將知見巧商量大似  
夢中加說夢(大溈智)

非風旛動唯心動猶涉廉纖強指陳大地未曾添寸土不知  
誰是點頭人(開福寧)

直指單傳自祖宗非風旛動出盧公玄徒若具金剛眼剎剎  
塵塵總是空(南堂興)

是風是旛君莫疑百草叢中信步歸王道太平無忌諱戲蝶  
流鶯遶樹飛(自得暉二)

不是風旛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烟靜臥聽  
涼風生竹林

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寬漁人競把 綸擲不見  
冰輪蘸水寒(常菴崇)

不是風旛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湮湮到如今(瞎堂遠)  
風動旛動心動死蛇要人活弄嘶風木馬當途無角鐵牛入  
洞(白楊順)

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這新州賣柴漢得便  
宜是落便宜(佛照光)

不是風旛不是心休將此語播叢林從來一派天河水透石  
穿崖古到今(塗毒策)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應菴華)  
不是風旛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白如銀(雪堂行)  
不是風兮不是旛碧天雲靜月團團幾多乞巧癡男女猶向  
床頭瓮裏看(水菴一二)

不是旛兮不是風軒轅寶鑑出懷中森羅萬象難逃影戀窟  
狐狸失却蹤

張騫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笑不知天地者至今  
剛道有乾坤(肯堂充)

非風旛動唯心動[跼-十+水]雪貧兒徹骨寒在聖在凡誰  
改變唧螻嚼碎鐵圍山(劒門分)

不是風兮不是旛入泥入水與人看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  
穿鑿下相干(月林觀)

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  
堂堂入死關(淳菴淨)

不是風兮不是旛分明裂破萬重關誰知用盡腕頭力惹得  
閒名落世間(松源岳)

不是風兮不是旛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北都歸了時復  
挑燈把劒看(天目禮)

不是風旛也可疑却言心動甚言詞天生不受形容者舉世  
何人見得伊(朴翁銛)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西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孤峯深)

風旛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墮(無門開)

地神歸地天神歸天慙慙奉送寶馬金錢(無準範)

育王崇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風旛又向  
甚麼處着有人為祖師出氣出未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  
旛動既是風旛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  
見師乃。

頌曰。

非風非旛無處着是風是旛無着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  
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 獨釣寒江雨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者得僧曰和  
尚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頌曰。

信手拈來見自殊箇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旨半夜  
曾將付老盧(大洪恩)

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花開不  
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圓悟勤)

我不會佛法不得黃梅旨本體自圓成畢竟只者是道已契  
平生脚已[跼-十+水]實地無一法當情靈山親授記(佛鑑懃)

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地無金二兩俗人酤酒三  
升(雪菴瑾)

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  
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徑山杲)

六祖示眾曰吾有一物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還有人識得  
麼時有沙弥神會出曰某甲識得祖曰 喚作什麼曰是諸佛之  
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便打曰我喚作一物尚自不中更喚作本源  
佛性。

頌曰。

呼為一物早不中那堪指作本源佛應現縱橫總不虧動用  
施為[(冰-水+丨)\*夕]不得活潑潑黑焮焮借問諸人知不知直  
待當來見弥勒(海印信)

畫師五彩畫虛空落筆須知失本蹤更有唐朝吳道子平生  
紙上枉施功(慈受深)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神會沙弥失錢遭罪只見鑿頭方不見  
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珊瑚碎(圓悟勤)

六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  
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  
去時亦無鼻孔。

頌曰。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水長船高鳥飛兔走若非林間師子兒  
三歲便能大哮吼(海印信)

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踪要明葉落歸根旨末後  
方能達此宗(本覺一)

祖師底物待客只是家常茶飯如今後代兒孫須要玆羞異  
饌(圓悟勤)

葉落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真實好知音(龍門遠  
二)

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只隨流水遠空留  
冪冪野雲屯落葉歸根鍊牛當路來時無口索塩得醋金槌不動  
落羣機列聖叢中第六祖(雪堂行)

雲開空自闊葉落即歸根回首烟波裏漁歌過遠村(松源岳)

興在天南天盡頭末行先已到新州來時無口去無伴那更  
蕭蕭黃葉秋(虛堂愚)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雞三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 雞四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 東土初祖旁出
  - 波羅提尊者(一則)
- 四祖旁出
  - 牛頭融(一則)
  - 鶴林素(一則)
  - 國一(二則)
  - 烏窠(二則)
- 五祖旁出
  - 蒙山明(一則)
  - 破竈墮(二則)
- 六祖旁出
  - 智隍(一則)
  - 忠國師(十一則)
  - 永嘉覺(一則)
- 六祖下一世
  - 南岳讓(四則)
  - 清源思(六則)
- 六祖下二世
  - 馬祖一(九則)
  - 石頭遷(三則)
  - 終南政(一則)

波羅提尊者(西天無相宗首)回異見王問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者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冰-水+丨)\*夕]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覓。

頌曰。

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君通一線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大道無更變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南堂興)

在胎為身隨緣托質示天真分明見得當時事晝夜舒光轉法輪(劉興朝居士八)

處世名人我今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埋藏無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塵根一物無始知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何昏聩滿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齊開眾妙門

在鼻辨香旃檀林裏親聞得徹地薰天只自知相逢覲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一默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捏聚總由伊笑他龐老當年道運水搬柴未是奇



在足運奔草鞋踏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不歸歸  
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  
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  
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  
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不曰  
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即貧道是也師曰因何  
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唯見虎狼之  
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  
祖於師坐石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  
請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師領悟祖  
曰吾受三祖 教法門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後有五人  
紹汝玄化百鳥不復銜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為什麼百鳥銜花獻泉曰為渠步步  
踏佛階梯曰見後為什麼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又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見後  
如何曰飽柴飽水。

頌曰。

古人抱志坐牛頭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靜真正  
無私是趙州(汾陽昭)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  
誰是到菴人(雪竇顯)

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銜花百鳥空惆悵不見  
菴中舊主人(楊無為)

喧寂同為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菴中老百鳥  
銜花禍有根(祖印明二)

一榻蕭然傍翠陰  
畫扃松戶冷沈沈  
懶融得到平常地  
百鳥啣花無處尋

花鳥不來空過春  
牛頭山上懶融人  
自心淨故原無作  
放下許多閑苦辛  
(天童覺)

花落花開百鳥悲  
菴前物是主人非  
桃源咫尺無尋處  
一棹漁蓑寂寞歸  
(張無盡)

寥寥風月臥烟霞  
百鳥從茲不獻花  
人義盡從貧處斷  
世情偏向有錢家  
(夢菴信)

六葉牛頭對別栽  
五天熊耳縱雲雷  
須知四祖乘機接  
百鳥啣花去不來  
(剋符道者)

水因有月方知靜  
天為無雲始覺高  
獨坐孤峯休更問  
此時難着一毫  
(別峯印)

雨前不見華間葉  
雨後渾無葉底華  
蝴蝶紛紛過牆去  
不知春色落誰家  
(孤峯深)

着鞭騎馬去空手  
步行歸寂寞菴前  
路啣花鳥不飛  
(鐵山仁)  
學者疑心尚未休  
飽柴飽水坐牛頭  
子期不用黃金鑄  
末世知音有趙州  
(橫川珙)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嗣牛頭威)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着僧云為甚麼不着師云無棲泊處。頌曰。

十月清霜重臨風徹骨寒苦無棲泊處  
擺手出長安(松源岳)  
道箇佛來也不着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  
勘破了鶴唳空山竹滿林(自默恭)

杭州徑山國一道欽禪師(嗣鶴林素)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見遂於圓相中着一畫却封回 忠國師聞得乃曰欽師猶被馬師惑。

頌曰。

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露密機關無端却被南陽老平地  
坑人似等閑(佛印元)

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誰知解使雲通信我不  
然兮石點頭(照覺總)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事南陽老倒令  
人擾擾匆匆(地藏恩)

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  
節(徑山杲)

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禮敬一日師在大內見帝來  
乃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頌曰。

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相宜勿於起坐經行外別討  
大唐天子師(石溪月)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羞(西岩惠)

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憶黃葉  
吹風人未歸(閑極雲)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嗣國一)初詣長安西明寺學華嚴唐  
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乃謁之得法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  
葉繁茂盤屈如盖遂棲止其上故以為名有侍者會通乃唐德宗  
六宮使棄官從師落髮伏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師曰往甚  
處通曰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  
是和尚佛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他遊乃  
居左右後開法為的嗣或號布毛侍者。

頌曰。

侍者初心學勝緣辭師擬欲去參禪烏窠知是根機熟吹毛  
當下得心安(汾陽昭)

鳥窠拈起布毛吹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切悟來  
由在半途歸(石門易)

無風匝匝起波痕碧髻羅紋正眼觀恰值黃河三凍鎖那羅  
延窟見龍蟠(雲居祐)

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合國人帶刀(真淨文)  
顧視顰眉落二三那堪重把布毛拈承當直下便休去眼裏  
無筋舉世嫌(成枯木)

老倒志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烟蘿布毛吹起無多子鐵眼  
銅睛不柰何(寶峯乾)

鳥窠拈起布毛吹驚嶺祇園頓息疑須信化工多少力枯槎  
生出向東枝(張無盡)

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意嶺頭  
遙指白雲飛(真覺添)

直下無私是鳥窠布毛吹起絕饒訛會通忽綻頂門眼照破  
山河佛與魔(旻古佛)

眼中難着透金塵悟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撮來如粟米一毛  
頭上現全身(佛鑑懃)

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宗師為舉揚山花滿地都狼藉一陣  
風來一陣香(龍門遠)

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徧地獨露針錐(楚安方)

白鳳烟霞控鳥窠驪龍珠耀祖山河當初捻起布毛意體用  
毘盧些子多(剋符道者)

游騎紛紛驟曉風將軍施令在城東拈來金鏃些兒妙射破  
花心一點紅(塗毒策)

兩指爪開權撮起一毛頭上為吹開這回不在身邊立休說  
清風遍九垓(心聞賁)

用處天然別更不落思惟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機(月林觀)

鳥窠拈起布毛吹萬仞孤峯對落暉未舉已前先瞥地早知  
不是丈夫兒(秀岩瑞)

鳥窠佛法無多子只在襤褸一布毛一氣吹來何處去至今  
天下有譏訛(懶菴需)

八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三千里枯樹  
枝頭一老僧(北山隆)

佛法有些少言中沒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無準範)

鳥窠因白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  
老人行不得。

頌曰。

惡無相兒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動鋒鋦輕剔破菩提  
煩惱等空平(無量壽)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嗣五祖)因趣廬行者至大庾嶺者見  
師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將去師遂舉之  
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耶願行者開示曰不  
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  
徧體汁流泣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不曰今與  
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某甲雖  
在黃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煖自  
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  
護持。

頌曰。

正當恁麼時麼劫不曾迷步步趨三畧歸家鎮絕疑(龍門遠)

堂堂妙相絕錙銖善惡都忘見也無萬里雲[(冰-水+丨)\*  
夕]天界淨海心無浪月輪孤(佛性泰)

平欺佛祖氣如王直趨盧能到嶺傍不得衣盂遭惡水分明  
雪上更加霜(咲翁堪)

不思善不思惡千手大悲難摸索難摸索處盡掀翻方知普  
化搖鈴鐸(殺六岩輝)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本來面目無處藏世界  
壞時渠不朽(無門開)

夜深傳付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趕人休趕上果然  
落節一番歸(雪溪戒)

嵩岳破竈墮和尚(嗣嵩岳安國師)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  
中唯安一竈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  
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  
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戕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竈神久  
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  
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  
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  
無道理為伊僧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  
會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舉白安國師國師嘆  
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

古廟神竈禪師法要杖子敲來業身勃跳(楊無為)

竈破土落不在圖度呼茶喚飯量水煎藥(黃蘗勝)

禍福威嚴不在靈殘盃冷炙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  
猶敲祭鼓聲(龍門遠二)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低頭侍奉歡喜問  
訊佛法商量傷子性命

倚竈為靈自不靈靈蹤斷處一堆塵野老不來敲祭鼓打正  
因邪別是春(佛燈珣)

聖不聖兮靈不靈磚瓦為堆土合成杖頭擊着無消息多年  
妖恠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着為他閑事長無明(大漁智)

摩天鳩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自竹邊流出冷風從  
花裏過來香(南岩勝)

破竈墮因僧問如何是大脩行底人師曰擔枷帶鎖如何是  
大作業底人師曰脩禪入定。

頌曰。

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墮深坑兩頭踢脫無依倚一箇  
閒人天地間(別山智)

河北智隍禪師(嗣六祖)始參五祖循乎漸行後結菴長坐  
二十餘載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激心勤求法要徃參  
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  
心都無影響。

頌曰。

禪非出入非行坐坐立經行總是禪若是守他山鬼窟迢迢  
特地隔西天(本覺一)

當年睥睨此山阿欲着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  
羸馬下坡陀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嗣六祖)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  
十載不下山唐肅宗詔赴京待以師禮問師得何法(或曰師在曹  
溪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曰見師曰釘釘着懸掛  
着。

頌曰。

無開口處却開口有意歸時即便歸趙州不在明白裏未是  
羴羊掛角時(慈受深)

忠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  
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頌曰。

鷗鷗鳥宿空池魚從脚下過鷗鷗總不知若也知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寶峯淳)

帶雪含霜半倚籬橫斜影裏露仙姿前村昨夜春來了竹屋老僧猶未知(心聞賁)

國師因肅宗又問曰如何是無諍三昧(今訛作如何是十身調御)師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

頌曰。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跼-十+水]毘盧頂上行(雪竇顯二)

鐵槌打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剎海夜澄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儔金篦曾握上龍樓良哉撥破毘盧頂直得文殊笑點頭(滄山秀二)

寶月含虛列數峯高低誰辨淡烟中須弥擊碎塩官鼓降得毘盧在下風

步步[跼-十+水]着毘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師肝膽佛精神(佛鑑懃)

國師因代宗命試驗西天大耳三藏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頌曰。



他心三藏太顛預猢猻觀了看划船對面國師尋不見祇為  
從來被眼謾(冶父川)

日應群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猢猻後橋上  
多時不作場(懶菴樞)

藏鋒避箭路千差萬古相饒老作家好是鷺鷥無覓處夜深  
和月宿蘆花(鐵山仁)

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  
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頌曰。

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  
天下競頭爭(雪竇顯)

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吃他耳又不聾自又無處雪(投子青)

龍吟虎嘯與誰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老兒孫  
攜手賀年豐(佛印元)

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千年茯  
苓(黃龍南二)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絕消息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  
不如不相識

侍者何曾喚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着九轉  
還丹化作灰(翠岩真)

老倒南陽太古錐等閑垂釣泛江湄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  
空載月明歸(海印信)

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吾負汝  
隴西鸚鵡能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欲會南陽端的意大  
都年老覺心孤(佛慧泉)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茫茫乱下針錐誰知可知禮  
也(白雲端)

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自能信是與人無舊分非干人與我無情(照覺揔)

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強生讎大唐國裏揚家醜試問南陽羞不羞(佛國白)

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兩箇無孔鐵槌傍觀也須氣悶彼此無便宜今古誰相信(圓通秀)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若言負汝負吾真箇可知禮也(智海清)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無餘只知身強力壯不覺年老心孤(寶峯祥)

南陽三喚侍者三酬依稀魯國彷彿楊州回首寒江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上方益)

國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鳧彼此無瘡安樂甚何勞傷損好皮膚(祖印明)

雄鎮南陽傳祖令清風凜凜動寰區老來偏愛晚生子把手時時教順朱(佛心才)

喚處分明應處親不知誰是負恩人東家漏泄西家事却使傍人笑轉新(長靈卓)

三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盡老婆心傍人莫謂揚家醜到底真鍮不博金(慈受深)

國師侍者共悠悠無事堂前互唱酬鑽天鷄子穿雲去空使行人指路頭(佛鑑懃)

寶劍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動五湖賓(高庵悟)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處洞口桃花別是春(鼓山珪)

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迷已向人前輸肺腑從教他自覓便宜(徑山杲)

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跼-十+水]斷南陽路馨香滿道  
途(五祖演)

三喚三應更饒貼稱月逗寒窓水歸巨浸負汝負吾全鋒敵  
勝(瞎堂遠)

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劒總茫然分明好箇神仙訣父子  
從來不許傳(訥堂思)

南陽三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為蛇安脚明眼衲僧知不知  
萬古清風自寥廓(尼無著總)

三喚須知意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否縱有  
丹青畫不成(水庵一)

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暢予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  
檀郎認得聲(靈岩安)

全提正令高低普應三應三呼諦聽諦聽(月林觀)

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嶺頭路老去  
相尋能幾回(頑石空)

一箭射雙鵬雙鵬隨手落波動岳陽城月滿滕王閣(雪菴瑾)  
鐵枷無孔要人檐累及兒孫不等閑欲得撐門并拄戶更須  
赤脚上刀山(無門開)

一擲神杯定吉凶再占重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事卻說  
明年事不同(無準範)

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商量欲分恩怨無分處吳楚  
茫茫共一江(覺菴真)

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不  
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頌曰。

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得者飽齣齣(佛鑑懃)

尋真悟入蓬萊島香風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  
滿地無人掃(棘田心)

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  
憐生剛要箇護身符子作麼。

頌曰。

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起坐捻將行耽源得用南方去為說  
令人睡眠醒(汾陽昭)

不重己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為君旨外通消息秋月  
無風落碧潭(海印信)

真正道流行脚去護身符子不須擔國師實為耽源切不是  
臨歧作對談(橫川珙)

國師化緣將畢乃辭唐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  
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師遷化已後帝詔  
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  
對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

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  
與人看(雪竇顯)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寫無層級永向  
琉璃殿上懸(白雲端)

窄堵無縫立還危寶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  
閨鎖下金槌(羅漢南)

前面是玕珠琉璃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  
是普賢文殊中間有箇旛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五祖演)

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輪下手實應難本來成現何須作到處  
巍然着眼看(本覺一)

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岌岌表裏鎮巍然若為分六鑿執名匿  
相認影迷形臥龍長怖碧潭清合同船子開心椀日用如何不現  
成(圓悟勤)

無縫塔兮不見影廓然一片真如境爍迦羅眼電光流杳杳  
冥冥不見頂(佛鑒懃)

窣堵古形儀未舉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對頭輝(潛菴光)  
無縫塔兮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子行踪絕何必  
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頭雨露垂(戴無為)

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簷楹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罅從教  
千古與人看(無門開)

國師塔樣最尖新覲面拈來不露文却被耽源添一線至今  
描邈亂紛紛(高峯妙)

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

頌曰。

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  
臾(雪竇顯)

二六時中合返常經行坐臥好參詳相逢不審人人會問著  
依前未廝當(本覺一)

忠國師因丹霞來纔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  
曰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是不是霞繞禪床一匝而出師  
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頌曰。

不用不用千聖不共如是如是蝮蝎蛇虺是不是徹骨徹  
髓進前退後遶禪床掣電之機落二三(印空叟)

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曰城南來師曰城南草作何色曰  
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童曰作黃色師曰祇這童子  
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頌曰。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趣羸錢(月堂昌)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勸君及早回頭去莫待  
春風柳眼青(虛堂愚)

永嘉真覺玄覺禪師(嗣六祖)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朗激勸與東陽策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携瓶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頌曰。

圓悟真心作本心無人證據自沈吟崛多激發緣當熟一見  
能師便得金(汾陽昭)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畧不施却遶禪牀三匝後卓然  
振錫底威儀(本覺一)

掀翻海岳求知己撥動乾坤見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宗風  
千古播家聲(正法灝)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咄哉齷齪漢永嘉城裏闡宗風  
江月松風無畔岸(無禪才)

南岳懷讓禪師(嗣六祖)初往曹溪參六祖祖問什處來師曰嵩山來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可脩證否師曰脩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頌曰。

因師顧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回脩證不無不染污撥雲  
見日便心開(汾陽昭)

玉在池中蓮出水污染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庭  
一夜秋風起(佛印元)

戴角擎頭與麼來鋏圍山岳盡衝開閭浮[跼-十+水]殺人  
無數驀鼻深雲拽不回(保寧勇)

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歸南岳磨甑片照得  
追風馬子回(佛國白)

是什麼物恁麼來此中何假拂塵埃瞪目看時還不見謾將  
明鏡掛高臺(大洪恩)

說似一物即不中風從虎兮雲從龍此事由來非草草休言  
無法是真宗

什麼堂堂與麼來當機覲面不迂回經行坐臥非他物自是  
時人眼不開(本覺一)

當堂古路白雲漫碧眼黃頭尚未諳無孔笛兒瓊拍板輕輕  
吹破御街寒(正堂辨)

說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賣柴翁大都模樣無多子歷劫  
如何用得窮(朴翁鈺)

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一物尚無寧有似倚天  
長劒逼人寒(無際派)

讓和尚居南岳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  
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一日乃取一甑於彼菴前磨  
曰磨此何為師曰磨作鏡曰磨甑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  
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於是  
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識馬駒[跼-十+水]殺天下人  
之語南宗闡於江西。

頌曰。

磨甌作鏡慕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面指犁牛  
耕出古黃金(汾陽昭)

磨甌作鏡不為難忽地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  
牛上更加鞭(佛印元)

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加鞭皮穿骨綻還知否任重  
應知角力全(保寧勇)

磨甌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為命(旻古佛)

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甌眼裏花一掣牢關金鎖斷等閑  
信步便歸家馬駒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處是生涯(佛燈珣)

打車即是打牛是鼻孔遼天也被穿已向人前輪肺腑可憐  
今古妄加鞭(懶菴需)

車牛腦後痛加鞭棄却黃金抱碌磚逐惡隨邪至今日即非  
心佛錯流傳(咲翁堪)

平生心膽向人傾過犯弥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後至今  
錯認定盤星(松源岳)

坐禪成佛生妄見磨甌成鏡妄尤多打車打牛俱是妄攪得  
心腸沒奈何(橫川珙)

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驀鼻拽將回鏡光一點明如日直得  
木人心眼開(雪岩欽)

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  
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鑒照師曰雖  
然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

頌曰。

髑髏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盡箇中  
別有好商量(慈受深)

問處鉤深苔更幽就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謾處江上  
數峯青欲浮(掩室開)



讓和尚因馬大師闡化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乱後三十年不曾缺塩醬喫師然之。

頌曰。

胡乱三十年不曾少塩醬江西馬大師南岳讓和尚(鼓山珪)  
見得分明識得親舉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鎚舐指人(徑山杲)

家貧連子屈事急不由人開口露拴索郎當累近鄰(或菴体)  
做得些兒活計成人前賣弄逞才能直饒[跣-十+水]殺人無數也是西川老鬼精(中菴空)

自從胡乱後更不少塩醬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月林觀)  
石火光中驗正邪等閑拈却眼中沙自從不曾少塩醬敢保渠儂未到家(木菴永)

昔年高甲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窄思量好事不如無(雪菴瑾)

老婆心切日忪忪恐墮他家壘甕中消息得來胡乱後江西宗派好流通(虛堂愚)

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嗣六祖)初叅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投子青)

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難齊苔封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棲([舟-(白-日)]霞淳)

無階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却向廬陵言米價百行  
千市競相酬(佛國白)

剗外相逢那畔行靈苗叢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岩雪空界  
無雲孤月明(成枯木)

一掬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子細  
看來較幾何(雪岩欽)

清源既得法往吉州清源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弥希  
遷(即南岳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  
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  
汝師已逝空座奚為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恩爾座曰汝有師兄行  
恩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辭  
祖龕直詣靜居。

頌曰。

尋思去此地清涼離煩暑暮雨朝雲樂太平青山綠水人難  
覩不難覩深林有箇白額蟲元來却是玄沙虎(高菴悟)

清源因石頭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  
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  
人莫造次。

頌曰。

木人來問青霄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携手相將歸故國暮山  
岌岌鎖重雲(丹霞淳)

清源問石頭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  
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  
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湏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  
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頌曰。

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遼隱隱星攢處無私鎮九霄(投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闌歌咲罷回首上扁舟(遜菴演)

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岳護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鋤斧子與汝住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可永刼沉淪不慕諸聖解脫岳便休頭回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舉前話了却曰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頭禮拜尋辭往南岳。

頌曰。

諸聖不求己靈不重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音書肯開從茲盤石上更不過山來(佛印元)

從來祖上作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識只應金殿有尊堂(保寧勇)

千里迢迢信不通歸來何事太匆匆白雲鎖斷岩前石掛角羶羊不見蹤成枯木鋤斧持來便住山斫開南岳好峯巒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嘲噓笑魯般(佛國白)

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拖世間稀雖然好箇擔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海印信)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鋤斧賞優功相如奪璧來還趙可擬當時一信通(投子舒)

清源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意來却問廬陵米幾價當時心境一時灰(汾陽昭)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法昌遇)

巨宋山河四百州交關物物有來由廬陵米價依然在天下衲僧語路綢(正覺逸)

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大意不須歧路問高低  
宜見本來人(黃龍南)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箇商量不掛唇無限清風生闔外休將  
升斗計疎親(白雲端)

廬陵米價知不知合下相酬兩莫虧君信入 空返者到頭  
只是愛便宜(三祖宗)

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舜德堯  
仁(天童覺)

豐儉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妄爭功廬陵米價誰增減貴賤  
宜當見祖翁(草堂清)

廬陵米價播諸方高唱輕酬力未當覲面不干升斗事悠悠  
南北謾猜量(長靈卓)

廬陵不價若為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來何所直大宋  
山河四百州(佛燈珣)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衲僧一粒若沾唇拄杖橫擔  
繞天下(高菴悟)

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量古到今綉出鴛鴦任人看無端  
却要覓金釘(鼓山珪)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差毫厘成話霸無面目得人  
怕(徑山杲)

廬陵米價走禪徒五老峯叢太虛堪笑華山圖籍上又添  
潘閬到騎驢(海印信)

自古廬陵是吉州至今米價沒人酬青山綠水依前在黃葉  
西風又一秋(佛陀遜)

清源佛法意如何米價酬來太老婆眨上眉毛行大道莫於  
平地起風波(照堂一)

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  
流水共依依(妙峯善)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到日從  
東出又沉西(無準範)

一派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眾無人會盡向  
廬陵米價尋(張無盡)

江西道一禪師時號馬祖(嗣南岳讓)示眾曰汝等諸人各  
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  
心之法令汝等開悟有僧問云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  
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一種人來  
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  
教伊體會大道。

頌曰。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翠嵒真)  
心心即佛佛心心佛心心即佛心心佛悟來無一物將軍  
止渴望梅林(佛國白)

兔角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馨香滿道途(草堂清)  
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不見窗外白雲深(長靈卓)  
素琴張午月流水落花深寂聽希聲徹泠泠太古音(佛心才)  
韶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處處同碧瓦曉煙寒食雨朱簾  
晴卷杏花風(慈受深)

敲之即響聽則無聲嚴冬汗濕酷熱冰清試問道途來往客  
長安去此幾多程(黃龍震)

江西馬祖據通津隻漿孤帆度世人不是大梅看得破也應  
虛度嶺頭春(張無盡)

無鬚鎖子八面玲瓏不撥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  
留與人間光照夜(圓悟勤)

美如西子離金閣嬌似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佛鑑懃)

即心是佛一家風馬祖聲傳四海中靈利衲僧纔一顧娘生賦性出天聰(佛燈珣)

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燄上雪花飛一點清涼除熱惱(徑山杲)

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源秦人一去無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雪竇宗)

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瞎堂遠)

即心是佛外忘求心佛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和明月一天秋(足菴鑑)

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窠窟今年樹上胡桃勝似去年柑橘(正堂辯)

一簇人烟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海應須住畢竟何曾別有源(鐵山仁)

金毛師子生鐵稱槌渾侖無縫切忌針錐(無準範)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頌曰。

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天不測為奇特恰是攢鴉捉鳳兒上土瞥然全體現太陽出照岳峰低(汾陽昭)

陞堂馬祖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罅全無未免傍觀拊掌泉大道百萬雄師陣相覩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悞三軍可憐正令無行處(佛印元)

陞堂卷席迥難儔杲日騰輝處處周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擡頭(海印信)

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師子嘖呻猶似可象王  
回首更堪驚(淨照臻)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峯也是天  
邊第二月(楊無為)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狂滿地  
不知何處去(白雲端)

誰將秦鏡掛高臺妍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溪邊努目嗔相逢  
對面難回互(成枯木)

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鎬鉞橫在手至今  
坐斷大雄山(上方益)

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流忽被猛風吹退浪此時  
伎倆一時休(佛鑑懃)

掛得帆來遇便風須臾千里到家鄉臨門上岸逢妻子懽喜  
情懷不可當(龍門遠)

卷起堂堂露眼睛拈來覲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覲把手  
歸來相並行(楚安方)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正令不從拗曲作直(雪竇顯)

馬駒千里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處處開黃菊(石[ (工  
\*几)/石]明)

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練色逼人寒舉棹逗  
雲塢移舟上碧灣聲華光祖域千載與人看(龍門遠)

馬祖纔陞堂雄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高菴悟)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哉不費纖毫力萬里  
家山咫尺通(開善謙)

捲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  
從來不受欺(張無垢)

百丈捲席馬祖陞堂作麼作麼驗盡當行(月林觀)

一柄無情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掇血噴  
千山風怒號(無準範)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

頌曰。

即心是佛鐵牛無骨戲海獐龍摩天俊鶻西江吸盡未為奇  
火裏生蓮香拂拂(南堂興)

即心即佛龍入蛇窟出將入相安邦定國(石頭回)

誰家飯掛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即是灰囊當下命根便  
斷(開善謙)

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  
何處不風流(肯堂充)

即心是佛顛顛渥渥菽麥不分光陰飄忽三盃兩盃背爺娘  
百恠千妖同一窟(咄)(或菴体)

大海波濤闊千峯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北路頭通(密菴傑)

即心便是佛姮娥不畫眉纔將脂粉污妍好却成媼(天目禮)

即心是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環溪一)

馬祖曰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頌曰。

碧海珠荊山璧耀乾坤誰別識利力剪却無根樹萬疊峯巒  
斂烟霧(圓悟勤)

賣盡田園徹骨貧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檢鐵笛  
橫吹過洞庭(開善謙)

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遊銀床踞坐傾盃樂三箇  
孩童打馬毬(牧菴忠)

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程爍迦羅眼存機變莫守  
寒岩異草青(南岩勝)



分明與麼無無無釋迦彌勒是他奴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  
男兒是丈夫(月林觀)

路逢劍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且說三分未可全拋一  
片(無門開)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麼時如何丈曰正  
好修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  
願獨超物外。

頌曰。

三獸渡河深淺別不勞精辨迥然分爭如巨浸張帆者不顧  
波濤過海門(海印信)

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咄)只有照壁月且無  
吹葉風(照覺總)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  
前恁麼來而今去盡閑光彩(天童覺)

馬師曾玩月三子左右侍吹箇無孔笛清音聒天地(真如喆)

皎皎凝虛碧沉沉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臨寰海修行供  
養逗圓機聊聞便行超方外馬駒兒端的別萬古定乾坤一言全  
殺活(圓悟勤)

經入藏禪歸海未是衲僧親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擊砵重  
關門大啟(開福寧)

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徑山杲)

張公養得三箇兒長大不知誰立志呼來月下問蹤由眼睛  
箇箇皆相似(佛性泰)

大機大用銀山鐵壁供養修行眼橫鼻直拂袖便行萬象絕  
跡敢問諸人誰是端的(楮衲秀)

一箇翁翁三箇兒威音路上偶相携風前唱起玄中曲千古  
同聲和莫齊彼一時此一時指鹿為馬證鰲成龜雖然弄巧翻成  
拙免教閑却兩片皮(雪竇宗)

古渡無風下直鉤 綸意在得鯨鰲馬師言下揚家醜千古  
兒孫草裏遊(湛堂深)

諸子營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悲滿籃盛墨無人買半夜  
持歸染皂衣(大歇謙)

諸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懽一夜渾家樂失曉  
連忙打五更(無準範)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  
頌曰。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直  
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雪竇顯)

日面月面左旋右轉大唐擊鼓新羅發箭流水前溪後溪落  
花三片五片聾人不聽忽雷聲空向雲中看閃電(佛慧泉)

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八仙娥百般巧眼睛  
之上綉鴛鴦(野軒遵)

日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跼-十+水]殺天下  
人軒轅照破精靈窟(楊無為)

大地山河俱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草日面月面佛現前閃爍  
珊瑚光杲杲(白雲端)

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保寧勇)

日面月面佛無私誰薦驪龍頷下珠滿握光明耀牛斗何須  
按劍立階除(照覺掄)

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真淨文)

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君不見  
鉗槌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 之絹(天童覺)

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山桃落盡春歸去猶有  
子規枝上啼(上方益)

什邡駒子氣生癡蹴[跼-十+水]毗盧頂上行正患脾疼却  
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張無盡)

日面佛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門額頭汗出明  
眼衲僧未辨明擡頭好看冲天鵲(長靈卓)

丫鬟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  
架上著羅衣(五祖演)

東街柳色拖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足一時  
分付與春風(佛鑑懃)

近日尊位復如何日面月面哩來囉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  
元來總是歌(佛燈珣)

日面月面空中閃電顧杼停機杲成招箭(南華昺)

日面月面靈光洞現大地山河南州北縣雖是老婆心切那  
知疑殺監院(疎山如)

日面月面頭頭出現捏聚放開成團成片(楚安方)

金烏纔唱日方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柰馬駒生太早依前  
[跼-十+水]殺太虛空(正覺逸)

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失曉波斯討頭不見(翠岩真)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綉出巧鴛鴦雙雙誰不羨戴月宿蘆花  
隨波戲水面瞥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素練(雪竇宗)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也只道  
得一半(金陵俞道婆)

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典牛游)

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探秋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安可辨君  
不見一聲霹靂兮霧罩長空千眼頻開兮雲收岳面(瞎堂遠)

朱砂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脚眠大抵人生難得共得團圓處且團圓(佛性泰)

兩輪舉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 是 (信相修)

古殿無人到者稀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息爭得寒光萬里輝(中際能)

尊位如何問最親攢簇不得病源深等閑提起軒轅鏡扁鵲盧醫無處尋(退菴奇)

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醫院主無端問安好引他賣弄口唇皮(鐵山仁)

日面佛月面佛西岩樹色含烟東谷花光映日仰視莫窮俯看已老一時分付主林神明眼衲僧無處討(天目禮)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無準範)

馬祖曰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去問藏藏云我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僧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回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頌曰。

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跣-十+水]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雪竇顯)

不知何所問人覓將寶示渠渠不識持來持去問商人不別東西徒費力依舊回自惆悵[跣-十+水]破草鞋多少輛(海印信)

百非四句絕何言黑白分明定正偏師子窟中無異獸驪龍行處浪滔天(照覺總)

湘靈二女神仙格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臙脂透臉紅更加十分天真色(佛鑑懃)

四句百非皆杜絕陽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夜誰把  
吹毛換寶刀(南華昺)

百非四句絕疎親馬駒[跼-十+水]殺天下人藏頭白兮海  
頭黑門外金剛笑又嗔(圓覺演)

却似暗地箭半夜飛來人不見又似藏鋒筆白日堂堂明不  
出藏頭白海頭黑瑠琤殿上加金碧反思達磨見梁王對面者誰  
還不識(佛鑑懃)

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徧胡笳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  
月色和雲白(瞎堂遠)

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發上機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  
豈礙白雲飛(足庵鑒)

離四句絕百非西來祖意太離披藏頭白海頭黑叵耐馬師  
這老賊千古萬古黑漫漫埴溝塞壑無人識(無禪才)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一火白拈誰敢侵近藏頭白海頭黑不  
動刀鎗斷人性命(退菴奇)

離四句兮絕百非遞相推過幾曾知這僧擔一檐懵懂換得  
兩頭湑渥歸(月坡明)

馬祖示眾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以此箇為主。

頌曰。

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干處沒相干只將此箇以為主(喝一  
喝云)一劒倚天星斗寒(石溪月)

馬祖一日封三甕醬令僧馳書寄與百丈百丈集眾上堂開  
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眾無語丈打  
破歸方丈。

頌曰。

送醬三瓶通遠信當時打破眾還驚父慈子孝誰相委莫道  
禪家太不情(本覺一)

石頭希遷大師(嗣清源思)因清源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甚然之。

頌曰。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檠明如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填溝塞壑無人識(圓悟懃)

石頭曰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頌曰。

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休承君解脫從誰起直得無生是石頭(汾陽昭)

曾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訣興慈旨意應機酬是汝當觀第二月(般若柔)

石頭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頌曰。

覲面相呈便相罵兩箇中有一人嗔要識是非須看取鐵牛耕出玉麒麟(靈源清)

終南山惟政禪師因唐文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為異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眾僧瞻禮因問群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啟陛下信心耳契經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覲此為常耶非常耶為信耶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

頌曰。

螺螄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西岩惠)  
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嘿契君王意已是  
全身陷鑊湯(北海心)

一點悲心擘不開鑊湯袞處笑盈腮希奇之事朕深信見與  
君王說法來(石溪月)

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法亦非真補陀大士唐天子橫眼  
人無隔宿恩(閑極雲)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雞四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 雞五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時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 百丈海(九則)
- 南泉願(廿七則)
- 塩官安(三則)
- 歸宗常(七則)
- 乳源(一則)
- 大梅常(四則)
- 五洩默(一則)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嗣馬祖)師再叅馬祖祖於禪床角取拂子示之師曰只者個更別有祖乃放舊處祖曰 已後將什麼為人師却取拂子呈之祖曰只者個更別有師以拂子掛安舊處方侍立祖振威一喝後檀信請住大雄山岩巒峻極故號之百丈師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

頌曰。

每回無事侍師前師指繩床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  
一喝至今傳(汾陽昭)

悟了遊方却再還全機大用久當權若無喝下忘知鮮良馬  
何曾離得鞭(佛印元)

大寂雄峯再會時相將行處草離離回頭一喝乾坤暗兩耳  
俱聾總不知(正覺逸)



一喝叢林辯者稀耳聾今古強針錐燈籠拊掌呵呵咲露柱  
佢頭却皺眉(海印信)

一喝分明守死灰青天赫日起風雷傍人拊掌呵呵咲唯有  
知音吐舌來(淨照臻)

放收誰道沒譏訛漏泄機關見也麼一喝如雷聞者喪耳聾  
三日未為多(佛慧泉)

未明大智再叅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斷浪絕流全體現一聾  
三日孰知音(照覺綏)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卮吒  
眼開黃蘗面(真淨文)

願視拈來事已同師資相見展家風因思昔日鼻頭痛一喝  
分明三日聾(佛國白)

木馬[跼-十+水]殺閻浮人泥牛飲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  
岳摧看看平地波濤起(保寧勇)

馬祖親傳古佛心海禪百丈是知音當時一喝聾三日無見  
無聞直至今(智海清)

雨霽遊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梅已得春消息不比  
山桃一例開(上方益)

放去拈來更有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孤峯坐斷無餘事翻笑  
蟾輪對落暉(京兆府天寧璉)

馬駒一喝大雄峯聲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  
從此立宗風(張無盡)

百丈重來叅馬祖相逢便指曹溪路休言一喝雙耳聾須知  
別有親聞處(疎山常)

大機大用不虛傳掛拂遭呵豈偶然打破盡瓶歸去後從教  
千古黑漫漫(南華昺)

掛拂遭呵耳便聾衲僧奚苦驗宗風金剛腦後抽生鐵華岳

三峯倒卓空(龍門遠)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耳聾風過樹累他  
黃蘗喪兒孫(鼓山珪)

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焰中攢得月巍巍  
獨坐大雄峯(徑山杲)

掛拂親遭喝當下舌頭脫把起便相呈為君重提掇要知三  
日聾大地如塵末(楚安方)

[跔-十+水]着船頭把釣竿浪竈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雲  
為兩只見四方爭出山(翠岩真)

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寶劍再磨礪要明馬祖當年喝大地  
山河盡耳聾(慈受深)

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  
從此有家風(虎丘隆)

一喝非唯三日聾龍威虎勢也潛踪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  
重論盖代功(訥堂思)

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包羞迅雷一震驚天地直得  
滄溟絕點流(懶菴需)

頂門一擊塗毒鼓生殺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  
方見丈夫心(尼無著總)

馬駒蹴[跔-十+水]非驢事要使兒孫脚下行三日耳聾猶  
可恠謾勞灼卜聽虛聲(牧菴忠)

喝聲絕處怒雷收喪盡家風一不留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  
歌舞破除休(石菴詔)

真金無變色因甚聾三日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肯堂充)  
風雲會合又相期覲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迫西河  
師子却生兒(龍牙言)

世路風波不見君愁腸暗寫共誰論迅雷纔震清飈起白日

一天星斗分(木菴永)

疋馬單鎗與麼來鐵連之陣勢難開忽然一棒鑼聲響不動  
干戈得勝回(野雲南)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說亦暗消魂看來豈止聾三日直至  
如今海岳昏(雪菴瑾)

啐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髑髏空偷心死盡難為語忽見  
金烏出海東(虛堂愚)

為山問仰山百丈再叅馬祖豎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  
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為曰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  
機幾人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  
師為曰如是如是。

頌曰。

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槌未到無兒孫(龍門遠)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  
祖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扭師鼻頭師負痛失聲曰阿  
耶耶阿耶耶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此契悟。

頌曰。

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祖印付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纔扭  
綱宗道可增(汾陽昭)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  
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雪竇顯)

師資閑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孔扭翻成底事新羅  
日午打三更(智海清)

流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夜唱誰道月  
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上方益)

野鴨過前溪千峯凜寒色相顧不知歸未免資傍擊[捅-用  
+((巨-匚)@十)]破疑團葛怛銷梢風直上透青霄雲山海月渾

餘事一語歸宗萬國朝(圓悟勤)

馬師憫汝無知識借來野鴨通消息直得鼻頭鮮血流費盡  
老婆多少力(佛鑑懃)

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閑皮革十字  
縱橫一任穿(龍門遠)

野鴨野鴨無來無去飛去飛來本無去住忽然把住鼻頭看  
大地山河全體露(太平古)

野鴨羣飛勢莫留瞥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捅-用+((巨-  
匚)@十)]著平生痛短綆毋勞繫鼻頭(佛燈珣)

野鴨從空過張三逢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白楊順)  
心燈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捅-用+((巨-匚)@  
十)]得鼻頭穿(橫川珙)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汝憶父母耶  
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 哭作什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  
[捅-用+((巨-匚)@十)]得痛不可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契  
師曰 問取和尚去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  
中哭告和尚為某說祖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同事歸寮曰和尚  
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  
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頌曰。

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反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  
澗下太忙生(龍門遠)

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  
是鸞膠續(徑山杲)

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天風前  
誰解聯芳躅(妙峯善)

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擡頭腦  
後三斤鐵(松源岳)

百丈因瀉山五峯雲嵒侍立次師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  
麼生道瀉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  
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嵒嵒  
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

頌曰。

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  
日杲杲(雪竇顯三)

和尚也併却龍頭陣上看謀畧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  
飛一鶚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上  
空彈指

三箇兒即盡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兄嫌弟也有  
贏錢弟怨兄(保寧勇)

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所不到杲日朦朧海面紅清風凜凜  
霜天曉(佛鑑懃三)

和尚也併却後人要[跼-十+水]前人脚其餘利鈍不同途  
畢竟到頭輸一着

和尚有也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逐青雲  
千里志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  
打。

頌曰。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變堪笑  
人來捋虎鬚(雪竇顯)

巍巍獨坐鎮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笑人來挨白刃立為  
齏粉在誰躬(正覺逸)

巍巍獨坐大雄山咳唾風生天地寒直下棒頭開正眼隔雲  
千里望長安(野軒遵)

雄峯獨坐鎮巍巍四海歌謠滿路岐任是通身鋒刃者到來  
無不豎降旗(海印信)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是有權稍若錯傳王令者腦門  
湏喫棒三千(白雲端)

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得縮頭知進退未嘗  
容易敢相虧(保寧勇)

獨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難通(寶峯祥)  
清風括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大權哮吼一聲岩洞裂更無  
狗迹到門前(佛鑑懃)

醬裏著塩雪中送炭纔捋虎鬚棒頭有眼恠來獨坐大雄山  
他家曾[跼-十+水]上頭閑(圓悟勤)

雄峯獨坐不囊藏捉敗分明已見賊設或更求奇特事野狐  
涎唾瀉諸方(無際派)

百丈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奇特明月  
難教下碧空(石田薰)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唯老人不退師問  
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  
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乃問大修行人還落  
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  
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亡僧  
眾驚異食後師領眾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  
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

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个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蘖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靈源和尚觀諸家頌野狐話復為。

頌曰。

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百丈何曾會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尔標正位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沈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舉似人雄峯撐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百丈政)

老人當日曾祇對五百生來由自悔一言纔出駟難追累他百丈成羣隊落不落昧不昧逃得須弥赴滄海寄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難更改(佛印元)

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廓爾太虛何處摸索(海印信)

問來答去盡因緣流落寰區數百年自古自今諸衲子一人傳了一人傳(淨照臻)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韓獹逐塊(大洪恩)

大雄曾決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不昧如未曉年華又歷幾秋春(照覺總)

五百生前墮野狐元來用處太心麓一字尚能招是報那堪心地更模糊(佛迹昱)

大雄山裏大雄師曾謂言中脫野狐一劒令傳家國靜狼烟無使息亨途(三祖宗)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盖一條柳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大庾嶺圓)

五百生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真如喆二)

大冶紅爐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六合英雄無限幾箇能知痛痒臨川羨人取魚不如歸家結  
網(寶峯祥)

百丈親曾見野狐為渠叅請太心竈而今敢問諸禪客吐得  
狐涎盡也無(枯木成)

不落與不昧依前入皮袋不昧與不落皮袋俱拋却令人長  
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草堂清)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得舒卷  
縱橫疾似風(兜率悅)

臨機只為語偏枯五百生來墮野狐姪女已歸霄漢去獸郎  
由自守寒爐(圓通僊)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其烹處共攢眉到頭自有榮身計盖代  
之功復是誰(道場如)

入骨忿難攄背楚復投吳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雄峯常  
獨坐寥寥鎮八隅(黃龍震)

大智虛明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峯極目烟霄裏列耀  
分輝拱北辰(雲溪恭)

百丈堂前驗野狐還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機入便好  
當場捋虎鬚(禾山方)

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昧落有差殊鴻門一[跼-十+水]開  
雙扇那箇男兒是丈夫(上方益)

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再見文殊(瀉山秀)

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羅漢南)

大雄山下古路縱橫野狐岩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落殘花  
獨有清香來撲鼻(佛心才)



不落分明不昧親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銳衝牛斗方見  
臨危不悚人(疎山常)

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  
依舊野干鳴(張無盡)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鑒難逃太虛寥廓一徃迢迢五百生  
只緣因果大修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金色不改(圓悟勤)

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  
依舊宿蘆花(龍門遠)

不昧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對重舉示  
諸人諸人會不會萍蕪斷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文殊道)

修行不落與不昧盡作野狐涎唾腥拾取娘生窮相口拶開  
雲路吸雷霆(佛智裕)

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忘掃影  
滅蹤無摸索無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葉鳴曝曝(佛性泰)

一言纔諦當便脫野狐身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佛燈珣)  
百丈野狐兩耳卓朔脫兮不昧墮兮不落不昧不落何是何  
錯若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步寥廓(疎山如)

百丈野狐塞鴈嶺蘆李廣神箭張顛草書(鼓山珪)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  
明州有个憨布袋(徑山杲)

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牢關粉碎(楚安方)  
明鏡當臺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  
只是野狐兒(瑯琊覺)

百丈野狐語至言麓怛薩阿竭吾有吾廬(翠岩真)  
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雨西風急近火轉加寒(道吾真)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真淨文)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  
入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是 洒洒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  
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天童覺)

含血噴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个筋  
斗(崇覺空)

諦觀五百生前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歷然殊可怕人人  
盡道野狐精(牧菴忠)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說鸞鏡  
臺前雲鬢斜(白楊順)

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  
明月泛江湖(台州鴻福文)

不昧不落將錯就錯百丈野狐一坑埋却(尼無著總)  
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鋏枝上眾猿驚(宣祕礼)  
一人道不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頭如粉  
碎(自得暉)

秉大火聚燒太虛空達磨不會眼瞎耳聾(塗毒策)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正堂辯)  
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窟贏得  
風流五百生(肯堂充)

百丈堂前辨野狐紫羅帳裏撒真珠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  
鴛鴦水上浮(靈岩安)

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  
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鐸(蘇州定慧信)

動口生荊棘移身墮野狐趙州來闖富東壁掛葫蘆(或菴体)  
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  
有時自西還自東(三峯印)

不落不昧東倒西搖鐵壁銀山一時粉碎不昧不落且無造  
作誠哉是言不從人學(月林觀二)

不昧不落錯錯錯錯不落不昧莫莫莫莫坐致太平實難摸  
索

墮脫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天目禮)  
墮狐身與脫狐身葉落花開幾度春名利只隨騎馬客是非  
不到釣魚人(朴翁銛)

大雄山下老狐精千古叢林惱殺人若遇金毛師子子看伊  
無處著渾身(石菴瑤)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下滄海乾枯(率菴琮)

不落不昧兩彩一賽不昧不落千錯萬錯(無門開)

不落因果突出野狐人心似鐵官法如爐不昧因果得脫野  
狐頂上無骨頷下有鬚(虛堂愚)

百丈普請鉏地次一僧聞飯鼓聲舉起鉏頭大笑便歸師曰  
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  
與麼僧曰適來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

頌曰。

孰云意在鑊頭邊一擊圓通徹大千大笑低頭歸去後飢飡  
且莫與人傳(水菴一)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个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  
人見轉風流(無準範)

天生个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差殊收拾了却來  
空手敘寒溫(簡翁敬)

百丈因一女子(聯豎錄作一僧)哭上法堂師曰作甚麼女  
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

頌曰。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嗥咷一時埋向清涼地至孝方能今古超(汾陽昭)

此理分明荅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雖道分燈傳正法一時埋却始為親(延壽慧)

百丈因黃蘗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我將謂 是个人便歸方丈。

頌曰。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逢劒客也湏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作麼行(本覺一)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嗣馬祖)示眾曰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湏向異類中行歸宗聞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又恁麼去也。

頌曰。

張公移住向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碗玩兒孫(保寧勇)

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之在後明眼衲僧難緘其口(佛日才)

喚作如如已變名廓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類不有玄暉辨濁清(護國欽)

涅槃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則石人夜聽木雞鳴(本覺一)

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趣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

頌曰。

普賢昨夜鬪文殊趣出還同兩手祛却道趙州行正令從茲王老一時無(佛印元)

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人却看  
隨後紅羅扇(佛鑑懃)

鴛鴦綉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針  
難把度蕭郎(佛燈珣)

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未到(月堂昌)

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殊普賢佛法見  
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向鐵圍山(圓悟勤)

布鼓當軒為擊來臥龍驚起出岩隈千峯秀色憑誰寫一帶  
澄江古鏡開(無菴全)

是賊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禮拜歸堂去前箭  
猶輕後箭深(石菴珪)

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  
來喫趙州茶(石鼓夷)

南泉因到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  
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  
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  
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頌曰。

土地堂前一分飯只為當年圖口辦行年在坎鬼臨身奉勸  
禪人休贊嘆(大圓智)

石上栽花分外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遍界無人嗅一任  
狂風取次吹(伊菴權)

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  
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曰汝却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諗上座  
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頌曰。

不是心兮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珠從教  
大地如翻墨(雪竇宗)

深深深汲古今淺淺淺渾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跳出桃  
花三級浪戴角擎頭乘快便點額魚馬師口下空躊躇(圓悟勤)

古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剛地起譏訛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  
休唱太平歌(龍門遠)

別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分明更為從頭舉一任  
諸方取次傳(鼓山珪)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好猛提取付與  
世間無事人(徑山杲)

金剛南際老番王反著襴衫入大唐牛首旃檀都賣了唯垂  
鼻孔不囊藏(正堂辯)

心佛物兮俱不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他活捉  
魔羣穿却鼻(南岩勝)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叅見老南泉  
解道鎮州出蘿蔔(吳元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拂子擊禪床為君擊碎精靈窟天  
上人間知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誰菴演)

不是心佛不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  
合笑不合哭(尼無著總)

華岳三峯翠插天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手折取  
峯頭十丈蓮(開善謙)

餓鬼鞭死屍仙人禮枯骨野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兀六合羣  
靈競出頭不知何處為窠窟(或菴体)

倒腹傾腸幾个知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  
他家第二機(靈岩日)

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空驚起  
須弥高突兀(月林觀)

剃頭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床眠抓著通身痒(雪菴瑾)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反山鬼窟平田淺草  
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  
閑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遜菴珠)

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  
夜(朴翁銛)

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遍天涯堪嗟不入聾人耳空使  
西山月又斜(息菴觀)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千(松源岳)  
破業亡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孔笛吹過汨羅灣(如菴用)  
不是心佛物開口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殺六岩  
輝)

不是心兮不是物白頭生得黑頭鶻覷破門前下馬臺通身  
冷汗黑如墨(蓬菴會)

南泉因黃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長老甚年中  
行道曰威音王已前師云也是王老師兒孫蘗遂過本位。

頌曰。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幾個  
如今眼子青(龍門遠)

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當時開大言黃蘗見機分主伴典刑  
千古定宗門(疎山如)

明明攪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旖旎許多香氣不曾聞渾身  
坐在屎缸裏(蒙菴岳)

南泉捧鉢入堂來賓主分明肯自乖莫把威音論戒臘本無  
位次可差排(天目禮)

黃蘗下座南泉上坐常州紙貴一狀領過(北澗簡)

黃蘗能施陷虎機奈何王老策猶奇舌頭反轉聊相問直得移身舊路歸(簡翁敬)

南泉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鬪何人曉只解輪鏘趨勢來喪身失命有多少(海印信)

獵獵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師子無尋處空使行人說路頭(佛慧泉)

昨夜銀蟾跨箕尾驀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雲碧空寂寂凝如水(佛鑑懃)

問荅分明已切磋幾人於此覓譌訛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龍門遠)

水乳不分菽麥難辨擔帶病深改移功淺十二時中不依倚明見佛性有此理漿水錢在草鞋裏(月堂昌)

李下不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藏自要分明免見傍人說(懶菴樞)

南泉因僧問師歸文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頌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腰未繫弓鞋未穿面不洗弓頭不裹(保寧勇)

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為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希叟曇)



丈室端居無隱乎更何言語可名模失牛遭火分明道還覺  
眉毛在也無(寶葉源)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眾曰道得即救取猫  
兒道不得即斬却也眾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  
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頌曰。

兩堂上座未開育猫兒各有[禾\*戈]湏爭一刀兩段南泉手  
草鞋留著後人行(汾陽昭)

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  
兩段任偏頗(雪竇顯二)

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  
家山便即休手把狸奴定死生禪人空使口相爭趙州救得成何  
事恰似天明打五更(佛印元)

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血直得  
橫屍滿道途(白雲端二)

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巡邏了狼忙  
走出恐天光

雪刃含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手直下  
看看兩段休(保寧勇二)

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去楚山  
無限謾崢嶸

一刀兩段南泉令當頭高著趙州闕劈面若無宗正眼又隨  
流水落人間(照覺總)

狼烟起處看兵機不是將軍孰辨伊兩段一刀垓下令威風  
千古霸雄基(圓通僊)

當機不薦眼如癡豈辨鋒鋌未露時日暮草鞋頭帶去暗中  
拊掌笑嘻嘻(成枯木)

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鑑無私燭離匣  
金刀豈亂揮(羅漢南)

伯牙之絃鸞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掬南泉南泉龍象繼  
躡(佛心才二)

草鞋頭戴與誰論四海無風浪自平解道曲終人不見江頭  
贏得數峯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盲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  
悲風動地生(龍門遠二)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  
將軍建太平

要得狸奴覲面酬渾如鉗口鎖咽喉一刀兩段從公斷直得  
悲風動地愁(佛燈珣二)

堂前飯店重新販屋裏揚州勝外求頭戴草鞋高跨步晚春  
江景也風流

斬了貓兒問諗師草鞋頭戴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對只要  
全提向上機(疎山如)

南泉提起為諸人自是諸人眼不親付與趙州呈好手拈來  
覲面便翻身(楚安方)

捕鼠有功人競愛霜刀揮處罷相爭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  
將軍見太平(石[(工\*几)/石]明)

縮水酒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礪草鞋頭  
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春(闡提照)

石裏藏金誰辨別遊人但見蘚痕斑却被石人窺得破鐵船  
載入洞庭山(雪竇宗)

放去若雷奔[(冰-水+丨)\*夕]來如掣電不識李將軍徒學  
穿楊箭(南堂興二)

趙州牙如劒樹南泉口似血盆兩個無孔鐵槌打就一合乾坤  
釋迦老子不會問取彌勒世尊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兔馬非龍象大用  
堂堂總不知(胡文定公安國)

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  
流血滿街衢(廣德光孝愍)

提起分明斬處親落花飛絮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去四月  
圓荷葉葉新([雋-佳+椎]李淩)

青蛇提起血腥臊幾個男兒有膽毛直下血流猶未覺舉頭  
還見鐵山高(簡堂機)

南泉一刀斬了趙州戴履摩挲雖然子承父業滿地老鼠奈  
何(典牛游)

當日臨崖看滌眼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草鞋去漁翁  
腰帶好牽船(龍牙言)

克己堂前開飯店股肱屋裏販揚州頭戴草鞋呈醜拙湊成  
一段好風流(或菴体)

手按吹毛豈易為兩堂要活死猫兒趙州上樹安身法多少  
傍人眼搭眇(別峯印)

南泉揮劒斬猫兒殺活唯憑作者知權柄一朝如在手分明  
看取令行時(尼無著總二)

草鞋頭戴有譏訛諸老機鋒會得麼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  
休唱太平歌

一刀兩段絕譏訛天下禪和不奈何頭戴草鞋重漏泄知恩  
者少負恩多(木菴永)

趙州若在倒行此令奪却刀子南泉乞命(無門開)

盡力提持只一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藉暗為  
春風染小桃(無準範)

一刀成兩段釋得二僧爭草鞋頭戴出貓兒無再生(橫川珙)  
南泉因僧問訊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  
僧生僧無對。

頌曰。

合掌太僧义手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換步移身振古風  
木人共唱無生的(大洪遂)

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廝結如相似鼻孔  
遼天不著穿(龍門遠)

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曰某甲買師  
曰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

頌曰。

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傍人可憐天下爭酬價(請續  
此句佛印元)貴賤非同價不常个中交道沒商量趙州布衫應時  
用一任閑人說短長(泉太道)

南泉鋪席大開張差寶希珍壓市行競買雖多酬價少至今  
天下錯商量(野軒遵)

賣身王老難為價貴賤俱非不易酬若使當時無退悔喚來  
分付與園頭(海印信)

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賣與何人若無令子輕酬價往往  
一年空過春(保寧勇)

不作貴兮不作賤翻覆高低隔一線利害分明說向人伶俐  
衲僧見不見(默堂定)

南泉與歸宗麻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  
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與麼則不去也  
宗曰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曰不去禮國師。

頌曰。

國師欲見義多般圓坐端居拜請看不去同音聞便解久經  
行陣奪旗旛(汾陽昭)

由基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个與萬个是誰曾中的相呼相  
喚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雪  
竇顯)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翠岩真)

三个同人去選官偶值清風明月夜或吟或詠或彈琴夜靜  
更闌猶未捨忽覺夫明歸去來他時自有知音者(海印信)

漫漫大地盈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簑月下歸誰道  
夜行人路絕(保寧勇)

三人禮拜南陽去半路抽身信已通休論東西與南北此心  
千里自同風(草堂清)

巧奪豪拈浪苦辛誰能於此辨疎親落花芳草空岐路細雨  
斜風不見人(旻古佛)

珍重南陽好在哉三人半路不空回道存目擊猶多事若遇  
知音請舉來(雲岩因)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處閑文字一隊  
誰家好弟兄(龍門遠)

同坑無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開福寧)  
南泉麻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去禮國師瞻相好區區  
只到半途中(疎山如)

手携花鼓到城根反著麻鞋過短門笑把柴頭書古字大家  
來步月黃昏(月堂昌)

野店齋餘聊問津作家竿木鎮隨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尼無着總)

氣直語直眼親手親峯峦競秀紅紫爭春神通妙用施呈盡  
要見國師猶隔津(且菴仁)

金針綉出王鴛鴦石女擎來不覆藏剛被木人偷眼覷至今  
兩兩不成雙(萬菴柔)

各將財本去經營上國如天好趣晴未出門時先算帳如何  
得到鳳凰城(虛堂愚)

圓相中間坐底誰更施女拜各呈機國師道大遍天下不許  
尋常人得知(橫川珙)

南泉翫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恁麼師曰王老師二十  
年前亦恁麼來曰只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頌曰。

劒落寒潭謾刻舟霜花浪急使人愁若憑言語論高下贏得  
南泉一默酬(虎頭上座)

趙州捧出菱花鏡王老親拈白玉槌一擊當陽今瓦碎此心  
能有幾人知幾人知兩個分明是赤眉風前月下揚家醜笑倒靈  
山老古錐(慈受深)

皎月團團麗碧天趙州王老翫階前二人心眼俱相似光彩  
從來共宛然(本覺一)

劒落寒潭謾刻舟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罷釣歸深塢一隻  
鴛鴦落渡頭(上方岳)

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  
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頌曰。

軟纏藏鋒入陣來盡將擒下眼瞳開死生一決英雄士文武  
雙行將相才(保寧勇)

龍蛇能易辨衲子最難謾性淨秋空闊心清巨海寬天涯毫  
末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為侶西江一吸乾(南堂興)

南泉住菴時有一僧到菴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床臥師不見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徃前住菴時有个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頌曰。

吹毛劒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人情君征塞北我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平(南堂興)

短袴長衫白苧巾咿咿月下急推輪洛陽路上相逢著盡是經商買賣人(虛堂愚)

斬猫機用未為過猶勝廚中打粥鍋纔有此心招此報惡人無奈惡人何(寶葉源)

南泉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與某甲說禪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子換銀彈子去。

頌曰。

盤走珠兮珠走盤當機脫畧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價信手拈來也不難(正堂辯)

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湏嚙取一莖草來。

頌曰。

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醒嚙取草來方定動頭頭物物自真靈(汾陽昭)

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嚙水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佛印元)

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收草枝嚙得相逢處高臥深雲任白頭(佛慧泉)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鎌子是三十文錢買曰我不問這個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我用得最快。

頌曰。

苑鎌使得快如風三十青蚨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到到者方知觸處通(照覺掄)

茆鎌三十文錢買覲面高提第一籌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圓通僊二)

撥草瞻風探祖禪誰知草裏有南泉分明一句無私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王老真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通苑鎌舉起神鋒露驚得泥牛過海東(智海清)

問路分明指路頭青蚨三十不輕酬用時最快無機巧無味之談塞眾流(真如喆)

我這鎌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岐通寄語行人著精彩(天童覺)

匆匆禪客問南泉欸段徒勞痛下鞭今日為君重漏泄翩翩孤鴈下遙天(道場如)

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頌曰。

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大溈智)

三世諸佛不知有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稜塌地又團欒八角磨槃空裏走擬推尋劈脊搜拈得鼻孔失却口為問普化一頭驢何似子胡一隻狗(圓悟勤)

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弥大洋海裏翻筋斗(徑山杲二)



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  
簸箕作熨斗

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通千山都  
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纔合掌那吒撲帝鍾(或庵髀)

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朴翁銛)

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袂處  
師插下柱杖曰道得也被這個碍道不得也被這個碍歸宗拽柱  
杖打師一下曰只是者个王老師說什麼碍與不碍魯祖曰只此  
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  
者祖作掌勢。

頌曰。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大分離得緣好  
醜同條生也大家知同條死也誰知有一句分明播天下無味之  
談塞人口(大圓智)

難兄難弟一三三四同母而生个个相似竿木隨身逢場作  
戲莫言碍塞不得一句播天播地(佛鑑懃)

碍與不碍龍吟霧起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千里萬  
里俊哉(正覺顯)

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  
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

頌曰。

等將草料好供看何故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者翻令  
頭角不完全(寶葉源)

南泉訪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江西來丈曰還將得馬大師  
真來麼師曰只這是丈曰背後底咏師拂袖便出。

頌曰。

八面當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身王老師不作

賤兮不作貴(龍門遠)

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真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無風  
波自起(石溪月)

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到僧堂前曰  
堂頭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自是  
上座不會州便掌曰這一掌本是堂頭老漢喫。

頌曰。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湏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  
為誰喫暗拳(保寧勇)

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  
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  
納些些總不見得。

頌曰。

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苗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  
去住(楊無為)

垂垂楊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却自由幾度醉眠牛背上數聲  
橫笛一輪秋(懶菴樞)

南泉水牯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遷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  
佛法與人傳(月林觀)

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兒冷暖只自知分明說向誰(木菴永)

南泉水牯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  
橫笛遠山斜(天目禮)

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簑  
烟雨屬誰家(鐵牛印)

南泉一日因齋次乃自將生盤去首座前出生時杉山堅和  
尚為首座乃曰無生師曰猶是末師纔行數步座乃召曰長老長  
老師回顧曰作麼座曰莫道是末。

頌曰。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末纖毫  
不了乱縱橫(智門祚)

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弥勒甚麼時  
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弥勒。

頌曰。

禪床驚振被搽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柱杖劈頭連打出也教  
知道赤鬚胡(龍門遠)

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眾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弥勒  
十字街頭被人喚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作賊懽喜則是煩惱則  
是元來也不懽喜也不煩惱何故為伊(有个)著到處乃。

頌曰。

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然言語惡真个好滋味不向如  
來行處行丈夫自有衝天志

上天下地無弥勒安名立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  
和沙賣與人(文殊道)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下座歸方丈州曰  
這老和尚每常口吧吧地及其問著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尚  
無語好州便打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師喫。

頌曰。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跳下禪床便歸去從他鷄  
子搏天飛(智門祚)

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  
飽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  
和尚到莊喫油糍。

頌曰。

咄哉王老師赤窮身也賣喫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恠(典牛游)

不出方丈門已到莊上坐好一釘油糍至今咬不破(萬菴如)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鄰舍叫失驢(己菴顏)

偷喫油糍賣弄口觜年老成魔謾神[言\*赫]鬼(潛菴光)

阿魏無真水銀無假老倒南泉可知禮也(復菴封)

無業示眾曰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  
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  
裏去瞎漢但恁麼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鬚將謂赤更有赤鬚胡(南巖勝)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鵰人(鼓山珪)

杭州塩官齊安國師(嗣馬祖)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  
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  
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盡牛字石霜代云若還  
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

頌曰。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捻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  
雲雨去難追(雪竇顯)

可憐一柄犀牛扇謾道曾遭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處卓然  
頭角出寰區(白雲端)

扇子破索犀牛圈樂中字有來由誰知桂轂千年魄妙在通  
明一點秋(天童覺)

老師底死索犀牛用處其誰得自由侍者不知頭角具鼻根  
繩索被他[(冰-水+丨)\*夕](祖印明)

明月冷相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草堂清)

犀牛扇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不全[(冰-水+  
丨)\*夕]拾取雨餘風月滿長川(佛燈珣)

扇上犀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要元牛縱教戴子重描出不是當時那一頭(勝因戲魚靜)

炎暑蒸人汗似湯塩官用底豈尋常輕搖休問犀牛在拈出清風宇宙涼(虎丘隆)

犀牛扇子有來由幾度拈來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皪一番雨過碧溪頭(懶菴樞)

扇子分明都破了塩官却又索犀牛湏知侍者難開口無可還他即便休(天目禮)

鹽官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得眾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頌曰)。

南泉王老太無端却逐塩官作樂官西祖令嚴行禁上免它禪會錯欣歡(南岩勝)

虛空為鼓須彌為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應菴華)

國師費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手至今天下勿聲冤(野牛平)

塩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安了復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頌曰)。

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饒便具金剛眼也較瀉山半月程(上方益)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天童覺)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嗣馬祖)一日剗草次有講僧來叅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龐行沙門師曰

龕我龕曰如何是龕師豎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頌曰)。

廬岳宗師接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苑座主驚忙怕却道龕心錯是非(汾陽昭)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尚膠糲迷徒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去一隨(海印信)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南華昺)

斬蛇却非小小事直是教他脫苦輪座主高苑心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橫川珙)

歸宗示眾曰吾今欲說禪諸子捻近前大眾進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趂呵呵大笑歸方丈。

頌曰。

無學彈指超圓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棒頭指出金剛王嶮惡道中為津梁(圓悟勤)

歸宗因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師師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否曰不敢師曰祇有過泥分。

頌曰。

堂堂非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已與過泥殊不耻更何言外見親疎(寶葉源)

歸宗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師又打。

頌曰。

五味與一味喫了湏噫氣金輪峯下令行時凜凜清風誠可畏(石[(工\*几)/石]明)

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連苦蹉過叢林幾後生(長靈卓)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盖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頌曰。

三聲鼎盖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花片點莓苔(絕岸湘)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翹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三个見在一任選取。

頌曰。

觸目菩提一撮沙示渠三个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笑春鳥喃喃罵落花(海印信)

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湏弥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湏弥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着李俛首而已。

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剗不回頭滿地生荊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佛慧泉)

芥納湏弥特地疑琴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處瞥轉神機唯自知唯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佛心才)

芥納須弥驗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書來處跳出  
當人智鑑中(禾山方)

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  
狗喝一喝(雪堂行)

萬卷詩書一時頭角纔跨宗門便施謀畧古歸宗真老作只  
顧滿彎弓不知誰見雙鷗落絕毫絕釐如山如岳堂堂氣宇冠儒  
林浩浩清風播寥廓(癡禪妙)

韶州乳源禪師(嗣馬祖)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眾  
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僧出纔禮拜師便打曰是什麼時節  
出頭來後人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

頌曰。

祖意西來豈易量擡眸已是錯承當闍黎不解知時節開眼  
堂堂入鑊湯(此山應)

西來的的意何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  
身佩辟兵符(趙善期通判)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嗣馬祖)住山後馬祖令一僧到問曰  
和尚見馬祖得个什麼便住此山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我  
便向這裏住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近日又道  
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  
即心即佛僧回舉似馬祖祖曰大眾梅子熟也。

頌曰。

只將馬祖鋤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  
貧恨一身多(一閔溥)

荷衣松食住深雲盖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生心即佛萬年  
千載不成塵(野雲南)

郎心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  
誰信守孤燈(簡翁敬)



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 向什麼處下口曰百雜碎師曰還我核子來。

頌曰。

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真要相逢拍手歸(松源岳)  
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劒當頭斬萬機不是從前生咬破為他梅子熟多時(辛菴儔)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知那个親那个疎師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審那个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來日上方丈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雲峯悅云夾山只知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圓悟云是則兩口金剛王寶劒要且拂掠虛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為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險絕承當即證六通八解乃。

頌曰。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劃時已驗親疎家抱荊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與換得同歸故殊途作家金鎚當面擲臨機俊鷁趨不及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

未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不平待得權衡來就手方知斤兩自分明(心聞賁)

生死有無佛虛名如電拂俊鷁搏天飛不打籬邊鶻無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強名模(冶父川)

同行自古不相肯峯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桃花片流水依前繞竹門(懶菴樞)

竹籬茅舍酒旗斜一个葫蘆敗兩家酒後不知天與地歸來滿地是桃花(雪菴瑾)

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應菴華)

佛之一字強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舌無骨臘月  
蓮花火裏栽(雲巢岩)

青天白日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贓叫屈(無門開)

大梅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意塩官聞之  
乃曰一个棺材兩個死漢玄沙云塩官是作家雪竇云三个也有。  
頌曰。

活中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到處塩官  
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鬧比隣(月堂昌二)

因事長智認渠遭累反身曉行全家富貴競頭擡薦自埋沒  
逆順是非誰可出提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犁水過膝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嗣馬祖)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  
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  
生至死祇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柱杖棲止  
焉。

頌曰。

石頭據坐五洩便去石頭喚回却成多事(翠岩芝)

在途在舍若為酬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者未免  
半邊無髑髏(龍門遠)

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眼一齊開要知不假修持力生死  
悠悠任往來(成枯木)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雞五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 雞六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 盤山積(七則)
- 水潦(二則)
- 麻谷徹(四則)
- 東寺會(二則)
- 西堂藏(一則)
- 大珠海(三則)
- 百丈政(二則)
- 泐潭會(一則)
- 杉山堅(一則)
- 石鞏藏(一則)
- 中邑(二則)
- 泐潭興(一則)
- 無業(二則)
- 鷺湖(一則)
- 三角印(三則)
- 魯祖雲(二則)
- 紫玉通(二則)
- 鄧隱峯(二則)
- 馬頭峯(一則)
- 華林覺(一則)
- 烏臼(二則)

- 石臼(二則)
- 本奚(二則)
- 亮座主(一則)
- 金牛(一則)
- 崧山(二則)
- 則川(三則)
- 打地(一則)
- 裨樹(二則)
- 石林(一則)
- 秀溪(一則)
- 浮盃(一則)
- 龍山(一則)
- 龐居士
- 龐婆(附共十四則)

幽州槃山寶積禪師(嗣馬祖)初叅馬祖作街坊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覓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師覩之忽然省悟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歌聲繚繞哭聲悲笑殺槃山老古錐歷劫無明昏暗處一時頓覺發光輝(文殊道)

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覓靈往那方[跼-十+水]得故鄉田地穩本來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曾亡率陀天上非人世湏知別有好商量(佛燈珣)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踊躍自然全體露始知徧界不曾藏(海印信)

未審魂靈往那方無棲泊處露堂堂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  
花裏過來香(月林觀)

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孝子盡情宣說了槃山  
無處可遮藏藏不得堪與人天為軌則(遜菴演)

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一天今古在通身  
是口也難開(誰菴演)

薤歌聲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畔沒大千  
無地著淒涼(天目禮)

薤露淒涼亦可憐白楊丹旆去翩翩哀哀聲裏無消息打著  
南邊動此邊(北磻簡)

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避擡頭  
親見本爺娘(無準範)

槃山又一日於街市見人在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來屠  
兒放下刀义手云長史那个不是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歸以所  
悟告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个事分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  
流鶯過短牆(南華昺)

江邊送客上扁舟相對漁翁暗擲釣一掣錦鱗隨手上遠山  
疊疊水悠悠(妙峯善)

槃山示眾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  
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頌曰。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盖流水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  
雨過夜塘秋水深(雪竇顯)

青青入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羨處夜深  
流水響潺潺(佛鑑懃)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臥無餘事  
一任莓苔滿地侵(佛性泰)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界本因心所現  
無心三界自平沈(本覺一)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花似錦綠葉成陰杜宇一聲歸去也  
猷郎猶自守園林(塗毒策)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  
市聲終不到孤岑(善權智)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或菴髀)  
山舍無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午夢覺  
流鶯時一聲(掩室開)

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好山南  
山北看桑麻(愚谷困)

槃山示眾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  
俱忘復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

頌曰。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來春已老落花  
流水遶江村(月堂昌)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滿地落花風掃盡依前  
流水遶孤村(肯堂充)

描不成兮畫不成臥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  
應湏暗裏驚(松源岳)

槃山示眾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  
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

頌曰。

山既孤峻遊人罕至玉既無瑕莫辨真偽(死心新)

地厚山高孰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念念常如是堪作  
人間火裏蓮(本覺一)

山忘孤峻玉忘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悟遠從  
勾漏問丹砂(天目禮)

槃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楊  
岐云口上著。

頌曰。

盤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  
千聖不能傳(白雲端)

不傳不然海口難宣湏彌頂上駕起鐵船(徑山杲)

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心行人  
路上空啾唧(松源岳)

槃山將順世告眾曰有人邈得吾真否眾將所寫真呈皆不  
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  
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頌曰。

師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 頭意白鼻  
崑崙賀新正(龍門遠)

徹底冰壺無影像倒翻筋斗摸難成千峯雨歇黃梅後桂魄  
還從海上生(雪菴瑾)

清奇古恠娘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者廝十分傳得似依然  
畫虎只成狸(寶葉源)

水潦和尚(嗣馬祖)來糸馬祖禮拜起欲伸問次祖一[跼-  
十+水][跼-十+水]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  
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

頌曰。

馬駒一[跼-十+水]驢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野軒遵)

一[跔-十+水]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  
揩痒萬萬千千出一毫(白雲端)

水潦承機徹祖意馬駒一[跔-十+水]曉根源虛空撲落無  
閑地却向滄溟駕鐵船(照覺掄)

海上追奔天馬駒偶來騰[跔-十+水]露全軀百千妙義毫  
端現拊掌呵呵笑識渠(旻古佛)

筠管釀來應已熟不辭醉裏帽欹斜醪醑浪有幽香在是酒  
元來不是花(懶菴樞)

無量妙義皆周匝旋乾轉坤為一合當陽橫按笑中刀猶欠  
頂門上一[跔-十+水](南岩勝)

說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雪菴瑾)

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肩上師撥三下却畫圓相指其  
僧僧禮拜師打曰這掠虛漢保寧勇別僧拜處但唾之而去復。

頌曰。

趯去拳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商依公定奪無偏黨短自  
短[前-刖+(丁-一)]長自長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嗣馬祖)持錫到章敬繞禪床三匝振  
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持錫到南泉亦如是泉曰不是不  
是師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曰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  
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拈兩處云錯又。

頌曰。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  
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章敬南泉路不殊明明道理話親踈多人不用磨金鏡漠自  
漠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却如無(汾陽昭)

顏色規模却似真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  
終歸是假銀(保寧勇)



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杖頭突出古菱花  
舉世風流出當家(圓悟勤)

昨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一指我北去南行有  
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大路雖然南北不通途都在中華一國土  
(佛鑒懃)

振錫通風似章敬章敬無私驀頭釘其僧尋討到南泉深深  
一杓更酩酊(般若柔)

是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草堂清)

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依前自死振錫卓然白日青  
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漫天大網生光輝(月堂昌)

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之波透者誰可憐个漠皮無血駕與  
青龍不解騎(南堂興)

是是放下南山真鼈鼻不是不是勒回千里追風驥終成敗  
壞可憐生塞斷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掛葫蘆堪  
笑維摩談不二(窮谷璉)

妙轉之機掣電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價休向  
籬邊彈雀兒(木菴永)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年眼那个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  
个是正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床却坐濟近前曰不審  
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床却坐師便出去。

頌曰。

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機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頂也似  
鮎魚上竹竿(海印信)

正眼英雄逢正眼勝劣短長徒用揀那吒現出本來身且非  
父母能生產(覺海元)

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單鏑戰數場好是  
見機開一箭(保寧勇)

相逢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渾莫辨試問  
何人得勝還(普融平)

胡鬚赤赤鬚胡珠走盤弓盤走珠狹路相逢誇好手兩邊雪  
刃血模糊(石田薰)

賊隊相逢午夜時攬旗奪鼓討便宜驀然天曉重相見滿面  
羞慚各自歸(別山智)

麻谷因良遂座主來叅師見來閉却門將鋤頭去削草遂又  
來扣門師曰誰曰某甲師曰鈍根阿師下去凡數四如是遂忽然  
有省再去扣門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洎被十二本  
經賺過一生師乃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告  
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頌曰。

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良遂解思量若非久積同風事爭肯  
回頭見法王(汾陽昭)

禪林深邃乍遊盤鋤草閑門豈易看莫謂老師渾不是得相  
謾處且相謾(正覺逸)

閉戶携鋤理最幽豁然大悟話元由從來學業空勞力始信  
黃河輓底流(海印信)

閉戶携鋤已太[賒-示+未]更來當面受糊塗光中自覺遭  
謾久方信無人共出家(白雲端)

韶石汾陽肯諾他便知回首逆風波不登麻谷玄閑路十二  
本經休得麼(照覺揔)

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己暖烟  
斜日又黃昏(龍門遠)

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歸從前活計都拋下爭奈  
時人會者稀(楚安方)

尋言逐句謾多端只為從前被眼謾撒手便能歸故國暗思  
岐路幾多般(丹霞淳)

親到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殘日無數  
紅英逐水流(成枯木)

麻谷高聲問阿誰一言駟馬卒難追遂公打破精靈窟現出  
金毛師子兒(真淨文)

閉門入圃已周遮一喚回頭便到家良遂知時人不委海山  
空暎夕陽斜(懶庵需)

為人為徹咬著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櫪(松源岳)

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知處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畫留得  
青山對落暉(破菴先)

閉戶復携鋤雲深路更迂須知形影外肝膽向人輸(虛堂愚)

携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 是座主(月坡明)

麻谷一日在紙帳內坐以手巾盖却頭披雲和尚入見便作  
哭聲良久出去法堂遶禪床一匝却入撥開帳見師去却手巾而  
坐乃曰死中得活萬中無一師便下床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前  
把住曰前死後活 還甘麼師曰甘即甘師堪作什麼雲推開曰  
知道 前言不副後語。

頌曰。

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牛不須重較多和少歸到  
家山即便休(虛堂愚)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嗣馬祖)嘗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談  
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眾  
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汝方刻舟。

頌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携條拄杖閑行切  
忌回頭轉腦(照堂一)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伶俐阿師終  
不回頭轉腦(鼓山珪)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欄頻顧望回首與誰同(徑山杲)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賫糧戶不扃官路無人夜無月唱歌  
歸去恰三更(開善謙)

青山不青白雲不白針鋒太寬宇宙太窄寥寥獨坐有誰知  
流水涓涓花片飛浩浩風光人不會滿園春色鷓鴣啼(妙峯善)

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  
歸鴉卜樹棲(虛堂愚)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無門開)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無縫罅難尋討笑  
倒嵩山破竈墮(南叟菴)

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  
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月即隱黑月即現師曰將得來  
否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瀉山被索此珠直  
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頌曰。

鎮海明珠到處晶從來一顆自圓明仰山東寺曾遭索义手  
還將取次呈(本覺一)

善撫太阿鋏決無傷手陋慣編猛虎鬚必有全身策鎮海珠  
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旃檀林裏焚旃檀師子窟中吼師子(圓  
悟勤)

師子窟中師子兒逸羣遊翫海珠璣瀉山呼索渾無竅有理  
難伸穿得奇(南岩勝)

無言可對口纔開已是和光吐出來東寺不知何意志深深  
一丈掘坑埋(雲衲慶)

處州西堂智藏禪師(嗣馬祖)僧問有問有答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百丈曰從來疑著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曰一合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終日論文不記年禪心淡泊契幽玄白雲繚繞青山在一法無私萬古傳(大溈智)

越山大珠慧海禪師(嗣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淡對面非佛而誰眾皆茫然法眼曰是即沒交涉。

頌曰。

偃蹇蒼髯十萬本參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六月寒(石溪月)

大珠示眾曰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

頌曰。

一[跣-十+水][跣-十+水]翻四大海一攪攪倒湏弥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黃龍南)

大珠問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則為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對。

頌曰。

百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本覺一)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嗣馬祖)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

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  
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頌曰。

祖佛從來不為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  
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雪竇顯)

涅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聽一時  
喚作鷓鴣詞(白雲端)

不會誰不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長靈卓)  
誰謂宗師有妙旨切切為人湏到底手按瑤琴徹曉彈其來  
不入聾人耳(佛鑑懃)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猛提取付與  
世間無事人(徑山杲)

百丈南泉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禪老綉出  
鴛鴦湏是針(慈受深)

鸞膠續斷弦猊血化驢乳從來不為人今古叅佛祖箭既離  
絃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從陳州來却往許  
州去(圓悟勤)

百丈政示眾曰汝等為我開田我為汝說大義普請開田了  
眾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

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令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頭曾不動五音  
六律太周旋(白雲端)

大義由來不可陳休於言下覓踈親而令欲識大雄老金毛  
生得玉麒麟(佛迹昱)

開口說大義後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龍門遠)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備梵音清徹十方聞草樹  
鋤鋤皆聳起末後雙拳再展開拖泥帶水為癡獸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求劍徒悠哉(佛性泰)

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不揀而今到處草漫漫(牧菴忠)

大義開田創祖基分明書契示傳持兒孫不肯遺先業乞食年年役路歧(懶菴需)

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開兩手人休問昨夜三更月落西(此菴淨)

百丈說大義全然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溺死在平地(無際派)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嗣馬祖)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擱曰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曰謝大眾證明繞法堂一匝便去。

頌曰。

鷄聲茅店月華明客夢沈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大曉鬢頭垢面便奔程(絕象鑒)

十八佳人嫁未酬每憑媒妁善搜求一從嫁却潘郎後便解人前不識羞(竹屋簡)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嗣馬祖)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從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个甚麼宗曰似个猫兒復問師師曰似个狗子師却問泉泉曰似个大虫大湊智曰三个老漢聚頭寐語若要徹一時采取這大虫始得復。

頌曰。

一虎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為伊途路不得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三人那个可為師頂門未具金剛眼透出  
縱橫孰辨伊(開先瑛)

五五二十五大重元是虎狗子與貓兒豈可同時語夜閉門  
早開戶須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盡是舉子朝天路(佛  
鑒懃)

撫州石鞏山慧藏禪師(嗣馬祖)初為獵人射鹿因遇馬祖  
令自射無下手處省悟投出家既得法住山後常張弓架箭凡見  
僧來便曰看箭一日三平到師曰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殺  
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師彈弓絃三下平乃禮拜師曰三十年張  
弓架箭只射得半个聖人遂拗折弓箭平後到大顛處舉前話顛  
曰既是活人箭為什麼向弓絃上辨平無對遂再忝既悟為顛之  
嗣。

頌曰。

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特意來个个盡隨迷醉走句中  
認影影難開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遍九垓(汾陽昭)

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弓擬定囊中寧知半聖雖投欸納[辟  
/王]牽羊信不通(正覺逸)

架箭張弓用得深平生猶喜中紅心後來半个人雖得猛火  
方成百鍊金(佛印元)

張弓架箭豈徒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  
何必畫凌烟(佛慧泉)

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處斜陽  
一鴈落秋天(佛國白)

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胷半个聖人今日得大顛  
絃外幾時逢(崇勝珙)

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知音無一个三平中  
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箭塚(法燈欽)



解擘當胷箭因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灌州靈岩安)

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前子細來觀覷誰把藍田石射穿(心聞賁)

張弓架箭幾何年接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時能羿射免教落節向弓弦(水菴一)

朗州中邑和尚(嗣馬祖)每見僧拍手鼓唇曰嗚啞嗚啞仰山到叅從東過西立師曰子甚處學得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來師曰如是如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吾從章敬處得來。

頌曰。

鼓唇拍手口嗚啞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薦仰山纔見便同家(汾陽昭)

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承受處麓將謂胡鬚天下赤元來更有赤鬚胡(正覺逸)

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拍是令(慈受深)

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曰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狴狴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山作禮曰適來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瞋睡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師下繩床捉山手作舞曰徃徃我與汝相見了也。

頌曰。

六窓一一喚獼猴睡者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省悟當時中邑謾悠悠(本覺一)

凍眠雪屋夜摧頽窈窕籬門夜不開寒檣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天童覺)

人人有个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未休喚著便能知落處八花  
磚上輓金毬(慈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窓獼猴留在更無雙忘懷絕慮獼猴死一國  
安寧六國降(南堂興)

一室蕭然六窓廓尔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个獼猴作  
出千般舉止浣盆浣盆栽識得 (皖山凝)

洪州泐潭常與禪師(嗣馬祖)因南泉來見師面壁而坐泉  
撫師背師曰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頌曰。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檢點  
農家事更多(西岩惠)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嗣馬祖)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妄想。

頌曰。

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纔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利幾人  
能見利頭錐(懶菴需)

信州鷲湖大義禪師(嗣馬祖)因唐憲宗詔入內論議法師  
問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  
一點尚不奈何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  
成佛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  
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如何是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  
契。

頌曰。

因地而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親認著  
依前還不是(枯禪鏡)

說理談真面紫宸鷲湖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名邈爭似  
君王默契親(天目禮)

空中一點是个什麼直饒講無限經論其奈不識者行貨雖然價重湏彌也被君王識破(尼閑林英)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嗣馬祖)示眾曰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床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

頌曰。

正令威嚴断不容星移斗轉覓無蹤將軍勒起當頭馬殺氣紛紛衰黑風(默堂定)

三角示眾曰凡說法湏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為什麼滿肚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頌曰。

平地安身未肯休花陰柳迳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閒氣始信渠儂得自由(慈受深)

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未豆粟曰意旨如何師曰大眾歡喜奉行。

頌曰。

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錄空門曾問踈山僧便道如今粥飯足(大洪遂)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嗣馬祖)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恁麼驢年去。

頌曰。

人來面壁坐顛顛不話多端說異同親切不教心外覓免將明暗諱盲聾秋霜博地生寒暑魯祖垂慈不用功(汾陽昭)

老倒禪門傳魯祖見僧面壁親垂顧个中若是丈夫兒剔起眉毛便回去(佛印元)

魯祖三昧最省力才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達道者不在揚眉便相悉(梁山冀)

祖師面壁播諸方無限禪人謾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數株寒栢倚斜陽(琅琊覺)

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自觀(翠岩真)

面壁咸言上上機衲僧到此擬何之直饒截斷千江水也落宗門第二槌(海印信)

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少人知南泉提起驢年事且道如今是甚時(白雲端)

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遇上乘同道者(請續此一句黃龍新)堪笑池陽老古錮僧來面壁擬何為大都端正人男女清淨不勞紅粉施(草堂清)

雖然不是作家好惡他家自識喫拳還似打人面赤不如語直(黃龍震)

魯祖山前古路通熙微一逕沒西東杜鵑聲裏春光老零落桃花藉地紅(普融平)

無絃不彈有曲誰聽匏土草木宮商自正寥寥千古少林人也道九年傳此令(佛心才)

池陽何處得捫摸後代商量涉異途古人剛地成多事試問如今會也無(龍門遠)

虎徑龍泉遶行岩鳳棲霜倚鶴和杉誰人會得宗師意紐轉乾坤好不糸(剋符道者)

魯祖見僧面壁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斟量祇者不勞心力中間或聞一類強言正是相為非唯謗他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難逃避(永明壽)

南泉黑豆未生時喃喃終至洩天機休向未生前曉悟日出  
東方月落西(藥山昱)

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纔見攢眉便回去早知  
不是丈夫兒(懶菴需)

魯祖逢人面壁老大慵懶追隨後之衆徒罔測一向打瓦鑽  
龜(水菴一)

葉落江頭一望長幾莖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  
心肝也斷腸(簡堂機)

背前面後揚家醜揭地洪音師子吼分付仙陀知不知法身  
午夜藏北斗(足菴鑒)

家財喪盡沒絲毫祇个一身猶恨多却向池陽最深處殺人  
空手不持刀(石菴珫)

無目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畢竟無人買冷却  
构欄懨懨休(雪菴瑾)

日暖佳人刺綉遲紫荊枝上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  
停針不語時(南叟茂)

人來面壁成何事爭得心開見本源空却已前諸佛子話頭  
不舉自然圓(橫川珙)

魯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某甲無  
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

頌曰。

得因失有是在非邊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何在轉  
得身來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湏知己違背(月堂昌)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嗣馬祖)因于頔相公問佛法至理  
乞師一言師曰若問湏去情謂公曰便請師曰但問將來曰如何  
是佛師召于頔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頌曰。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也四大部洲(月林觀)

紫玉因于公一日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指曰這個便是黑風  
漂墮羅刹鬼國于作禮而謝。

頌曰。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忿色不知何處去珠回  
玉轉透雲袍(南岩勝)

五臺山隱峯禪師(嗣馬祖)一日辭祖祖曰甚處去師曰石  
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遂繞  
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語回舉以  
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前問  
頭乃噓兩聲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頌曰。

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苔兩度三回雖蹋倒滿身  
泥水又歸來(虛堂愚)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過樹頭搖

隱峯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淨瓶是境 不得動著境與我  
將水來師將淨瓶傾水於泉面前休去。

頌曰。

南泉特地指瓶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深埋自  
己(照堂一)

南泉不指淨瓶隱峯何曾瀉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不在這  
裏(鼓山珪)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行大路橫擔  
拄杖唱山歌(徑山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嗣馬祖)上堂謂眾曰知而無知不  
是無知而說無知。

頌曰。

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衍筭掐指  
巡文數不出(中菴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嗣馬祖)裴相國訪師問曰師還有侍  
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何妨師乃喚曰大空小空惟二虎  
自菴後出裴見之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哮吼而去  
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  
常念觀世音。

頌曰。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何有良哉大士時時垂  
手念茲在茲安樂長壽(龍門遠)

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界獨步對境無心馴菴有  
虎忽然提起數珠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敵勝還他師子兒(南  
堂興)

烏臼和尚(嗣馬祖)因玄紹二上座爰師乃問二禪客發足  
甚處玄曰江西師便打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  
面个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爰堂去。

頌曰。

烏臼分明捧有眼這僧直是眼無筋假饒打著百千个切莫  
將伊掛齒唇(照堂一)

赤身挨白刃死中還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鼓山珪)  
烈焰不容蚊蚋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六臂望風  
無不豎降旗(徑山杲)

鏑鏑在握當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拂到頭  
未免病棲蘆(懶菴需)

烏臼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  
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

師曰今日打著一个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  
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个漢  
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頌曰。

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子細看刼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  
處立湏乾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雪竇顯)

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相扶交互為  
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九衢裏天上人間我唯尔(佛性泰)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臼來曰烏臼近日  
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在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  
師乃近前三步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 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  
某甲後甘却回烏臼。

頌曰。

石臼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湏是打他桹  
桹(月堂昌)

石臼因僧問如何是地藏手中珠師曰 手中還有麼曰不  
會師曰莫謾大眾復頌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塵日中逃影質  
鏡裏失頭人。

頌曰。

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撈石臼山下路歸計轉迢遙覲面光  
輝日拍手笑吾曹且道笑他个什麼為人不得力(佛燈珣)

喪盡自家寶何湏問外塵萬緣俱照破方見本來人(塗毒策)

本溪和尚(嗣馬祖)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纔顧視公以柱  
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跼-十+水]却士曰與麼不與麼師亦劃一  
圓相士亦近前[跼-十+水]却師曰與麼不與麼士拋下柱杖而



立師曰來時有杖去時無杖曰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曰看路看路。

頌曰。

甌子來瓦子擲拳頭來脚尖趂子細點檢一場狼籍先賢為榜樣今人為法則莫學相似禪青天轟霹靂个中若是惺惺漢餓飯殘羹誰肯喫咄(大圓智)

起模畫樣弄精覓拂迹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盡處滿天雲散月華明(瞎堂遠)

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踪(正覺顯)  
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拋下柱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柱杖便行亦豈匆匆者裏著得隻眼許 親見龐公(石溪月)

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曰老老大大見人長短曰為我與師同叅所以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 商量曰老老大大不可共 說人是非師曰念公看老曰罪過罪過。

頌曰。

一對鐵槌如綿團一雙烏鴉如白鶴忽然狹路相逢不免將錯就錯(佛鑑懃)

亮座主(見馬祖)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頌曰。

幾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流驀喚回頭方瞥地西山  
一去絕蹤由(本覺一)

馬師瞎却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條寄與  
山中這檐板(東山空)

昨夜月初明柴門猶未閉貓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懶菴樞)  
却是虛空解講經驢鳴犬吠一般聲郡樓昨夜鼕鼕鼓不是  
知音不解聽(白楊順)

弓絃難結鴛鴦紐御道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巖饒舌老今年  
猶勝去年窮(正堂辯)

却是虛空講得經雨花狼藉曉風清賺人深入西山後多少  
闍黎又錯聽(閑極雲)

鎮州金牛和尚(嗣馬祖)每日自作飯供養眾僧至齋時舁  
飯桶到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頌曰。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  
里外見譏訛(雪竇顯)

拳中十指展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氣時添意氣  
不風流處也風流(地藏恩)

金牛作舞也奇哉撫掌相招喫飯來若謂因齋成慶讚都盧  
笑殺老黃梅(佛國白)

菩薩子喫飯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鐵  
鉢詣天台(長靈卓)

長連床上狐屎尿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月明  
照見夜行人(佛眼遠)

襴衫席帽積塵埃柳巷花衢去復來拈得舊時氍毹拍板逢人  
偏愛舞三臺(佛心才)

絲來線去分明過與若不相諳如何驗取因齋慶讚和泥土  
蹈襲只言呈作舞野狐精七星利劍血長鯨(圓悟勤)

堂前事事已辦只欠開口喫飯一飽能忘百飢說甚因齋慶  
讚識得當面主人翁眉毛決定遮雙眼(佛鑑懃)

鐘鼓聲聲已喚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一鉢充飢困不覺  
牙生滿口沙(懶菴樞)

鳩鳥落溪魚鼈死毒龍行徑草菜枯坐中若有江南客休向  
人前唱鷓鴣(簡堂機)

作舞金牛錯用心喚人喫飯笑忻忻黃金自有黃金價何必  
和沙賣與人(天目禮)

崧山和尚(嗣馬祖)因與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盡  
有分為什麼道不得師曰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曰阿兄為  
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七曰阿兄  
喫茶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  
曰若不是崧山幾被个老翁惑乱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  
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頌曰。

未舉橐子已前衲僧難為下觜識得這個靈苗不向黃泉作  
鬼不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大海水(南堂興)

七椀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惺惺相逢不用輕相揖湏要  
當頭道姓名(正覺顯)

崧山與龐公見眾僧擇菜次師曰黃葉即去青葉即留士曰  
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曰道取好曰互為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  
此間強作主宰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黃就中難道師笑  
曰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眾師曰大眾放落機處。

頌曰。

蹉過處甚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陽斜  
照數峯青(佛鑑懃)

不落青黃道取好互為賓主也大難珍重眾僧便下去後回  
相見作何顏(大圓智)

膠投漆水和乳一卷一舒全賓全主誰言不落青黃就中要  
人道取誰道取分付鑊湯熟蒸爛煮(佛性泰)

則川和尚(嗣馬祖)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否頭  
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矣事慢曰阿師老耄  
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  
不是勝我祇欠汝个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  
已。

頌曰。

初見石頭久矣事慢阿師老耄龐公鮮健一頂幞頭機鋒互  
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正覺顯)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  
曰不是老僧泊荅公話曰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  
曰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  
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頌曰。

相逢相識謾相邀碧水溪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聽急扃  
門戶更徒勞(保寧勇)

二老機閑誰共委幞頭捋下髮髻鬆山深不記來時路彷彿  
猿啼碧澗中(懶菴樞)

二八佳人巧畫眉穿簾入戶意如癡空勞笑語相調戲白髮  
山翁肯采伊(寶葉源)

則川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  
僧到矣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回師乃[(冰-水+

「)\*々」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南堂興拈云好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龍玩寶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到這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得恁麼靈驗(良久)復。

頌曰。

衲子懷中寶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又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既從龍風亦從虎師子頻呻象王回顧北斗藏身月宮趨兔[跼-十+水]破草鞋不移寸步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王趨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却回去(正覺顯)

忻州打地和尚(嗣馬祖)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頌曰。

請問吾師皆打地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斯門入早是慈悲曲為渠(般若柔)

紫府山前真正事柱杖常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眾唯將打地報盲聾(汾陽昭)

棒棒打着地始信無虛棄祇見鑿頭方失却錐頭利(慈受深)

端坐似無為逢人却打地嚇得虛空神走入波斯鼻(福州寶壽樂)

江西樺樹和尚(嗣馬祖)一日因道吾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曰祇為有所以借。

頌曰。

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崑無影木白雲  
深處露橫枝(丹霞淳)

裨樹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曰盖覆師曰臥底  
是坐底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盖覆何曰莫乱道。

頌曰。

裨樹臥起道吾盖覆一喝當頭掀翻路布(圓悟勤)

相逢不相避个裏聊遊戲(喝一喝)反天覆地(大圓智)

石林和尚(嗣馬祖)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  
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曰與  
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瘕龐公患聾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  
爾。

頌曰。

檐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醜(月堂昌)

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搖頭此亦搖尾頭尾相應湏存終  
始多少杜撰禪和一向撥波求水(佛鑒懃)

潭州秀谿和尚(嗣馬祖)因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  
曰乱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  
西過東立師乃下禪床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  
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个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  
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頌曰。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  
又得一聯詩(佛鑒懃)

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車眼生筋溪山雲月誰為侶南北  
東西絕近鄰(瞎堂遠)

浮盃和尚(嗣馬祖)一日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  
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曰未到浮盃不

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怨苦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栗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瘡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為什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覷面提覷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荅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頌曰。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娘生袴浮盃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點污(徑山杲三)

電光石火尚猶遲伎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討夕陽已過綠梢西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罅當機覷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休(中菴空)

行婆能擊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怖唯有南泉與趙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呵伎死禪和不奈何(佛性泰)

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求只因不入浮盃綱對鏡看看白盡頭(笑翁堪)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嗣馬祖)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士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

雲水來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個泥牛闖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

頌曰。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言春去秋復來步步乘騎得渠力(保寧勇)

撥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水窮處果見厖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風為線明月為鈎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峯絕頂垂綸坐不風流處也風流(南堂興)

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虻蠱上挨肩入鷲鷲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栗柄作禾莖隱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兔更(瞎堂遠)

襄州龐蘊居士(見馬祖)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叅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頌曰。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令無一滴要知儻理不儻親馬祖可惜口門窄(白雲端)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老陰陽無處可安排(保寧勇)

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家風不草草截流一掉破烟寒天水同秋清渺渺(天童覺)

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藥簸土楊塵勿處尋擡眸撞着自家底(五祖演)

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知尾可憐龐老馬大師相逢對面千萬里(佛鑑懃)



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師也是不得已偶被龐公借問來盡力  
道得只如此(文殊道)

借問乾坤獨步人全提分付太言親西江吸盡無涓滴誰解  
喉門鎖要津(石門易)

一口吸盡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頭其來  
不入聾人耳(寶峯照)

一口吸盡西江水領上桃花香撲鼻枝枝葉葉盡含春也是  
因我得禮 (高菴悟)

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鼓山珪)

一口吸西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楚安方)

一口吸盡西江栗棘剎殺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取海內無  
雙(圓悟勤)

一口吸盡西江水涓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尋常嘶風  
弄影斜陽裏(白楊順)

一口吸盡西江馬駒[跼-十+水]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  
然安貼家邦(尼無著總)

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姓龐(典牛游)

龐公孰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齒唇吸盡西江禁不住嶮崖  
句裏笑翻身(水菴一)

一口吸盡西江水碓觜生花猶未已葉葉枝枝垂雨露湏弥  
藏在針鋒裏(大禪明)

一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己爛醉如泥膽似天顰縣  
茶瓶三隻觜(松源岳)

密呬哩狐密呬哩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因) 莫癡(簡堂  
機)

西江一吸了無餘突出堂堂大丈夫盡道世間胡鬚赤誰知  
更有赤鬚胡(密菴傑)

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仁-二+幻]堂仁)

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喏可知禮也(退菴休)

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不起碓觔生花春畫長狸奴白牯皆歡喜(普菴玉)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馬駒[跔-十+水]殺人住住住住住(枯禪鏡)

居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嘖呻勢霞便坐士向前以柱杖畫个七字於下畫个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

頌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中央天無四壁十方虛空掃踪滅跡通身是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乱搽抹(嘎)(南堂興)

因七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中因凶得吉掛劒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可失哀哀哀(方菴顯)

居士訪丹霞於霞前立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却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曰者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畧無些子慈悲曰引得个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麼引霞拈起居士幞頭曰恰似一个師僧士拈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个俗人霞應喏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幞頭曰大似个烏紗巾士亦應喏三聲師曰昔時氣息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頌曰。

一出一入徐行欵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換誰分僧俗禮義於茲富足(正覺逸)

丹霞與龐公終日用神通是處游歷盡全身遍界中千峯勢  
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大圓智)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笊籬翁家破人殘相追相逐相激相  
歡難難倚天長劒兮射斗光寒攪海蒼龍兮不觸波瀾看看家家  
有路透長安(南堂興)

居士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士便拈起槌  
子霞曰只與麼別更有在士曰此回見師不似於前曰不妨減人  
聲價士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則啞却天然口去士曰汝  
啞却本分猶累我啞却霞擲下拂子便行士召然闍黎霞不顧士  
曰不為患啞兼亦患聾。

頌曰。

丹霞初訪龐公日覲面分明竟不言堅拂只因無外物拈槌  
何別有天然回頭患啞真兼實拂袖如聾外復玄欲得會師相見  
處石人行處笑喧喧(般若柔)

古人覲面機相見無可道堅拂有丹霞拈槌是龐老龜毛逐  
語斜兔角隨意倒患啞仍患聾分明好更好(汾陽昭)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聾畜槌拂彼此相酬有意氣時添意氣  
不風流處也風流(塗毒策)

掛角羚羊亡氣息倚天長劒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影無限  
魚龍暗吐吞(正覺顯)

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  
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  
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 在曰居士作麼生  
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顯別云初問但握雪團打復。

頌曰。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  
裏絕瀟灑瀟灑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龐公全提滴水滴凍藥山闍黎兩眼定動機不發時一場困  
夢本自天真阿誰解用(真淨文)

全禪相送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有口如  
啞直饒握得成團鷄過新羅去也解道前路善為免得東打西打  
也大奇三年留客住莫待去時飢(上方益)

三尺寒光射斗牛鎔錙提處鬼神愁蠻夷不識將軍令誤入  
重圍血頸流(冶父川禪師)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拄定即易瞥轉還難金剛寶劍逼人寒  
不墮機鋒句外看(石溪月)

雲居悟曰若有人問雲居落在甚麼處即向伊道落在雪裏  
大眾會麼。

頌曰。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觜鐵舌也難下口揮掌雪團劈面來  
打着金剛腦背後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

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樂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兔角杖敲得  
虛空曝曝聲(石溪月)

春至花開秋後葉落父子團樂識甚好惡(枯禪鏡)

不說是不說非楊眉瞬目奸裏放痴父慈子孝無他事渾家  
一味討便宜(尼閑林英)

男兒懶墮女無良多口翁翁快口娘討盡便宜不知足何曾  
有个會無生(閑極雲)

居士偈曰十方同聚會个个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

頌曰。

幞頭塵土靴襪破選佛場中無兩個若道心空及第歸頂上一槌難放過(佛慧泉)

風月山川共一家誰來語下定龍蛇太白不曾登便殿筆頭昨夜自生花(心聞賁)

喪盡生涯賣笊籬白拈火裏討便宜看來伎倆只如此也道心空及第歸(佛照光)

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應聲曰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

頌曰。

口子喃喃畧不休把却笊籬做火遊有个女兒不肯嫁他年定作老丫頭(懶菴樞)

冤家復冤家面面咸相覩品弄沒絃琴清聲播千古(息菴觀)

居士以家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日將笊籬鬻於市中。

頌曰。

鬢角堆雲美態嬌笊籬數柄杖頭挑入廛寧可無人問撞着行家定不饒(圓照本)

爺將活計沈江水累如汭街賣笊籬不是家貧連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無際派)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蛾眉一家只了一家事那得閑錢買笊籬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典撲女子靈照一晃亦去爺邊倒士曰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頌曰。

憐兒不覺笑嗶嗶却於中路碾泥沙黃龍老漢當時見一棒打殺者冤家(黃龍南)

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技倆討甚巴鼻(應菴華)

孝順藏五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夙世惡冤家(南叟茂)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猶未已猶未已東海  
鯉魚千尺鬚(已菴深)

居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  
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士曰 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  
明明祖師意士乃笑。

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路等閑行阿爺智量世希有女子  
圓光頂顫生(或菴髀)

龐老家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酬就中靈照較些子祖意  
分明百草頭(成首座)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  
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  
鋒捷於是更延七日。

頌曰。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不同分明恨離別却是喜相逢(西岩惠)  
一欄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攬掇戲衫卸下許誰知無端  
笑倒黃番綽(北海心)

居士臨示寂州牧于公頤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  
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就枕公滕而化。

頌曰。

欲識窮源處何人為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谿(虛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梳子插向髻後  
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頌曰。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但將公道斷維那  
不用筆頭書(慈受深)

維那對眾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挈轉牙梳重註脚相逢  
猶更錯商量(猷堂定)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雞六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 雞七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 藥山儼(十四則)
- 丹霞然(六則)
- 大顛通(三則)
- 長髭曠(三則)
- 佛陀(一則)
- 大同濟(四則)
- 為山(二十五則)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石頭)師辭馬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一切不為曰恁麼郎閒坐也師曰若閒坐即為也曰汝道不為且不為箇什麼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頌曰。

玄微及盡本脩然若謂渠間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見釣人何必更拋筌(丹霞淳)

任運不知名輕輕着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五祖演)

擺撥佛祖縛曠然繩墨外一物亦不為縱橫得自在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槌影動樹花開任運相將不可陪法雲隨處作風雷(圓悟勤)



行行月冷風高步步山寒水深逢人披肝露膽見義劈腹剜心(瞎堂遠)

石頭打草要蛇驚密護玄機絕彙情迅馬追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隱靜儼)

平常閒坐與閒行嶺上無心雲片橫照境俱忘人不立從前日午打三更(雪岩欽)

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

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

頌曰。

總不得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家山猶隔一重關(楊無為)

四海狼烟靜中原信息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鼓山珪)  
好箇話端阿誰解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徑山杲)

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鷄(蒙菴聰)

重疊峯巒俱鎖斷知誰深入到桃源行人只見一溪水流  
桃花片片鮮(肯堂充)

坐斷千峯路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髑髏前(松源岳)

恁麼不得總不得脫却布衫赤骨律劈頭一搭忽翻身便見口開并眼白(雪菴瑾)

一重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  
驀劖歸來屋裏坐落花啼鳥一般春(虛堂愚)

剖盡枯腸喪盡機通身不掛一毫  
清風步步隨身轉明月誰分上下池(高峯妙)

藥山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

頌曰。

師資會遇意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  
三篋束來成話欄至今錯認定盤星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頌曰。

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  
唯云不諂曲不諂曲傾國相酬未相直  
壁立萬仞此心真不必當來問彌勒(圓悟勤)

直如絃瑩如玉露膽傾心更無迂曲  
直饒徧地黃金未免易之不得易不得  
南海波斯面如墨(佛性泰)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鍾著眾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眾說法為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恠得老僧傳燈錄與此稍異乃曰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眾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為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恠得老僧。

頌曰。

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椎鍾著一丸不再愈顛狂孤負金仙  
換骨方(野軒遵)

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岩真機自得妙  
處誰叅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瞿曇(天童覺)

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力水清  
魚現不吞鉤(慈受深)

誰云藥嶠不陞堂日日相逢為舉揚獨耀無私常顯露莫將  
無語錯商量(成枯木)

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駟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夜寒  
入骨不成眠(天童覺)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毫不犯總教滅亡(掩室開)

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劒只作  
陶家壁上梭(無準範)

鍾鳴眾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本來無一法若言  
無法法纏身(橫川珙)

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  
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頌曰。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箇好思量大庾嶺  
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即(無準範)

藥山一日因遵布衲浴佛乃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  
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眾中  
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頌曰。

愛將惡水驀頭澆引得清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描不得喬松  
脩竹冷蕭蕭(塗毒策)

一番雨過一番晴蠶眼已開桑眼青鶉鳩樹頭啼不已百舌黃鸝相共鳴(懶菴樞)

藥山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

頌曰。

道吾忽尔見先師問字開拳顯妙機對佛是真真是佛藥山為破肚中疑(汾陽昭)

藥山此問實堪嗟碎啄同風不易誇問佛須知呈妙旨多因於此現空花(延壽慧)

藥山手中書佛字問他端尔要心開只將佛字為酬對元是曾持五戒來(橫川珙)

藥山夜叅次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眾雲岩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祇是不肯禮拜。

頌曰。

犢牛生子頗相諳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處大家普請一時叅(龍門遠)

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眼有河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頌曰。

徹底更何疑覷穿會者稀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汾陽昭)門前自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貝葉若圖遮得眼須知淨地亦迷人(成枯木)

遮眼誰同藥嶠看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少字密行疎總一般(保寧勇)

藥山不許眾看經自是時人眼不明常持經卷去來者學師遮眼不惺惺(石門聰)

看破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亦無文問伊遮得何人眼梵語  
唐言總不分(天目禮)

若學他看牛皮真箇穿長年橫案上字義自然圓(橫川珙)

藥山謂雲岩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  
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  
便休。

頌曰。

藥山道頭雲岩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識羞耻(應菴華)  
豈要共出一隻手只教喚着沙彌來鐵鐺無脚又無耳墻下  
春深薺葉開(橫川珙)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岩侍立師指案山上枯榮二樹問吾  
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  
岩枯者是榮者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  
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  
吾雲岩曰是不是。

頌曰。

落霜黃葉作金錢癡騃啼兒見喜歡捉得獻娘俱道好不知  
誰是哂傍觀(海印信)

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疎黃鶯任解千般語免得傍  
人彈子無(佛慧泉)

抹粉塗坏復 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皮打破曲吹徹[(冰-  
水+丨)\*夕]拾大家歸去休(保寧勇)

說盡榮枯轉見難沙彌平墮語言端老僧遙指猿啼處雲散  
千空月色寒(地藏恩)

雲岩寂寂無窠臼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意閒行  
間坐任榮枯(草堂清)

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雲岩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會豈知  
潘閭倒騎驢(楚安方)

年老心孤笑藥山團樂諸子坐忘還從頭細問榮枯事鼻孔  
元來總一般(雲岩因)

三三兩兩不相同携手行行入草中掇轉腳頭穿綉履何妨  
臙月鼓春風(東谷光)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麋鹿成群如何射得麋中主師曰看  
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  
甚麼限。

頌曰。

麋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群趣虎正眼從  
來付獵人師高聲云看箭(雪竇顯)

平地飛鉄騎弓矢不開張好箇麋中主穿心向路傍(佛心才)  
獵人有神箭射得麋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曹溪路翻身[跼  
-十+水]著上頭關敵勝驚群瞥尔間(圓悟勤)

馬駒出廐腰猶軟鳳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去養成  
金翅九霄飛(佛鑑懃)

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拋下鼓  
槌曰是第幾和曰第二和師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  
飯便去。

頌曰。

一般打鼓并作舞與 諸方事不同歷歷正聲霄漢外且非  
數目落寰中(汾陽昭)

父子相投氣味同擎盂打鼓展家風雖然百味般般有爭柰  
風吹別調中(成枯木)

聲鼓拈槌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美別岸  
垂楊弄翠柔(雪峯預)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嗣石頭)叅石頭執役三載忽一日頭告眾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鋤鑿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沃-大+木]頭於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

頌曰。

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谷源道)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頌曰。

古岩苔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熨汀洲火失曉漁家忙自疑(投子青)

雪擁崑扉凍不春一尊木佛劈為薪眼睛動處眉毛落為謗如來正法輪(張無盡)

老倒[舟-(白-日)]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作底當誰道千虛不博實(佛燈珣)

覲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為人施銀山鐵壁重重透賴有[舟-(白-日)]霞院主知(楚安方)

橫行私路乍赴公筵幞頭脚短腰帶夸圓不是伴郎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氈(月堂昌)

[舟-(白-日)]霞燒却木佛院主眉鬚墮落普天匝地人知院主當頭不覺本是醍醐上味爭柰反成毒藥果報自家擔當罪因却是他作叢林浩浩商量未免情識卜度却慮一箇自己直下不須推托更問如何若何要且無繩自縛(圓悟勤)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文殊道)

[舟-(白-日)]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怜杜撰巡官  
祇管胡卜亂卜(應菴華)

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彎弓射蔚遲須是金牙作(無相範)  
荒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對枯床渾身終夜烘烘暖罪過  
難教院主當(橫川珙)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女子取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放下菜  
藍斂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便提藍去師回須臾公歸女舉前  
話公曰丹霞在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妳。

頌曰。

丹霞一問女子斂手擬議之間烏飛兔走何人證明菴中野  
叟赤土塗牛不談子醜(妙高臺主)

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是奴奴肌骨好不施  
紅粉也風流白面郎從來門戶恰相當可怜赤土塗牛妳打瓦鑽  
龜亂度量(上方益)

淡薄衣裳取次粧放藍斂手自無良老龐猶更多愁在不到  
奴奴漏泄香(張無盡)

作者相逢用處親携藍歸去意深深雲收雨散江天淨一曲  
漁歌過遠村(妙峯善)

爺頑賴兒還債徹底老婆心赤土塗牛妳(北磻簡)

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釣無端便上鉤縱使菜藍提得去柰何  
覆水已難[(冰-水+丨)\*夕](笑翁堪)

放行把住謾周遮一段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漆桶破爭能  
撒土又拋沙(蓬菴會)

揖問居士在否放下藍兒斂手咄哉一對冤家獨許龐公知  
有(退菴演)

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得行人走衝爺皺斷眉(西岩惠)



嘮嘈口觜是[舟-(白-日)]霞斂袂携籃已荅他要得家私  
無漏泄歸來莫說與爺爺(閑極雲)

丹霞問僧甚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  
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

頌曰。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  
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雪竇顯)

丹霞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  
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曰我在 眼裏師曰某甲  
眼窄何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  
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頌曰。

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  
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謾(佛鑑懃)

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太平基業分明在溪澗  
河源總向東(塗毒策)

綦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局罷不知何處去空山  
惆悵爛柯人(方菴顯)

昨日與今日同中却不同獰龍攪滄海俊鶻摩青空宗眼明  
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處徧界覓無蹤(石溪月)

丹霞一日手提數珠居士近前奪却曰二彼空手即休師曰  
妬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公案未著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吽吽  
曰吾師得人怕師曰猶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曰不識痛痒  
漢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關在師拋下數珠而去曰賊人物  
終不敢收師回首呵呵大笑士曰這賊敗也師近前把住曰更不  
諱得士與一掌。

頌曰。

龐老無風起浪丹霞浪起風生迤邐雷奔電掣逡巡虎戰龍  
爭引水插田博飯居山火種刀耕雨散雲收日出信步東行西行  
(南堂興)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嗣石頭)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  
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  
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  
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  
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師  
便打趂出院。

頌曰。

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  
韓公始得聞(汾陽昭)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為韓公師子[宋-木+屈]中無  
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黃龍南)

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戲可怜不是弄  
潮人徃徃須向潮中死(海印信)

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栖蹤不在梧桐樹羣鳥  
東西空繞枝(保寧勇)

問來歲數數珠呈百八循環意甚明底事如何觸風化潮陽  
從此令嚴行(照覺總二)

文公問處無多子大顛直荅豈千差首座若教能返擲當時  
二老亦離家

佛法無別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雪疑殺  
唐朝韓侍郎(佛國白)

一串摩尼覷面當機賺却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  
春秋元自不曾知(石帆衍)

牙齒唇皮包不過吾家密事俗人知首座出院未為過長老  
罰油方合宜(橫川珙)

大顛國韓文公玉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  
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麼平  
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  
箇人處。

頌曰。

徑截之言問大顛文公良馬暗窺鞭敏手三平加智拔中霄  
雲散月當天(大洪遂)

省要之言伸一問宋師據坐不輕酬無端醉後添盃酒惱亂  
春風卒未休(枯禪鏡)

將軍宴坐碧油幢凜凜威風冷似霜却把機關輕漏泄至今  
千古錯商量(北海心)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頻繁縱得三平老文公只姓韓(西岩惠)  
大顛因韓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

頌曰。

轟然如雷瞥然如電非青非黃非見不見兔角杖龜毛拂萬  
法宗千聖骨即處分明千百億何必釋迦又彌勒(佛鑑懃)

潭州長髭曠禪師(嗣石頭)師初往曹溪禮祖塔回叅石頭  
頭問甚處來師曰嶺南來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  
久矣祇欠點眼在曰其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翹一足師禮拜  
頭曰汝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  
雪。

頌曰。

一鋪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君看筆下神通現更有  
靈蹤在上方(保寧勇)

長髭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  
珍重善財回首處文殊元不下樓臺(智海清)

撥草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迢  
嶺頭功德圓成久一點紅爐雪未消(草堂清)

這鋪功德自何來垂足清機孰可猜  
點雪分明休指注木人心眼自然開(禾山方)

圓光皎皎耀寒虛妙手[舟-(白-日)]  
青畫不如當日石頭輕點破至今赤土亂搽糊(普融平)

嶺頭功德眼倦足等閒垂紅爐一點雪  
直下廓亡依(天童覺)  
國千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  
破繩床上閒垂足兩道神光夜不收(張無盡)

大庾嶺頭功德成謾言點眼訪知音  
紅爐片雪明端的象外風光照古今(疎山如)

紅爐一點靈知音瞥不瞥龜毛扇子扇泥牛  
一點血(五祖演)  
一足垂來親點眼嶺頭功德已圓成長髭  
只怕精神露却指紅爐片雪輕(心聞賁)

南岳峯前老石頭憐兒何事不知羞  
為人點眼長伸脚直至而今懶不收(無準範)

長髭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  
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寶在曰有甚諱處  
師曰念 是女人放 拄杖曰某甲終不見尊宿  
過師曰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  
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  
師曰實無諱處。

頌曰。

長髭李行婆相見打破鍋彼此兩無失  
是非轉更多大圓若見伊掃蕩葛藤窠  
奉勸叅學者休哆哆囉囉(咄)(大圓智)

長髭解接無根樹婆子能挑水底燈  
燈爛樹生真可笑佳聲千古播乾坤諱得麼  
(方菴顯)

長髭有僧為點茶三巡後僧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  
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為什麼有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  
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云)  
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錐猶自多在僧禮拜  
師拈起盞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  
麼生師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師翹一足曰大地不容針  
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師曰偶尔之間又逢猛虎  
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鏘勢僧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針何處  
得這箇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着箭虎不可當師  
與一掌推出方丈。

頌曰。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猛虎鼉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寒山拾  
得一盞清茶古今規則(南堂興)

一句兩句葛藤路布維摩文殊緘口無處暗箭藏鋒射中猛  
虎一掌相酌繪事後袁(方菴顯)

第一句言不及見利忘錐何得何失拈起放下翹足而立文  
殊維摩繪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出縱是舜若多神額頭也須  
汗出(石溪月)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嗣石頭)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  
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碗躡丘乃過一珠  
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頌曰。

三種佳名一箇過邀君把手上高坡時八自沒登山力空負  
當年一曲歌(佛燈珣)

澧州大同普濟禪師(嗣石頭)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  
共住不相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阿誰。

頌曰。

共住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半是  
貧寒乞養兒(保寧勇)

大同一日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避得只如龐公  
還避得麼曰諾師再舉前話曰什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  
亦有此語士作舞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頌曰。

慣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異今古風物逐時新(方菴顯)

大同因龐居士來訪提起箠籬喚曰大同師大同師師不顧  
士曰石頭一宗瓦解冰消師曰若不得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拋下  
箠籬口寧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  
退師乃提起箠籬曰龐公龐公士曰 要我箠籬我要 木杓師  
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頌曰。

提起箠籬清風滿寰宇放下箠籬黃金如糞土可怜兩箇老  
古錐相見何用同作舞(塗毒策)

愛我箠籬我愛 木杓主山纔放高案山又岌業居士大  
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弓天地寬一對鐵槌何處着(瞎堂遠)

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箠籬  
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猫兒定把黃金鑄子期(石溪月)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  
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字  
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訣。

頌曰。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分說東村王老暗嗟吁達磨  
西來有妙訣(佛鑑懃)

十二時中時時別終日說今未嘗說經行坐臥在其中吾今  
直下為君訣(大圓智)

子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喪盡靈臺一物無佛祖  
分明為祕訣(塗毒策)

識得子丑寅卯句應須繼紹此門風如王仗劍當堂坐佛魔  
俱拂一時空(石溪月)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嗣百丈)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  
祐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  
示之曰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  
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  
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  
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  
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曰在甚處師乃拈一  
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御/木]木。

頌曰。

提起都來只一星豁然騰焰亘天明連延野外猶難救直得  
三年草不生(保寧勇)

力士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幾嗟吁傍人為指珠元在始覺  
平生用意麤(大洪遂)

撥動寒灰火便明曉來山外尚熒熒堪嗟法眼堂前客猶向  
南方問丙丁(上方益)

大雄山下路遙長父子相將草裏行拈得枯柴呈是火家私  
穩密自斟量門前幸有通津路信脚何妨步夕陽四海五湖龍世  
界高梧脩竹鳳雛鄉(佛燈珣)

通身是口徧身是舌口欲談而不談舌欲說而不說說不說  
瞥不瞥皎皎光明徧大千任從天下紛紜說(南堂興)

拈起枯柴吹兩吹應時星燄亘天飛可憐癡坐圍爐底面面  
相看總不知(高原泉)

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還難驀然豆爆寒灰裏便把  
柴頭作火看(別山智)

重重何必逞風流箇事纔知便合休縱使見烟非是火也須  
燒手更燒頭(寶葉源)

根尋到底得星兒冷焰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輕點着不知  
燒殺五須彌(雪岩欽)

瀉山在百丈為典座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尋得一山名大  
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曰彼是肉  
山和尚是骨人若居徒不盈千觀典座可住得丈呼來說與時首  
座聞得曰合當某去彼何人也丈乃告眾下語出格者得遂拈淨  
瓶置地上設問不得喚作淨瓶喚作什麼座曰不可喚作木突丈  
復問典座座乃踢倒淨瓶而去丈笑曰首座輸却山子也因命典  
座往住山即大瀉圓祐禪師也果安千眾。

頌曰。

定奪英雄是淨餅毫釐分處更無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  
將軍見太平(照覺揔)

正今全提作者知淨餅拈起定狐疑須知大智無私鑑解道  
瀉山却屬伊(佛迹昱)

淨餅踢處有來由自是行人不到頭須信春風生大野不風  
流處也風流(兜率悅)

百丈堂前定大瀉金毛獅子振全威淨餅踢倒還元化千里  
淳風動地歸(智海清)

不[(厂@((既-无)-日+口))\*頁]山前有信旗單刀一直入  
籌帷長戈短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上方益)

大用應須作者知當場一踢絕狐疑堪嗟不紹家園者只向  
餅邊定是非(通照逢)



淨餅踢倒羸山子體用全彰邁古今洞徹玄關垂手處到頭  
須是遇知音(疎山如)

瀉山與仰山摘茶次師謂仰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  
形請現本形相見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曰未審  
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  
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  
且道過在甚麼處。

頌曰。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真應物禪流  
頓覺雨前香(汾陽昭)

體用全彰用不難當時瀉仰自相謾禪流若具金剛眼互換  
機鋒子細看(佛印元)

龍生龍子闔全威霹靂聲中掣電機雨過雲收何處去瀉山  
千古獨巍巍(野軒遵)

體用俱非烏飛兔走撼樹默然天長地久三十拄杖令雖嚴  
也是憐兒不覺醜(佛慧泉)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  
渾身透濕衣(保寧勇)

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株撼處太分明要知寂子惺惺處便  
乃徐徐著眼聽(慈受深)

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奪子機猶可子奪父機無  
良(大瀉智)

張翁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杯好手  
手中無好手(佛鑑懃)

瀉山得體仰山得用體用俱全夢中說夢(喝一喝)(誰菴演)  
聞聲不見形撼樹却惺惺體用何須論歸家落日明(橫川珙)

瀉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刈也未曰好刈  
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  
還見麼仰拈起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鵝王擇乳。

頌曰。

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鵝王能擇乳鷄子過新羅(天目禮)

瀉山冬月問仰山天寒人寒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  
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

頌曰。

北風逞寒威凜凜侵肌骨一句括天寒幾曾容朕迹隨流認  
得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珍(圓悟懃)

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出富貴黃鍾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  
蒲萄酒一鍾(正堂辨)

大家在這裏兩手扶不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觜(無際派)

大家在這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茫茫大  
地人無數幾箇男兒解點頭(寂岩中)

大家在裏許南山焦尾虎牙爪利如鋒日輪正當午(已菴深)

瀉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  
曰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  
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  
點一碗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

頌曰。

取水烹茶不失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客鶩子  
神通豈及伊(本覺一)

撥草瞻風孤峯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瀉仰香嚴鼎之三  
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南堂興)

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時現通顯異惑眾(万庵顯)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撈著通身俱是眼半窓  
踈影轉斜陽(雪岩欽)

瀉山示眾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  
字曰瀉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  
是瀉山僧喚作甚麼即得。

頌曰。

不是瀉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  
道得出常流(芭蕉徹)

古德垂慈力未酬才聞異相便爭牛聲前句後明玄旨失却  
瀉山見不週且與同袍通一線蘆花雪覆菊當秋(汾陽昭)

千羣萬羣水牯牛不出瀉山這一隻無心管帶常現前作意  
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力一身兩號少人識隨緣放去草木  
青遇晚[(冰-水+丨)\*ㄣ]來天地黑[(冰-水+丨)\*ㄣ]放須得  
鼻頭繩若不得繩無準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却這牛賊(黃  
龍南二)

昔日瀉山有水牯而今老倒臥荒坵形容卓犖雖無力灌啖  
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青隨處放千峯雪白早須[(冰-水+丨)\*ㄣ]  
若能提舉及時節極目桑田何用憂水牯瀉山峭峻機分明人類  
顯幽奇兩途語出分明處夜烏投林曉復飛(道吾真)

山下為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為能常愛暮雲歸未合遠山  
無限碧層層(海印信)

不道瀉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蹤由 毫差却來時路萬劫  
無由得出頭(白雲端)

改却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雖呼喚多少  
傍觀滿面羞(保寧勇)

山上山僧山下牛披毛戴角混同流普天成佛兼成祖獨有  
瀉山作水牛(佛國白)

蹄角分明觸處周不勞管帶不勞[(冰-水+丨)\*夕]但知不  
犯他苗稼水草隨緣得自由(真如喆)

瀉山山上老禪翁山下作牛而已矣是非些子不能消說甚  
叅禪明自己(寶峯祥)

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明屈原不是逢漁父千古  
誰人論獨醒(佛心才)

野逕蹄涔賺殺人早曾耕徧大田春有時落草無尋處顯現  
瀉山老漢身(張無盡)

千頭萬頭只一頭騎去騎來得自由放去高原水草足也須  
時把鼻繩[(冰-水+丨)\*夕](佛鑑懃)

異類中行得自由須知千聖亦難[(冰-水+丨)\*夕]和光日  
照溪山曉笑指軋坤那一頭(楚安方)

瀉山水牯牛禪人聚頭咬可憐負春人喚作嶺南[嘹-口+  
彳](天童覺)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龍門遠)

瀉山水牯異常流不是瀉山不是牛舉世有誰能道得波聲  
漁笛釣魚舟(南堂興)

一箇形骸兩姓名入泥入水可憐生回頭掣斷黃金鎖肯向  
毗盧頂上行(別峯印)

百年猶恐沒人知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牧仰山  
只得半邊騎(虛堂愚)

瀉山上堂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  
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荅這話不得却顧香嚴嚴曰某甲偏荅  
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頌曰。

晷運推移事若何 來線去定譌訛織成蜀錦千般巧不出  
當時一隻梭(懶菴樞)

义手進前寂子不會殺人活人好箇三昧這般阿師叢林殃  
害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月林觀)

一竿絲線兩金魚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拽簑衣遮盖後空餘  
明月滿江湖(石溪月)

一箭暗穿紅日影雙鷗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妙多向  
弓弦發處看(閑極雲)

瀉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  
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頌曰。

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  
誰共御街行(雪竇顯)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金馬間終日明月  
清風富一生(天童覺)

老特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音少樵唱  
漁歌自往還(張無盡)

主人無德客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得失此心  
能有幾人知(中菴空)

雲巢夢斷月華秋玉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隱玄途  
鳥道未容[(冰-水+丨)\*夕](足菴鑒)

共樂昇平道泰時相逢終不展鎗旗隨宣淡飯清茶外困臥  
間行幾箇知(無準範)

岸草青青得自由等閑牽著便昂頭通身露出一般白莫是  
山前水牯牛(雪岩欽)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陽春同唱罷蘸雪喫冬瓜(雲衲慶)

瀉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床义手立曰如何是和  
尚真師却坐。

頌曰。

百丈狸奴面瀉山鬼眼睛見人空鮮咲弄物不知名(松源岳)  
老婦臨粧絳點唇人前自逞好精神顰眉冷咲渾相似不顧  
傍邊掩鼻人(石帆衍)

瀉山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  
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  
禮拜。

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師資會  
遇意何深驀地臨機問古今叉手近前還退後曾經百鍊見真金  
(本竟一)

瀉山坐次仰山香巖侍立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  
者多巖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  
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巖曰即今亦不少師曰  
合取狗口。

頌曰。

一窟金毛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同時啐啄知機變鳳轉  
龍盤也大奇(本竟一)

瀉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絕點瑕師子窟中無異獸嘉聲  
動地徧天涯(隱靜儼)

象王嚙呻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合取狗  
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南堂興)

待得郎來月已西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去騎馬  
出門烏夜啼(寂窓照)

瀉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  
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仰山自外纔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寂子深深女人拜謝師特為老婆禪(本竟一)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稚態更無人道柳如眉(慈受深)

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舞天明羅袖濕胭脂(心聞賁)

滄山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咲汝恁麼祇對曰解咲者是慧寂同叅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

頌曰。

宗門中令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眼覷兩挑挑得上三築築不住築得住依前輓向毬門去(石溪月)

滄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妙淨明心一句全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瀝膽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徧界是黃金(雪竇宗)

滄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弟如何商量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是這箇道理上座快歸滄山去某甲寄一封書與和尚僧得書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相中書日字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立乃曰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作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咲。

頌曰。

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拄天樓至  
如來腳踏地(保寧勇)

豎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知己行人莫與路為讎四海  
五湖王化裏(別峯印)

瀉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  
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  
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  
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污汝心田所以道不  
是道。

頌曰。

雪中送炭堪為喜醬裏添鹽更是佳徃徃盡隨言語轉却同  
蛙步驅泥沙(東叟穎)

瀉山問仰山什麼處來曰田中來師曰田中多少人仰插鋤  
子叉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拔鋤子便行玄沙云當時  
便踏倒鋤子。

頌曰。

瀉山問處少知音插地酬他佛祖沈踏倒玄沙傍不肯免教  
蒼翠帶春深(投子青)

淺種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山茅草多人刈獨是  
爺兒兩箇知(保寧勇)

借問親從甚處來插鋤叉手口慵開雖然不犯當頭令爭柰  
音聲徧九垓(成枯木)

盡道瀉山父子和插鋤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時有  
無風匝匝波(黃龍震)

老覺情多念子孫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  
銘肌共報恩(天童覺)



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擎雲出海門溟渤吸軋天上去空餘  
雷電滿山川(佛心才)

數目分明舉即難衲僧無不膽毛寒須知別有壺中路但向  
須彌頂上看(龍門遠)

插鋤义手異何同要顯全機立大功雖然有數通呈了留得  
高傳振祖風(楚安方)

义手當胷鋤插深幾人遺劒刻舟尋面前水牯全頭角田裏  
生涯自古今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刈茅盡是南山  
事達磨休言在少林(佛鑑懃)

試問田中有幾人插鋤义手意分明可憐不逐南山去撒手  
歸家罷問程(佛性泰)

插鋤义手事希奇誰識瀉山父子機回首南山山下路刈茅  
人去已多時(文殊道)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贓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  
依然各自行(無準範)

一日頻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瞋改頭換面休疑著元是  
尖簷帽下人(虛堂愚)

瀉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  
師曰一粥一飯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  
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舉頌曰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灤病  
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瀉山在百丈曰司馬  
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會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太寵生師曰  
佛法不是這個道理。

頌曰。

回果雙行孰共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擡頭拶出初生月便効  
張公畫翠眉(佛心才)

春至自花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龍門遠)

盲人來與啞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他抓著後平生癢處一時消(佛灯珣)

瀉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曰莫只這個便是麼師曰只這個是什麼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

頌曰。

覲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誰道通身是水泥(雪岩欽)

瀉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什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頌曰。

盡曰商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却成冤至今尚有瀉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佛印元)

松直棘曲烏玄鵠白末後商量空中一畫若言向上玄關走殺諸方禪客(地藏恩)

父子雖親共較量育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畫畫得断徧界葛藤無復生(藺翁敬)

瀉山一日見野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曰從何處起曰除却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師便休去。

頌曰。

野火連天誰云不見道吾有準聊通一線坐臥經行風力所轉妙辯縱橫機輪掣電還會麼若也擬議事久多變(大圓智)

連天野火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盡面前徧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從什麼處起汲水僧歸林下寺侍船人立渡頭沙(佛燈珣)

野火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燄便燒人須知坐臥經行裏見得無殊用得親(石溪月)

滄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僧云噉餒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白牛生下是白牛現起堂堂莫外求是我不能藏委曲直下分明是一頭(般若柔)

白牛露也沒遮闌在處橫眠在處閒水草恣情甘美足醍醐純出潤良田(汾陽昭)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蹤由不同雪嶺時時吼肯若滄山日日[(冰-水+丨)\*夕]冷吸月光無影像遍經塵國任遨遊牧童忽上須彌頂指出軋坤那一頭(洞山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啄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天童竟)

滄山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餽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出去。

頌曰。

莫恠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置書郵直饒說盡千般事那箇心中得到頭(懶菴樞)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雞七

•六祖下第四世

- 黃蘗運(六則)
- 大慈中(二則)
- 平田岸(二則)
- 長沙岑(九則)
- 子湖蹤(二則)
- 茱萸(二則)
- 白馬照(一則)
- 雲際祖(一則)
- 陸大夫(五則)
- 甘贄(二則)
- 龍澤信(二則)
- 道吾智(六則)
- 雲巖晟(七則)
- 百巖哲(一則)
- 船子誠(二則)
- 高沙彌(二則)
- 李翔(一則)
- 翠微學(一則)
- 性空(一則)
- 僊天(二則)
- 本空(一則)
- 三平忠(一則)

黃蘗禪師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咲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覆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脰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頌曰。

道人猛利難親近漾笠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夜深和月過平沙(虛堂愚)

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波心掌樣平伎倆由來祇如此放教急急奔前程(石溪月)

黃蘗一日在塩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頌曰。

象王蹴踏師子嘖呻奇哉三掌分付著人大唐扶得真天子不動干戈致太平(枯禪鏡)

黃金殿上顯全機爭似揚眉瞬目時三度爪牙親弄處干戈中立太平基(東山源)

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北海心)

大機之用誰擔荷斷際孤風不可追濟比少年曾未委風光太子已先知(石溪月)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攔腮便掌重賞分明前際後際獨見太平寶劒拂開龍體現直至如今六國清(尼閒林英)

膝下黃金貴掌中天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濤寒(西岩惠)

轟雷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睡時忽地夢回春恨斷曉風  
吹雨過前溪(閑極雲)

黃蘗一日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  
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聾師  
戴笠便行。

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龍門遠)

黃蘗因裴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  
還以黃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  
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頌曰。

師前跪托請安名驀地當鋒喚一聲不是裴公誰敢應直教  
聾瞽也開聽(汾陽昭)

裴相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胎日誰敢  
塗糊此性靈(佛印元)

五彩粧來掌上擎老胡剛為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祖須向  
金剛頂上行(保寧勇)

不是心兮不是佛黃蘗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名天下  
衲僧跳不出(草堂清)

捧來前面請安名黃蘗高高喚一聲剖出從前真面目從茲  
佐得國風清(楚安方)

裴公悟處絕譏訛尺水能翻萬丈波霹靂機中反活眼鋒鋷  
句裏罷干戈峯頭路暫經過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湛堂深)

名正字亦正形端影必端呼來并諾去驢屎雜旃檀(西岩惠)

土木形骸權號佛呼取嗅去強名誰要知箇裏難安立相國  
須當大姓裴(閑極雲)

黃蘗云汝等盡是嚙酒糟漢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眾為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頌曰。

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經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雪竇顯)

無師充塞大唐國嚙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閒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佛慧泉)

大唐國裏無禪師與君携手歸家裏拋鉤本欲釣鯤鯨誰知釣得跛鼈子(白雲端)

黃蘗山中明示眾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藂林有眼人(佛鑑懃)

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兮祇許知著肉汗衫如脫了方知棒喝誑愚癡(龍門遠)

大唐國裏無禪師禮拜歸堂更不疑堪咲河陽新婦子不如臨濟小廝兒(鼓山珪)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為君注破了(徑山杲)

象外橫該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雪竇宗)

有禪無師真可咲大唐國裏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人嚙却酒糟隨路倒(懶菴樞)

荊棘林中宣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慧通旦)

義從親處斷貧向富邊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或菴体)

大冶烹金豈一途無星秤子定錙銖祇這無師成漏逗扁舟已過洞庭湖(退菴奇)

鬼門貼卦鬼猶驚又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驗正夜深  
把手御街行(中菴空)

國內無師眼最高分明拈起七星刀衲僧皮下如無血未免  
依前嚙酒糟(映菴鑒)

洞門無鑰劍閣崔嵬風露高寒且非人世是則是天上人間  
知幾幾者僧一問不將來黃蘗通身是泥水(運菴岩)

大唐國裏無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  
男兒是丈夫(月林觀)

大唐國裏無禪師嚙酒糟漢難解注只是無師苦口禪天下  
無如黃蘗苦(朴翁銛)

黃蘗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闍黎開田不易師云隨眾作務  
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鋤築地  
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頌曰。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  
雲定覓山歸(龍門遠)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嗣百丈)上堂曰山僧不解荅話祇  
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云眾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

頌曰。

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殞時風骨露水邊  
依舊石爛斑(虛堂愚)

大慈一日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  
大咲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  
師便歸方丈。

頌曰。

以何為體呵呵笑推倒當頭陷虎機鳥帶香從花裏出龍含  
雨向洞中歸(心聞賁)



台州平田普岸禪師(嗣百丈)師一日訪茂源源纔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和尚不免諸方檢點。

頌曰。

主山高與案山低幾見雲開又合時彷彿暮樓堪對處兩峯相峙絕高低(絕像鑒)

廝撲欣逢是對頭拳來踢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處鶻眼鷹睛莫可求(竹屋簡)

平田見僧來便打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適來造次僧奪棒却打師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近前作攬勢僧呵呵大笑拂袖出去師曰草賊大敗。

頌曰。

祖令初行亦可觀從他互換太無端幸然打着其間漢草賊終來識不難(本覺一)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嗣南泉)師一日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

頌曰。

天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雪竇顯)

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離披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向誰(上方益)

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薄霧篩紅日輕烟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沒法王才(佛鑑懃)

無事携筇閒縱步堂中首座問何來潛奇掩勝皆窮盡不謾遊山空往回(本覺一)

落花芳草如鋪錦滿目春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親切處也勝  
秋露滴芙蓉(圓悟懃)

芳草織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香歸來說似諸禪子蕩蕩  
風光遶畫梁

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  
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

頌曰。

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  
倒臥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印空叟)

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如二祖  
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

頌曰。

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叅出聖凡路學纔  
有絲毫騰蛇遶脚(大溈秀)

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叅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  
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  
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  
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  
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頌曰。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眄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  
桃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膝泥(天童竟)

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百尺竿頭進步時築着磕  
著自家底老長沙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踏着南山鼉鼻蛇驚  
起面南看北斗(佛鑑懃)

一句舉揚宗旨事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話大地  
山河常放光光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量岑大蟲岑大蟲澧  
州水朗州峯(蒙菴岳)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  
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  
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閒題取一篇。

頌曰。

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與  
多才一首詩(死心新)

聞名直下驚天地更問所居成自謾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  
門下透長安(靈源清)

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韻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曉  
流鶯是處啼(大洪遂)

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覲面難藏處黃鶴  
樓前鸚鵡洲(禾山方)

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翻身句管取  
白衣入翰林(慈受深)

黃鶴樓中四望[賒-示+未]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  
何土風起長江湧浪花(普融平)

百千諸佛倒騎牛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  
更上一層樓(黃龍震)

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求覲面若無精徹眼又隨  
[舟\*呂]子下楊州(南華昺)

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  
烟景有誰爭(寶峯明)

龍門遠曰大眾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為甚麼却恁麼道  
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為甚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  
甚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乃。

頌曰。

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黃鶴樓  
前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已訴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  
(天童覺)

赤土纔將畫簸箕烏雞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後黃鶴  
樓前忘却歸(月堂昌)

黃鶴樓前鸚鵡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處風葉  
蕭蕭月滿樓(訥堂思)

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措大失平晷長沙一隻眼長長今古  
何曾有蹤跡(心聞賁)

堂堂妙相真難比歷歷梵音猶更奇可憐逐句尋言者蹉過  
長沙覲面機知不知黃鶴樓崔顥題詩(佛性泰)

百千諸佛問來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放一枝  
臨水最風流(懶菴樞)

鷓鴣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鷓鴣揔不知(遜菴演)

崔顥曾題黃鶴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清香已逐殘春去無限  
狂蜂戀不休(湛堂深)

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業諸佛  
何曾有地頭(混源密)

秀才覓火和煙得長沙賣石著雲饒欲知千佛居何土贏得  
詩禪價轉高(伊菴權)

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畫蛾眉百千諸佛真消息覲面  
分明舉似伊(松源岳)

百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去明月清風也笑人(掩室開)

百千諸佛居何土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會長江千古自東流(天目禮)

百千諸佛在何居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取莫躊躇(石田薰)

長沙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 作麼生用師劈胷與一踏山曰因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頌曰。

浮雲散盡月當空兔子懷胎產大蟲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曹源生)

作者提持迥不同廣寒宮裏起清風一朝踏到雖然活已落他家陷穽中(掩室開)

長沙因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割茅刈草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

頌曰。

岑公拂袖播鴻機問佛人多作佛稀王主割茅親下手不能土上更加泥(汾陽昭)

臺殿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閭浮境豈並諸 寶印尊(投子青)

簾幙春風曉尚寒歌樓聲咽夢驚殘金輿不御人間世休羨壺中日月寬(雲岩回)

臣岳何曾乏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前叉手西天十萬迢  
迢古佛即自己自己即古佛珊瑚瀲灩十洲春蟾蜍暎奪驪龍窟  
(圓悟勤)

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師曰南泉迁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石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迁化向甚  
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  
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荅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  
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  
和尚昨日荅南泉迁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  
然。

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弥萬仞磨今古折箭  
量天枉費工(佛印元)

長沙似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盡滿園桃  
李(月堂昌)

長沙老長沙老入理深談何處討昨夜三更斗柄垂依舊天  
明日杲杲南泉迁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奇也大奇雪裏誰能  
解辨梅(大圓智)

探花蝴蝶舞三臺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蟲元來  
便是長沙虎(長靈卓)

蘿蔔頭禪聒噪人霜刀累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嚼只容  
衲子鶻崙吞(正堂辯)

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  
人說是非(佛鑑懃)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筍抽條盡無處  
堪尋向上機(投子舒)

也大奇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未免隨人說是非(石溪月)

長沙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去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頌曰。

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疎親湖南城裏從來事米賤柴多足四鄰(保寧勇)

誰問山河解轉身轉身方覺体全真清淨界中無一物一重山後一重人(大圓智)

一顆圓明非內外老盧鏡裏絕纖塵山河大地非他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道湖南好養民 ( ■ )

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

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求恩乞福拋桮校向道明明自不聽(保寧勇)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謾道承恩力試問還曾識也無(疎山常)

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嗣南泉)師住子湖院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叅師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嗥嗥。

頌曰。

子湖堂上縫人行只為堂前狗子獐見影聞聲心膽懾當頭寧免喪殘生(正覺逸)

子湖狗子最威寧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看時如不見當頭  
咬殺喪平生(佛國白)

老大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兒戲奪牌禪客如到來鋤刀  
爭及吹毛利(龍門遠)

子湖狗子劒戟牙齒虎豹遭傷象龍被恥外道天魔望風頂  
禮立國安邦不勞弧矢(南堂興)

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顏如如)  
蹉過跨門一機昧却見成公案子湖指處太親直須急着眼  
看(浙翁琰)

子湖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真正理  
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銀城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  
無語。

頌曰。

手裏絲綸卷復舒扁舟撩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立[(冰-  
水+丨)\*夕]拾歸來一伎無(月坡明)

鄂州茱萸山和尚(嗣南泉)問僧曰闍黎為復是游山翫水  
為復是問道叅禪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雕蚶鏤蛤不滲之泥勞君  
遠至曰渾身是鉄猶被一槌師曰降將不斬。

頌曰。

杖藜林下步蒼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隨水綠一時  
流出洞中來(地藏恩)

游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似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聲  
猿叫白雲鄉(保寧勇)

來時相伴來去時相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地邊鴨  
聽雷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渾三千年清只一度(佛鑑懃)

茱萸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時有靈虛上座出眾  
曰虛空是橛師便打虛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



頌曰。

虛空是櫟幾人諳獨有靈虛取善叅潦倒茱萸雖倚勢龍頭  
蛇尾更何堪(本竟一)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嗣南泉)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叫苦  
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  
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  
對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

頌曰。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誰道者  
漢生也顛顛預預死也莽莽鹵鹵(咄)(地藏恩)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拈起枕子時新羅夜打鼓(寶峯照)

一生叫快活臨終沒依怙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圓照本)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嗣南泉)初參南泉問云摩尼珠人  
不識如來藏裏親[(冰-水+丨)\*夕]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  
汝往來者是藏(雪竇云草裏漢)師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  
亦是藏(雪竇云雪上加霜)師又問如何是珠(雪竇云險)泉召  
師祖師應諾泉云 不會我語師信入雪竇云百尺竿頭作伎倆  
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隻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  
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頌曰。

問渠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荅聲諸方莫錯舉(神鼎譚)

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力已窮一棹清風明月下不知  
身在水晶宮(佛惠泉)

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這便是藏輪  
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莫鹵莽(天  
童竟)

往來是藏珠何在省去方知不外求罔象得之猶特地回光  
返照便甘休(海印信)

蒼鷹逐兔驪龍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往來不往來  
草裏漚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珊瑚(圓悟勤)

[(冰-水+丨)\*夕]者易見者難見者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  
無兩般閒把一枝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遯菴演)

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燦太虛大地眾生同受用如來  
藏裏本來無(松源岳)

一顆玄珠不昧歷劫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愚痴日逐伶俚羣  
隊南泉傾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拈來對面一槌打碎  
(普菴玉)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或稱侍御或稱中丞(見南泉)問南泉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臥如今擬鐫作一尊佛還得麼  
泉云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頌曰。

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 白何曾白 黑未是黑貴他王  
老師天下賊中賊賊大夫象簡曾拈得(正竟逸)

得與不得天寬地窄坐臥經行無勞疑惑(真如喆)

南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黃龍震)

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廣大堅且久靈山曾  
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何物安樂并長壽(龍門遠)

南泉道得拈出片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有玉淨無  
瑕堪與大夫為寶璧見得不見一絲毫坐臥未曾離頃刻不用雕  
鐫徒勞拂拭儀相堂堂分明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  
彌勒(佛鑑懃)

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雨檜蕭蕭風松瑟瑟隔山  
人聽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石菴詔)

大夫鑄石意弥高王老無端教壞他裂破重關行活路一天  
風月照娑婆(掩室開)

得得與不得分明露肝膽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藺翁敬)  
坐臥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  
肝腸說向人(閑極雲)

兩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濃鳥啼  
花落崑前路(諾菴肇)

陸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  
體泉指庭前牡[舟-(白-日)]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  
似。

頌曰。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  
澄潭照影寒(雪竇顯)

舉則易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嵯峨直下蒼龍窟誰敢覷  
著(晦堂心)

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猶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夢須信  
壺中別有天(白雲端)

大夫作牧見南泉舉古明今理事圓正好捨身拚命處不知  
何故却茫然(保寧勇)

舉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顛預南泉指出花如夢對此憑  
君子細看(死心新)

一枝兩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却離披不離披有誰知自緣今  
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上方益)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灼然根本不同  
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鬧處喚起悠悠陸大夫(圓悟勤)

南泉瀝膽為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閒待兔且須  
騎鶴上青雲(佛鑑懃)

孰云天地與同根事見爭如理見親一檻遶花渾已物滿天  
風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猶來因語識人可憐陸亘大夫對面  
埋沒家珍(佛燈珣)

若知天地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却得南泉親指似等閒  
花發夢中春(鼓山珪)

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處花重發玉本  
無瑕似有瑕(徑山杲)

南泉據令不輕酬曾指庭花對陸侯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  
肯向死前休(真淨文)

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一體未審南泉庭下花幾人  
看了夢相似(照堂一)

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天艷在芳叢南泉笑裏移春去留得  
殘紅醉蜜蜂(心聞賁)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閑芳遮藏不許人間見只恐  
春風漏泄香(正堂辯)

堪笑當年陸大夫獨誇身外更無餘不因指出花如夢爭得  
雙眸翳盡除(懶菴需)

未曾脚下分泥水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胡蝶夢不知  
辜負洛陽春(肯堂充)

同根一體都如夢夢裏惺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牆去不知  
春色落誰家(雪菴瑾)

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泉庭前指出花如夢幾箇  
親曾到檻前(天目禮)

裁書擬欲扣天閭徃徃無人可共論因得老生輕指撥臨風  
不覺暗消魂(虛堂愚)

天地同根已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為賤南泉老笑指  
庭花換眼睛(無隱鑑)

陸亘回珠轉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流鶯一聲(南岩勝)

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難描南泉轉步移身處引得黃鸝下柳條(嘯岩蔚)

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公曰還有眷屬麼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曰玉殿苔生公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正位。

頌曰。

金鴨香消更漏長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石帆衍)

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農知是承誰力風暖歌聲落野鉏(石林輦)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

頌曰。

大悲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鎗頭來快便從茲六國絕烟塵(野菴璇)

陸大夫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曰適來摠是大夫分上事。

頌曰。

馬前相撲入交失脚不來外求當面修削六合彼中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摠成就脫畧窠臼還滲漏(月堂昌)

池州甘贄行者(見南泉)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颺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颺。

頌曰。

甘贄有〔(冰-水+丨)\*夕〕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  
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松源岳)

拋來撒去互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覷破髑髏肝膽外摩醯  
頂上復重明(虛堂愚)

甘贄又一日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  
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  
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頌曰。

一般設粥古今稀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鑊盡穿無煑粒叢林  
遠近揔應知(汾陽昭)

甘贄設粥詣南泉請師念佛眾僧前狸奴典座言歸去當時  
鍋鑊一時穿(慈明圓)

兩頭水牯忽相逢出入平田淺草中杖子擊來何處去悠悠  
千古永無蹤(保寧勇)

槌下分明漏泄多尋常設粥却誚訛狸奴白牯無尋處枉使  
廚頭打破鍋(佛國白)

異路相逢句已酬閒吹羌管向汀洲漁人貪顧沙頭鷺不覺  
扁舟逐浪流(雪峯預)

財施無窮法施多為他狸牯念摩訶無端甘贄低頭拜撩撥  
南泉打破鍋(張無盡)

特來設粥誇英俊那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醜拙狸奴  
白牯一齊収(疎山如)

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閬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  
斜去兩三行(湛堂準)

狸奴白牯念摩訶爭似南泉打破鍋雖然佛法無多子天下  
叢林不柰何(鼓山珪)

南泉打破閒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為君重舉過明明  
歷歷不顛顛(徑山杲)

甘贄設粥顯家風王老無端贄施功報去始將鍋打破也知  
賊過後張弓(海印信)

甘贄設粥念摩訶致見南泉打破鍋萬事但將公道斷任教  
四海動干戈(照堂一)

甘贄設粥施財南泉將鍋打破輸他白牯狸奴贏得一場因  
果二人暗中紅心疑殺廚前典座莫疑好煮粥別無巧只要頻頻  
攪(圓悟懃)

太平自來不打諸人也須照顧甘贄米裏有蟲南泉鍋是鉄  
作君看大冶精金終不墮羣錮鏹(佛鑑懃)

甘贄設白粥南泉費塩醋彼此落便宜至今斷來路(或菴体)  
針鋒相揜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粥鍋莫謂當年輕放過大都有  
罪不重科(笑翁堪)

甘贄設粥南泉打鍋一般病痛徹底諍訛更有些兒好笑明  
朝餓殺禪和(雪菴瑾)

設粥殷勤請念誦白槌各為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滿復去  
廚頭打破鍋(橫川珙)

行者失却眼南泉破却鍋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南岩勝)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嗣天皇悟)師未出家時為餅鋪住在  
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  
蔭子孫師曰是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  
師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頌曰。

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唇吻春鳥  
喃喃罵落花(汾陽昭)

十餅每將留一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  
醍醐到頂門(白雲端)

南岳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為香餌引得  
金龍上直鉤(佛國白)

持來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擘破渾崙  
留與後人看(無準範)

受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回出家緣法到當下得心灰(橫川珙)

龍潭因天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  
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  
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  
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  
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  
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頌曰。

脫白投師貴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敘三年事笑倒  
街頭賣餅人(白雲端)

據欸結案得失過半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指示汝擎茶  
行食處聖解凡情不過來軒軒頭角起風雷(月堂昌)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嗣藥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  
處師下禪床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頌曰。

驪龍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潮木人來問西宮事回惠  
東園一顆桃(投子青)

回頭已落今時路不露鋒鋷豈得圓撥動少林閨榭子誰知  
別是一壺天(成枯木)

草戶柴門謝子來躬身下拜笑眉開深深密密親分付莫道  
寶山空手回(疎山如)



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該此意如不然玉帛云乎哉(無準範)  
歲稔時清禮義多相逢陪酒又陪歌當筵不解開懷飲如此  
一天風月何(東叟穎)

道吾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  
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  
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  
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復  
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師曰 不妨伶俐岩不  
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  
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岩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  
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岩亦不會。

頌曰。

言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眾乃淘沙礫真金無辨別不須  
疑慮更切切(汾陽昭)

金剛際下古髑髏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掬寒松  
那棄白雲封(投子青)

道吾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甚麼師喚沙  
彌彌應諾師曰添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霜適來問甚麼霜擬再  
舉師便歸方丈霜於此有省。

頌曰。

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重詢擬進歸方丈一句  
分明更不疑([舟-(白-日)]霞淳)

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識曰為甚麼不  
識師曰不識不識。

頌曰。

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已涉功挂角羚羊無影迹從容  
還落正偏中([舟-(白-日)]霞淳)

道吾因滄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捻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頌曰。

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起威音之前獨步劫空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運轉也鳥飛兔走(天童覺)

道吾因趙州來著豹皮棍把吉撩棒在三門前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

頌曰。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虎驟龍驤誰敢定價三千里外見譏訛生鐵一團無縫罅(尼無著捻)

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潛菴光)

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野菴璇)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嗣藥山)因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

頌曰。

遍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壘兮忽生那箇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雪竇顯)

一竅靈通八面玲瓏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清淨寶目功德臂徧身何處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機大用縱橫何忌諱(天童覺)

弟應兄呼豈偶然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會拾得  
寒山笑揭天(大洪預)

演若怖回鏡裏首那吒還復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起便道  
全軀在剎塵(佛心才)

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床頭挑翻身嫌夜長(天寧璉)  
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耳聞是人知有左握軍持右擎楊  
柳捏聚放開鳥飛兔走(大洪恩)

大悲許多手眼如人夜摸枕子徧身通身起來盡受奴驅婢  
使君不見認著牛迹裏失却大海水轉變未得時依前有依倚歸  
去來歸去來拍天洪浪如浮埃(月堂昌)

徧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為一味毫端湧出湏彌盧芥子吸  
竭滄溟水十虛吞爍正眼寥廓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棒頭喝下錯  
承當背手拈來已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切忌無繩而自縛  
(圓悟勤)

大悲菩薩千手眼如人背手摸枕頭猢猻跳布袋口不妨  
隨處逞風流(懶菴樞)

徧身是通身是淨潔渾身洩却屎拽來露出猛風吹誰教背  
手摸枕子復打三棒(無菴全)

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  
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玄沙  
聞云正是第二月。

頌曰。

借來聊尔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岩前弄蛇手兒時  
作處老知羞(天童覺)

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師問藥山曰如何是異類中行  
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師曰某甲特為此事歸山來山曰

且去師便出吾在方丈外聞師不薦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師師尼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曰不為某甲說吾便低頭。

頌曰。

饑飡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曲澗回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  
何用牧歌催([舟-(白-日)]霞淳)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便好埋却。

頌曰。

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人間逍遙快樂切忌思量涉路途  
不勞彈指開樓閣(普菴玉)

雲巖因藥山問聞汝解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獅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頌曰。

[虎-虎+(扌-(打-丁))][慙金毛獅子子旃檀林下青莎裏  
置也置也威自全一出六出眉趯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  
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為君吸盡西江水(咄)(雪竇顯)

放出金毛獅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爪牙全露直須自把繩頭(懶菴樞)

雲巖初叅百丈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百丈來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曰爭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頌曰。

行盡千峯路轉高肯歸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于曲暨蹉胡家一韻長(投子青)

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巾鉚為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峯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上之言。

頌曰。

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迥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丹霞淳)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嗣藥山)洞山與密師伯到叅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穩今請二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速道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頌曰。

燒香人靜杳無聲苔滿[舟-(白-日)]墀皓月明入戶當堂慵正坐出門尤懶下堦行([舟-(白-日)])霞淳)

枯木岩前烟嶂昏羚羊挂角覓無門玉梭暗擲千峰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癡痕萬古寒潭攪不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我兒孫(自得暉)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袖辨誚訛依前還自舉還自舉栢巖堂上雨花雨(月菴果)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嗣藥山)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交泊離藥山謂同志曰予率性踈野唯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

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眾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侶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橈師又問垂 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 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 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桂分千古韻朗江山翠萬重新(投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蘭橈數拄徒開口水色山光特地新(竟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鈎怪哉當面觸鼈頭微茫一噴朦朧雨萬壑千溪水逆流(保寧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 線[(冰-水+丨)\*夕]來獲錦鱗橈下反身何脫洒回頭不見舊時人(佛迹昱)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鈎三寸無人道笑倚蘭橈自點頭(張無盡)

驀口一橈玄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鈎三寸無消息覺海方乘般若船(徑山杲)

白雲檻外思悠哉密密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意縱橫無繫去還來(丹霞淳)

一葉輕舟泛海隅金鈎釣得錦鱗羸幾多逐浪迷源者誰識  
清波意自殊(枯木成)

離鈎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眼裏沙篷底月明載歸去却前  
風韻落誰家(真歇了)

離鈎三寸何不道法眼無瑕瑕轉多若使一橈全腕力朱涇  
無復水重波(竟陵海首座)

渺渺煙波一葉舟竿頭 線幾沉浮離鈎三寸如何道便有  
金鱗暗點頭(尼無着捻)

一橈提起定綱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為夾山輕放過至今  
四海錯流通(別峯印)

一橈打著這瞎漢堪笑令猶行一半竿頭 線釣鯨波[爪\*  
𩶇]浪拏雲猶是鈍(圓極岑)

一橈劈腦沒遮攔大海波濤徹底乾盡謂單傳并直指誰知  
揔被祖師謾(密菴傑)

離鈎三寸已周遮臭口纔開隔海涯贏得雲山渺秋水至今  
長暎夕陽斜(孤雲權)

三寸離鈎槓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兩手親分付要在  
渠儂自點頭(無際派)

夾嶠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頭三下無言說水闊  
山遙恨轉深(浙翁琰)

了無錐地可容身却泛孤舟據要津不獨夾山遭毒手至今  
賺殺一船人(笑翁堪)

合頭著語酬船子恰如掘地覓青天直饒橈下通明徹也是  
華亭破漏船(蘇臺辯)

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  
船橈柁汝何(南叟茂)

朱涇深處泛扁舟伶俐闍黎上直鉤劈口一橈空宇宙遠山  
疊疊水悠悠(葛廬覃)

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細思  
成敗是簫何(末宗本)

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 且  
耐煩撐破船(清溪徹)

船子囑夾山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  
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  
向深山裏鑊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母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  
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  
水而逝。

頌曰。

夾山橈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踏覆舟今古華亭垂釣者煙波  
江上使人愁(照竟揔)

蓼夾蘆花碧海秋錦鱗躍浪上金鉤目前無法回頭看踏覆  
船來得自由(羅漢南)

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目瞪尚踟躕漁舟覆却無踪跡落日  
秋風戰荻蘆(佛陀遜)

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  
天關地軸翻(瞎堂遠)

驀口一橈全殺活點頭三下鼻撩天至今千古風流在誰道  
華亭覆却船(佛照光)

拶透機先子欲酬迅雷楫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悠悠直入  
千峯不轉頭(水菴一)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淡煙  
和露濕秋光



沒踪跡處莫藏身看來端是眼中塵全機打破繫驢橛棒頭  
敲出玉麒麟(圓極岑)

明鏡當臺一椎打破東魯西秦無可不可(肯堂充)

一橈劈口虛空破三點驢頭覆却船父子至今俱不了江湖  
波浪錯流傳(天童淨)

機輪元不挂 頭會有金鱗上直鉤驀口一橈猶未徹踏反  
船子有來由(松源岳)

臭口未開經萬劫 毫纔犯鐵輪隨雨散雲收明月夜反動  
江波說向誰(木菴永)

夾山不在一橈上明月蘆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斷儼然  
秋色在江山(解空觀)

散席迢迢到海涯點頭橈下喪全機父南子北今何在月冷  
漁歌落釣磯(天目禮)

一下蘭橈驀口鞭大洋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許風滿  
長空月滿船(蒙菴聰)

稱意金鱗一上鉤華亭江水合西流釣船盡底掀翻了惱亂  
春風卒未休(朴翁鈺)

藥貼分明說得親不知裏面偽和真諄諄教誡癡兒女莫把  
方書誤後人(虛堂愚)

一棹綠楊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踏反船(西岩惠)  
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  
上春花拆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徑爭拋擲(東  
谷光)

藥山高沙彌(嗣藥山)因藥山問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  
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  
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  
他不肯承當。

頌曰。

撞破虛空七八片逆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入青霄外多少  
行人覓路蹤(成枯木)

興亡虛去又虛來為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草不受  
春風花自開(投子青)

高沙彌住菴一日雨中來相看藥山山曰 來也師曰是山  
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  
也無打甚麼皮師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頌曰。

偶尔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胡笳不犯宮商曲玉笛  
橫時切外吹(丹霞淳)

鼎州李翱刺史(見藥山)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  
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  
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  
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愜作  
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汾陽問 幽覓聽如實  
神通現姓名(汾陽昭)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曉一片  
紅光海上生(圓通僊)

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霜風苦說甚  
深深海底行(張無盡)

隴西賢相登藥嶠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  
玉女不曾扃(京兆府天寧璉)

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餅中雲在天故國要歸歸便得離亭  
雲月渡頭船(白楊順)

制使當年問道時單鎗匹馬到禪扉再四垂慈猶未曉揮毫  
落紙更明詩(洞山聰)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君富貴百千般爭似  
農家窮的的(大洪恩)

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弁山阡)  
雲在青天水在餅平生肝膽向人傾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  
和沙賣與人(北海心)

若陳見面太懸殊雲水重新誑惑渠謾說當時曾省悟却將  
魚目當明珠(天目禮)

撥草瞻風不奈何深山有道要經過只因貴耳而賤目引得  
全身入草窠(毒菴常)

即今非見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西岩惠)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嗣丹霞)一日在法堂內行投子進  
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  
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踩根曰時至根苗  
自生。

頌曰。

曾扣西來問翠微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  
重將更潑誰(水菴一)

師子出窟驪龍入穴擡眸風生眾獸腦裂更弄爪牙反成漏  
泄時至須憑返擲機分明踏破澄潭月(投子舒)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嗣丹霞)因僧參人事了師曰與麼  
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甚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  
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

出師曰鳥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

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僧撫掌咲呵呵此土西天未曾有(佛鑑懃)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無過若是叅方士須達末後句(大圓智)

晝復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兔走於此茫然與悄然捻是鰕跳不出斗(石溪月)

僊天禪師(或作天仙嗣潭州大川)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

頌曰。

有客訪師纔入門由來賓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皆無咎善始全終誠罕聞(本覺一)

眼明慣識陣雲高兩手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斷將軍歸去合封侯(絕象鑒)

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通風要須惜取眉毛好免使全身落草中(竹屋簡)

僊天因僧叅方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晒却即閒苦死覓箇[膜-大+(句-口+匕)]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頌曰。

將軍帳上孰能過不易僧初善切蹉蛇尾龍頭弓劒折山藤三十未為多(本覺一)

馬頰山本空禪師(嗣大顛)因僧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 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 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 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佛鑑云問不徒然荅無虛設纔隨語轉覲面千山後偈中雖有[(冰-水+丨)\*夕]有放其柰錯下名言山僧重為別過。

乃有偈曰。

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真空古今妄外迷源者春入園林處處紅(塗毒策)

本空上堂祇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 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眾前不要牽爺恃娘曰大眾忻然去也師曰 試點大眾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徃徃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頌曰。

叅禪學道莫匆匆動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故難通水中塩味知相似色裏膠清信不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解謗宗風(南堂興)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嗣大顛)因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禮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頌曰。

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草(圓悟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田一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諗(三十五則)

■附清涼益(一則)

■葉縣省(一則)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嗣南泉)師初謁南泉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噐之許其入室。

頌曰。

鮮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童子面前人(顏如如)

試問如何是主人進前叉手敘寒溫但知北極群星拱不見黃河徹底渾(寶葉源)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頌曰。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不能曉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雲峯悅)

欲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所得亦非緣(佛鑑懃二)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汲清泉直立頭  
垂地橫眠脚指天應湏與麼會方契祖師禪若謂平常心是道枝  
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鼓山珪)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  
舉著一回新(徑山杲)

趙州昔日見南泉言下投機自廓然要會平常心是道平常  
不住道方玄(本覺一)

白日遲遲兮花菲菲白一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人迹  
稀南泉也落第二機(慈受深)

碍得銅盤不打老鼠所以抽身入還從屋裏來圾教臺凳穩  
聊且勸三盃兄呼弟應殷勤處留得兒孫辨刮灰(月堂昌)

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解却粘去却縛言  
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圓悟勤)

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瑩清輝浮雲掩斷千人目見得  
嫦娥面者稀(龍門遠)

向道平常心是道斬釘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量連累  
兒孫入荒草業識茫茫知不知終日紅塵無價寶(大溈智)

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無影樹頭春色曉金鷄  
啼在不萌枝(足菴鑒)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只有九十日爛醉  
都無一百場(雪菴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  
人間好時節(無門開)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  
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頌曰。



拽脫鼻頭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馱去又見  
東山片月生(保寧勇)

出窟金毛奪父機同聲哮吼眾狐疑三更窓月如清晝誰敢  
重來弄嶮巖(寶峯祥)

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窓夜來月三更  
依舊照茅堂(鼓山珪)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徑山杲)

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利(慈受深)

檀越家中作水牛〔(冰-水+丨)\*夕〕來放去任優游不曾犯  
着人苗稼何必南泉對趙州(照堂一)

戴角擎頭笑一場父子家和醜外揚知有底人何處去春來  
依舊百花香(冶父川)

掣開金殿鎖撞碎玉樓鍾貪程未歸客徒自覓行蹤(木菴永)

趙州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  
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頌曰。

逐步移筇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雙足迹分明在將謂  
歸家不可尋(保寧勇)

古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為不等閑拄杖靠來斜倚壁輕如  
毫髮重如山(佛鑑勤)

茱萸這裏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拄杖  
至今猶倚壁(鼓山珪)

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地到海  
方知徹底軋(徑山杲)

趙州有語標遶栢今古藁林光烜赫若到茱萸堂上行到底  
反成箇老賊(地藏恩)

趙州探水誰能知委一滴也無洄復哀沸靠却拄杖囉囉哩  
哩(文殊道)

一滴也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堆牛糞  
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典牛游)

趙州曾探水茱萸無一滴東覷西覷了拄杖便靠壁滄海深  
處歸何人辨端的(楚安方)

平地鼓波濤青天轟霹靂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古往今  
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無際派)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子曰如何是伽  
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頌曰。

橫胷抱腹藏龍種剖膽剜肝觸鳳胎勿謂此兒容易得湏知  
出自痛腸來(汾陽昭)

咄這老竭得恁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剛門外笑呵呵  
菩薩堂中聲哽咽(海印信)

丫角女子出天真清淨伽藍盖得人世俗不知林下意無錢  
難得買紅裙(佛鑑勤)

趙州因僧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祇對師曰  
塩貴米賤。

頌曰。

塩貴米賤諸事成現擬欲商量腦後拔箭(懶菴需)

趙州因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  
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  
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頌曰。

截斷三閩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見風送  
漫天似雪飛(佛慧泉)

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  
何處可容伊(保寧勇)

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纖毫不立  
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由自摘楊花(天童覺)

三千里外兩重關衲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北路楊花  
風散雪漫漫(普融平)

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  
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  
已行遍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嚩呢嚩哩吽噯吒(徑山杲)

摘楊花摘楊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訥堂  
思)

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楊絮無佛處急走過一葉漁舟  
江面破林裏烏鵲去又來園中桃李開還謝舜若多神相太空無  
目仙人逢暗夜(白楊順)

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密把鴛鴦閒綉出金針  
終不與人看(松源岳)

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外無憑據趙州贏得口皮光却是  
這僧知落處(虛堂愚)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  
頭。

頌曰。

因問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鎮州有菜名蘿蔔濟却  
飢瘡幾萬年(汾陽昭)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烏  
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雪竇顯)

鎮州蘿蔔播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孰謂當時人獨愛至今  
更是好充飢(正竟逸)

陶潛彭澤唯栽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似晚來江上望數峯  
蒼翠屬漁家(海印信)

衲僧巴鼻徒穿鑿平實商量紹祖宗多謝張公勤苦力滿園  
留得過深冬(佛慧泉)

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湏分曉衲僧多是渾淪吞子細  
得他滋味少(白雲端)

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闡提人不信一枚  
秤得重三斤(保寧勇)

鎮州出菜名蘿蔔過後思量却難得王老兒孫不覆藏逢人  
直露真消息(長靈卓)

趙州古佛尚多言蘿蔔出生鎮府田天下衲僧多咬嚙齒間  
蹉過老南泉(文殊道)

叅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  
陽春非楚詞(徑山杲)

趙老機關沒淺深鎮州蘿蔔接叅林過後思量也難得入泥  
入水老婆心(大溈智)

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觀音寺裏有弥勒東院  
西邊有趙州(鼓山珪)

青出於藍冰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或菴體)

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謾說鎮州蘿蔔大何曾  
親見老南泉(石菴詔)

親見南泉箇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菜氣不曾除帶累  
兒孫咬蘿蔔(野雲南)

趙州因秀才問曰佛不違眾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  
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  
我亦不是佛。

頌曰。

當機轉處不躊躇琉璃盤裏走明珠趙州老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舁(石菴詔)

趙州因叅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湏悄然去曰悄然一句且致忸然一句作麼生道師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然師便出去。

頌曰。

作家相見彼此難構忸然悄然進前縮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佛鑑勤)

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犯牛斗師子吼野干鳴摘出离婁眼裏睛一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掀反海岳訪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瞎堂遠)

趙州示眾曰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菴覺拈云諸人切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

頌曰。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雪陸墓烏盆變白盆

趙州因大眾晚叅師曰今夜荅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墜子。

法眼問覺鍊觜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乃問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頌曰。

探竿影草幾人知正似將軍一面旗斬將安營都在我倒騎鍊馬上湏弥(慈受深)

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荅話拋磚引墜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緇素箇裏高於萬仞峯不動纖毫擒佛祖(圓悟勤)

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

頌曰。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偽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胡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雪竇顯)  
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鵲東西南北謾擡頭萬里  
重雲只一突(白雲端)

泥佛不度水法華前陣曾止止君之退步若彖詳不使縱然  
波浪起

金佛不度爐海上江山入畫圖千手大悲徒着力却慚舜若  
眼眉籠木佛不度火多口阿師曾議過隈刀避箭不堪論無限英  
雄又蹉過(大溈秀)

金佛木佛泥佛度爐度水度火盡入趙州紅爐烈燄光中鍛  
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鼓山珪)

九十七種妙相顧陸[舟-(白-日)]青難狀趙州眼目精明  
覷見心肝五臟(徑山杲)

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  
空冷坐

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閭  
到騎驢

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錫不要南山  
要鼈鼻(三聖昌)

三佛形容總不真眼中瞳子面前人若能信得家中寶啼鳥  
山花一樣春(冶父川)

金佛不度爐風光滿帝都少年花酒客大醉幾人扶  
木佛不度火大士無人我毫釐念不差永劫遭羈鎖

泥佛不度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金佛不  
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渾崙咬不破泥佛不度水何處不  
是真佛屋裏坐趙州言是禍水牯會耕田黃牛能拽磨(常菴崇)

金佛不度爐圓光燦太虛直下便薦得不用更躊躇木佛不  
度火院主眉毛墮烈燄亘天紅舍利無一顆泥佛不度水衲僧難  
下嘴擬議隔千山迢迢十萬里真佛內裏坐趙州休話墮覲面便  
承當擡眸即蹉過金佛木佛泥佛穿來擲過閻浮更說真佛在內  
無端已被塗糊(尼無著總)

真佛屋裏坐開口成話墮幸自可憐生教我說甚麼(月林觀)

泥佛金佛木佛度水度火度爐妙體本來無處所莫將真佛  
強塗糊(天目禮)

趙州因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之尼曰和尚猶有這  
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曰。

密密深深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商量師姑若會趙州掐鍊打  
心肝也斷腸(慈受深)

兜羅綿樣硬贅頭河北風流老趙州鹹處著塩淡添水軒頭  
一笑更無休(正堂辯)

猛虎深藏淺草窠幾回明月入煙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  
當頭蹉過他(高峯妙)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 須  
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

頌曰。

僧去閩中路不遙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回避歸何處恰好  
安眠日正高(汾陽昭)

聞說閩中兵馬多叮嚀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藏身處無限  
雄師不柰何(正覺逸)

七閩歸路日爭鋒回避湏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是青山  
雲外萬千重(佛慧泉)

趙州因僧游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  
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  
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  
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  
也。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會來往  
草鞋徹底穿(汾陽昭)

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  
悠(慈明圓)

靈龜未兆無凶吉變動臨時在卜人路頭問破誰人委王老  
東村怒目嗔(投子青)

趙州作者勘婆婆太平時代用干戈趙州收得龍泉劒掃盡  
煙塵揔是他(佛印元)

僧問遊臺路婆直指不誤雖然徑直言柰緣多恁去

趙州勘破歸會者憑何據月色曉堂分雲[(冰-水+丨)\*夕]  
山岳露(浮山遠)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  
莫與路為讎(黃龍南)

撥動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勘破人誰委多少  
禪流錯路頭(海印信)

趙州勘破老婆禪語默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叅學者剛於  
岐路走如烟(淨照臻)

言中辨的老禪和驀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問岳陽  
船子洞庭波(雲峯悅)



昔日趙州為主將老婆戰罷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路却被  
時人取次行(大滄秀)

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勘破老婆回首日長江  
依舊向東流(佛慧泉)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為君勘破了趙州  
腳跡少人知(白雲端)

何事趙州婆子話雄雄今古振嘉聲高空有月千門閉大道  
無人獨自行(保寧勇)

趙州一勘老婆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由未薦臺山  
從此長荊榛(照覺揔)

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凡或聖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裁婆子  
被伊勘破了(真淨文)

趙州問路婆子荅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  
處同道者相共舉(景福順)

勘破不勘破婆子能招禍直饒千眼補陀人也是大蟲看水  
磨(雲居祐)

趙州勘破事非真走殺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指處一回  
舉首一回新(地藏恩)

臺山路上婆往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勘破(雲盖智)  
是箇遊臺發問端婆婆指路盡顛預可憐眼裏無筋骨却把  
時人一樣看(佛國白)

撥動煙塵老古錐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掌自是  
行人不見歸(圓覺演)

婆指臺山路不差游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後四海  
五湖同一家(草堂清)

驀直臺山路不迂趙州親去定賢愚古今來往何妨礙未透  
金塵終是麓(三祖宗)

臺山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半途五里牌邊相借問不知  
驚馬是龍駒(上方益)

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過直道玄關人不曉趙州  
特地斷誚訛(雲溪恭)

叢林老作是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鋏関曾粉碎恩大  
難將雨露酬(真如喆)

驀直去驀直去不逐指頭不行舊路大丈夫漢乾坤獨步(兜  
率悅)

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今五湖四海剛被勘婆話  
迷(圓通仙)

臺山有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識趙州親勘破舌頭  
無骨柰渠何(成枯木)

高握金鞭出禁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後四海  
行人賀太平(普融平)

五臺山路入嵯峨驀直饒聲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漢歸來  
道我勘婆婆(張無盡)

勘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臥金牛臺山今古行人口笑飲  
清風味轉幽(長靈卓)

兩重問荅絕誚訛趙老於中却勘婆若不全身探虎穴安能  
徹底驗仙陀(禾山方)

趙州親勘破臺山勿兩岐只這老婆子踪跡少人知(佛心才)  
燕趙當年有一僧干戈聚裏等聞行定亂不携三尺劍至今  
天下絕攙搶(寶峯祥)

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問禹門求變化風雷  
只在葛洪家(旻古佛)

趙州勘破路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空寂寂至今  
猶未絕誚訛(少林通)

臺山路上老婆禪驀直教人好進前賴得趙州親勘破從茲  
四海路平然(雲盖昌)

行路難行路難最難難過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昂頭掉  
臂總閑閑總閑閑遂府出鉢盂(湛堂準)

臺山一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冤智者愚人之  
患(疎山常)

臺山古路是人游箇箇尋婆問路頭堪笑趙州纔勘破寥寥  
千古使人愁(疎山如)

玉簫吹作鳳鸞吟惹動遊人離別心一陣東風捲寨廓四方  
八面少知音(佛智裕)

臺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勘破了清風滿大唐(高菴悟)  
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  
點過冷地臥(徑山杲)

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痒(鼓山珪)

臺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親到來勘破老婆回首處從此  
行人眼不開(楚安方)

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獸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  
當空照九垓(西蜀廣道者)

老婆元是魔王脚三軍不動旗閃爍趙州無柄鋏掃帚掃蕩  
煙塵空索索(石頭回)

婆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勘了這回緊閉門  
戶(戲魚靜二)

趙州老老大大不解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子倒被婆子勘  
破善繫無繩約善行無轍迹不戰屈人兵直面當機疾老婆勘破  
五臺山有誰糸透趙州関(圓悟勤)

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招魂喪命因圖象良馬  
追風累索牽勘破了老婆禪說向人前不直錢(天童覺)

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大妄語成便白拈去膽大心龐無 會  
處稽首趙州大法王主(典牛游)

大用全提似海深魔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勘破婆婆處草偃  
風行無處尋(南堂興)

趙州老子爛泥裏刺勘破老婆藁林受賜

婆婆不在五臺山平地行人作易難驀直坦然今古路區區  
却過趙州関(雪竇宗)

臺山路驀直去趙老見婆無別語勘破回來知不知莫信閑  
人說是非(冶父川)

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瑣龍樓親從宣德門前過更問  
行人覓汴州(文殊道)

婆子幾年尋劍客趙州勘破有誦訛解使不由家富貴風流  
何在著衣多(訥堂思)

一按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遜菴演)

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  
烏騅不易騎(明大禪)

四海同一家兩口同一舌趙州勘婆了有理向誰說(己菴顏)

踞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衲被戈矛趙州提起那羅箭穿過  
髑髏即便休(尼無著揔)

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自知勘破却回休借問得便  
宜是落便宜(密菴傑)

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瞋  
睡(妙慧尼淨智)

趙州勘破百發百中趁得老鼠打破油甕(佛照光)

村婆暴富誑誑[門@召]閭趙州賣俏矢上加尖(或菴體)

驀直驀直青天白日勘破了也一文不直(月林觀)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蒙菴岳)

臺山路上箇婆婆平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閘更無一滴到黃河(無準範)

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謾我不得(文殊業)

趙州言勘破心頭打額頭如何無轉智特地覓冤讎(野雲南)

趙州問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曰閑。

頌曰。

○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反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雲盖智)

趙州一日敲火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頌曰。

二趙州眼放光爍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欂(老衲證)

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昨夜通消息南海波斯過大唐(野菴璇)

趙州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却下禪床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半藏。

頌曰。

一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針線(慈受深)

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發箭紅心心裏中紅心驚得湏彌頭倒旋(正堂辯)

趙州一匝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普為人天開正眼大千沙界一毫收(足菴鑑)

不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床繞一遭背面却言虧一半老婆惡業自家招(天目禮)

趙州劒氣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扶好手  
手中誇好手(殺六巖輝)

趙州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 不得喚作火老僧  
道了也僧無對復策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  
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  
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  
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  
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  
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頌曰。

二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楊無為)

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月林觀)

趙州回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  
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  
前栢樹子。

頌曰。

○庭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牛犁嶺上耕正示西來千種路鬱  
密稠林是眼睛(汾陽昭)

庭前栢樹趙州道廬陵米價吉陽敷三歲兒童皆念得八十  
翁翁會也無(浮山遠)

趙州庭前栢天下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慈明圓)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指庭栢却令  
天下動干戈(雪竇顯)

千里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回循趙州奪得連城璧秦主  
相如總喪身○入門何必辨來機老倒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  
指示反令平地下針錐(雲峯悅)

趙州有語庭前栢禪者相傳古到今摘葉尋枝雖有解須知  
獨樹不成林(黃龍南三)

庭栢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話播叢林盤根抱節在金地禪者  
休於格外尋○萬木隨時有彫喪趙州遶栢鎮長榮不獨凌霜抱  
真節幾奏清音對月明○趙州全不犯工夫覲面寧存細與龐重  
疊示君君不見遶前栢樹本來無(兜率悅)

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節下載  
清風何日休(正覺逸)

趙州遶前栢三冬刮地寒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  
安(天衣懷)

人問遶前栢予是嶺南客反憶臘月天雪裏梅花拆(海印信)  
僧問西來意趙州栢樹皴皮下若有血官差不自由(翠巖真)  
青青庭栢何年植祖意分明示趙州海變桑田有窮劫靈苗  
無影不凋秋(照覺總)

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  
時人會不得(真淨文)

趙州遶栢衲僧苦厄井口轆轤橫吞不得(野軒遵)

庭前栢樹示禪流幾箇親曾見趙州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  
春風卒未休(保寧勇)

趙州庭下栢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衲僧如覲著西來  
祖意合平沉(楊無為)

趙州庭栢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求盤根  
萬古終無極(大溈秀)

真箇恁時方識恁是精靈眼識精靈時人不會西來旨只看  
青青栢在庭(佛國白)

羚羊掛角絕狐疑翠栢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會杳天  
紅日夜長輝(羅漢南)

舌頭無骨趙州老栢樹庭前說向渠好是晚來無限意  
啼鳥噪禪居(三祖宗)

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映清輝浮雲掩斷千人目  
得見姮娥面者稀(佛鑑勤)

庭前栢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冰-水+丨)\*夕]  
日月明(湛堂準)

青青庭栢指西來趙老門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意  
誰把靈根著處栽(佛燈珣)

西來祖意問如何栢樹庭前指似他射虎不真徒沒羽  
至今天下有譎訛(疎山如)

天下禪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栢庭前栢老倒禪和  
眼赫赤不善東西失本源屈我觀音作胡客(五祖戒)

趙州庭前栢衲僧皆罔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  
(琅琊竟)  
趙州庭前栢眼裏電光掣雲外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道吾真)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  
空向枯椿舊處尋(承天宗)

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瞞菴成)

庭前栢樹宿根深葉葉真珠寸寸金佛祖長長出不得  
千古萬古只如今(南堂興)

打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高灘  
(崇覺空)

趙州庭栢說向禪客黑漆屏風松蘿亮隔(佛日才)

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咒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諦  
石人半夜失烏雞(正堂辨)

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念千古音  
(龍牙言)

庭前栢樹子分明向君舉大雪滿長安燈籠吞佛祖  
(塗毒策)

靜鞭聲裏駕頭來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壓香塵  
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瞎堂遠)



西來祖意遶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踣跳松蘿  
亮隔笑掀騰(天童淨)

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竇八布衫穿禾山解打鼓(石菴瑤)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趙州遶栢洗脚上船(退菴奇)

清涼法眼禪師舉栢樹子話問覺鍊紫承聞趙州有此話是  
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眼曰真師子兒。

頌曰。

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佛印元)  
僧問西來栢樹酬何必斯言謗趙州令人長憶清涼老一句  
當年喚轉頭(大溈秀)

新羅鷄子刺天飛鈍鳥籬邊懔不去趙州庭栢一何高誰道  
先師無此語(白雲端)

日炙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倚遶株昇元大小清涼老未會  
先師此語無(正竟逸)

趙州無語幾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桃花復何在相逢  
空愛白公詩(大洪遂)

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真淨文)

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虫元是虎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  
豈在家中死急着眼却回顧若會截流那下去匝地清風隨步舉  
(慧通旦)

趙州遶前栢樹子崑崙眼睛如點漆笑他法眼謗先師覺公  
心苦口如蜜(雪堂行)

行主無人能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背翻筋  
斗(正堂辨)

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遍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  
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  
眼好向此中辨真假(文殊道)

一人背手抽金鏃一人反身控角弓南北東西覓頭看果然  
一鴈落寒空(已菴深)

葉縣省和尚回僧問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  
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  
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  
歷歷打破軋坤當下心息。

頌曰。

一庭前栢樹子簷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簷  
頭滴滴分明歷歷碧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普天匝地成狼籍  
(東山源)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  
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 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  
若回寄箇鍬子去。

頌曰。

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踏趙州關賺他一隻破鍬子二百  
餘年去不還(正覺逸)

石橋一路滑如苔閩嶺風高凍不開相見盡言游歷去幾人  
曾到雪峯來(佛慧泉)

沙門隻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鍬子何人識趙州放行  
底事湏綿密(海印信)

大地是眼何處屙天下不柰雪老何趙州寄箇鍬子去方得  
此語圓墜墜(鼓山珪)

大地是眼沒處屙衲僧到此便聲訛湏知別有安身訣會得  
安身事更多(咄)鍬子安著在甚麼處(照堂一)

雪峯何處屙趙州寄鍬子沙門一隻眼狼籍乃如此阿呵呵  
大唐國裏鼓聲起新羅國裏舞婆娑(別峯印)

大地一隻眼誰敢屙其中鍬子寄將去那知到雪峯(橫川珙)

趙州謂眾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頌曰。

蒙頭不覺齁齁睡開眼從教燄燄紅若謂平常便無事湏防豆爆冷灰中(心聞賁)

○無賓主話意深深流落藁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掛壁衲僧凍死不知心(石田薰)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麼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雪竇顯)

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似椎眼如眉涉語默蛭怜夔堪笑卞和三獻玉縱榮別却一雙足(圓悟勤)

世間無物可羅籠獨有峩峩萬仞峯忽若有人猛推落騰身雲外不留蹤(隨菴緣)

至道無難萬水千山唯嫌揀擇鵠黑烏白纔有是非還護惜不會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腰金猶頌青青麥(月堂昌)

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線一串穿來不剩星(無菴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頌曰。

象王嘖呻師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走(雪竇顯)

分踈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白雲端)

五年分踈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翫價玲瓏底相知莽鹵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天童覺)

五年分踈不下往往反成話[擇-早+(革\*月)]湏知至道無難於此誰知縫罅(佛鑑勤)

天雷如鼓雲騰致雨雨霽雲收新月一鉤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五年分踈太隔脉東海鯉魚多赤稍南山大蟲有白額(月堂昌)

風雨濛濛烏雲鬢鬢鬣鳳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尋龍王不在(咄)(默堂定)

天高地厚尋常事海濶山重更要論霹靂震摧山鬼[宋-木+屈]獨携霜劍定乾坤(無菴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鍊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雪竇顯)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路却冤天道不平勻(白雲端)

金毛師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雷擊電奔脩羅喪膽外道亾覓含靈蠢動莫不沾恩(佛鑑勤)

當門一脉透長安游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措金鎚擊碎萬重關(無庵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頌曰。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是立(雪竇顯)

驅山寨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白雲端)

針線工夫妙入神恣情接意一何親太平胡越無疆界誰是南人與北人(佛鑑勤)

紫綾紅錦青絲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縫罅不能無爭柰時人見不見(龍門遠)

曰暖風和鶯囀新柳垂金線繫東君東君不惜無私力一點花紅一點春(無菴全)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某甲不問這箇道師曰問那箇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

頌曰。

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事匆匆關山路遠終須到一徑長遙君任通(投子青)

趙老家風不熱謾問他大道蒼長安有誰平步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水菴一)

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松源岳)

趙州因僧問道入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

頌曰。

作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烏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南堂興)

漱石泠泠古澗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昂霄操誰信根頭有茯苓(南叟茂)

道人相見問如何舉手寒溫事已多老倒趙州呈漆器岳陽  
船子洞庭波

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曰爭似春風處處閑。

頌曰。

爭似春風處處閑花開花落豈相關白雲自在猶難擬飄鼓  
無心滿世間(佛印元)

趙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會得祖師意便是教  
意。

頌曰。

波斯讀梵字冥窟人作詩烏頭彷彿附子依稀竹密不妨流  
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湛堂準)

趙州回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  
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擲曰公驗分明過。

頌曰。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踏破草鞋歸去後落花  
啼鳥一般春(佛鑑勤)

天子居鬧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擺手御街來往不怕巡火所  
由(鼓山珪)

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徑山杲)

鑽頭鬧藍遠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好手而皮  
三寸不知羞(蒙菴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板齒生毛。

頌曰。

九年面壁自虛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可事石人  
踏破謝家船(投子青)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輪果子遠曰請和尚  
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

糞中蟲師曰 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菓子來。

頌曰。

兩陣交鋒勢莫窮信旗獵獵卷秋風邊庭不用深深入勒馬歸來却有功(慈受深)

趙州老古錐家風繼金粟文遠小廝兒[宋-木+屈]中師子属共撫無絃琴同唱還鄉曲花簇簇錦簇簇一片好良田瞥尔生荊棘赤脚漢趂兔著靴人喫肉(南堂興)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

頌曰。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顆顆圓南贍部洲人未識菴摩羅果信虛傳(保寧勇)

不立孤危機本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眼裏花(雪堂行)

如何是佛殿裏底世出世間難可比萬國同歌河海清稽首拜手元是 (月林觀)

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度量(蒙菴聰)

趙州因學人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頌曰。

床窄先臥粥稀後坐濟濟鏘鏘瀟瀟洒洒要會趙州洗鉢盂了事沙弥消一箇(泉大道)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被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白雲端)

粥了令教洗鉢盂竈心往往更心竈直饒到此分明了也是平生不丈夫(佛陀遜)

趙州喫粥話尋常問禪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雲盖智)  
喫粥了也洗鉢盂家常逐日最相於西來何處半零落六祖  
癡頑不讀書(三祖宗二)

乍入叢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  
游人不見歸

乍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擁滯往往靈山受記人未有  
如斯箇次第(正竟逸)

粥了尋常洗鉢盂柰何依樣畫葫蘆靈光洞徹河沙界是則  
名為大丈夫(雲居祐)

喫粥了洗鉢盂何曾指示曹溪路謾言隨眾三十年記得展  
單忘却筇(楊無為)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  
大姐(湛堂準)

粥了令教洗鉢盂趙州此語不相辜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  
男兒是丈夫(慈受深)

粥了令教洗鉢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叅飽叢林客且道  
其間有悟無(天童竟)

乍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盂洗了相逢著又得  
濃烹一碗茶(長靈卓)

大隱居廬小隱山世人無路得相干五湖禪客朝朝用誰解  
回頭子細看(草堂清)

叢林乍入問來由喫粥無過洗鉢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流(開福寧)

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淺草處等閑  
推出玉麒麟(佛性泰)

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貧家  
桃李也成陰(護國元)



開單展鉢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真直下要明端的旨韶陽  
句外露全身(保寧勇)

喫粥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孟敢問諸人  
悟也無趙州老孰為儔把断要津水逆流伶俐衲僧纔眨眼釣魚  
船子下楊州(龍門遠)

趙州指示洗鉢孟衲子奔馳枉費工日用不知何處覓分明  
說向似盲聾(南堂興)

喫粥了也洗鉢孟已是分明說向渠有時冷地思量著點鐵  
成金舉世無(月林觀)

十方通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狐兔潛蹤(尼無著捻)

粥了令教洗鉢孟鍊船無底要人扶片帆高掛乘風便截海  
須還大丈夫(密菴傑)

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拈出鉢孟令去洗行盡千山與萬山回  
頭撞著自家底不須指不須洗烜赫靈光照天地而今高掛在虛  
空長靈室內展脚睡(文殊道)

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我馳馳到家中猶罵詈不知  
醒後又如何(且菴仁)

只為分明極反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無門開)

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占断不費一文錢(息菴觀)

只將乍入來伸請一到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去宗師  
不用更忉忉(橫川珙)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 •祖師機緣

### ◦六祖下第四世

- 趙州諗(三十四則)
- 附京兆寬(一則)
- 芙蓉訓(二則)
- 大禪佛(一則)
- 普化(六則)
- 秘魔岩(一則)
- 祇林(一則)
- 公畿(一則)

趙州因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叡師曰汝祇見畧叡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

頌曰。

趙州石橋本無星急水游魚不易停橋上只觀驢馬迹誰人敢向御街行(北塔祚)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鰲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勞(雪竇顯)

我愛趙州對揚瀟洒僧問石橋度驢度馬碧眼胡僧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地藏恩)

異類渠行李心真出語親隨流自得妙到岸不迷津(京兆府天寧璉)

長鯨已壓浪頭飛跛鼈橋邊尚碾泥度馬度驢難解會綠楊  
影裏路東西(地藏恩)

趙州石橋只見畧豹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在富全  
貧當頭如認著東魯問西秦(月堂昌)

趙州聞沙弥喝叅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弥便珍  
重師曰沙弥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頌曰。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鼓山珪)

瑟瑟風松蕭蕭雨檜師子咬人韓驢逐塊(徑山杲)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  
螻蛄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為什麼入這皮袋  
裏來師曰知而故犯。

頌曰。

大用全機得自由有無雙放却雙[(冰-水+丨)\*々]幾多業  
識逢人犬從此時時憶趙州(佛印元)

少年學解昧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惑為  
機智競躊躇(圓通秀)

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儔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  
萬派盡東流(普融平)

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  
無故吠虛堂(慈受深)

道有道無無剩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逐氣隨他去空使  
流光暗度秋(成枯木)

有佛性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拗折無星秤火  
熱水面紅檣從空裏釘肯類盲龜嚙死蛇一對牙關緊咬定(正覺  
逸)

趙州古佛言言中的話有話無燕金趙壁更有布衫重七斤  
天上人間無價直(地藏恩)

佛性分明脫有無醋酸何用掛葫蘆薄霧輕烟留不住扁舟  
已過洞庭湖(瞎堂遠)

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鑷破雙  
關業識依前還作狗(本覺一)

狗子佛性有毘盧愛飲弥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倒普賢  
扶扶到家中全酩酊胡言漢語罵妻奴(正堂辨)

無直路却縈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喫村酒李  
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石菴瑤)

狗子佛性無斫額路上逢子胡業識性在遭一口大地全無  
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千株柳知而故犯可憐生一一面  
南看北斗(無菴全)

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纔涉有無喪身失命(無門開)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

頌曰。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真淨文)

趙州露刃劒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數段(五祖演)

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哇喋無限尋聲跡掛角  
羚羊不見蹤(寶峯祥)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堂裏坐(鼓山珪)

有問狗佛性趙州荅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為不丈夫(徑山杲)

狗子無佛性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疎山如)

狗子佛性無寶劒出規模落在將軍手橫按立當途(楚安方)

問頭既實荅亦堪誇洛陽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口太饒舌  
農家信手摘楊花(大滄智)

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合掌聽須弥岌峩舞三臺海水  
騰波行正令(南堂興)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  
那吒行正令(稠巖贊)

乙己大人丘叢林為 讎利牙如劒戟生殺有來由(南巖勝)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趙州開口露出心肝(典牛游)  
連馬連人劈一刀虛空迸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看誰解  
分開蓋膽毛(中菴空)

鍊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口能招禍(尼無著捻)  
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鏑喪却窮性命(潛菴光)  
貧無所依兩親相擊旱地雷聲青天霹靂(或菴體)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鷓鴣(文殊道)  
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掘出秦時鏡光明渾不見星兒上下  
四維俱徹暎(誰菴演)

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苦痛萬千般回邪却打正(密菴傑)  
大食波斯飲百盃停停把柈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峽不問  
瞿塘灩澦堆(東山空)

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圓鏡七九六十三一切智清淨(唼菴鑒)  
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打殺別人被人打殺定(南書記)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桃符千邪俱不入百恠盡消除(松源岳)  
狗子無佛性泥捏活大聖不是泗州人說著也不信(別峯雲)  
狗子無佛性勸君不用舉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己菴深)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路無人踏得着(即菴然)  
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東壁挂葫蘆(朴翁鈺)  
無之一字殺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鉄山仁)

二八佳人刺綉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  
停針不語時([仁-二+幻]堂仁)

利刀截斷命根跳出狐群狗隊拈起萬煨蒺藜鐵額銅頭粉碎(石菴瑤)

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舉先知只得一橛(少室睦)

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藥葫蘆接來醫却人間病大死一回方見渠(葛廬覃)

狗子無佛性干將入楚庭一禪三首落千古得虛名(千峯琬)

京兆寬曰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尚為甚麼却無師曰我非眾生曰既非眾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

頌曰。

拈却這僧問去却京兆荅浩歌歸去來清風遍六合(五祖演)

裂破須彌鼻孔踏反大海乾坤面前百千諸佛盡是我家兒孫(楚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頌曰。

彎弓直勢射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是貪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年糧(海印信)

趙州筍被婆偷去遭攔如何肯便休合出手時湏出手得抽頭處且抽頭(野軒遵)

趙州老捉箇賊當面勘渠返遭一攔賊不成罪歸己天下衲僧知幾幾(地藏恩)

趙州挨拶老婆時迦葉難陀盡皺眉却被老婆揮一掌從來多事落便宜(張無盡)

從來柔弱勝剛強捉賊分明已見賊當下被他揮一掌猶如啞子喫生薑(佛鑑勤)

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脚人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  
如今成是非(金陵俞道婆)

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盖白頭新(瞎堂遠)  
一路雄兵犯界河煙塵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在畫角  
城頭唱楚歌(雪竇宗)

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楊州是非長短俱栽了鼠竊  
終難似狗偷(無準範)

相見又無相觸忤攔腮便掌不相饒思量箇樣無滋味莫是  
趙州身命招(閑極雲)

趙州示眾曰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死裏諸人且  
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俱不留時如何師曰實即得若不實  
爭能出得生死。

頌曰。

看經也在生死裏飯蘿裏坐無喫底不看經也在生死裏錦  
衣堆裏無着底忽然烏鵲叫一聲反身踴躍渾家喜休擬議如令  
拋向眾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  
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  
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頌曰。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惣到來不是石橋元底滑喚他  
多少衲僧回(汾陽昭)

見僧被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去青煙  
時換綠紋苔(投子青)

趙州有語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未相許堪笑禾  
山解打鼓(雲峯悅)

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舊展家風近來王令關防緊從此  
人情總不容(佛印元)

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閒開口便知音覲面若無青白眼宗風  
爭得到如今(黃龍南)

一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清香往來者誰諳  
居止院西東(照覺掄)

此間曾到不曾到人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味好却來  
爭看盞中花(佛國白)

藁林宗匠實難加臨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住殷勤  
只是一甌茶(正覺逸)

三等擎甌禮數全一般平挹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珍味且夾  
油麻一例煎(佛慧泉)

寶匣龍泉發夜光寥寥長掛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訪茶罷  
休勞話短長(大溈秀)

趙州喫茶話自古至及今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雲蓋智)

相逢盡道喫甌茶大抵風流出當家休問曾到未曾到自有  
行人滿路誇(疎山常)

驪珠絕類玉無瑕馬載驢馱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議與君  
同泛一甌茶(羅漢南)

箇中滋味若為論大展家風說早春三度口行人事了這回  
莫道不沾唇(佛鑑勤)

趙州一甌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自好爭免事如麻(龍門遠)

趙州滋味最為親覲面承當有幾人三度傳來親切處馨香  
滿口又全真(楚安方)

三等接人喧海宇一茶驗客播叢林高山流水深深意不是  
子期誰賞音(雲巖因)

高下來相訪只點一甌茶人情厭疎淡骨肉生冤家



爭似盧仝閉閤自煎喫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石  
[(工\*几)/石]明)

趙州喫茶宗門奇特到與不到正白拈賊(黃龍新)  
曾到不曾到且喫一盃茶待客只如此冷淡是僧家(牧菴忠)  
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和口甜心裏苦心裏苦  
直至如今無雪處(慈受深)

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  
不知誰解辨龍蛇(應菴華)

百尺竿頭氈布巾上頭題作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去洞裏  
桃花笑殺人(自得暉)

人來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更與一甌令醒  
悟(本覺一)

趙州三度喫茶禾山打鼓難比休於句下尋求識取口中滋  
味若識得觀音院裏有弥勒(佛性泰)

曲盡周遮禮數頻苦茶何用勸三巡鼻中若有通天竅終不  
回頭問別人(文殊道)

曾到未到普請喫茶口甜似蜜心毒如蛇(淳菴淨)  
趙州喫茶逆拔毒蛇虚空落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刹弥勒釋  
迦改頭換面無窮數莫道風流出當家(普菴玉)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着乃知非佛也不堪作(松源岳)  
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茶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處白蘋  
紅蓼映斜陽(浙翁琰)

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反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  
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無禪才)

趙州回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  
領布衫重七斤。

頌曰。

編擗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  
清風付與誰(雪竇顯)

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落西一擊珊瑚枝粉碎轟轟  
雷雨滿山溪(白雲端)

獨坐獨行真竭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方八面難拘檢天下  
誰能奈你何(保寧勇)

問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游皓月當空澄巨浸鯨鯢  
無柰不吞鉤(照寬揔)

趙州布衫重七斤問處分明答處親大地山河都盖却誰是  
當機裁剪人(文殊道)

七斤衫重絕纖埃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伯滿身  
風雨入門來(普融平)

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徑山杲)  
趙州老對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襖金銀琉璃碑礪碼  
礪(龍牙言)

夜半黑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鼓山珪)  
等閒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著意參盡向青州作窠窟不知  
春色在江南(運菴巖)

鑊湯無冷地黃河輓底流金剛難插觜腦後掛燈毬(或菴體)  
拶到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來暑往渾無用掛在  
趙州東院西(石菴詔)

當機覷面提覷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逼人上壁(北磻簡)  
趙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去青州討(斷橋倫)  
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口東司上  
不可與汝說佛法。

頌曰。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為人說一般屎臭旃檀香父子之機俱漏泄(鼓山珪)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徑山杲)  
東司上不說佛法喚來與伊劈面踏不用重論報佛恩將此深心奉塵刹(無菴全)

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籍(蒙菴聰)  
趙州因真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下禪床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頌曰。

上等接人了無回互據坐堂堂是何謂度帥王用處若軒昂為渠拽倒破禪床(天目禮)

跏趺迎上客曲肱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樂鄉(西巖惠)  
折脚禪床接斷薪猶堪偃首揖高賓明知列土熏天富難鬪他家徹骨貧(石溪月)

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根休說君臣猶有間入山先要主賓分(月坡明)

趙州三等見人未舉已先話墮都衙喚得便回頭也是大蟲看水磨(枯禪鏡)

禪床不下不擡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飯那知世有大王尊(閑極雲)

趙州回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

頌曰。

報客傳言信已通义手[仁-二+氏]頭便鞠躬對面一雙清  
白眼當頭蹉過住山翁(楚安方)

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兒不覺傍觀醜爭柰  
全身在帝鄉(天童覺)

一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下看他拈尾作頭又道大王來  
也(褚衲秀)

驢子驚駘滿道途皮毛孰敢辨精麤若無伯樂當時鑒失却  
追風千里駒(慈受深)

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只在草  
裏(南岳勝)

來也宮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趙州傾盖如  
故(別峯印)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  
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  
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頌曰。

問荅元來總一般當頭一著莫瞞預將軍自有佳聲在不得  
封侯也是閒(佛迹昱)

疋馬單鎗戰祖閔死生只在剎那間趙州最是難容漢菴主  
當頭楔兩拳(文殊道)

無星秤子兩頭平提起應湏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兩知渠  
錯認定盤星(佛性泰)

趙州老漢少喜多嗔不會為客勞煩主人(湛堂準)

虎步龍驤徧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閒喚出菴中主便見  
千江水逆回(佛心才)

老作蓼林是趙州兩拳提起不輕酌無星秤在當人手斤兩  
都盧在裏頭(楚安方)

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  
衣衫不重人(三聖昌)

上菴豎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菴豎起拳頭趙州右眼八  
兩君看陝府鐵牛何似嘉州大像若謂總涉誚訛露柱燈籠合掌  
(慈受深)

換手槌胷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  
來年喫嫩茄(瞎堂遠)

菴主當年用得親衲僧眼裏要生筋趙州舌有龍泉劒開口  
等閒疑殺人(自得暉)

水淺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槌擊碎兩重關填溝  
塞壑無回互(尼無著總)

菴主拳頭舉處親趙州話魯指西秦知音不在千盃酒一盞  
空茶也醉人

順水張帆逆風把柁釣盡江波不出者箇(月林觀)

菴主拳頭沒兩般趙州平易作艱難叢林多少杜禪衲誰解  
出頭天外看(鉄山仁)

閃爍旌旗驟往來幾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  
鴻門兩扇開(無準範)

趙州曰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  
甚麼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  
無。

頌曰。

文遠脩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分破  
華山千萬重(徑山杲)

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冤讎如今四海平如掌雲自  
高飛水自流(照堂一)

只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  
還同不相識(蒙菴聰)

趙州回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頌曰。

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纖埃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  
輪槌擊不開(雪竇顯)

四廓閑閑鎮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  
閑花滿地愁(照覺揔)

袖裏金槌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畔臺山路報你  
游人歸去來(普融平)

豁達門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遊龍樓鳳閣依然在失却  
來時好路頭(羅漢南)

四門開豁往來游脚下分明到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  
千處管絃樓(圓通仙)

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路頭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  
泄通一線為君說元正日太平節(黃龍新)

者僧問趙州趙州荅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  
平不流受恩深處先宜退得意濃時正好休(徑山杲)

南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騎牛清風月下尋歸路夫子  
門前問孔丘(瞎堂遠)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  
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頌曰。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  
不停誰解看(雪竇顯)

初長嬰兒急水毬衲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令何似  
當時問趙州(天衣懷)

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喃急水打毬攔口壑(白雲端)

朝日怱怱打箇毬生來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慈受深)

急水打毬子念念不停留未能全六識先見轉雙眸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向外更尋求(佛性泰)

初生孩子始徒然六識聰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毬子出出沒沒人不曉既為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趙州恁麼道(佛鑑勤)

趙州曰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

頌曰。

蘇州有常州有須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豈徒然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面南看北斗(雪竇顯)

常州有蘇州有吃嚙舌頭師子吼壽山高兮福海深八十一兮九箇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朽(佛鑑勤)

常州有福州無江風作惡浪花麓不用刻舟徒記劒片帆已過洞遶湖(淳菴淨)

蘇州有常州有未到蘇常不知有既到蘇常何處有今人不識古人意空向城中顛倒走(退菴奇)

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撈著強分疎(退耕寧)

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趂空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

頌曰。

一趂方令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闔講師不識圓陀義空捨前山過後山(圭堂居士)

揭石從來義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岸隊隊  
雙雙趁曉風(猷堂定)

趙州回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  
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  
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  
若不如是大遠在。

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管不知  
鬧裏有誰知(鼓山珪)

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  
據(徑山杲)

鍾送黃昏雞報曉趙州何用問煩惱裂破虛空作兩邊古廟  
香爐出芝草(雪菴瑾)

安貼邦鄉老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  
愁來明日愁(野菴璇)

趙州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  
救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去禮謝曰適來謝  
和尚相救。

頌曰。

南泉趙州用最密後人不了轉尋覓往返之言子細看二人  
把手並頭立(汾陽昭)

趙州自作自受南泉外頭相救直饒數目分明也是私路上  
走(月堂昌)

描不成塑不就樓上懸身叫相救南泉敲處有來由一段風  
流如錦綉阿呵呵一二三四五大蟲咬猛虎(訥堂思)

等閒施設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下免教  
失脚墮黃泉(佛性泰)



趙州曰在殿上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殿功德者無對。

頌曰。

殿上從來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惑趙州露出赤心肝問著依然墨漆黑(照堂一)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德已成就爭柰當初不放光(鼓山珪)

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旃檀刻日日香煙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徑山杲)

趙州回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正值老僧洗脚濟乃近前側聆師曰若會便會更啗啄作麼濟拂袖去師曰三十年行脚今日為人錯下註脚。

頌曰。

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臨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脚(鼓山珪)

一人眼似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無處安著(徑山杲)

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相逢恰似撲相撞見今時行脚僧呼為兩箇閒和尚(雪菴瑾)

趙州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坐具禮三拜師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曰苦苦僧呵呵大笑。

頌曰。

苦苦向誰語發機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撲帝鍾大地山河俱作舞(典牛游)

苦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輓毬秘魔杈下捉老鼠(應菴華)

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欠悟直饒頓徹根源也是泥中洗土(佛照光)

不昧當陽第一籌臨機拳趯不輕酌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掩室開)

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與麼即和尚自住取師又到茱萸茱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茱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頌曰。

展陣開旗各運謀箭鋒相敵未輕休等閒露出反身句直得千江水逆流(掩室開)

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便攢眉寥寥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率菴琮)

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只管看。

頌曰。

風雲頭角黑粼粼苦死交爭額上玢淨洗眼來閒地看老僧未免費精神(圓悟勤)

珠在浪花深處白拈雲[爪\*鬘]霧志悠哉老僧祇管從邊看得失從渠眼自開(咦菴鑑)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欄中失却牛。

頌曰。

欄中失却牛有問即有訓更若求玄妙猢猻築氣毬(慈雲照)

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

頌曰。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無相範)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真師下禪床立僧曰如何是和尚  
真師上禪床坐。

頌曰。

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禪床坐龍蟠并虎臥一槌打  
與兩分張拈起元來是雙破(本竟一)

趙州曰一秀才云和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如來。

頌曰。

廣寒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舟-(白-日)]桂不湏  
零碎折等閒和樹拔將來(南叟茂)

趙州因僧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僧去毫釐無  
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頌曰。

毫釐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俱端的但能信  
手摘楊花湏會風生庭前栢趙州關好標格曹溪路上沒蹤跡(長  
靈卓)

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煙(掩室開)

趙州曰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  
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頌曰。

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劍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處箇中  
別是一乾坤(大溈行)

病餐毒藥訪良醫醫使元餐藥治之病去藥回滋味別舌頭  
具眼者方知(佛性泰一)

世有逃形畏影人奔程告訴謾勞神若知形影元無二坐對  
高堂秋月輪

趙州曰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頌曰。

脫得驢頭載馬頭東家西家卒未休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懶菴樞)

趙州示眾曰此間佛法道難即易道易即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這裏即易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

頌曰。

識不識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松源岳)

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

頌曰。

一生受用應無盡這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王千古在任他南北竟頭爭(保寧勇)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生。

頌曰。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開若解知時節冬至一陽來(圓悟勤)  
鐵樹開花千萬朵石頭抽笋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咲明朝冬至一陽生(佛鑑勤)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龍門遠)

冬至一陽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徑山杲)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嗣歸宗)師一日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頌曰。

八十婆婆學畫眉癡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破當臺鏡始信  
從前萬事非(慈受深)

芙蓉一日訪同叅實性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良  
久云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

頌曰。

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西崑惠)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嗣歸宗)師初在歸宗會下忽一  
夜連叫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  
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  
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

頌曰。

悟來不在苦多端解了都由瞥尔間定道師姑女人作癡人  
積雪作銀山(汾陽昭)

半夜高聲似少神箇中明自有疎親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  
師姑是女人(保寧勇)

五月炎威當酷熱浹背汗流無處說匝地清風劈面來大禪  
眼裏重添屑(草堂清)

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模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  
翻成紙上塗煙墨(黃龍震)

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與人知賊賊敗露無藏處便道  
師姑是女兒(大洪遂)

驚眾連聲叫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投師姑元是女人作有何  
佛祖向心頭(延壽慧)

師姑元是女人作百衲禪僧多罔措[序-予+(鴈-厂)]回沙  
塞口嚙蘆燕繞紅梁渾不顧(破菴先)

鎮州普化和尚(嗣盤山)師初於盤山處密受真訣而佯狂  
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

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  
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揔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  
院裏有齋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

頌曰。

老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喎斜龍蛇混雜人難辨白日  
長空下雪花(汾陽昭)

明暗俱打誇無上擒住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至今誰  
解辨真虛(海印信)

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明珠發異光一擲輸贏誰辨得滿盤  
骰子不成雙(佛智裕)

婁羅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掛名捋下幞頭歸去好莫騎  
驢子傍人門(鼓山珪)

不是風兮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烟院裏有齋常記得時時  
掛在口皮邊(廓菴遠)

旱天忽震數聲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施一點返將  
風勢卷將回(雲峯悅)

一撈銀山鐵壁摧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用乞與  
佯狂老萬回(水菴一)

水急魚行澁峰高鳥不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松源岳)  
以此振鈴伸召請旋風連架打將來大悲院裏邏齋去肘露  
皮穿可恠哉(天目禮)

擺鐸搖鈴恣賣乖大悲院裏趕村齋河陽木塔休穿鑿是甚  
堂前破草鞋(笑翁堪)

大用全提作者知爍迦眼活電光遲大悲院裏翻身處臨濟  
甘為小廝兒(古崑壁)

明日大悲院裏齋鐵圍山岳盡衝開猪頭象鼻烏觜魚腮石  
人撫掌呵呵笑寒山拾得在天台(石菴珫)

普化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人開。

頌曰。

十字街頭金鐸鳴蹇驢生菜恣膨脝狂翻筋斗盤山恠踢倒飯床臨濟驚隻眼未開真瞎漠兩頭俱打震威聲鎮人何必揭棺看會得來時即去程(野軒遵)

先師會裏呈真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栓索咄這泐臺盤乞兒(徑山杲)

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上方益)

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方為軌則正賊草賊不湏論大施門開無壅塞(徑山杲)

賸噉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渠聳耳長鳴隨踢踏不知業債倩誰除(天目禮)

普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入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

頌曰。

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風顛雖然大化無方所俗宮且不是僧官(汾陽昭)

機境相投是妄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屈遭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江陵柔)

階頭放下刼初鈴相撲呼他馬使名五棒打來無雪處却言渠不是官行(天目禮)

普化一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湏弥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尔如然師遂踢倒飯床濟云太麓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麓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濟問

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龕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麼龕細濟乃吐舌。

頌曰。

要識真金湏入火再三煅煉見精龕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海印信)

相逢一瞎一龕生齋主渾家喪膽驚誰識二尊龍象駕毘盧頂上等閒行(野軒遵)

蘭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床總似這般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亾(上方益)

掣顛掣狂普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泄祖師關捩南山鰲鼻添牙焦尾大蟲插翅(南堂興)

入海湏是崑崙得珠還他罔象飯牀兩次趯翻這漢是甚驢養(典牛游)

臨濟慣白拈普化慣掣顛一場好笑具後世作三玄(別峯印)

普化踢倒飯床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踞地金毛驚得湏弥倒走通身是眼鑑不徹通身是口只隨後不隨後寶劍出匣風雷吼(塗毒策)

普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曰 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指河陽木塔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頌曰。

騏驥駑駘辨者稀淺深毛色混同之若無伯樂垂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海印信)

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與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眾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



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舁舁出鎮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分疎(北磻簡)

撮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藏身這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東山源)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嗣永泰湍)常持一木杈每見僧來禮拜即杈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攬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頌曰。

梨荒老倒眼弥麻自救無療更持杈嶺南獵獠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洞山聰)

秘魔巖下坐擎杈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為君都不薦失却真杈捉妄杈(汾陽昭)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雪竇顯)

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獃回首恐人生恠笑報云千里賺予來(黃龍南)

手把長杈坐要津乾坤誰是妄游人當時若遇英雄漢往往反成脚下塵(佛印元)

自誇獨握誅龍劍及遇真龍不柰何也似將軍空索戰無功徒枉動干戈(海印信)

祕魔杈子動家邦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  
項羽到烏江(崇勝珙)

道得無言杈下死霍山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  
何人透此宗(夢菴信)

杈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拔透重關雖然賺我三千里瞎却  
眾生眼萬千(訥堂思)

嶺崖之處無處插觜去却藥忌露當門齒杈下放身捨命箇  
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賺吾來捋虎鬚今拔虎尾(惠通旦)

拈得便用胡麻廝繳冷地看來知恩者少(月林觀)

急水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鈎上一吸  
滄溟徹底乾(率菴琮)

祕魔為法力求人特地擎杈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坐至今  
有理不能伸(映菴鑒)

威風凜凜不容攀跳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海爭知  
詩膽大如山(雪菴瑾)

湖南祇林和尚(嗣永泰)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  
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叅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  
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  
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頌曰。

信手揮來一一親祇林劍下絕煙塵太平曲調無人會孤負  
皇家定亂人(心聞賁)

無魔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鎬錙無用處也知  
賊不打貧家(雪菴瑾)

劍有魔益熾劍無魔自清只顧降魔全失照不知身是老魔  
精(皖山凝)

河中公畿和尚(嗣章敬憚)因往羅漢路路逢一騎牛翁師  
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  
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  
便打翁便拍牛走。

頌曰。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牛有放有収機鋒相觸針芥相  
投蕩蕩一條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如菴用)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 •祖師機緣

### ◦六祖下第五世

- 臨濟(十七則)
- 睦州(十七則)
- 烏石觀(一則)
- 襄休(四則)
- 巖陽(一則)
- 多福(一則)
- 石梯(一則)
- 大隨(六則)
- 靈樹(二則)
- 浮石(一則)
- 靈雲(五則)
- 俱胝(二則)
- 未山屨(一則)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嗣黃蘗)初在黃蘗隨眾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即睦州)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檨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惟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遂告檨云義玄雖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碩更垂提誘來日師辭檨檨指往大愚師遂叅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師曰黃蘗來愚曰有何言教師曰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

黃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搗師永領曰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三拳愚托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返黃檗檗問曰汝回太速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檗曰遮大愚老待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鼓檗一掌檗啞啞大咲(此依傳燈錄所載聰珠元本并聯燈錄五燈會元皆大同小異)為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頌曰。

睡眠三番打不開忽然狂蹶吼如雷君看馬帶紅纓紱只是去年曾秀才(野軒遵)

一拳拳到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白雲端)

雷電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保寧勇)

雷電風行便合休巨鼇無便上灘頭反身一吸滄溟竭鍾鼓山河四百州(照覺掄)

便言佛法無多子大丈夫兒冒自乖肋下三拳明有信不[泳-永+(從-彳)]黃檗付將來(真淨文)

叢林猛烈是黃檗拈棒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愚却知恩老婆面上與一擰(黃檗勝)

一槌便當未為奇六十山藤是太遲至竟不能知痛痒上堂猶道拂蒿枝(佛國白)

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灘裡浪如雷湧身再向洪波激透出滄溟眼便開(雲溪恭)

九包之雒千里之駒真風度籬露機發樞劈面來時飛電卷迷雲破處太陽孤捋虎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天童覺)

點額三回下禹門雙腮曝日赤如焚一朝忽透桃花浪騰騰  
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兮不可留揚髻獵獵歸瀛洲老龍相見還相  
問吐出明珠更不羞(上方益)

問的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有甚巴鼻(旻古佛)

鷲峯痛打不死高安輕撥便活見機獨露三拳當鋒誰辨一  
喝(長靈卓)

臨濟度三夏不爇黃檗禪上來六十棒手脚遂忙然忽悟婆  
心切反行肋下拳無人知此意林下憶三玄(張無盡)

劈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瞎驢死後蒿枝折大地  
如今有幾人(龍門遠)

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  
依舊宿蘆苓(真淨文)

打破當年山鬼窟豁開正眼耀乾坤三拳肋下無多子一喝  
雷轟迸海門(佛性泰)

黃檗棒頭曾不顧高安拳下錯商量[泳-永+(從-彳)]茲徧  
界生荊棘佛法初無一寸長(佛照光)

棒下承當早自欺聽人饒舌固非宜縱知佛法無多子爭似  
當時未問時(遯菴演)

黃檗堂前喫棒去大愚肋下築拳來若言佛法無多子到底  
分明眼未開(誰菴演)

一頓渾家盡滅門更加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透萬里  
無雲宇宙分(密菴傑)

黃檗高安老骨撾端居寰海定龍蛇尿床鬼子無巴鼻一箇  
葫蘆販兩家(笑翁堪)

黃檗山頭喫棒大愚肋下築拳佛法的大意猶隔十萬八  
千(破菴先)

三度扣關轉不開赤手迢迢空往來忽然業鏡百雜碎始覺  
[泳-永+(從-彳)]前滿面灰(木菴永)

禍福無門口自招三遭瞎棒打驢腰可憐敗國亡家恨萬古  
春風吹不消(天目禮)

臨濟師黃檗何曾把手行堂腮并築肋孝順兩邊生(朴翁銛)  
拔樹鳴條浩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地到海  
方知信不通(虛堂愚)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頌曰。

臨濟喝霹靂一聲邪腦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珠拗角  
折(海印信)

入門便喝已是忒怛無限杜禪和由更論該括(大洪恩)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婁\*爻]  
幾箇如今有腦門(白雲端)

一劍定烟塵憑何辨主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大洪遂)  
當鋒喝喝震春雷萬蟄龍蛇眼豁開忽若反身無伎倆任[泳  
-永+(從-彳)]千古臥塵埃(佛國白)

驀然一喝迅雷奔蟄戶雖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用路休觀  
芳草怨王孫(道場如)

赫日光中轟然霹靂禹門浪急風高無限錦鱗點額(普融平)  
一喝當機疾怒雷爍迦羅眼頂門開西天四七二三老那箇  
堪任這一槌(佛心才)

順逆無蹤聖凡泯迹白日青天雷奔電激正法眼藏滅無傳  
臨濟老漢白拈賊(雲岩因)

驀地如雷喝一聲聖凡[泳-永+(從-彳)]此不留情直饒刮  
火焚三際此喝常存性轉明(雲盖昌)

蟄戶幽扃凍不開虛空忽震一聲雷[虫\*友]龍一一拏雲霧  
蚯蚓頭頭食土埃(張無盡)

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美粥飯氣(徑山杲)

張公未醉李公扶[泳-永+(從-彳)]此嘉聲滿道途却被金  
剛開口咲誰能愛 護身符(佛燈珣)

龍控懸河海月秋烟霞風雨一時[(冰-水+丨)\*彡]波濤急  
急人難會截斷千江水不流(剋符道者)

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紀綱反轉殺人三角眼叢林  
千古受灾殃(佛照光)

暗鳴叱咤萬人氣索佛法商量猶欠一著(巨無著捻)

相逢便喝忉忉怛怛十字街頭打併槥[椅-可+韭](典牛游)

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嚙鏃時蹉過第一著不在壁  
立處豈向平地泊野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鴉(應菴華)

之乎者也雪月風花頭面各別事同一家(或菴肱)

晴空轟霹靂官路栽荊棘沒興遭逢著前凶後不吉(無準範)

臨濟曰黃檗普請鋤茶園檗後至師問訊按鑊而立檗曰莫  
是困耶師曰纔鑊地何言困檗便打師接杖推倒檗呼維那拽起  
我來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漢檗却打維那師鑊地曰諸方  
即火葬我這裡活埋。

頌曰。

奪旗掣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為報四方禪客道等閒  
莫作守株人(真淨文)

百頭馬裏一頭驪踢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顛臨濟是却令  
黃檗打維那(佛鑑懃)

黃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真如喆)

黃檗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真未免喚鍾作  
甕(月堂昌)



臨濟栽私次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鋤拍地兩下檗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

頌曰。

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翠岩真)

手裡鑊頭今日用喻已玉石千鈞重直饒八臂大那吒盡力搖來搖不動(佛鑑懃)

風吹雨打節還枯千尺龍蛇插太虛堪咲兒孫無伎倆一生[泳-永+(從-彳)]此被搽糊(懶菴樞)

臨濟示眾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軋屎橛後雪峰聞乃曰臨濟大侶白拈賊。

頌曰。

卞璧無瑕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清風滿路歸(佛印元)

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烟靄裡無位真人不可尋落蒼又見隨流水(白雲端)

播土揚塵沒處藏面門出入太郎當撒屎撒尿渾閑事浩浩誰分臭與香(保寧勇)

眉橫鼻直眼睛烏擒住元來是鬼奴屎橛拋來渾不管看人猶自面模糊(上方益)

叢林獨步更無雙臨濟機鋒不可當至今四百年來事亦有兒孫再舉揚(道場如)

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凡聖不名死生何立雖然徧界不曾藏恍兮惚兮無處拾(雲盖昌)

無位真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鳥道無功游者稀百尺竿頭要親到(通照逢)

聲色不干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岩下忽聞啼鳥反身又到松門(佛心才)

無位真人赤肉團興來擺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俠也是閑(疎山常)

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來不識真海岳慣游知己少反身歸臥嶺頭雲(疎山如)

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間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鼓山珪)

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趁得老鼠一棒打破油甕(徑山杲)

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長沙岑)

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左眼八兩右眼半斤貴買賤賣黃金白銀(保寧勇)

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真淨文)

好蒼當面貼認著被渠使不認貼蒼時滿口有牙齒無位真人處處獻新攔胸扭住不落主賓軋戾橛軋戾橛三人證龜作箇鼈(月堂昌)

無位真人不隱藏面門出入露堂堂應機接物頭頭現直得家聲播大唐(禾山方)

鑄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綱宗不隔一瞬(尼無著揔)

春雪滿空來觸處是蒼開不知園裏樹那箇是真梅(訥堂思)

棒頭落節來反本閃電光中立信旗殃害叢林無雪處幾人錯認口頭肥(或菴肱)

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難黃米來師曰難得盡麼曰  
難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難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  
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 又作麼生座禮拜師  
亦打。

頌曰。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渾莽鹵宏綱委  
地憑誰舉(正覺逸)

院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真如喆)

臨濟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兔家風峻變化  
魚龍雷火燒活人劒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  
十分痛處是誰遭(天童覺)

寶劍持來刃侶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段一道  
寒光射斗傍(白雲端)

難米闍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纔方落地人皆愛力不  
禁風當下消(佛鑑懃)

一堆紅燄亘晴空不問金銀鍍錫回入裡盡教成水去那容  
[虫\*夕]蚋泊其中(徑山杲)

萬里無雲青天白月斗轉星移雷奔電激展得勝旗奪連城  
壁唱太平歌吹無孔笛(南堂興)

吹毛在握逞全威不許依門傍戶窺是聖是凡俱坐斷直教  
千古轉光輝(塗毒策)

行喝也打禮拜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已菴深)

不問是誰俱截斷殺人湏是上將軍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  
真金火裡看(無禪才)

臨濟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  
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

頌曰。

千尺 綸直下垂錦鱗撥刺上鉤時斜風細雨歌歸去醉倒蓬窓百不知(別峯印)

家常添鉢繞村行驀地一聲無厭生化主分明嫌少在籬門掩却強惺惺(天目禮)

添鉢家常乞食時柴門掩處莫遲疑白牯手段重拈起鐵眼銅睛換却伊(野牛平)

蠅見血鶻提鳩拳來踢報膠漆相投難提掇處轉風流(虛堂愚)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頌曰。

大抵宗師謁者難得盤桓處且盤桓農家自有同風事蘆管橫吹宇宙寬(翠岩真)

主賓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湏彌(鼓山珪)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湏門上畫蜘蛛(徑山杲)

棒頭有眼眼裡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烱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雪菴瑾)

閃電光中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此後代兒孫掃地空(松源岳)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名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頌曰。

兩堂上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侶鏡宗師  
為點眼中荅(汾陽昭)

啐啄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緇素北地  
黃河徹底渾(慈明圓)

箭鋒相拄自譏訛李廣雙鵬射得多堪咲人來望天際歷然  
飛鷁過新羅(佛印元)

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裡瞳人帶金屑錐刀同用不能分黑漆  
崑崙迷夜月(浮山遠)

一喝湏教水逆流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消息半夜  
扶桑出日頭(海印信)

兩堂齊下喝歷然分賓主[跼-十+水]著此機關南金賤如  
土(地藏恩)

賓主歷然句下分三玄[泳-永+(從-彳)]此振軋坤如今多  
少途中客盡日區區獨自奔(雲溪恭)

兩陣交鋒作者機當人施設在臨時若逢李廣將軍手定國  
安邦付與誰(草堂清)

離婁明不到師曠聽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黃龍震)  
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也是黃龍精(徑山杲)  
兩堂齊喝主賓分照用同時透古今臨濟正宗傳盛化兒孫  
得旨意深深(大溈智)

一喝當機賓主分莫捋知見強踈親反身師子威獰甚眼裡  
無筋一世貧羸(無著總)

臨濟曰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禪牀擒住打一掌  
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頌曰。

斷際全機繼後踪持來何必在[泳-永+(從-彳)]容巨靈擡  
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雪竇顯)

不隨前後獨超古今喚回千歲夢飛出九臯禽直下一槌光  
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天童覺)

掣電之機過趙州為人湏到結窮頭掌中擎出香山子直上  
高高十二樓(佛鑑懃)

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打發(南  
華曷)

出頭露角指點方見見處不留分定鍼線下床扭住纔擬議  
拓開一掌佛法意脊背汗流喚得四白蓮蒼向半天開(月堂昌)

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不識耀州鍬喚作出山銀(懶菴樞)

案頭書勅令行時闌外全提殺活機回首華山孤頂望巨靈  
神亦豎降旗(瞎堂遠)

全收全放不通風點破將來已不中禮拜起來雖悟去街頭  
咲倒李三翁(別峯印)

臨濟曰麻谷(第二世)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  
正師下繩床一手収坐具一手擣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  
去也谷轉身擬坐繩床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方丈。

頌曰。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通一線鼠拽葫蘆有底忙鬼爭  
漆桶無人見(鼓山珪)

昧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  
何人畫得成(徑山杲)

十二面觀音兩箇都不識把手歸去來形端而影直人生相  
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退谷雲)

臨濟示眾曰有一人論却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論却離  
家舍不在途中且道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聲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窓半夜驢覷并快騎駿  
馬驟高樓一塵不動湏彌頂(最菴印)

臨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向什麼處去  
嫂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這裏不知路師曰我問平田路  
向甚麼處去嫂云這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觀前人先  
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頌曰。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春光眼底無多子一對  
鴛鴦逐水流(笑翁堪)

烏藤倒拄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來經五歲始終  
只是老婆禪(天目禮)

白水田邊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青山遠不是  
愁人也著愁(橫川珙)

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  
挨棒可憐生(竹屋簡)

臨濟曰僧問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  
力師曰不欺之力。

頌曰。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毫忽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碧盡入  
秋風一瘦藜(虛堂愚)

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  
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  
師曰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甚麼處曰再犯不  
容師曰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頌曰。

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為報將軍莫輕躁先生  
謀策必無虞(崇覺空)

臨濟曰僧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

頌曰。

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咲殺無位真人(徑山杲)

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湏磨復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 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頌曰。

正法眼藏何生滅棒下分明湏見血當時正令不曾行瞎驢[泳-永+(從-彳)]此爭饒舌(佛印元)

圓寂將歸敘別時叮嚀法眼好任持喝下不開泥水路瞎驢[泳-永+(從-彳)]此少人騎(黃龍南)

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滄溟徹底軋[泳-永+(從-彳)]此瞎驢無覓處鐵山歸路黑漫漫(佛慧泉)

劈破華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哀聲振大唐(白雲端)

出門握手再叮嚀徃往事[泳-永+(從-彳)]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保寧勇)

叮嚀法眼示將終一喝玄關絕不通自此瞎驢無覓處幾多江上問漁翁(照覺掄)

決別雌黃辨作家當頭一喝定龍蛇令行塗毒無能進縱得瞎驢徒驅沙(三祖宗)



臨濟全機何指的瞎驢親喜遇知音宗風要見長無隊流水  
高山意轉深(靈源清)

密室遺言不再徵臨行何必在叮嚀鳳毛一息驚天地水石  
生光四海清(雲溪恭)

忽雷纔震雨如傾九曲黃河漲四溟賴得斗門能下閘滔滔  
萬里絕流聲(普融平)

信衣半夜付盧能攪撓黃梅七百僧臨濟一枝正法眼瞎驢  
滅却得人憎心心相印祖祖傳燈夷平海嶽變化鷗鵬只箇名言  
難比擬大都手段鮮反騰(天童覺)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不是等閒芳遮藏不許時人見只恐  
春風漏泄香(上方益)

丹鳳引雛栖竹寔羚羊挂角覓應難瞎驢滅却正法眼聲價  
喧然宇宙寬(佛心才)

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徧大唐湏信茫茫烟浪裡酌然  
別有好商量(佛鑑懃)

萬派朝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沉浮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  
黃河却倒流(南華昺)

到老不曾開語路臨行回首却叮嚀深深海底猶嫌淺直向  
金剛水際行(鼓山珪)

瞎驢一喝眾皆驚正法那堪付與人三要三玄俱喪盡堂堂  
擺手出重城(徑山杲)

叮嚀正法信非虛堪咲臨行捋虎鬚曾看華山圖籍上又添  
潘閭倒騎驢(海印信)

三聖一喝少人提掇雖是死蛇解美也活來蠅臭肉硬糾糾  
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瞎驢君子可八(草堂清)

瞎驢滅却正法眼臨濟反身便倒騎佛祖位中留不得斷無  
踪跡許誰知(慈受深)

萬仞峰前握手時清歌一曲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宇宙不知  
法眼付傳誰(雪竇宗)

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萬里一條寒澗水蔡州  
打破幾人知幾人知咦馬面夜叉牛頭獄卒(湛堂準)

大寂宗風示後昆金剛寶劍利當門瞎驢滅却正法眼那箇  
男兒鮮出群(正堂辨)

臨行特地揚家醜帶累傍人滿面慚霹靂一聲雲雨散至今  
父子未相諳(誰菴演)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嗣黃檗)學者扣激隨問遽荅詞語峻  
嶮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後歸開元  
(今改兜率)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因見講僧乃  
名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

頌曰。

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妄自生擔板直教湏放下免伊  
虛度百千生(汾陽昭)

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楊無為二)

不重師承重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教臨濟參黃檗接得  
雲門嗣雪峯織屨只知供母飯閉門那更話禪宗叢林到處蒙  
潤莫測風雷起老龍

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透過睦  
州關軋坤一隻眼(長靈卓)

辛辛苦辣哇哇喋喋識濟北為大樹拶雲門墮險崖機峻莫  
偕言如枯柴夫是之謂陳蒲鞋(圓悟勤)

電火光中休草草劍輪鋒上莫匆匆等閒放却全身入終不  
當頭犯一毫(鼓山珪)

睦州擔板那容眨眼闊狹短長不湏增減(徑山杲)

睦州擔板幾人扶喪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去迥然  
心眼頓醒甦(芑安方)

睦州擔板漢作事休分枿衲僧鼻孔撩天言下要知端的(南  
堂興)

朴寔頭禪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撲相客來只是叫擔板不知  
的當誰擔板(懶菴樞)

睦州檐板漢[泳-永+(從-彳)]來見一邊淺深三尺水上下  
兩重天(雪菴瑾)

山之峩峩水之湯湯冷眼覷著無處慚惶(別峯印)

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過風孰敢窺任是三頭并六臂到此  
休誇第一機(木菴永)

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  
門頭金剛為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清人富庶更來  
石上種油麻(覺海元)

見成公案便相當秤則稱兮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棒至今  
平步也翱翔(佛燈珣)

呼蛇易遣蛇難袖裡金槌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愁  
樂有多般(海印信)

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 毫便廝當二十烏藤聊放過可怜  
雪上更咖霜(無際派)

見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廝當日暮碧天鴻雁斷海門  
斜去兩三行木菴永公案已見成放汝棒三十木馬走侶烟泥牛  
趂不及(復菴封)

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  
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頌曰。

一點曾無異微塵却不增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明招謙)  
禪師拄杖秀才筆伎倆皆[泳-永+(從-彳)]手中出八法論  
書如未明面前一點黑如漆(佛鑑懃)

一着機先用得親可憐窮子眼無筋湏知八法論書處前箭  
猶輕後箭深(水庵一)

睦州上堂首座咏荅云在又曰寺主咏荅云在又曰維那咏  
荅云在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頌曰。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高伎倆更無隨意說別  
別南斗七号北斗八(護國欽)

睦州示眾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頌曰。

春去秋來古與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飢飡渴飲無他事儘聽  
滿頭霜雪侵(保寧勇)

楊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  
有波時用心(千峯琬)

青峰楚回僧問大事已成為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  
風蒼不開及至蒼開又吹落。

頌曰。

家山歸到莫回循竭力寅昏奉二親機盡功忘恩義斷便成  
不孝闡提人(丹霞淳)

睦州常示眾曰忽然忽然大覺璉拈云不然不然。

頌曰。

忽然不然如鉞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別峯印)

忽然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也無處回  
避(孤峯深)

睦州見僧來參便喝曰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某甲方來回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賊物現在響。

頌曰。

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松源岳)

睦州示眾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湏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湏入頭處既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迷何況言中曾蓋覆(本覺一)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雪竇顯)

睦州檐板漢解使不解筭人前贏得五百家中着了一貫(普庵玉)

睦州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頌曰。

出群湏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南堂興)

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干牛斗洗蕩氛埃見太平(天童覺)

殺人不眨眼救人須出手論寔不論虛合升始為斗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喫棒趂出猶費力滴水冰生知未知拋磚引玉有人識(月堂昌)

睦州回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饅饅子快下將來。

頌曰。

鈍鑊頭邊得意時閒蒼着子不愁伊幾人不善根株者只見枝頭更長枝(長靈卓)

睦州只愛錐頭利這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百千藏這般供養也尋常(鼓山珪)

一氣轉一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寔無邊妙義炳然彰元來一字也不識(徑山杲)

等閒一問垂千古[泳-永+(從-彳)]此叢林共播揚堪咲睦州無相度饅饅子要先嘗(懶菴樞)

問若傾湫沓如倒岳出草羚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何卜度尺短寸長一任貶剝(投子舒)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囚長智十萬八千(木菴永)

良玉不雕美言不文烟村三月裡別是一家春(息庵觀)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頌曰。

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岩蒼狼藉滿山房(自得暉)

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暗蛇頭擲落鬼神驚(瞎堂遠)

披簔側笠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難納履睦州倒退在傍邊(南岩勝)

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咲菴悟)  
睦州問一官人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什麼  
官人云不知道師曰酌然不知。

頌曰。

酌然不知無孔鐵槌當面一擲佛祖難窺(肯堂充)

睦州曰僧問大眾臨筵合談何事師曰後園生菜熟水冷淘。

頌曰。

脫略情塵老睦州虎頭虎尾一時 芳草渡頭韓幹馬綠楊  
堤畔戴嵩牛(正堂辯)

睦州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  
僧去。

頌曰。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大川濟)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搆得搆不得鍊蛇橫古路(雪磯綱)

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  
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鮮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 又  
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  
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

頌曰。

溪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芒樹樹紅勿謂東君無管帶更加  
暖日與和風(佛性泰)

睦州曰僧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蚯蚓。

頌曰。

水中鹽味色裡膠清若人辨得天下橫行(草堂清)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嗣黃檗時稱老觀)曹山行脚時問如  
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 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  
山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甚麼不道曹山乃却來

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謬却我舌曹山歸舉偈洞山山深冑之。

頌曰。

烏石老古錐門風能峭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齒有嚙鏃機天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漚和是生滅(南堂興)

毘盧師法身主通身是口寔難舉縮却舌頭啞口時獨許洞山暗相許不相許猫兒偏解捉老鼠(喝堂一)

烏石回雪峰一日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胸搗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祇要識老兄。

頌曰。

一不作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頭(松源岳)

峻硬門庭古莫儔曾郎欲入竟無由為渠八字打開着嬌綠覆田秧滿疇(竹屋簡)

烏石回雪峰扣門師問誰峰云鳳凰兒師曰作麼生峰云來啗老觀師開門搗住曰道道峰擬議師便托開掩却門峰住後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 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雪竇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 入今既摸索不着累他雪峰俱在老觀門下。

頌曰。

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債却來別處討便宜(屢無着捻)

烏石引麪次有僧來參師引麪示之僧便去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曰當時便去了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槩。

頌曰。

草舍柴門僻更幽何期過客也經由蒿湯備禮不知愧猶對傍人賣口頭(斷橋倫)



唐相國裴休見黃檗曰見大安寺壁畫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投頗似禪者尋請至舉前話黃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

頌曰。

鄧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牛不是張華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留(慈受深)

翰墨場中喚得回桂林昨夜覺蒼開暗香漏泄通消息散作人間調鼎才(自得暉)

浮雲宿霧兩朦朧行徧千峰與萬峰驀地喚回霜夜夢舉頭親見月當空(萬菴柔)

裴相國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什麼却有兩卷僧無言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頌曰。

曾落石霜機外笏又扶龕行到唐天只將四海垂綸手鰕蟹魚龍一串穿(虛堂愚)

裴相國入大安寺門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第一日以密行為第一公不肖遂問此間有何禪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為第一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裊真珠。

頌曰。

密行第一精鑑還希具擇法眼真箇不知(黃龍新)

以何為第一不知最親切破布裊真珠傾城換不得(月坡明)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嗣趙州)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曰放下着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山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頌曰。

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惡毒既  
忘懷蛇虎為知己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黃龍南)

移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真妙訣動隨  
聲色被勾牽(真淨文)

不妨行細輪先手自覺心竈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洗清  
凡骨共仙游(天童覺)

一物不將來教渠放下着廓爾悟無生活計俱拋却(旻古佛)  
盡力放不下着力擔不起將謂一物無元是自家底見得自  
家底心中大歡喜自茲家業興一舉九萬里(龍門遠)

一物不將來兩手提不起直下要承當渾是自家底(佛燈珣)  
劈面呈機不等閒纖毫盡處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聽流水  
悲風不用彈(塗毒策)

赤心片片少人知滿口含霜特地疑奉報五湖學道者不須  
孤負一雙眉(月庵果)

趙州放下著碓觜忽生苔雖然無一事驗盡當行家(雪堂行)  
驀就膏肓打一鍼當時無處着渾身呵呵咲入嚴陽去蛇虎  
為隣不可尋(密菴傑)

嚴陽携狗頭臭穢於人怕回何老趙州與酬羊肉價(野牛平)  
杭州多福和尚(嗣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  
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頌曰。

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言下若  
知非心空及第歸堪咲蔣山老無端入荒草(應菴華)

一莖兩莖斜疎影動龍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華三莖四  
莖曲還我一叢竹時引清風來落葉填山谷恁麼會得多福一叢  
竹若也不會三莖四莖曲(無禪才)

興化軍梯山建福石梯禪師(嗣茱萸)一日見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即得師曰我只問 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寔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為吾侍者。

頌曰。

父子相將草裡行星馳電捲迅雷轟賺他無限英靈漢錯認鞍轡過一生(辛菴儔)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嗣長慶安)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肖後到投子舉前話子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遷化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頌曰。

切忌隨他不曾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真淨性中纔一念早是千差與萬差(北塔祚)

懶菴的子大隨師人問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駐意更生異見却狐疑汾陽為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道歸(汾陽昭)

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去萬里區區獨往還(雪竇顯)

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中相往來銅睛鐵眼無尋處(正覺逸)

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 毫尋常面對道吾真隨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看問罷不知何處去白楊風送壠頭寒(佛慧泉)

劫火洞然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快肯更隨他去被謾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法雲秀)

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未免空徒氣何不畱將暖肚皮(保寧勇)

壞與不壞舌無骨驀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火中天下  
熬熬謾啾唧(白雲端)

劫火洞然大千壞面前鼻孔鎮長在只為隨他一句言腰間  
失却箇皮袋(地藏恩)

壞與不壞兩相猜劒閣龍舒謾往來何人更有樊公脚一[跼  
-十+水]鴻門雙扇開(慈受深)

劫火洞然俱敗壞青天白日愈光輝王孫醉寢迷春夢不覺  
鶯啼柳絮飛(佛智裕)

臭烟蓬煇中迸出鐵蒺藜當陽如未委喪却目前機(佛性泰)

壞與不壞言端語端舌頭咬破自覺心酸大隨投子終無兩  
般萬里區區獨自往還(楚安方)

陷虎之機總不知便隨流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綱手放去  
[(冰-水+丨)\*夕]來要驗伊(圓照本)

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  
游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  
月在波心說向誰(通照逢)

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衲僧蛩寒鳴  
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恨不勝(唐景遵)

壞與不壞兩彩一賽本無是非說甚憎愛雲過長空了無罣  
碍君不見衲僧鉢袋子接得將來日裡晒(佛鑑懃)

壞與隨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覓回頭(龍門遠)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冤債禪流若問壞不壞  
昨夜石人鬪禮拜(南堂興)

銜鍤負鞍無固必牽犁拽櫓不辭勞貪生逐日區區去誰管  
年高白髮饒(簡堂機)

劫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謾悠悠剖盡衷腸人不曾草鞋  
拈取盖龜休(石庵詔)

才伸刮火光中問便解隨他去復回回到悔來坡下路亂山  
依舊碧崔嵬(北磻簡)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裹骨這箇眾生為甚骨  
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頌曰。

如龜六藏已彰名休向人前弄眼睛一隻草鞋都盖却直至  
如今猶未惺(北塔祚)

問處爭如答處親眼中難着透金塵長安一路無多地過得  
潼關有幾人(佛慧泉)

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盖了大隨  
却被這僧謾(白雲端)

露足藏頭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隨流去浮木  
相逢是幾時(保寧勇)

皮骨曾將問大隨當頭一着更狐疑可憐無限尋聲迹不薦  
羚羊挂角時(照覺掄)

大隨庵外一龜兒僧問如何骨裹皮草鞋盖了無人會白雲  
流水共依依(地藏恩)

皮裹骨兮骨裹皮吉凶徒自亂針錐草鞋覆了獨歸去千古  
何人識大隨(普融平)

千古清聲老大隨機鋒壁立杳難窺未能直下超凡聖只道  
將鞋盖却龜(禾山方)

懶庵的子大隨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盖了[泳-  
永+(從-彳)]他衲子下針錐(旻古佛)

骨裹皮兮皮裹骨大隨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咲未休中流  
特地生疑惑(龍門遠)

皮裹骨兮骨裹皮分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未委不如  
別處且烏龜(佛性泰)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脚行(佛燈珣)  
學道須教正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難會遂使  
携囊特地來(天童覺)

木禪庵畔定光老兒非銅非鐵無相無為有擎天之力有拔  
地之威有射鵰之手有嚙齧之機口如大海眼如眉人間天上許  
誰知(南堂興)

骨裹皮兮皮裹骨大隨放出遼天鵲東西南北謾檯眸不知  
已過新羅國(無準範)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遮盖了這僧  
無事可思量(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卦重重草鞋盖却無頭尾且聽  
旁人定吉凶(橫川珙)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我眉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  
總在這裡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頌曰。

柳標杖頭光閃爍錫羅捲裹面鄒鎔肩擔背負出門去好是  
無人敢駐留(保寧勇)

大隨山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為客慣二更  
無月也須行(慈受深)

識法者惧欺敵者亡水中辨乳源是鵝王(天童覺)

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客任他  
猿叫斷人腸(上方益)

把火入牛欄反身外面看梨苔千點白春雨幾聲寒(月堂昌)

大隨曰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  
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

頌曰。

赤土畫簸箕團團無縫罇佛眼覷不見海神不知價簸土揚塵無處尋山高海闊白雲深(南堂興)

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髭髯更湏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黑似漆(應菴華)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山前麥熟也未。

頌曰。

山前麥熟報君知佛祖端由辨者稀莫學朱涇老禪伯滿船空載月明歸(象田卿)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堪笑鄉村賣卜人徒勞鑽破烏龜殼(無準範)

大隨燒畚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咄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向這裡死如暗得燈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鍊牛驚。

頌曰。

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鍊作脊梁文經武緯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日光輝舜日長(南堂興)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嗣長慶安)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

頌曰。

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却案山重添鍼線千年田八百主直下承當還莽鹵郎當屋舍沒人修片瓦根椽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月堂昌)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師。

頌曰。

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雙紅杏換消梨(琅琊覺)  
靈樹當初密對揚時中文采已全彰後人不見雲門老一字  
千般謾度量(佛印元)

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囊中定是非畢竟水湏朝海去到頭  
雲定覓山歸(白雲端)

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覺話墮智海山僧為伊點  
破知燈是火[婁\*爻]如麻信火是燈能幾箇(智海清)

師字相酬作者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范范宇宙人無[婁\*爻]  
到底誰明一字師(旻古佛)

西來祖意若為酬手把明珠已暗投却被雲門添一字致令  
千古鬧啾啾(寶峯明)

靈樹面皮多葛怛韶陽板齒上生毛(拍右膝)會得國清才  
子貴(拍左膝)不會家富小兒嬌(此庵元)

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湏透祖關縱使祖關開正眼前頭  
更有萬重山(佛照光)

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不領韶陽提起處且[泳  
-永+(從-彳)]默處認殘碑(天目禮)

漳州浮石禪師(嗣子湖)上堂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  
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  
木水火土。

頌曰。

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箇中只是依爻斷豈有  
人情疎與親(本覺一)

金木水火土始終顛倒[婁\*爻]五六下四三初爻傳白席苦  
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死(懶庵需)

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南泉王老師不打塩官鼓(即庵覺)

金木水火土大蟲元是虎好咲李將軍藍田空沒羽(無準範)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嗣長慶安)初在瀉山因見桃荂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泳-永+(從-彳)]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曰[泳-永+(從-彳)]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眾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頌曰。

分明歷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首山念二)

玄沙道處少人知密密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的旨少年多是白頭兒

昔日靈雲自有知桃花已落布華夷囊中拔劍當鋒者未徹橫身斬萬機(汾陽昭)

傷嗟尋劍客桃荂遇春開靈雲一見處令我咲哈哈(神鼎諤)

二月桃荂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慈明圓)

本無迷悟[婁\*爻]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叅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荂(雪竇顯)

春暖桃荂樹樹紅靈雲千古道還同玄沙畱語叢林問南北東西路莫窮(正覺逸)

不是玄沙定紀綱靈雲那得事全彰桃荂覺了咸皆委未徹何人共躡量師子離群山岳靜象王回顧海澄光二師不並歸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浮山遠)

桃荂見後謂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前贓物自家知(雲峯悅)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荂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咲春風(黃龍南二)

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  
尋枝長客塵

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逢相見若如此更有  
春風春又春(翠岩真二)

學劍宗師定不差叢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纔舉知端的東海  
東邊萬萬家

春暖桃荂帶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古誰解  
雌黃息眾猜(淨照臻)

桃荂開處忽伸眉未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  
似火萬千枝(佛慧泉)

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桃紅綻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見因甚  
靈雲獨不疑(法雲秀)

靈雲偶爾見桃荂三十年來得到家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  
株上別抽芽(楊無為)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山山脚下豈知  
潘閭倒騎驢(白雲端)

萬年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咲晚來無覓處崔嵬  
和雨在雲中(保寧勇)

崑崙捧出無瑕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別釣魚  
船上謝三郎(成枯木)

奇哉一見桃荂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徹子孫  
幾箇是男兒(真淨文)

蠢動含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知音昔人解道黃鶯道似共  
桃荂說舊心(雲居祐)

桃荂見了狐疑盡因甚玄沙却不然今古叢林爭浩浩欲驅  
良馬路揮鞭(三祖宗)

靈雲老倒泄生涯消息傳來到謝家未徹根源箇端的[泳-永+(從-彳)]教春力自開荅(滄山秀)

靈雲聲價傳千古點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盡春色如何唯說悟桃荅(地藏恩)

堪咲春風漏泄機桃荅新發舊年枝螺江有箇釣魚客咲殺靈雲道不疑(佛國白)

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雲是作家一見桃荅心境絕老胡空自涉流沙(雲蓋昌)

靈雲眼中絕翳玄沙袖裡藏鋒把手直上峰頂一咲天地斗空(佛心才)

靈雲見了絕譏訛獨步寰中不較多敢保老兄猶未徹令人疑着偈頭陀(長靈卓)

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盡着荅叵奈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攬魚鰕(洪覺範)

溪上桃荅開爛熳不知誰解見靈雲頭頭總是吾家物一念圓成盡屬君(通照逢)

靈雲昔日悟桃荅十里春風樹樹斜敢道老兄渾未徹夢中開眼見玄沙(旻古佛)

山鳥芳時分外啼桃荅如火映前溪明明三十年來事可咲靈雲說悟迷(祖印明)

陌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爍太虛豈藉陽和力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最新奇掃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佛(圓悟勤)

春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人莫問令人特地咲嘻嘻(龍門遠)

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騰燄亘天紅湏臾拈出教人看添得行家價轉豐(開福寧)

十分風采露堂堂玉蕊瑤枝末比量剛被傍人論好醜回茲  
難嫁與潘郎(佛性泰)

二月桃荂爛熳時靈雲一見更無疑玄沙未徹誰相委鼻孔  
[泳-永+(從-彳)]來向下垂(南華曷)

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朵已離披畢竟水湏朝海去到頭  
雲定覓山歸(文殊道)

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荂爛熳始擡眸饒君便有遮天網到得  
牢關即便休(佛燈珣)

盡道見桃荂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宙人無[婁\*爻]  
那箇男兒是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  
寸土(徑山杲)

桃荂尋劍客不語咲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東敢保老  
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看陌上桃荂紅盡是離人眼中血  
(鼓山珪)

似錦桃荂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當時不遇玄沙老爭得  
名喧宇宙中(疎山如)

桃荂端的悟靈雲添得玄沙劫外春滿地不知何處去塵塵  
剎剎露全身(楚安方)

玄沙未徹呷汁同罪千佛出世不通懺悔(佛照光)

學劍難提鋒刃頭艷光荂發便心休不疑句播軋坤內得旨  
唯憑月滿秋(雙泉瓊二)

玄沙聞舉悟中知當下云言未保伊一擊海濤皆湧沸天光  
回爍眼

靈雲桃荂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哲星簇孤輪明皎潔和刃  
精揮用無絕玄沙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生滅新羅打鐵燒脚  
熱磨礱還用三尺雪(道吾真)

滿樹桃蒼行人競折靈雲悟後了無疑更有玄沙言未徹噓  
(石[(工\*几)/石]明)

仰面穿針不見天低頭拾芥不見地天地針芥無處安堂堂  
面目眼中翳君不見諦當未徹在齷齪人趣大彩(月堂昌)

桃蒼春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哉不是釣魚船上客無人  
把手上高臺(東山空)

靈雲悟桃蒼玄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蒼  
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蒼落春風靜(國清紹)

春風二月半桃蒼紅爛熳靈雲到處逢衲僧着眼看看看短  
棹孤舟誰居彼岸(龍牙言)

一箇烏梅侶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咲  
烏梅咬鉄釘(天童淨)

一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豈在鏤頑石  
路上行人口侶碑(塗毒策)

靈雲一咲見桃蒼三十餘年始到家[泳-永+(從-彳)]此春  
風春雨後亂隨名字落天涯(慈航朴)

靈雲親說悟桃蒼端的無疑眼裡沙縱使玄沙言未徹相逢  
且喫趙州茶(誰庵演)

乞兒拾得錫暗地空竇惜撞着明眼人一文也不直(木菴永)

不疑不徹不失片片春風狼籍至今江北江南游子徒勞外  
覓休外覓明如杲日黑如漆(別峯印)

三月桃蒼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半是  
真情半脫空(雲巢岩)

一見桃蒼便墜眼鍊圍生陷出無門倚墻傍壁知多少一度  
春來一斷魂(少室睦)

一見不勞朱粉施玄沙掃帚畫蛾眉只知掩得靈雲醜落盡  
眉毛自不知(朴翁銛)

紅入芳蹊錦色鮮  
酌然一點不相謾  
物歸元主自投合  
誰謂靈雲着眼看  
(葛廬覃)

靈雲曰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頌曰。

午夜霜凝星斗寒  
長空雲盡山月落  
青天喫棒人盡知  
蒼龍退骨誰能覺  
金鳳衝開玉鎖關  
麒麟掣斷黃金索  
迢迢劫外孰能拘  
南北東西迥超卓  
(雪竇宗)

金雞啄王卵飛出鳳凰兒  
入戶能長嘯歸家著錦衣  
(佛鑑懃)

靈雲曰長慶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事前行  
馬後來長慶不明真寔地  
句中認影影難開  
子今報諸禪侶九衢杲日照香街  
(汾陽昭)

驢事未了馬事來  
鍾聲纔斷鼓聲催  
祖師愛喫和羅飯  
北有文殊在五臺  
(佛慧泉)

驢事未了馬事來  
一蒼欲謝一蒼開  
安南已得烟塵息  
塞北將軍唱凱回  
(楊無為)

東行不見西行利  
南頭賣賤北賣貴  
橫千豎百筭河沙  
九九反成八十二  
(保寧勇)

驢事未了馬事來  
鍾聲未了鼓聲催  
春來縱步園閒看  
無限桃荅夾李開  
(佛鑑懃)

問端如箭透垣牆  
賴值靈雲手段長  
駿馬蹇驢皆控勒  
鞭教戰勝出沙場  
(南岩勝)

松陰行不盡  
疎雨下無時  
世事幾興廢  
山人未知  
(蒙菴聰)

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行徧天台并雁蕩歸來  
重看錦江春(心聞賁)

靈雲曰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忌却不憶塵生。

頌曰。

家破人已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忌却來時路暫憶  
此時總不知(投子青)

靈雲曰僧問如何是端坐念寔相師曰河裡失錢河裡撿。

頌曰。

河裡失錢河裡撿拈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山地淺種  
深鋤恣意耕(佛心才)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嗣天龍)初住菴時有屋頂笠携錫遶  
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厝便去師曰日勢  
稍晚何不且住厝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厝去後師嘆曰我雖處  
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  
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說法逾旬果天龍和尚到  
師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大悟自此凡學者參問師惟  
舉一指無別提唱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  
盡言訖示滅。

頌曰。

天龍一指悟俱胝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互千差寧別說直教  
今古勿針錐(汾陽昭)

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  
相共接盲龜(雪竇顯)

老倒俱胝一指頭金華山下幾回秋至今坐石安禪處猶弄  
精魂未肯休(佛印元)

丈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頭禪用不盡大悲  
千手費工夫(野軒遵)

問荅機關豈易酌無錢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不得只得  
忙忙豎指頭(佛國白)

頓悟天龍一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儔饒他鶩子懸河辨百億  
湏弥一芥[(冰-水+丨)\*夕](旻古佛)

不用將心向外求箇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達磨西來意只在  
俱胝一指頭(佛鑑懃)

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拗折無人會年來  
年去冷颼颼(龍門遠)

席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居院落幽雨散雲收山岳露珊瑚  
枝上挂金鈎(惠照預)

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徑山杲)

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  
烏騅不易騎(琅琊覺)

俱胝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  
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寬大千刹海飲毫端麟龍無限落  
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天童覺)

獨脫風塵舉世無不明兵甲作良圖河清海晏[(泳-永+(從-彳))]  
來事自是時人不丈夫(塗毒策)

俱胝一指禪古今成話攔打破鬼門關露柱尋無罅(誰庵演)

一着高一着一步闊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路這條路  
十聖三賢皆罔措(月林觀)

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  
紅粉也風流(報恩演)

俱胝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  
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問童曰聞 會佛  
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指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  
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忽然大悟。



頌曰。

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  
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山堂淳)

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提勘小童巨灵擡手無多子分破  
華山千萬重(無門開)

瑞州末山居了然禪師(嗣大愚)曰灌溪問如何是末山師  
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  
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

頌曰。

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峩嶷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相非君  
莫辨火中蓮(真淨文)

非男女相獨間間正躰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眼九天  
風靜月彎彎(自得暉)

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兮見也麼清聲  
籍籍播寰宇(月林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田五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 •祖師機緣

#### ◦六祖下第五世

- 德山鑒(十四則)
- 洞山价(廿六則)
- 神山密(三則)
- 石霜諸(六則)
- 漸源興(一則)
- 夾山會(十則)
- 清平遵(二則)
- 投子同(十九則)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嗣龍潭)簡州周氏子在蜀常講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

頌曰。

浩渺深坑納眾流謾持香餌擲金鈎風雲匝匝雷霆動應訝  
龍王不出頭(保寧勇)

親到龍潭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與雲雨千古  
人同咲葉翁(佛國白)

親到龍潭不見龍鈔符先覺證玄宗苑庵盤結孤峰上靜對  
寒蟾挂碧空(羅漢南)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玷瞥然歸去牙如劍棒頭撒  
出光燄燄(長靈卓)

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親到龍潭龍不現者回  
失却眼中蒼(心聞賁)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湏活薦莫學承虛接響人守株待  
兔亡機變知機變觥子撲落地櫟子成七片(遯庵演)

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  
盡桃荂片(皖山凝)

德山一日侍龍潭抵夜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  
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  
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泳-永+(從-彳)]今向去更不疑天下  
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  
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  
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  
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而去。

頌曰。

明暗相陵不足云 毫有解未為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破  
大唐無一人(白雲端)

一時瀑布岩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氣與誰  
天下共橫行(保寧勇)

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  
東西達本鄉(大洪邃)

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龍潭截斷辭源後佛祖  
孤峰罵未休(照覺掄)

一陣旋風霧靄開千峰突出碧崔嵬驚猿怨鶴拋來久半夜  
山前喚得回(上方益)

吹滅龍潭火一星當時心眼太精明微塵佛祖絕踪跡跛鼈  
奔騰作麼生(旻古佛)

黃金為骨玉為稜莫把他家此日尋多少[泳-永+(從-彳)]  
來悟心匠盡將底事繼威音(龍門遠)

德嶠龍潭啐啄機芥針投合契玄微孤峰盤結幪頭坐不顧  
青山雲自歸(京兆府天寧璉)

龍潭霧起老龍吟嚇殺南山白額蟲不觸波瀾拿鼈鼻嶄然  
頭角氣如虹(南堂興)

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頭空一條白棒掀天地滅却  
西來達磨宗(佛照光)

百結襴衫破幪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因一隻穿楊箭臨老  
來封馬上侯(蘿月瑩)

開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葛藤長萬丈(雪庵瑾)  
南來本欲破邪說紙燈滅處難分雪[跣-十+水]着鉾鎚硬  
侶鐵錯認烏龜喚作鼈(玉泉窮谷璉)

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銜街遊紙燈吹滅狼烟息坐斷  
中原四百州(天目禮)

驀劄相逢不再三纔開臭口見鄉談紙燈滅處饒端的不許  
蒼龍臥碧潭(朴翁銛)

德山禮辭龍潭直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泳-永+(從-彳)]  
西過東[泳-永+(從-彳)]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  
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  
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  
拂袖而出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着  
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在雪竇拈兩處云勘破了乃。

頌曰。

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莫放過孤峰頂上草裡坐虎穴深林人不到到者還須是獵人老虎睡驚纔舉目瞥然跳出獲全身(海印信)

偷營斫寨入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裡金槌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上方益)

德山老能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電騎虎頭兮収虎尾捋虎鬚兮真可羨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瀉山追一箭(佛鑑懃)

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蝎尾平捋虎鬚若非深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俊處顚脫囊錐高來卷舒方外孤峰頂上浪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咄)(圓悟勤)

騎虎頭把虎尾霹靂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腦後一槌誰敢擬擬不擬箇箇無棍長者子(懶庵需)

韜畧雙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排關自謂褰旗手未免孤峰沒草窠(頑石空)

七事隨身一毫不用再展鎗旗軋坤震動孤峰頂上休更說夢(退菴奇)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頌曰。

德山棒劃斷聖凡魔瞻喪善能方便捋虎鬚忿怒那吒亦摧蕩(海印信)

一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意氣幾箇是知恩(大洪恩)

突出雙頭卒辨難曾將一擊碎潼關自[泳-永+(從-彳)]天下太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白雲端)

驟雨迅雷擊雲興電影隨將軍雖有令何侶帝堯時(大洪邃)

兩手托開無縫塔一脚踢倒須彌山青天霹靂無遮護阿師猶自覓禪關(成枯木)

一條白棒劈頭來血濺星飛痛可哀祖佛更無回避處妙高峰頂也崩摧(佛國白)

德嶠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行佛祖無空過一似輪王握萬機(雲蓋昌)

一條柳標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遭八百擬開口處着三千(張無盡)

當機截斷聖凡膝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皮下何人有血(普融平)

坐斷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軋坤獨露(佛心才)

入門棒棒沒商量拶出紅流便廝當不是奴奴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佛燈珣)

棒下真鍤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濤湧不見龍王宮殿深(鼓山珪)

入門便棒郎當不少依而行之胡麻廝繳(徑山杲)

曾透龍潭向上機便將一棒力橫揮當頭突出何人辨只許叢林作者知(楚安方)

一條白棒胡揮亂揎撞着聲頭魂飛膽顫(典牛游)

殺活並行醍醐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尼無著捻)

皎潔晴天吼怒雷鍊山萬疊盡驚開回思塊雨條風日安得全提有此來(寶葉源)

德山小參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曰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頌曰。

德山自得任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鉤透網金鱗纔弄水岸邊還把釣 [(冰-水+丨)\*夕](佛印元)

誅龍之劍未可揮蛇大獵之家豈藉狐兔君不見諸葛亮作  
軍師或施擒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醜擒來又縱之兵歎  
訝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如是四方英勇將聞名早已豎降旗  
(海印信)

祖令全提孰敢論纖毫纔動陷閔津這僧不辨箇時節為法  
忘身有幾人(成枯木)

烟塵掃蕩將軍令正勅流行宣德音公子只知歌既醉夜深  
還被活生擒(寶峯照)

橫按鎬鎬居闔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衲子全機  
破敵也光輝(旻古佛)

高提祖印踞寰中孰冒當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這衲子爭教  
千古振清風(大溈喆)

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  
天麒麟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冰輪話作兩橛句中眼活  
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着露柱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  
思隔萬山咭嚙舌頭三千里(圓悟勤)

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  
經新羅衲子有丙無丁(南堂興)

德山回廓侍者問[泳-永+(從-彳)]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  
曰作麼作麼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明日師浴出廓  
過茶與師師撫廓背曰昨日公案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  
地師又休去。

頌曰。

跛鼈飛龍騎形殊理不殊欲明二大士棒下識真軀(汾陽昭)

正士忠臣氣最英一言佐國死猶輕不同諂曲偷安者冒寵  
貪榮過一生(佛印元)

袖裡藏鋒迥莫儔任他高作運機籌若看舉鼎拔山力未到  
烏江不甯休(海印信)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蟆剛咄咄大陽忽轉跳出來千峰  
萬峰空突兀(白雲端)

熟睡高聲叫不聞夢中調語自紛紛明朝一下方眠覺懊惱  
昏沉不可論(保寧勇)

覷面來時作者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輸機謀主有深意欺敵  
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謾誰腦後見腮兮人難觸犯眉底有眼兮  
渠得便宜(天童覺)

不問文班與武班御街侵曉競朝天傍觀莫咲金吾老駿馬  
驕多不着鞭(上方益)

商嶺東西路不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聵知師意人是  
人非不欲聞(佛性泰)

臨機一味放憨癡其毒尤深棒喝時堪咲人來誇敏手得便  
宜是落便宜(別峯印)

頑皮老虎臥林丘一任傍人放滴油滿肚只因曾飽肉縱加  
呼喚懶擡頭(無準範)

只一箇休去伎倆自然消諸聖在甚處脚下路迢迢(橫川珙)  
昨日罵詈一番了老倒踈慵不解聽今日又來由 罵饒人  
些子當看經(閑極雲)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鍾  
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侶岩頭頭曰大  
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今侍者喚來問汝不甯老僧那頭密啟  
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  
咲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

頌曰。

鍾鼓猶未鳴托鉢何處去一撈便回頭會得末後句(寶峯照)



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  
前唱鷓鴣(天童覺)

凜凜霜風戛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心月收取  
綸上古灘(寶峯祥)

鼓寂鍾沉托鉢回岩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  
遭他授記來(張無盡)

德山托鉢最為奇好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爪距叢林  
千古立雄基(南堂興)

一撾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  
不是小兒嬉(徑山杲)

鍾未鳴鼓未響依前托鉢歸方丈德山不會末後句岩頭密  
意誰相亮只得三年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樣(鼓山珪)

千尺輪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濤惡走入  
蘆荅不敢窺(真淨文)

鍾鼓未鳴先托鉢雪峰平地成饒舌當時一徑入僧堂且看  
岩頭有何說(照堂一)

雪峰公然喚回岩頭密啟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元來是  
勅(典牛游)

凜凜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擡眸已是身三段此是  
吾家紅鐵團(明大禪)

斫却月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迹師子奮金毛(密庵傑)

德山托鉢話低頭得人怕三家村裡人醉後胡廝罵(率庵琮)

德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頌曰。

佛是西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婁\*父]  
戶貫依前百草頭(或菴躰)

德山回臨濟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老賊寐語作甚麼師擬拈棒濟掀到禪床。

頌曰。

臥龍纔奮迅猛虎便咆哮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月出林梢(中庵空)

德山示眾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泳-永+(從-彳)]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頌曰。

單于自負藝過人小將教詔去侶真到彼果然贏小捷回來未免陷全身(海印信)

譬若金籠鸚鵡兒觜如紅玉一青衣雖然學得人言語問着元來總不知(佛鑑懃)

德山因僧來叅便乃閉却門僧打門師曰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纔入禮拜師驀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

頌曰。

見兔放鷹回邪打正脚未跨門直湏猛省(木庵永)

德山上堂大眾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咲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或作圓明密語)投子青云然雖如是德山大侶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

頌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甦爭侶石人眠半夜免教舜讓守林居湏知蒼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

収把断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天童覺)

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嗣雲岩)曰辞雲岩臨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岩良久曰祇這是師沉吟岩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湏審細師猶涉疑。

頌曰。

躰量非功不墮令星移斗換豈同輪多年曆日雖無用犯着應湏綫滅門(正堂辯)

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泳-永+(從-彳)]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湏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頌曰。

動靜[泳-永+(從-彳)]來每與俱回頭驀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堪咲喚作如如又却迂(本覺一)

水中影子曰身有若寔無身影亦無百尺竿頭纔進步一毫端上現毗盧(圓悟勤)

洞山後曰供養雲岩真有僧問先師道只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冒恁麼道。

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冒恁麼道千年鶴與青松老寶鑑正明驗正偏王機轉側看兼到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天童覺)

洞山辞雲岩岩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曰不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

頌曰。

高高孤頂雪濛濛  
刼外行藏路不通  
半夜嶺梅消息轉  
不關春色暗香濃  
(正堂辯)

洞山首謁南泉  
值馬祖忌  
修齋次  
泉曰未審馬祖還來應供否  
眾無對  
師出云待有伴即來  
泉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  
師曰莫壓良為賤。

頌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  
位裡借功看互換  
無底合盤轉  
手擎穿心  
椀子通身飯  
(天童覺)

千尺綸直下垂  
一波纔動萬波隨  
江上晚來堪畫處  
漁人披得一簑歸  
(闡提點)

有伴即來地闢天開  
冷光重出匣  
古路絕纖埃  
萬象森羅齊  
合掌湏彌峇  
粵舞三臺  
(最庵印)

洞山叅滄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完其微滄曰我這裡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乞師指示滄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滄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既到雲岩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岩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岩豎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曰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曰豈不見弥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是有省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

頌曰。

者箇分明有情無情者箇最親  
無處不真一打不着萬劫沉淪  
一透不破驢牽鋏磨一朝透徹  
以楔出楔鼻安面上口裡有舌  
不借不借東說西說要休便休  
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聽有情

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閑虛作解大地山河太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  
露柱燈籠向 說(大溈智)

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 不識之人即荒草  
(南堂興)

南陽師肌骨好洞山价也難討溈山翁雲岩老重注破成鼓  
倒分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葛藤回此到而今業識茫茫何日了  
(月堂昌)

洞山示眾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湏向萬里無寸  
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後有僧到瀏  
陽舉侶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侶師師曰大唐國裡能有  
幾人。

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圓欲識家山歸去路暮煙  
輕鎖綠綿綿(佛慧泉)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  
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天童覺)

出門便是草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鬢髮已  
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思量望江島好好不用更尋討(龍  
門遠)

萬里無寸草但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  
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免漸遙春草綠(徑山杲)

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隔天涯回機[跼-十+水]着通  
霄路何處青山不是家(疎山如)

庭前黃菜亂紛紛階下苔錢侶錦紋戶外任教荒草綠石人  
[跼-十+水]斷海山雲(淨回成)

萬里無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壁立萬仞絕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圓悟勤)

新豐路坦然豈止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可向前機不轉墮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瀏陽端的破中邊出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倘若諳來脉兩岸俱玄一不全(佛鑑懃)

虛玄鳥道沒纖埃玉殿空然瑣綠苔挂壁梭飛秋蛻骨滄溟老蚌盡懷胎(足菴鑒)

洞山曰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

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階(雪竇顯)

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乘涼寒即向火多口阿師一場懣懼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裡坐(泉大道)

熱時熱殺寒時寒寒暑由來捻不千行盡天涯諳世事老君頭戴楮皮冠(湛堂準)

偏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得門前依舊草芊芊(長靈卓)

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禪人迷處所寒時向火熱乘涼一生免得避寒暑(佛燈珣)

無寒暑處為君通枯木生蒼又一重堪咲刻舟求劍者至今猶在冷灰中(佛性泰)

裡頭看勿寒暑直下滄溟瀝得軋我道巨鼃能俯首咲君沙際弄釣竿(天童覺)

水到渠成風行草偃類之不齊觀之難面誰信崖頽石裂時黃金白銀如糞泥(月堂昌)

盤走珠珠走盤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踪跡獵犬遶林空踉蹌(圓悟勤)

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人知正中來也無回互句裡藏鋒辨者稀嚴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闍黎(冶父川)

寒時寒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薑打刀湏是邠州鐵洞山老子不瞞人親傳當面藏身訣(鼓山珪)

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擬議辨疎親區檐驀折兩頭脫舉目長空一咲新(松源岳)

洞山曰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眾[婁\*爻]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雪峰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頌曰。

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侶怨讎始終滿面無慙色更有曹山乞 頭(保寧勇)

不入世未循緣刳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古岸船歸一帶烟(天童覺)

玉鞭纔舉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鑾輦纔指斥將軍正令不容存(正堂辯)

三人證龜喚作鼃啞子得夢向誰說電光影裡浪驅馳[跼-十+水]破澄潭一輪月(木菴永)

吾常於此切不是神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曹山寧可截舌切切不是標名虛事橈未了吾今為君訣(棘田心)

洞山曰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苑。

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燄雨難淋旱地紅蓮遮日月無根樹長翠成陰(投子青)

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只見江鷗飛白浪豈知  
明月在雲霄(成枯木)

善應隨流妙意深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不是由基眼對面  
鍊山高萬尋(佛智裕)

古人出世最難遭唯有江西路更高人問亡僧遷化事便言  
火後一莖苑(石門聰)

雖然火過一堆灰爭奈人情會見稀畢竟水湏朝海去到頭  
雲定覓山歸(佛鑑懃)

洞山有頌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旛竿頭上  
煎鉋子三箇胡孫夜簸錢。

頌曰。

山獠得樹尾連顛咲道階除夜簸錢敲磕髑髏無用處[泳-  
永+(從-彳)]來千聖不曾傳

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云父母未生時還有這個麼師曰  
只今豈是有耶宿搖手。

頌曰。

轉位投機覓更難回途復妙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浪一掃  
湏教徹底乾(正堂辯)

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至僧所僧便問和尚  
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 是什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  
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亦[泳-永  
+(從-彳)]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  
向什麼處去師曰栗畬裡去僧噓一聲曰玆重便坐脫師以拄杖  
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頌曰。

只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筍穿開古路  
苔莫道鯤鯨無羽翼今日親[泳-永+(從-彳)]鳥道回(天童覺)



聖量凡情淨盡時轉身無路事還非屋簷下過栗畚裡馬腹  
驢胎一道歸(石溪月)

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洞水逆流即向  
汝道。

頌曰。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酌西來祖意寔無意妄想  
狂心歇便休(橫川珙)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鳥入蘆花。

頌曰。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正堂辯)

洞山冬夜果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  
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  
中師曰侍者掇退果卓。

頌曰。

洞山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為君輕點破牡[舟  
-(白-日)]花下睡猫兒(明極祚)

洞山玷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綉出鴛鴦千古扶持不  
起(運庵岩)

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何物拈來拋向屎坑中火裡  
紅蓮香拂拂(虛堂愚)

洞山夜爇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名適  
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個上座其僧  
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為  
時雪峰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  
鮮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  
老僧三生在。

頌曰。

洞山日午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行(慈受深)

洞山回看病僧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任[泳-永+(從-彳)]伊曰爭奈羸瘵何師曰湏知有不病者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隔山坡僧曰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曰雖然黑侶漆成立在今時。

頌曰。

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寧(南堂興)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看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看他時則不見有病。

頌曰。

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老醫不見[泳-永+(從-彳)]來廨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湏勦絕莫顛預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天童覺)

洞山因僧問和尚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湏足下無私句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頌曰。

古路翛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為妙點檢將來已觸途(丹霞淳)

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頌曰。

人生最苦不知休逐浪隨波真可憂一句若能超佛祖蒙頭  
壞衲更何求(成枯木)

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途未苦酸澁信新豐親切語袈裟  
之下莫顛顛(丹霞淳)

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右軍無限  
風流歸手裡(白雲端)

洞山叅興平便禮拜興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老朽者興曰  
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

頌曰。

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壺中白日長  
觸着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不如忌口(天童覺)

上座莫要禮老朽興平未易楊家醜尊貴[泳-永+(從-彳)]  
來不出門渠儂豈在威音後(自得暉)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裙。

頌曰。

衲僧孔竅少人知剛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裙未繫先教  
阿母畫蛾眉(海印信)

洞山曰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為甚麼不得他衣鉢  
師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  
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師深冑之。

頌曰。

祖師衣鉢漫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事豈[泳  
-永+(從-彳)]惹嶺付將來(本覺一)

洞山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岩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岩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岩打一棒沙彌無語。

頌曰。

洞山有路透雲岩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毫端(絕象鑑)

年老心孤是洞山引人行路絕躋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岩更不還(竹屋簡)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嗣雲岩)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侶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說話師曰 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頌曰。

即日貴人舊家貧漢兄弟相承尊卑互換向晚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騎牛戴帽異中來百鍊真金色不變(天童覺二)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惠黜國相如過槁蕭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真情糸跡混漁樵

白衣拜相喜難加暫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見夜來歸宿五侯家(佛性泰)

衣錦還鄉人盡見長時富貴許誰知無言童子呵呵咲贏得風光滿面歸(伊庵權)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侶曰二十年同行作這個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日如大地火發底道理。

頌曰。

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寒不襪祖祖相傳一頭搥擗(天童覺)

送放順収將寡敵眾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似不外來  
同行語話要分開自[泳-永+(從-彳)]大地火發後古廟香爐不  
著灰(月堂昌)

神山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  
闍黎洞乃放下木橋。

頌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渡月夜  
金雞報五更(丹霞淳)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嗣道吾)抵瀉山為米頭一日篩米  
次瀉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  
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泳-永  
+(從-彳)]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泳-永+(從-彳)]這一粒生  
未審這一粒[泳-永+(從-彳)]甚處生瀉呵呵大咲歸方丈。

頌曰。

萬廩千倉常住物出生來歷要分明不知一粒[泳-永+(從-  
彳)]何得雨過西山爽氣清(枯禪鏡)

石霜在方丈內僧在窓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  
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麼處  
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玄沙  
云山頭老漢蹉過石霜。

頌曰。

千疑萬慮扣禪關徧界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動悞他  
游子失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又天長自對門(汾陽昭)

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酬爭侶釣螺江上客一聲  
漁笛過滄洲(佛慧泉)

雙眸自小患生盲兩耳[泳-永+(從-彳)]來只聽聲指點萬  
端都不見如何彈指得分明(保寧勇)

咫尺之間不覩師顏幸然獨露誰作遮欄老倒石霜曾指月  
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剛腦後添生鋏(南華昺)

咫尺之間問石霜師云徧界不曾藏鬧市交關急着眼塞北  
牛馬海南番(洞山聰)

徧界不曾藏千眼應難見雖然咫尺間欲覓無背面象骨苦  
提撕箇中猶未辨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投子舒)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

頌曰。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  
心月兔常行(投子青)

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  
麟角衲僧來(保寧勇)

石霜示眾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頌曰。

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  
世界現全身(長沙岑)

瞎却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眾盲(無門開)

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曰在天子手中為圭在官  
人手中為笏在山僧手裡喚作什麼公無對乃留下笏。

頌曰。

不是圭兮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拏得驪龍照海珠知君  
大手方拈出(雪竇顯)

不是圭兮不是笏祖祖相傳非外物掣電光中着眼看直下  
承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聞之生恍惚太平恁麼多羅畢  
竟未離窠窟那堪明眼人前特地一場忉怛(佛鑑懃)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嗣道吾)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慰  
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

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湏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霜見便問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鋤復到石霜於法堂上[泳-永+(從-彳)]東過西[泳-永+(從-彳)]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着力霜曰這裡針劄不入着甚麼力師持鋤肩上便出。

頌曰。

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着無處着隻履西歸曾失却(雪竇顯)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泳-永+(從-彳)]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保寧勇)

道吾解語無舌漸源無手行拳打得魂消魄喪方得此道流傳石霜為父雪耻苦屈之言難宣鋤子持來四顧茫茫白浪滔天黃金靈骨今何在留鎮閭浮千萬年(妙湛慧)

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生休更問[泳-永+(從-彳)]來日午打三更(長靈卓)

生也全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太虛空赤心常片片(圓悟勤)

無鬚鎖子兩頭搖無瑕壁玉三回獻反遭刖足太無端誰料正言還保返(佛性泰)

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練江寒月兩蕭蕭浮雲散盡天如掃(夢庵信)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清風鬧浩浩一時漏泄道吾機反  
着欄衫倒頂帽(楚安方)

本地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鋤肩上便行時大辯  
[泳-永+(從-彳)]來還若訥(丹霞淳)

生前曾弗遇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覓黃金  
鎖子任浮沉(本覺一)

明頭落節暗裡喫交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裏鷺鷥飛不見一  
隻銀鉚挂樹梢(雪竇宗)

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者能唱拍者能拍唱拍相隨秋天月  
白大鵬展翅滄溟窄浩浩清風生羽翮(南堂興)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驀然跳出洪波裡攫霧  
拏雲宇宙低(應菴華)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嗣舩子)初住京口寺因僧問如何是  
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時道吾失  
咲師遂請益後散眾叅舩子省發後歸聚徒道吾令僧往問如何  
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僧回舉  
侶吾吾曰者漢此回方徹。

頌曰。

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風吹火借水獻蒼 毫不立萬別千  
差但看來年二三月啣泥燕子入人家(慈受深)

臭口開來經萬劫 毫纔動鋏輪隨雲収雨散月明夜反動  
江波說向誰(木庵永)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湏揮劍若不揮劍漁  
父栖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  
僧回舉侶師師曰門庭施設不無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頌曰。



當機一句玉珊珊內外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曾不住月華  
影裡見應難(丹霞淳)

不立纖毫已是塵那堪奔走問他人高揮寶劍無踪跡月裏  
姮娥現半身(成枯木)

拂牛劒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埃清四海垂衣  
皇化自無為(天童覺)

太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朵白雲重重(京兆天寧璉)

學佛人人被熱謾撥塵見得幾何般狂風掃地雲吹散獨立  
闌干宇宙寬(別峯印)

隱顯全該不露顏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金鎖天曉  
泥牛過玉關(徇堂仁)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甚人對  
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荅來。

頌曰。

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儔類莫齊玉馬雪行歸夜半羚羊  
挂角日沉西(投子青)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傍來落二三卓尔混融無向背西天  
佛是老瞿曇(成枯木)

大方獨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圍正坐當軒無位位圓通  
無碍應群機(疎山如)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啼蒼  
落碧岩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會。

頌曰。

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羚羊岩高壁仞千峰雪石筍  
生條半夜霜(投子青)

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洒空莫向平田翻巨浪直湏  
點點盡朝東(丹霞淳)

古鏡重磨又一新一回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吼老老  
禪翁把要津(寶峯祥)

二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荳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地樹老  
無荳僧白頭(鼓山珪)

境話會來猶未是却問而今作麼生清涼元自鼻頭直夾山  
依舊兩眉橫(徑山杲)

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雁聲天外急遊子夜還家(瞞庵成)  
月桂寒松碧嶂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少鶴唳  
青霄出鳳林(成枯木)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只有  
湖水無行路(天目禮)

夾山示眾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  
到。

頌曰。

九轉靈丹難却易一鎚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壺中事重把  
仙書子細看(長靈卓)

年來萬事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  
休唱太平歌(鼓山珪)

癡人面前休說夢生鏃團上湏有縫明明說與却佯聾只管  
外邊閒打哄(徑山杲)

握不成團撥不開德雲幾度下崔嵬有時行到海南岸密密  
還從舊路回(最庵印)

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日云某甲只為佛法來不為  
送茶來那云和尚令請上座日云和尚即得日乃將茶去作務處  
見師遂撼茶碗作聲師不顧日云釃茶三五碗意在鑊頭邊師曰  
餅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日云餅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茶  
大眾俱以目視之日云大眾鶴望乞師一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

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日云手執夜明苻幾箇知天曉師召大眾已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湏颺下徃往事從閑話生莫將閑話為閑話(朴翁銛)

擔板漢沒拘束餓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虛堂愚)

夾山在瀉山作典座瀉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瀉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頌曰。

相逢借問眾僧麋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丹鳳轉金龍曉纏月中枝(投子青)

變生為熟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奮意調和味塞口多人(正覺逸)

雨過龍庭苔蘚潤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曲禁外虛勞視聽聰(大洪預)

龍宿鳳巢裡二年同一春桂蒼香撲撲平地是青雲(大洪恩)

夾山嘗遣一小師徧遊禪刹殊無趣向及聞師道譽遠播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為着火汝行益時吾為展鉢甚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因而悟入。

頌曰。

汝蒸飯時吾着火汝行益時吾展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儂機不活機若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鬧聒聒(癡絕冲)

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師曰戶挂凋林影中辨取。

頌曰。

威音那畔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寂寂滿窓唯有月虛明(丹霞淳)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嗣翠微)曰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又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箴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頌曰。

有漏箴籬無漏木杓烜赫禪和妄生卜度伶俐座主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鎗李廣箭穿雙鶚(琅琊覺)

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箴籬木杓直下承當鼻孔失却(法雲秀)

箴籬木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泳-永+(從-彳)]自然心地常安樂(天童覺)

二乘諸漏扣空王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漠唐虞黼黻拱岩廊(張無盡)

箴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南華昺)

有漏箴籬無漏木杓學語禪流徒勞卜度江邊有箇釣魚人擲鉤驚起遼天鶴(白鹿先)

箴籬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清平鼻孔塞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金悟去百草皆藥拗折俱胝指頭[跣-十+水]斷趙州略約平常一句用無窮限量知見徒斟酌(雪竇宗)

丈二鋼釘八尺鐵橛插在眼中猶自不瞥(中庵空)

清平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眾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識好惡。

頌曰。

父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敘炎涼叮嚀指點家園事行盡  
荒郊話短長(大洪遂)

土埋處處鐵菱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根傷中倒方知  
行過鐵門關(雪堂行)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嗣翠微)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  
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頌曰。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  
誰解撒塵沙(雪竇顯)

大死底人同活人三千豪俠又隨塵李陵本是收番將却作  
降番上將身(佛印元)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湏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  
鴛鴦晝下成(白雲端)

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奇[跼-十+水]破澄潭深  
處月夜闌牽向雪中歸(長靈卓)

趙州解撚無 線投子能穿沒鼻針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  
心內中紅心(佛鑑懃)

大死底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門翁翁  
八十重年少(鼓山珪)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畊者半作賣蒼人(徑山杲)  
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鰲頭  
一旦忽擎出(正堂辯)

棚前夜半弄傀儡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量無道理裏頭  
畢竟有人牽(雪菴瑾)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  
幾何師亦下禪床立。

頌曰。

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斷凡聖  
無踪海岳寒(投子青)

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爭免面模糊強將雲髻高高綰遮得  
傍人眼也無(白雲端)

投子下禪牀雲中迸電光胡僧歸漠土六月下嚴霜(佛慧泉)

投子示全機清風動翠微十身何處是贏得眼如眉(佛心才)

愛向江邊弄釣 碧潭深處有嘉魚釣頭不是無香餌箇底  
如何釣得渠(長靈卓)

捉賊分明要見賊十身調御下繩牀曾經巴硤猿啼夜鍊作  
心肝也斷腸(佛鑑懃)

投子下禪床通身誰辨的擬議即千差覲面難相識(京兆天  
寧璉)

投子下繩床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徑山杲)

玉麟帶角離霄漢金鳳嚙蒼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  
携手御街遊(水菴一)

投子下繩床終非孟八郎不搖三寸舌未免鬼分贓眼底欲  
條直臨機爭探囊裂破古今無面目縱橫何處有閨防(或庵鉢)

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  
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

頌曰。

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焉得便顛預靈光萬古輝天地隱顯  
尋常不用搏(洞山聰)

圓缺曾伸問老翁石龜嚙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過[跼-  
十+水]出金烏半夜紅(投子青)

圓後圓前作者知四三七八鮮呈機令人長笑善吞吐畱與  
叢林作是非(正覺逸)

吞却三四枚吐出七八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麼(保寧勇)  
吞却易吐還難湏弥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晝不知誰  
共倚闌觀(佛性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要吞即吞要吐即吐若還殢齒粘牙爭  
得超今邁古(石庵瑤)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  
頌曰。

山家世界別塵世罕曾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持贈君  
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 (正覺逸)

丫角女子白頭 猛燄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擬閑雲  
流水不同歸(白雲端)

蒼萼樓前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罷嬌無力咲倚  
闌干屈曲中(懶庵樞)

住山境界問如何女子雙鬟鬢已皤覲面不逢休更會白雲  
飛過舊山河(天目禮)

投子因僧問春雨淋淋百草為什麼不抽芽師曰芭蕉只麼  
長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端午今年亦然曰畢竟如何師  
曰故非同別誰說前後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漸暄曰如  
何是第一月師曰孟春猶寒。

頌曰。

投子投子超今邁古遇人識人頭灰面土一月二月寒暄說  
說住峰高處見翠微紅蓮舌上無橫骨(龍門遠)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暄第二月若無閑事挂心頭便是  
人間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寒與秋熱(蒙庵岳)

投子回僧問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  
僧又問黃龍新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新曰演入大藏教。

頌曰。

頓漸偏圓權寔空有釘髻鐵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亘古今  
八角磨盤空裡走(圓悟勤)

演出大藏教言端語亦端兩頭都坐斷一劒倚天寒(冶父川)  
一出一八半合半開羸鶴翹寒木狂獺嘯古臺要知奇特事  
當甚破草鞋(木庵永)

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指月靈山猶如畫月如何是真月師  
曰昨夜三更轉向西。

頌曰。

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任運落前溪舉頭不薦團欒底無限  
清風付與誰(慈受深)

昨夜三更轉向西昏昏宇宙幾人迷澄潭影轉風初息猿猱  
微聞嶺外啼(懶庵需)

昨夜三更轉向西明眼宗師為指迷若於話下尋端的未免  
泥中又洗泥(已菴深)

投子曰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曰飲噉何物師曰  
喫喫。

頌曰。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踪由不同雪嶺時時吼冑若  
瀉山日日収(洞山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機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噉是何物喫喫  
直教滄海乾(皀明慧覺)

投子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  
西山僧無語。

頌曰。

蒼龍帶雨離深洞彩鳳啼蒼入帝關一句古今無滲漏祖師  
不在東西山(雪堂行)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分明。



頌曰。

半滿金言玉轉環靈山一會受欺謾拈來題目分明也付與  
兒孫着眼看(佛心才)

投子因雪峰侍立師指菴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裡許  
峰曰湏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曰不快漆桶)。

頌曰。

說明道白埋塵混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骨橫抽  
要在轟轟霹靂手(月堂昌)

有客釣鰲魚區區走五湖不知泥裏蚌滿腹是驪珠(佛鑑懃)

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曰寒凜凜地。

頌曰。

天地為爐萬物焦石人駕浪渡雲霄風生半夜霜威重月落  
冰寒逼髮凋(投子青)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禮  
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頌曰。

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半是  
貧寒乞養兒(保寧勇)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冢沸椀  
鳴聲師便打僧又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  
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頌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聒聒(雪竇顯)

一條拄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僧若得投子機隨手  
拈來打投子(圓悟勤)

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什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其僧有省。

頌曰。

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拈來臨耳畔連噪兩三聲(南堂興)  
投子指雨示僧云[婁\*爻]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僧無語後回看華嚴經方有省。

頌曰。

陌上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蒼雨一百十城流水香(絕象鑒)

百蒼香裏鷓鴣啼白面郎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眼福城東際草萋萋(竹屋簡)

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乃彈指。

頌曰。

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開紅日晚夜深人咲碧峰頭(投子青)

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二師曰是二僧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喫茶曰如何是煩惱師曰這僧聒噪人出去。

頌曰。

入草親尋草裡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遇大商空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木菴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田五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田六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 六祖下第五世

- 仰山寂(二十二則)
- 香巖閒(五則)
- 米胡(二則)
- 王常侍(三則)
- 三角菴主(一則)

- 六祖下第六世

- 興化獎(八則)
- 寶壽沼(六則)
- 三聖然(三則)
- 大覺(二則)
- 灌溪閒(二則)
- 崔禪(一則)
- 歷村(一則)
- 虎溪(一則)
- 桐峰(一則)
- 米倉(一則)
- 雲山(一則)
- 陳操尚書(二則)
- 大禪佛(二則)
- 南塔湧(二則)
- 無着喜(三則)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嗣潞山)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游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清風生闍外拽來更與四藤條(南華曷)

小釋迦大文殊聞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能用被他碧眼謾塗糊(疎山如)

瞬目西天此土揚眉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匝入息一念萬年禪禪閻浮樹在海南邊(南堂興)

應真來訪仰山翁須信聲聞未盡空問著不知関楔子元來只是有神通(本覺一)

仰山住東平時潞山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眾曰且道是潞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潞山送來若道是潞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眾無語師遂撲破。

頌曰。

仰山接得潞山鏡告眾拈來行正令懵懂禪流眼不開仰山直下驀頭釘(汾陽昭)

提起分明照正邪眾人皆不啟唇牙譬如賣物無人買最後須歸本主家(洞山聰)

古鏡封來辨者難示徒行令眾當觀會中若有仙陀客畱得如今照影寒(海印信)

師鏡拈來呈眾了癡人徃徃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尋免教壞却兒孫手(白雲端)

為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落西撲落不知誰拾得秋風  
索索草萋萋(保寧勇)

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禪徒眾失驚此鏡分明分不得到頭  
分作兩分明(佛國白)

全放全[(冰-水+丨)\*夕]意亦優為山送至仰山頭可憐一  
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智海清)

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無限迷頭者錯認  
空華鏡裏春(佛心才)

八十婆婆學畫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妍醜盡道  
不勞紅粉施(上方益)

比謂拈來伸一問如何舉眾盡茫然不因一撲百雜碎定作  
人間醜婦冤(西禪淨)

仰山隨為山游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嚙一紅柿  
落在面前師取柿拭過呈似為為云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  
道德所感為云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

頌曰。

鴉嚙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  
不會更何年(汾陽昭)

為仰分明亘古今父子相見意輒深果熟馨香鴉嚙至捏來  
擘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潭心(洞山聰)

仰山因為山問大地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  
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  
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為曰此是師子  
一滴乳迸散六斛駝乳。

頌曰。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識茫茫者笑倒  
為山老古錐(真淨文)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倚蘿月又成鉤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天童覺)

有本無本學益學損搬運不時提起却穩師子一滴迸六斛駱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烏鷄不在蘆花宿(月堂昌)

仰山問漚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漚下座歸方丈師遂入漚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漚曰還記得吾荅語否師曰記得漚曰試舉看師珍重出去漚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

頌曰。

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携手同歸不知猶自涉離微(松源嶽)

問處分明荅處親縱橫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璧秦主安然致太平(木菴永)

仰山臥次夢入弥勒內院眾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一尊者白槌曰令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眾皆散去及覺舉似漚漚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擁衲叅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犍椎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海膽量如斗蛟目淚流蚌腸珠剖謔語誰知泄我機龐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天童覺)

夢裏談空也大奇百非四句若為離當時能舉摩竭令何必堂中下一槌(本覺一)

白日青天夢中說夢捏恠捏恠誑諱一眾(無門開)

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什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頌曰。

兩個八文為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拏來亂撒向階前滿地團團苔蘚緣(白雲端)

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今日併賊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保寧勇)

仰山後叅岩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冰-水+丨)\*夕]。

頌曰。

一豎一展一放一[(冰-水+丨)\*夕]仰山弄險過似岩頭賴是隨風回櫓棹幾乎反却釣魚舟(斷橋倫)

仰山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師垂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冰-水+丨)\*夕]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騰空而去。

頌曰。

草舍蕭蕭寄白雲故人訪遠意殷勤寒暄禮節皆通罷難免杯茶供養君(南叟茂)

仰山在洪川石亭粥後坐次有僧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個十字僧又左旋一匝云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相兩手托如脩羅擎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師乃畫圓相圍却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師云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空而去。

頌曰。

道環之虛未盈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羅武緯文  
經放開捏聚獨立同行機發玄樞兮青天激電眼合紫光兮白日  
見星(天童覺)

仰山因僧思鄴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  
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捻持其有根微智  
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還更有入處否  
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  
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  
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  
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個別更有意也無師  
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  
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鄴禮謝。

頌曰。

得坐應須更自看涅槃城裏未為安披毛戴角重相見歷盡  
艱難幾許般(大洪恩)

無外而容無礙而冲門墻岸岸閑鎖重重酒常酣而臥客飯  
雖飽而頽農突出虛空兮鳳搏妙翅踏翻滄海兮雷送游龍(天童  
覺)

幽州桑梓問來端歷歷山川在肺肝思底返思都叵得披衣  
向後更須看(本覺一)

凡聖總無別路岐返思思底幾人知春風不到桃源洞葉落  
花開自有時(慈受深)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庐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  
師曰闍黎不曾游山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出  
草入草隨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  
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雪竇顯)



出草何如入草時全身入草為慈悲仰山垂手隨他去直至如今在路岐(本覺一)

欲識庐山五老峯個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熨斗煎茶鈔不同(慈受深)

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慧寂師曰慧寂是我聖曰我名慧然師呵呵大笑。

頌曰。

神通游戲不為難互換機鋒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節呵呵大笑幾何般(本覺一)

慧寂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若將利器比君子大笑欣然滿座春(圓悟勤)

仰山向火次有僧叅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地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筴插向炉中又移向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摩竭掩重門夕陽影裏風濤急不覺移舟下渡昏(投子青)

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眾無對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頌曰。

一倒一起雪遶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飈脫葉兮秋澄潦水(天童覺)

推倒扶起覲面千里唯小釋迦風前按指直饒海印發光也是雪峯道底徧界是文殊徧界是慈氏樓閣門開竟日閑誰識善財童子(最菴印)

仰山因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豎起拂子曰只如者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郎中。

頌曰。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俱非有獨步大方塵塵正  
受片片亂飄岩上梅條條縱舞溪邊柳(石門聰)

仰山一日見香巖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據某甲見處  
無一法可當情師曰 解猶在境曰某甲只如是師兄又作麼生  
師曰 豈無能知道無一法可當情者為山聞舉曰寂子已後疑  
煞天下人去在。

頌曰。

寂子香巖論見處直教聞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語那得  
全拋一片心(本覺一)

仰山臥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  
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為山聞曰寂子用劍  
刃上事。

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簸箕別處舂  
推出枕子露眠床劍刃上事放毫光(月堂昌)

田中插鋤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龍牙言)

仰山因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一圓相  
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

頌曰。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伊家僧添半月反然去却道  
親逢小釋迦

(本覺一)

仰山夏末問訊為山為山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  
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得一片畚下得一籬種為山曰子今夏不  
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為山曰日中一食夜後

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為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頌曰。

開一片田密密綿綿兩頓粥飯其道自辦一夏興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也薦成一片是什麼一片看取當門箭(龍門遠)

寂子不虛過鑊頭邊有功祇將一籬粟千載顯家風(映菴鑒)

翁翁年德兩俱尊家有詩書富可論飽飯憨眠無個事却來敲枕弄兒孫(別山智)

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籬粟卞和三獻楚王王設若不遇別實人至今猶在荊門哭午間一齊早晨一粥斷絃須是鸞膠續陽春白雪有知音山自青兮水自綠(辛菴儔)

仰山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如許多師僧為復是喫粥喫飯僧為復是叅禪僧師曰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叅禪僧公曰在此作什麼師曰侍御自問取他。

頌曰。

來問威風頗不臧幾多龍象在雲堂旃檀林裏曾無雜造次風流豈易量(本覺一)

仰山因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頌曰。

口朝鼻孔無空過眼蓋鬚鬚有古風信采骨頭花十八等閒擲出滿盆紅(或菴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嗣為山)因百丈遷化遂叅為山為問我聞汝在百丈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是汝聰明伶俐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尋一句酬對竟不得乃嘆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為說破為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終不干汝事師遂焚平

昔所看文字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  
泣辭滄山抵南陽忠國師遺跡憩止一日芟除草木偶拋尾礫擊  
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滄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  
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述。

頌曰。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  
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滄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  
成待慧寂親自勘過。

頌曰。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關渠無端擊著菴前竹直至  
如今在半途(雪竇宗)

放下身心如弊帚拈來瓦礫是黃金驀然一下打得著大地  
山河一法沉(九峯昇)

香巖曰仰山見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 試說看師舉  
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頌曰去  
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  
無。

頌曰。

無地無錫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儂家近日貧來甚不見  
當初貧底人(鴈山元)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脚重千斤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  
愁人愁殺人(松源岳)

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逼人上壁

香巖初開堂滄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  
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春行秋令。

頌曰。

拄杖將來便徹心淚流不覺思沉吟春行秋令人驚恠絕後  
光前絕古今(汾陽昭)

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絕後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跼-十+  
水]破草鞋腳底穿(正覺逸)

尊人寄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顛若有會中真衲子禪床  
好與即時掀(本覺一)

家世拄杖佛祖付囑為山寄來香巖發哭父子投機陽春雪  
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疎山如)

香巖示眾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腳不[跼-十+水]  
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  
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  
座出眾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頌曰。

香巖啣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擬議即從言下取喪身  
失命數如塵汾陽為 開迷路雲散長天日月新(汾陽昭)

呵呵大笑沒針錐上樹何如未上時任使香巖多伎倆傍觀  
不免為攢眉(佛慧泉)

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  
且非師子兒(保寧勇)

古聖悲心利後人口啣枝上露全身直饒玄路無消息未免  
家中喪二親(石門易)

香巖垂語真堪賞口啣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且道  
渠儂底模樣(地藏恩)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閑(上方益)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趣嶺種芳草遶池生手不攀  
枝腳不[跼-十+水]樹口裏啣得當頭蹉路問着西來對不對罰  
錢依舊有人悔(月堂昌)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  
兩兩釣魚舟(應庵華)

香巖上樹口啣枝手不攀枝脚纍垂纔開口(咦)不荅也又  
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剛寶劍頂門揮(已菴顏)

香巖上樹住住住住擬問如何葛藤露布(月林觀)

香巖真杜撰惡毒無盡限啞卻衲僧口通身是鬼眼(無門開)  
無地無錐始是貧卻來樹上強懸身雖然相識滿天下畢竟  
知心能幾人(無禪才)

香巖曰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師曰髑  
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  
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

頌曰。

枯木龍吟真是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  
那辨濁中清(曹山寂)

京兆府米和尚(嗣滄山)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藥山師曰藥  
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溜麼鄭重曰也無你  
提掇處師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溜麼僧近前顧視而立師曰看看  
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頌曰。

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僧一見不免將南作  
北(大滄喆)

米胡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  
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

頌曰。

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行令爭似  
靈苗不犯春(投子青)

第二頭邊破悟迷快須撥手捨筌罟成弓未盡成駢拇智者  
難知覺噬臍兔老冰盤秋露泣烏寒玉樹晚風淒特來大仰辨真  
假痕玷渾無貴玉圭(天童覺)

悟人千箇道無憂冒信遭他第二頭寂寞山花寒食後夕陽  
西去水東流(龍門遠)

襄州王敬初常侍(見瀉山)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  
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  
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  
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齧人韓獺逐魄  
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  
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豎起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  
徹也。

○頌曰。

賓主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筋頭再運回天力千聖  
齊教立下風(癡絕冲)

常侍舉筆萬事皆吉直下承當急急如律米胡叅官忘前失  
後且告貴人為我相救(癡禪妙)

機輪活脫走珠盤紗處都盧在筆端豎起依然還放下靈鋒  
寶劍倚天寒(偃溪聞)

王常侍與臨齊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不  
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公曰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  
竟作什麼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  
麼生濟曰我將謂 是箇俗漢心。

頌曰。

世出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袞調羹手撥轉  
如來正法輪(徑山杲)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鳳棲不在梧桐樹(松源岳)

事到無心不苟欺烏玄鵠曰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老爭敢逢人洩漏機(虛堂愚)

王常侍叅睦州一日師問何故入院遲公曰看馬打毬所以來遲州云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打毬州云人困麼公曰困曰馬困麼公曰困曰露柱困麼公茫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有省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事也州云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冑之。

頌曰。

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證無常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聾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今人棄如糞(龍門遠)

看人騎馬打毬子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好江梅着意要題詩(懶菴樞)

斬州三角山法遇菴主(嗣洩山)因荒亂魁師八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頌曰。

師將真寶濟兇人豈謂行恩反害身真寶與伊元不識而今更是好訴貧(洞山聰)

深山深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藏纔遇兇人便分付兇人少鑒返加傷(正覺逸)

菴僧真實濟兇人一喝分明出差玆莫道賊魁非別者當頭雪刃用來親(天目禮)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嗣臨濟)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上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



一日覺喚院主我聞 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 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云我直下疑 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獎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納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曰。

太孤太[賒-示+未]日杲杲璞玉渾金惡種草無負平生雪  
此冤不如一陣香風掃(南岩勝)

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南方自古清如鏡何必  
無端用甲兵(雪巖欽)

興化因後唐莊宗聿河北回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取中原  
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腳  
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頌曰。

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幞頭腳勅書  
挂在鳳凰樓(北塔祚)

北蕃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在翩翩  
直自入雲端(白雲端)

君王之寶誰鮮尋討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莊宗所得未為真  
精鑑還他興化老(地藏恩)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原無價寶不同  
趙壁與燕金(天童覺)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為萬世師金輪  
景御四天下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氣龍顏  
悅爭奈胡僧笑點頭(上方益)

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藏一入相如手佳聲滿大唐(佛心才)

中原一寶有來由撈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青白眼當機  
誰敢謾輕酬(笑翁堪)

幞頭舒起君王寶司空見慣興化老千古君臣際會時落花  
滿地無人掃(北海心)

[(冰-水+丨)\*夕]得中原無價珍幞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興  
化重酬價八兩元來是半斤(尼閑林英)

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  
留得鎮中原(閑極雲)

興化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  
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  
師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  
作一喝用便下座。

頌曰。

龍鬬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二喝不作用却使  
禪人特地疑(海印信)

寧龍出水虎離山四起同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正眼橫身  
三界背摩天(雲溪恭)

單刀直入不須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過須知  
興化棒頭親(鼓山珪)

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客明明  
開眼墮深坑(徑山杲)

旻德一喝如雷響興化一喝響如雷錦袍玉帶真瀟灑記得  
當年老萬回(懶菴樞)

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陽一句分賓主九曲黃河水逆流(南岩勝)

一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歷然未免俱瞎半夜摸烏龜明月照積雪(雪菴瑾)

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龍虎自交馳(雪巖欽)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躡避得過。

頌曰。

此問非常觸忤人如禽空啄噪荊榛須知興化奔馳疾值雨何曾濕著身(洞山聰)

[穫-禾+爪]浪拏雲勢莫猜漁翁倚棹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去帝里同風不到來(海印信)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裏啼鶯閑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晦堂心)

一陣狂風暴雨來卻於古廟且閑隈雖然打入鬼窟裏吞炭藏身又一回(鼓山珪)

古廟裏頭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閑神野鬼皆驚怕只為渠儂識梵書(徑山杲)

天生白額南山馬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市過癡人投曉覓行蹤(雪堂行)

剜心剖腹繼傳燈鬼面神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匹也知只是赴齋僧(南岩勝)

四方八面沒邊疆暴雨狂風無處藏古廟裏頭休躡避移舟別有好商量(天目禮)

塞北煙塵終載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特地分疆界萬里  
山河似掌平(虛堂愚)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  
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饘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搥曰克賓維那法戰  
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頌曰。

二虎爭戰俱用勢力一陷穽中不能返擲若返擲天下獵人  
無處覓(海印信)

克賓法戰挫英雄興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忍莫教  
知解入塵籠(照覺總)

丈夫當斷不解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  
罰錢趲出院(真淨文)

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親有理罰錢無說處太行  
山下淚霑巾(佛國白)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冰-水+丨)\*夕]放在當人失錢遭  
罪尋常事休把條章說故新(圓通仙)

克賓興化令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衲僧青白眼儘教  
天下競頭爭(佛心才)

[舟-(白-日)]山生鸞鷲師子產狻猊棒下摩醯眼徒誇第  
一機(徑山杲)

法戰從來許克賓掣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盡法方知愧老漢  
當年要話行(鼓山珪)

罰錢出院眾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饒興化全提未  
免令行一半這一半明眼衲僧點檢看(冶父川)

漢高拜將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任赤旛高豎化城降皇在  
盤兮不在秤(南巖勝)

赫日轟迅雷六月飄霜雪興化老古錐不妨太孤絕金毛哮  
吼亂峯前百獸聞之皆腦裂(懶菴需)

罰錢出院揚家醜興化聲頭遇克賓父子不傳真妙訣棒頭  
敲出玉麒麟(佛照光)

興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典刑存三十年  
後幾箇知恩(尼無着總)

興化棒頭轟霹靂克賓腳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令那得  
嘉名四海傳(誰菴演)

主賓會合風雲異醉後添盃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肉叢林  
扛鼓返成冤(或菴體)

興化逐克賓觀音戴鬼面靴裏動指頭未免傍人見(湛堂深)  
棒頭有路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雪後始知松柏操夜深  
方見把針人(冑堂充)

興化打克賓猛虎驀腰騎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破菴先)  
家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趲出院橄欖  
點茶滋味長(野雲南)

法戰場開驗克賓解施武畧對將軍如何有罪全無當待展  
奇謀自策勛(天目禮)

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瞎驢見)  
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取這頓棒  
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  
與克賓雪屈以拄杖一時趕散。

頌曰。

克賓維那法戰不勝曾因國難披金甲後來出世法嗣興化  
不為家貧賣寶刀興化臂健尚嫌弓力軟雪竇眼明猶識陣雲高  
(瞎堂遠)

興化示眾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頌曰。

紫羅帳裏撒真珠密意師永會也無摸象眾盲徒亂說當臺古鏡見差殊(海印信)

興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上撲下紫羅帳裏撒真珠古也今也誰酬價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光照夜不見錦綉銀香囊直至如今成話欄(上方益)

對眾全提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走夢中推倒五須彌(徑山杲)

紫羅帳裏撒真珠禪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笑釋迦彌勒是他奴(鼓山珪)

興化見同叅來纔上法堂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 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禮拜。

頌曰。

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是人情(鼓山珪)

鎔錙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徑山杲)

恰如劊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剖出方知王法不相饒(退菴休)

長松不改四時青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苔帚掃眼中瞳子面前人(劒門分)

湫湫灩灩水光浮不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  
離人今古愁(伊菴權)

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叅相訪作盡冤讎休休明日黃花蝶  
也愁(雪菴瑾)

驅耕夫牛照即用奪飢人食用即照不得同叅把手行安知  
袖裏有穿竅(南岩勝)

興化因僧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食。

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牕林木迥夜深  
汀岸火光微(投子青)

鎮州寶壽(第一世)沼禪師(嗣臨濟)因僧問萬境來侵時  
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

老大稍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濤直過  
如飛沒蹤跡(海印信)

萬境來侵莫管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跼-十+水]着來  
時路月下騰騰信腳歸(掩室開)

寶壽曰趙州來師在禪床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身  
入方丈州[(冰-水+丨)\*夕]坐具而出。

頌曰。

動絃別曲落葉知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因腳底無羈絆  
去住縱橫得自由(遯菴演)

寶壽因僧問訊師曰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  
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見在  
曰阿誰證明師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  
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頌曰。

捲則渾崙無縫舒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轉機輪  
於掌握奮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面前蒼蔔馨香(佛燈珣)

寶壽因胡釘鉸叅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  
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  
有多口阿師與一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  
他打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無奈何胡於此有省  
州曰且釘這一縫。

頌曰。

現出虛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饒指出當堂縫分明  
鷄子過新羅(冶父川)

直饒釘得這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向  
俗人呈家醜(月菴果)

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君鉸釘得終是不完全(鼓山珪)

寶壽問僧甚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  
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

頌曰。

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西山路徑深對眾直言呈伎倆紅爐  
鍛鍊要真金(汾陽昭)

西山路上有獼猴嘯雨哀風動客愁忽遇此林師子子萬般  
伎倆一時休(中際能)

寶壽問僧甚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麼曰不  
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不從崔禪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  
打。

頌曰。

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騰身欲出青雲外力到  
峯頭一步難(佛鑑懃)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嗣臨濟)住後上堂曰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頌曰。

騎驢戴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保寧勇)

反是羅弓覆是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為人不為成歌曲祖父田園要及時(圓通僊)

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跼-十+水]地三春同到金明池(佛鑑懃)

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鼓唇分明話墮(京兆府天寧璉)

陽燄何曾止得渴畫餅幾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着衣(徑山杲)

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溟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佛燈珣)

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一炷香(鼓山珪)

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懶菴需)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晝此境此時誰欲分(德山洵)

南山鼉鼻蛇觸着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貧子弄(雪菴瑾)

黃昏打槳奔城快日午回[向-口+亅]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喝不知蹉過已多時(在菴賢)

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斷腸不是因芳草破壞家門落一邊(戴無為)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

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頌曰。

水母有骨靈龜無殼瞎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意如山岳(正覺逸二)

靈龜有殼水母無骨破驢脊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人絕

破脊驢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白雲端)

匝地風光無間違因何不信却生疑老婆為君重指出臭肉團上青蠅飛(黃檗勝)

青青掩映蒼龍窟脩竹超然物外物若將脩竹比喬松未及喬松老風骨(佛鑑懃)

一團臭肉有商量皮下流芳若麝囊忽若禪人親咬破看來滿口是清香(龍門遠)

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床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腳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頌曰。

呼為雲吸為雨襲襲清風動寰宇笑哭不是等閑聲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不與平人語而今何處見踪由剔起眉毛看鷄子(長靈卓)

殘羹餽飯無處安着換手搥胷劈頭盖却兩箇無孔鍤槌一樣無繩自縛(佛燈珣)

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裏爭見李將軍(木菴永)

魏府大覺和尚(嗣臨濟)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跼-十+水]北岳。

頌曰。

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語頭枕  
衡山北岳隨(洞山聰)

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兮上是天身手太長衫袴短醉狂  
贏得樂豐年(保寧勇)

灌溪志閑禪師(嗣臨濟)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祇見漚麻  
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頌曰。

一派曹溪與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筈波瀾急撼得  
毗盧海岳低(涿州克苻道者)

灌溪叅臨濟濟搗住師師曰領領濟拓開。

頌曰。

雨散雲[(冰-水+丨)\*夕]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顧望回首  
與誰同(秀巖瑞)

定州善崔禪師(亦曰崔禪川臨濟)州將王令公於衙著張  
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  
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

頌曰。

鎔錙橫按寶光寒俠客嘯囉敢正看飛過青霄聲震吼乾坤  
直得黑漫漫(保寧勇)

大展家風示眾人垂鈎入海釣金鱗遊魚弄水騰波浪船棹  
俱拋出大津(延壽慧)

十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嫁時服含羞  
刺出雙鴛鴦(空叟印)

襄州歷村和尚(嗣臨濟)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匙向火中。

頌曰。

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遇〔(冰-水+  
丨)\*夕〕燕手性命難存爭奈何(投子青)

虎溪菴主(嗣臨濟)因僧問菴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聾師曰鬧市裏虎。

頌曰。

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值木星君不遇羅睺主(琅琊覺)  
虎溪老住菴年深都不記鬧市心中虎四邊如鼎沸(草堂清)  
桐峯菴主(嗣臨濟)因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  
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君不見大雄山下  
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冰-水+丨)\*夕〕虎尾  
捋虎鬚(雪竇顯)

滄州米倉禪師(嗣臨濟)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師曰  
闍黎來時太湖向 道甚麼曰知道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  
麼生曰不異發足時道路師曰闍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  
肯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妨和尚此路師曰  
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頌曰。

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遇着嶮峻道途殺活杖子變豹米倉大  
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著到不搽紅粉也風流大抵還他肌骨好  
(佛燈珣)

雲山和尚(嗣臨濟)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將得西京  
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  
飯誰人肯喫師曰獨有闍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  
這病僧。

頌曰。

這僧掩耳偷鈴雲山將錯就錯若是碧眼胡兒別有反身一著(木菴永)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見睦州)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摠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頌曰。

一語離窠窟千生出盖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在巖前(雪堂行)  
奪鼓攬旗驗衲僧便將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苦看見楊花落也驚(尼無著總)

拈得須弥第一槌銅頭鉄額豈容伊塩梅[向-口+亅]楫并霖雨不是斯人更是誰(復菴封)

季咸曾相臺丘子隨變難分亟自逃輸與高樓凝望者炯然明可察秋毫(虛堂愚)

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麼經州云金剛般若經公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

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未悟當時竅須信枝頭老鳳凰春來翻作黃鶯叫(正堂辯)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嗣仰山)初叅仰山山閉目坐師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頌曰。

集雲峰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笑後來稱猛將只知空說霍嫖姚(野軒遵)

竺國支那咸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直喧天下一頓  
殘羹永不飢(保寧勇)

當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門下去見機  
雖足未風流(地藏恩)

集雲峯下四藤蒿打破潼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外如龍  
如鳳在烟霄(圓通僊二)

藤條喫了任閒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鍾俱是令知機  
識變有誰儔

子陵灘水急如絃摸得黃魚縮項鰻提向市中頻索價他家  
不直半文錢(佛心才)

強盜遭逢惡抵家賊賊纔敗別無他山藤徹骨令甘伏反與  
渠儂貼面花(或菴體)

千年萬歲老枯椿鐵杵銅槌任擊撞且在爛泥堆裏立咄(寶  
葉源)

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為甚  
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頌曰。

黃金打作鑰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倆海中  
拾得夜明珠(慈受深)

袁州仰山南塔光湧禪師(嗣仰山)因僧問曹溪意旨如何  
師曰一鑰入寒空。

頌曰。

重峯層仞插寒空塔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韻萬年  
溪水去無蹤(投子青)

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  
是一言師以火筋插向爐邊却[(冰-水+丨)\*夕]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衲子微開眼插筓  
爐邊當火焚(投子青)

杭州無着文喜禪師(嗣仰山)住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  
謁遇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曰南方佛  
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眾師曰或三百或  
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  
少眾曰前三三後三三日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曰汝有執心  
在不得宿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曰汝  
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  
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此為何處曰  
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是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  
首童子願乞一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  
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童子與寺俱  
隱。

頌曰。

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  
只見翠山巖(明招謙)

顧問南方住若何對云三五眾非多吉祥自述龍蛇混三三  
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為指不仙陀金剛背後看名  
字滿目荒山不奈何(汾陽昭)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眾前三  
三與後三三(雪竇顯)

堪笑前三與後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回無着分明見從此  
清涼沒可叅(佛印元二)

樓臺雖有額全無試問頑童起剎初忽指金剛看背後年衰  
多被鬼挪揄

前後三三問若干應機召發轉顛預如今大有如斯者負鉢  
腰囊到處搏(正覺逸三)

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聖混其中其中凡聖知多少前後  
三三數莫窮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從一覩金剛肯直至  
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鮮空人滿目  
白雲臥荒草(道吾真)

聖者由來不可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句  
無私振九垓(照覺總)

前三三與後三三筭數籌量卒未諳芳草萋萋烟景裏鷓鴣  
啼處是江南(地藏恩)

文殊前後苔三三獨泛輕舟過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  
明月印寒潭(雲溪恭)

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恠坐來頻勸酒自從  
別後見君[禾\*(夕/巾)](龍門遠)

三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針為報禪徒應諦聽船乃  
隨流石乃沉(般若柔)

前後三三不失宗迥超千聖數難窮金剛腦後全軒露疊疊  
青山鎖翠空(丹霞淳)

無著文殊不易逢相逢各自問家風清涼海眾知多少前後  
三三數莫窮(本覺一)

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悵不因遭毒手誰肯夜燒香(月堂昌  
二)

寬鞋著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逢場還作戲前三三  
後三三一時堆在檐頭擔到得家中重點檢目前包裹露毵毵



前後三三謝師指南龍蛇躍躍虎視眈眈擬數看數欲談何  
談均提謾有垂鞭意象王蹴[跼-十+水]亦奚堪(投子舒)

陌路相逢眼裏塵低頭禮拜昧天真起來不見文殊現打破  
大唐無一人(秀岩瑞)

前三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叅更問清涼多少眾月移  
[枯-十+儿]影落寒潭(月林觀)

佛法初無北與南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機變前後  
分踈落二三(雲衲慶)

無着因老翁邀師入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  
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  
無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

頌曰。

文殊大士托玻璃遂問南方有箇奇無著忽言無這箇誤他  
多少老闍黎至今猶未知端的擡手拈茶不用疑(汾陽昭)

自別南方涉路岐喫茶處處用玻璃如何恰到清涼寺問著  
元來總不知(正覺逸)

南方不可離須臾無著曰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喫茶  
拈起莫生踈(佛印元)

玻璃寶盞對君檠茶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少眾爭教  
人不辨輸贏(象田卿)

五臺凝坐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  
盞子喫茶時象潭泳無着因叅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  
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篋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  
乃說偈曰若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頌曰。

爍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來打落粥鍋休說偈脩行  
須信禍為胎(象田卿)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田七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 •祖師機緣

### ◦六祖下六世

- 大光誨(一則)
- 九峯虔(十則)
- 鳳翔石柱(一則)
- 湧泉欣(二則)
- 雲盖元(一則)
- 覆船荐(一則)
- 張拙(一則)
- 洛浦安(十二則)
- 韶山普(五則)
- 天盖幽(一則)
- 大原海湖(一則)
- 岩頭叢(十三則)
- 雪峯存(三十一則)
- 高亭簡(一則)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嗣石霜)因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為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頌曰。

少林續談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蘗昔年曾有語大唐國裏沒禪師([舟-(白-日)]霞淳)

覲面全提少室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清風樓上逢知己撥動  
烟塵不柰何(足庵鑒)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嗣石霜)因僧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  
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  
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  
分夜燈。

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迥出倫家富兒奴偏得力夜分  
燈火照西隣([舟-(白-日)]霞淳)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  
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

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  
頂上戴須彌(石溪月)

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為驗多有得道果者未審此  
間如何師曰頭戴午夜月脚[跣-十+水]黃金地曰此人還轉也  
無師曰爭得不轉曰如何轉師曰今世已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墮功勳撥開向上通天竅煙嶂  
重重不見人(自得暉)

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合道曰畢竟如  
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中求水實堪悲。

頌曰。

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跣-十+水]蹄水中觜連  
觜(方庵顯)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  
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頌曰。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扭得鼻頭辛(石溪月)

九峯因石霜遷化眾請首座住持師時為侍者白眾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啾啾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炉去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不會師遂焚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拊首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頌曰。

張家養得數箇兒大者効爺治家業中有一男藝最精氣宇如王威德別別別[跼-十+水]翻滄海兮不顧驪龍喝散白雲兮不羨明月(海印信)

石霜繼嗣擇高才上座貪程去不回只愛寒灰無[焰-白+(丨\*日)]起豈知枯木放花開虔侍者實堪哀先師大意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草鞋(佛慧泉)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鉄鎚爐冶不能烹得破任教千古與風吹(保寧勇)

坐亡立脫數如麻幾箇於茲路不差翻憶石霜曾有語不光華處盡光華(智海清)

一片虛空亘古今麟龍頭角競踈親坐亡立脫知多少鐵樹花開別是春(開福寧)

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曾先師意爭柰臨行一著親([舟-(白-日)]霞淳)

枯木堂中第一人坐觀成敗枉精神可憐明一色邊事直至而今沒眼筋(寶峯照)

雖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莫道古祠香火斷神前自有酒臺盤(上方益)

座元脫去有生機侍者因何不肯伊若謂石霜明一色似將  
掃帚畫蛾眉(地藏恩)

香煙淡淡風飄處首座凝凝坐脫時不是久叅虔侍者石霜  
巴鼻有誰知(張無盡)

本分漁人一釣舟千波萬浪裏遨遊兒孫不慣風濤惡走入  
蘆花不轉頭(慈受深)

脫去還如臂屈伸先師旨趣得來親貪他一粒多年粟失却  
家中萬斛珍義重天倫虔侍者平生肝膽若為論芳草渡頭輕舉  
步等閑身在杏花村(佛燈珣)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巢鶴作千年夢  
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天童覺)

涅槃城裏未為親帶角披毛始是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大洪遂)

一片虛凝絕謂情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恠貪程速坐守  
寒巖異草青(雲岩因)

石人不怕獅子吼須彌頂上反筋斗滄溟竭盡正三更生鐵  
崑崙雲外走(雪竇宗)

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稀只知枯木回春早蹉過  
寒灰再燄時虔侍者也是癡雖然會得先師意未免全身陷虎機  
(圓悟勤)

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冰釣魚要擲金鱗餌撥轉  
蘆篷向月明正堂辯九峯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  
也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麼曰四海叅尋當為何事師曰  
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  
曰突曉途中眼不開。

頌曰。

寒谷生洪律全超極濟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方菴顯)

巨岳何曾之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叅尋喜有得力句突曉  
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石溪月)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  
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  
不恁麼髑髏前見鬼無數(五燈會元稍異)。

頌曰。

識問不亂答識答不亂問問答有來由直下明知見果然明  
得破不被髑髏換奉勸叅學人子細叅詳看大圓智一拳拳倒黃  
鶴樓一趯趯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虛堂  
愚)

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  
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  
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  
德天誰嫌黑暗女。

頌曰。

是真是妄披金擇沙同門出入宿世冤家(方菴顯)

九峯示眾曰常住法身不生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滅為什  
麼六道輪迴師曰為有心故曰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以虛空  
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師曰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曰會  
麼曰不會師曰禮拜着。

頌曰。

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回學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更深秋  
夜月古廟香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南堂興)

鳳翔府石柱禪師(嗣石霜)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  
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  
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  
眾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

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擔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頌曰。

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僧懶棒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丹霞淳)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嗣石霜)因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砮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頌曰。

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巔昔日雲巖曾漏泄金輪王子寶花冠(丹霞淳)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明爭柰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憩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牛者不識好。

頌曰。

芳草漫漫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見却謂騎牛不識牛(丹霞淳)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嗣石霜)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大殺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乃



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頌曰。

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露韻無窮星前人臥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儂(投子青)

無人接得渠遺逼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柱頭書無人識得渠碁局醉樵夫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天童覺二)

接得與識得誰復較錙銖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踈只如雲蓋悟去又作麼蘇嚕蘇嚕(最菴印)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嗣石霜)因僧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

頌曰。

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筭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月堂昌)

張拙秀才(見石霜)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頌曰。

老倒石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心千古寥寥掛唇齒(佛鑑懃)

臚傳不羨擅嘉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煩惱病重增(笑翁堪)

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幾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孔舞春風(寶葉源)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嗣夾山)久為臨濟侍者一日辭去  
濟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  
誰家壟甕裏淹殺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修  
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  
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  
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  
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閤  
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  
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閤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  
便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眾生。

頌曰。

無伴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頂綠衣寒喝開劫肇三峯頂捧出  
金襴對日看(投子青)

喝下承當草已深却來蘭浦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異今古  
誰人鑑此心(成枯木)

執侍巾瓶二十年搖頭擺尾出林泉悠悠直往南方去壟甕  
淹來得穩眠(雲居祐)

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術拽回  
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弓風月如畫枯木巖前弓花木長春無舌  
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  
(天童覺)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  
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  
歸鳥盡迷巢。

頌曰。

拾得踈慵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  
三山片月輝([舟-(白-日)]霞淳)

是佛由來尚涉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事盡屬  
無私造化中(成枯木)

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無修眼搭癡[跔-十+水]着未消連  
底凍一時認作碧琉璃(佛智裕)

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授傳玉女夜尋無字印石人  
遙指月明前(自得暉)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  
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  
有偈曰。

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  
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琉璃  
寶殿鎖空華(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冰-水+丨)\*夕]不得者師  
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頌曰。

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結鷲峯層須知玉像瓶中塔別有  
輝天照地燈(投子青)

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  
之圖必無如是妖恠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恠。

頌曰。

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殊無半夜燈極目危巒今古宿暮天  
斜照碧層層(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覆處出就藏鋒  
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頌曰。

群花未發梅先拆萬木凋零栢轉奇雲淡不彰  
節月影烟輕那露引風枝(丹霞淳)

洛浦因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曰  
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曰患聾作麼師曰放  
三十棒曰啞却我口塞却眼。

頌曰。

直下啞却我口分明塞却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睦州擔  
板覲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靈源清)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  
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  
路。

頌曰。

月篩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卓午團團  
秋夜不知圓(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雨滋  
石筍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荊棘況是  
貧家少送迎(丹霞淳)

洛浦因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犁溪相別今得幾年曰和  
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曰和尚住持事  
繁且容子細看師曰打即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  
事繁。

頌曰。

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遠香昨夜姮娥呈巧妙眼睛  
直上綉鴛鴦(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拳中舊寶不揀披沙  
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曰莫將鶴唳擬作鶯啼。

頌曰。

淘金豈假披沙得石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時  
未審何人識([舟-(白-日)]霞淳)

洛浦示疾十二月一日告眾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  
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  
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  
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  
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  
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  
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  
句是實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  
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  
是怕見鉢袋子粘着伊。

頌曰。

餌雲鉤月釣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  
江上獨醒人(天童覺)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襁褓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  
單傳直指狀元來(南堂興)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因僧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  
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頌曰。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一聲聲(石溪月)

韶山因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  
師以手指曰鳴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  
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

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蔚遲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迥超十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曾般門下徒施巧曰學人則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揜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曰為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頌曰。

趨時適變隨物窮通鴻鵠之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卷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蒯通(方庵顯)

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頌曰。

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回新月半鉤升萬戶(自得暉)

獨向滄溟截眾流等閒舞掉擲金鉤白雲不露烟波闊橫笛一聲天地秋(木庵永)

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頌曰。

妙峯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搖清香那逐春光媚(丹霞淳)

韶山因僧到叅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

頌曰。

叉手須知己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頑銅若作黃金貨祇可瞞他無眼人(丹霞淳)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嗣夾山)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頌曰。

雖然苔盡深深意爭柰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丹霞淳)

太原海湖禪師(嗣夾山)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僑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床鬼。

頌曰。

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岸虛明地七佛前前總不該(丹霞淳)

鄂州巖頭全叢禪師(嗣德山)一日叅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叢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頌曰。

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文取箇黑撈波江邊相喚攬鰕蜆(法雲秀)

平川走兔放蒼鷹一搦便啗雙眼睛毒手奪來人買去柰何斤兩未分明(保寧勇)

一喝驚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覓飛也謾道  
當時手搦擡(疎山如)

好手呈機不露鋒慣將雙劍定雌雄忽雷迸出驚天地華岳  
三峯倒卓空(湛堂深)

大鵬[持-土+(十/田)]風蒼龍出海手擡手搦日上月下霜  
雪巖凝識歲寒雙陸盆邊須喝采(最菴印)

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箇裏豁開天地眼吹毛  
拈起任橫行(木菴永)

巖頭初叅德山展坐具禮拜次山以拄杖挑却坐具於階下  
師下階拾起搭向皆上便去叅堂山曰不肯子放只肯子[(冰-水  
+ |)\*夕]。

頌曰。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只肯子[(冰-水+ |)\*夕]來  
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遜菴演)

巖頭示眾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悉皆喪身  
失命時有小巖上座出問云如何是塗毒鼓師兩手按膝亞身云  
韓信臨朝底。

頌曰。

佛法無情報尔曹忽生忽殺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訣自是  
深明防漢高(南岩勝)

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

頌曰。

槌打不碎火燒不着天上人間何處安泊阿呵呵是什麼莫  
咬破須爛嚼(海印信)

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冷風高下直鉤誰見後園驢喫草脫籠  
卸馱飽齣齣(大洪遂)

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出來鬪湊得恰好(徑山杲)



後園驢喫草莫隨言語討跳上驀腰騎來往長安道(鼓山珪)  
風信不來春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行人野客  
溪邊歸路早(楚方安)

後園驢喫草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不知身在  
長安道(雪竇宗)

後園驢喫草蘆花輓雪飛霜前雙白鴈孤影落天池(塗毒策)  
古帆未掛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苦夜長行人須及早(雪菴瑾)  
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

頌曰。

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依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海爭柰  
鉤頭餌不齊(汾陽昭)

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縈紆古帆休更問處處得逢渠(徑山杲)  
小魚吞大魚門上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鼓山珪)  
的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李廣運神箭自古  
張顛解草書(照堂一)

不動蒲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超唇吻始信  
巖頭無腦門(天目禮)

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鑪裏盛油。

頌曰。

塵中辨主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鑪油今古淨與君  
拔却眼中釘(汾陽昭)

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耆婆雖瞋眩至今  
南北絕人行(佛印元)

礎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海印信)

銅砂鑪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  
將將盡封侯(雲溪恭)

銅砂鑪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叅取莫教  
孤負此生身(草堂清)

終日塵中走塵中渾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貧抖擻(大溈智)  
銅砂鑪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月半家家  
門首掛燈毬(佛鑑懃)

頂起砂鑪時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塗毒策)  
村飲夜歸來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瞋驚着汝(息菴觀)  
銅砂鑪裏滿盛油潦倒巖頭不識羞却向螭蜥眼睫上樓頭  
浪宕逞風流(空叟印)

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  
關公也大難(無境徹)

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眼睛都要見銅砂  
鑪裏滿盛油(橫川珙)

巖頭問欽山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

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  
梵語作唐言(退耕寧)

巖頭凡有所問只噓一聲。

頌曰。

龍臥碧潭靜雲收皓月圓七星光燦爛誰薦未生前(大洪遂)

巖頭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撈。

頌曰。

巖頭一撈虛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破菴先)

巖頭示眾云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只是理論咬  
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

頌曰。

三文買箇撈波子攏蜆攏鰕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說誰家  
屋裏竈無烟(虛堂愚)

巖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  
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  
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  
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  
向水中。

頌曰。

買賣交關直須當價若少分文定遭行罵休行罵遠近聞之  
成話癩(海印信)

時展家風與眾殊探身虎穴有功夫拈撈擊處留無計夜靜  
同誰泛五湖(三祖宗)

親兒弃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津呈撈舞棹波中客休向  
江頭覓渡人(真如喆二)

老來無累亦無回獨寢高堂只此身除却江中混波客復誰  
還是不羈人咄哉箇老婆親兒不奈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楮衲秀)

舞棹呈撈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擲了獨歸去春水  
溶溶碧滿湖(智海普融平)

舞棹呈撈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拚得親生子拋向  
江心更不[(冰-水+丨)\*夕](上方益)

鄂陽江口擲釣絲攏蜆撈蝦不計時驀被老婆相借問蓼林  
千古振雄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擺手相逢論棄兒意在目前如會  
得莫信傍人說是非(佛燈珣)

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禰累兒孫婆婆耐恨江頭棄留得  
佳聲四海聞(月菴果)

親兒棄了復何言月在波心印碧天獨有一身無繫累困眠  
醒坐任隨緣(疎山如)

鄂陽江上垂鈎線時節相逢錦鱗現拈來信手任縱橫逐浪  
隨波無顧戀(大漁智)

一子親生步步隨呈橈舉棹指人歸老婆遭打機先露海岳  
掀翻動四維(簡堂機)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山雲海月俱拋棄贏得  
莊周蝶夢長(尼無著揔)

相逢把手上高峰四顧寥寥天宇空一曲漁歌人不曾蘆花  
飛起渡頭風(無菴全)

舞棹呈橈逢賊腳扣舷三下親擒捉只這一枚都颺却棹歌  
歸去風濤落(朴翁銛)

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拋惡浪深義斷情忘無處覓三千  
剎海冷沉沉(天目禮)

鄂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  
婆婆第七兒(南叟茂)

舞棹呈橈鄂渚邊驗人何苦結生冤自從賺了婆拋子誰敢  
拚身上渡船(梓巖玉)

巖頭在鄂渚湖三文買箇黑撈波每日撈鰕擺蜆且恁麼過  
時僧舉似雪峯峰云窮鬼子道他快活也不徹。

頌曰。

且於湖伴撈鰕蜆不向滄溟釣巨鼈一葉扁舟一簑笠閑眠  
閑坐任風濤(海印信)

野水舟橫芳草渡人來舞棹或呈橈撈鰕擺蜆隨時過却向  
何時得六鼈(水菴一)

巖頭因沙汰在甘贄家過夏補衣次贄行過師以針作割勢  
贄遂慙衣欲謝妻問云作什麼贄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贄

舉前話妻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云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薙上座割將去也。

頌曰。

針頭割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凡命脉果何在(以拂子聲禪序角云)向此須明上上機(長靈卓)

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可憐一對冤家種人人鼻孔大頭垂(佛燈珣)

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伎倆天然機輪如箭如今分付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猛提取天上人間爭奈何(已菴深)

夜半三更來討火我罵 兮 罵我相喚相呼歸未歸也有無衣草裏坐(虛堂愚)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嗣德山)初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頌曰。

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煎一服通神散血汗滂流徹四肢(保寧勇)

是法平等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輕與人棒下龍蛇從變化(雲巖因)

雪峰與巖頭欽山至澧州龍山鎮阻雪頭每日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頭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遂箇漢行脚到處被他累今日到此又只打睡頭喝曰瞋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胷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 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若實如此據 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 證明不是處與 剗却師曰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季

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黿山成道。

頌曰。

說盡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遇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業瓦礫拈來也是珍(成枯木)

黿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龍門遠丈夫凌勵志英雄向外馳求枉用功到得黿山開眼覷方知屋裏用無窮(佛燈珣)

孤村陋店雪紛紛平地無風起浪痕醜拙只因藏不得胷襟流出蓋乾坤(鍊山仁二)

三回九度太顛顛到底須尋舊路還待得黿山消積雪至今平地起波瀾困有眠床飢有飯連聲何事叫師兄明朝雪霽黿山路依舊一程還一程(象外超)

雪峯住菴時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黿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

頌曰。

末後句為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雪竇顯)

末後句兮無問處萬仞鋏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奈何至今雪老難伸吐倒捋虎鬚方識虎未解行人休離母透過牢關舉似君把定咽喉淚如雨(佛印元)

雪老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伊賴有故人千里在同條生死不同時(白雲端)

雪老別黿山卓菴閩中坐一日見僧來探頭道什麼末後句少人和却得巖頭重注破同條生同條死末後句莫錯舉(照覺揔)

切磋琢磨變態譏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梭同條生今有數同條死兮無多末後句祇這是風舟載月浮秋水(天童覺)

雪老大開方便路低頭却入菴中去者僧有眼恰如盲却被巖頭行一步者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峯意却被巖頭甕[匚@贛]頭(天童覺)

龍吟枯木菴中出天上人間無等匹虎嘯巖頭石上來晴空忽迸一聲雷堪笑春池猶拾礫空山空到又空回(佛心才)

露面出來猶不識[仁-二+氏]頭歸去更難知那堪末後一句子直到于今四海疑(保寧勇)

雙明復雙暗獨立絕殊方乘機覲面提其鋒安可當同條生兩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花開亘今古末後句始到牢關拈却門前大案山(圓悟勤)

末後句為君說踏着秤鎚硬似鐵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若是達磨兒孫各各自知時節知時節為君說九尾烏龜莫當黿山石黿(佛鑑勤)

雪峰費盡平生力懵懂禪和意轉疑可憐末後一句子巖頭  
土上更加泥(龍門遠)

同條生兮不同死弟既耳聾兄目瞽家門蕩盡徹骨窮却把  
黃金如糞土末後句休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北海心)

雪峯一日陞座眾集定師輓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

頌曰。

雪峯輓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貶起眉毛千萬里湏是  
吾門師子兒(北塔祚)

天兮寬地兮濶雪峯輓毬幾忉怛一輓直上湏彌山無量人  
天眼開豁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襪步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湏  
連夜發(天衣懷)

雪老平生好輓毬輓來輓去輓無休一千五百人同戲誰解  
輪機賽一籌(佛國白)

収來輓去事方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  
孤鶩共遙天(夢菴信)

象骨木毬一輓出三世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徧叅尋只道  
黃連不是蜜(石[(工\*几)/石]明)

輓向人前事未休再安舊處有來由一聲斷[序-予+(鴈-  
厂)]鳴雲漢兩岸蕭蕭蘆荻秋(戴無為)

一作雪峯因玄沙來三箇一時輓出沙便作偃倒勢師曰尋  
常用幾箇曰三即一一即三。

頌曰。

團團輓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休三一一三重注脚螺江  
依舊向東流(圓覺演)

山寺裏頭無可作輓出木毬兩三箇不獨玄沙遭一擲雪峯  
老人亦話墮(懶菴樞)



雪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湏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擲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頌曰。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兄偸師不奈何喪身失命知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雪竇顯)

臨濟喝兮德山棒子胡狗兮誰敢向未若南山鼈鼻蛇一千五百衲子喪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今曾未有忽然放出若星流象骨禪翁遭一口(正覺逸)

象骨鼈蛇當大路稜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親(白雲端)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沙(真淨文)

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鼈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遣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天童覺)

象骨老人示徒擬議遭他一口韶陽突出驚人未免傷鋒犯手(尼無著惣)

雪峯示眾曰飯籬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籬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頌曰。

通身是飯通身水饒舌沙彌下口難悟得頓除饑渴念迷時往往更求餐(本覺一)

雪峯示眾曰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揔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頌曰。

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為誰開(雪竇顯)

眉毛罇裏遊南岳大海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說從他打鼓看無休(白雲端)

疾燄過風奔流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驀然轟起震天雷百草頭顛春色回(圓悟勤)

打鼓普請看直得眉毛寒拾得寒山舞笑倒老豐干(楚安方)  
撥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西山急曉逐扶乘半夜飛(石門易)

天不能盖地不能載筵破面門漆桶不會鍬船同駕入滄溟持得驪珠如斗大(佛心才)

雪峯一日登座召眾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這裏會取。

頌曰。

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冶父川)

雪峯與玄沙行次師指面前地曰這一片田地好造一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師上下顧視沙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未夢見在師曰 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

頌曰。

父子同行相將入草起無縫塔功高策巧帶水拖泥漏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八爭奈有道理好(佛燈珣)

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巍巍大家從此無餘事渴飲飢餐且度時(野菴璇)

雪峯示眾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頌曰。

火燄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傍觀者鼻孔撩天不喜君(白雲端)

一堆猛燄亘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眉毛眨上起清風(保寧勇)

紅燄光中也大奇明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并韶石燒卻眉毛總不知(普融平)

阿誰[跼-十+水]着雪峯蹤三世諸佛火燄中賴有雲門相暖熱火星吹得滿堂紅(慈受深)

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出鬼沒烈燄亘天佛說法亘天烈燄法說佛風前剪斷葛藤窠一言勘破維摩詰(圓悟勤)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機正令行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聞電捲星飛誰與論撥轉那邊閨捩子眉毛留得兩莖存(瞎堂遠)

有是父兮有是子同條生也同條死三世如來烈燄堆互換說法元如此莫顛言休倒語截斷葛藤須薦取(石菴瑤)

雪峯普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為什麼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頌曰。

人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罄叅玄上士迷頭緝線老婆頓證(興教壽)

堪笑山翁不識羞為他頭上更安頭巖前跳躑無尋處一片  
殘霞曉未〔(冰-水+丨)\*夕〕(保寧勇)

大地為爐冶何年鼓鑄功圓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祖印明)  
鑒覺未萌全體現纔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長短  
青黃總不差(白楊順)

雪峯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  
沙米一時去山曰大眾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

頌曰。

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玕蘇日月並輪長不照木人  
舞袖向紅爐(投子青)

乖龍作雨非意測猛虎挾物不露迹洞山雪老共相酬寥寥  
千古無人識(伊菴權)

雪峯因僧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  
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頌曰。

達磨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為傳心堪羨迷人逢達磨三冬  
過後又新春(天衣懷)

裂破古今沒窠臼當機大闢血盆口脚尖趯出佛如麻李四  
張三無路走(或菴體)

雪峯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  
曰船子下楊州。

頌曰。

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年痛處針一喚喚回春夢破千山  
渾作木龍吟(自得暉)

雪峯示眾云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  
宿得合從甚麼處得也須子細。

頌曰。

一滴真珠紅潑醅殷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吞卻  
臨行上馬盃(皖山凝)

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  
何師曰不從口入僧後到趙州舉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  
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  
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荅話。

頌曰。

古澗寒泉浩渺瀾分明枝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味苦死  
令渠話不知(雲盖昌)

黯黯雲攢覆雪峯青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  
重論盖代功(寶峯照)

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刃數如麻深深澗裏無人到飲者  
重添眼裏沙(佛心才)

鮑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郎當及乎鮑老出來舞依舊  
郎當勝郭郎(真淨文)

趙州象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載清人耳古澗寒  
泉瞪目疑然不從口入飲者忘筌重出語苦又死不荅話同彼此  
相逢兩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誰是的白鳥入蘆花(圓悟勤)

雪峯古澗泉深趙州石橋水苦若知異水同源飲者不妨疑  
悟不從鼻孔入白浪高三級從此不荅話豈免酬高價金剛圈子  
栗棘蓬鮮透橫行四天下(佛性泰)

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  
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鏡闊沙曰老和尚脚根未點地  
在。

頌曰。

世界能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卻成迷白雲起處青山秀天曉  
依前月落西(象田卿)

十方世界一面鏡鏡裏看形未足真摸着鼻頭渠是我那時  
方見本來人(懶菴樞)

雪峯聞一僧在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  
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  
也甚奇恠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  
語否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 頭主便洗頭跪師前師即與剃  
頭。

頌曰。

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猛火趁手作得家生到老自能穩  
坐水深杓柄長舀水洗頭剃雪峯刀上眼忽開琉璃殿裏無關閉  
(月堂昌)

雪老垂慈冒訪他一毫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外脫體  
風流出當家(東山源)

雪峯因閩帥施銀交床僧問曰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  
報荅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

頌曰。

大王信重送交床傍問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  
全勝阿誰詳(洞山聰)

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冰-水+丨)\*夕]坐要津船頭若  
有風浪動滿目流沙不見人(汾陽昭)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今大有受恩人  
不知誰是報恩者(正覺逸)

不知將底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古帆乘興去與誰  
相逐過天門(保寧勇)

此(旨)流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令輕打我認  
着依前又更顛(般若柔)

受施兩邊皆是幻臨機何不惜眉鬚也知此外無長伎咄這黔州老瞎驢(寶葉源)

雪峯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麼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盖卻。

頌曰。

柑橘閩王親手封將來直問擊宗風長人入水分明在更問玄沙又不通汾陽為汝開天路寶坊金界碧霄空(汾陽昭)

閩主兩般馳獻上雪峯一等倒封回人情上下俱周美免把完全更擘開(保寧勇)

柑橘將來不用疑鍊牛蚊子咬應癡閩王猶未識師旨更請玄沙下一錐(延壽慧)

分明柑橘勿饒訛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盖了免教天下動干戈(冶父川)

一般顏色兩般名紙盖難謾眾眼睛雪嶺當時便封轉閩王猶未息疑情(橫川珙)

雪峯示眾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機伊不冒入時有一僧出曰和尚恠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

頌曰。

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一口吞將為雪峯有奇特却來謾我好兒孫(懶菴樞)

雪峯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峯向 道什麼。

頌曰。

雪峯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踢一踏相奔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人不知(圓悟勤)

無量劫來是箇甚麼覲面全提幾乎蹉過不蹉過土苴堆頭  
且高臥

雪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  
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頌曰。

巨岳塵飛蟪蛄生兒兒落塵裏如錐錐泥燒火救火閉門開  
門拋柴家醜外頭見萬象森羅一口吞(月堂昌)

高燒楮桮煖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郎來合火誰知  
門外有寒人(石林鞏)

雪峯問僧甚麼處來僧曰漸中來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  
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打趂出僧過十年後再  
來師又問甚麼處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  
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趂出此僧住  
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  
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被同行听叱與他說破這僧當時悲泣嘗  
向中夜焚香遙禮。

頌曰。

帶角擎頭去復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悞將軍令空有  
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透牢關未足觀棒頭有眼明如  
日要識真金火裏看(佛燈珣)

見說閩山多蠱毒千方百計避無由殤中既有催魂鬼一命  
還他方始休(虛堂愚)

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師一[跣  
-十+水][跣-十+水]倒屣舉似長生曰我適來[跣-十+水]得者  
僧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僧下涅槃堂始得。

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跣-十+  
水]。



頌曰。

暗拋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 綸[(冰-水+  
丨)\*夕]得疾幾乎輪與鷺鷥兒(上方益)

偉哉雪老法中英肩上藤薪覲面呈目前不薦當頭着和身  
一[跔-十+水]倒囊傾會知擔重回柴束自然便重不便輕何山  
奉報諸禪侶孩兒須是的親生(佛燈珣)

雪老擔藤憩歇時一僧纔見便慈悲近前擬取攔臂[跔-十+  
水]舉似長生更一椎(石門聰)

雪峯[跔-十+水]者僧不殺長生扶者僧不起可憐一束爛  
枯藤狼藉至今愁滿地(西巖惠)

雪峯與玄沙夾籬次沙曰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師撼籬一下沙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  
麼生曰穿取[箴-戍+伐]頭過來。

頌曰。

父子相携入故園[箴-戍+伐]頭時過短籬邊爛泥有刺無人見  
[跔-十+水]着方知腳底穿(懶菴樞)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  
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

透網之魚不識鉤貪游浪水認浮頭高灘坐釣垂慈者回棹  
[(冰-水+丨)\*夕]綸却上舟(汾陽昭)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搖蕩乾坤振鬣擺尾千尺鯨奔洪浪飛  
一聲雷震清飈起清飈起天上人間知幾幾(雪竇顯)

張三賣物高擡價李回還依市價酬交易不成猶作鬧李公  
店鋪一時休(海印信)

老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纔施繩霹靂  
一轟天地開(真淨文二)

放去[(冰-水+丨)\*夕]來得自由不堪憂處亦堪憂可憐滯  
句承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

透網金鱗掣電機休云滯水與拖泥雷霆一擊青霄裏傾湫  
何處不滂瀾(真如喆)

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會處有來由雷霆昨夜聲相應依舊  
為霖徧九州(圓通僊)

攫浪拏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盆傾不因放却淮河閘九曲  
潮頭卒未平(上方益)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綿仙家不會論冬夏石爛  
松枯是一年(五祖演)

鯤鯨已插摩霄翼海客猶懸釣月鉤不顧翻空洪浪惡一帆  
風信出鼇頭(佛心才)

全死中全活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郎當一箇福建子(徑山杲)  
金鱗透網欲吞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被漁翁閒引釣隨波  
逐浪謾悠悠(鼓山珪)

俊鶻冲天寒雞曉眠脫略窠窟遲速不偏截斷命根急處放  
當頭手腳緩時樣滴水冰生不認渠坐籌幃幄江海量君不見透  
網金鱗活計新住持事繁笑殺人(月堂昌)

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鼇鉤搖鱗振  
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喝雲奔冑將爭戰定功勛(圓  
悟勤)

張猴白李猴黑硬如綿軟如鍊驀路相逢兩會家臨濟未是  
白拈賊(遯菴演)

新羅拄杖遂寧鉢衲子家風那箇無一等看來如墨黑誰能  
重與較鎚銖(虛堂愚)

雪峯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却  
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

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千閤黎事。

頌曰。

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無生死超然離二邊長如杲日麗中天舒光照到雪峯前(圓悟勤)

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鯉迷人直下便狂惺(尼無着捻)

雪峯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遮箇為中下師打之。

雲門曰我不似雪峯打葛藤驀拈拄杖云我這箇只為中下機人有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門便打。

頌曰。

迅雷不及掩耳下椿要在急水水深椿腳若長耳畔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為他中下上上人來放過不打秦人一入桃花源子孫千世為神仙(月堂昌)

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峯雲門只得一橛畢竟如何不說不說(松源岳)

雪峯回閩王問擬欲盖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盖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頌曰。

空王殿樣子雪峯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即菴覺)

雪峯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應諾諾師以手斫額便歸。

頌曰。

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為餞免生疑却蒙惠重過相贈斂手  
遙知向暮歸(投子青)

襄州高亭簡禪師(嗣德山)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呼曰不  
審德山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  
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頌曰。

江上相逢問逗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大洪遂)

德山棺木裏瞋眼高亭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漢錯認  
山河作眼睛(少室睦)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田七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 赤一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第七世

■宗師二十六人 機緣一百二十九則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嗣洞山)因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窓問  
闍黎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其  
僧從此得入。

頌曰。

不問維摩念甚麼新羅鷄子穿雲過杖頭擊着沒威靈惆悵  
嵩山破竈墮(佛惠泉)

念底却是維摩經一回舉著一回精鸚鵡故鄉歸不得大都  
言語太分明(楊無為)

問經不問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海一言  
演出不須多(越州天章和尚)

順風將欲到揚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柁全憑王老力瞥然  
到岸不須憂(道場如)

須彌山高不見巔大海水深不見底簸土揚塵無處尋回頭  
撞着自家底(南堂興)

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

頌曰。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令君返照看截鍊閉關停妄解百花  
俱發一花園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抽條長碧天(汾陽昭)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老往往思量落二邊(佛印元)

截水停輪中此情吾師知道不惺惺微露一言令省覺不轉何曾更有停(般若柔)

雲居示眾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為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他伊云想菴主荅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頌曰。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燄光透出(道吾真)

雲居道何必興化道不必眼若不開夢中叫屈(月堂昌)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大慧杲)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檠苦者如蜜二十年來無處雪屈嘆(別峯印)

何必不必方圓曲直眉目分明若為辨的影草既隨身覲面當機疾一雙孤鴈忽高飛兩隻鴛鴦還獨立(最菴印)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官馬廝踢(無得慈)

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踪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

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此五燈會元所載與傳燈錄稍異傳燈曰師謂眾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有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十六。

(頌曰)。

羚羊挂角向甌峯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橋畔老三千里外鮮相逢(正覺逸)

羚羊挂角六六卅六貧兒得古錢瘦馬餐枯粟報 叅玄人聽取無生曲昨夜火燒空跳出水中浴(草堂清)

獵狗迷蹤還覓觝氣息全無何處逐趙州城裏忽相逢依然六六三十六

雲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與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請師道師曰新羅新羅。

頌曰。

新羅僧問荅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鎗來騎賊馬不勞餘刃罷干戈(率菴琮)

即此非此離此全此平步青霄高山仰止目前包裹不爭多森羅萬象眼中花就身打劫新羅新羅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僧禮拜師曰 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 作麼生會僧禮拜曰僧家畢竟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 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頌曰。

突兀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投子青)

四顧巍巍瑣碧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歸來何處尋(成枯木)

僧家畢竟歸山好丫角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跡到白雲巖下草寂寂峯前古寺基家家門首長安道相將八月鴈南來莫教孤負太平老(佛鑑懃)

雲居因僧問六戶不明時如何師曰不涉緣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慎者不護。

頌曰。

春到石人視遠山鶯啼花木碧波閑湏知雲外巖松瑞千古迎風任歲寒(投子青)

雲居臨終時問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今日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寂。

頌曰。

瞎漢臨危不識羞問人出氣借咽喉可憐便說初三日活陷爛泥堆裏頭(寶葉源)

雲居曰僧問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何勞師曰不同興化。

頌曰。

苔殿烟收紫氣旋拱班宸幄退堯年鳳樓不宿桃源客豈並金光矚漢天(投子青)



雲居因荊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頌曰。

迦葉不覆藏橫身獨自當語意分明在今古露堂堂(佛眼遠)  
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兒孫見如土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  
大蟲元是虎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僧清銳問清銳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閣黎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

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

頌曰。

清銳孤貧心太麤曹山携手步亨途白家三盞沾唇酒醉後  
添盃一似無(佛印元)

清源白家酒三盞未霑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  
君(地藏恩)

滿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更飲三盃酒醉後  
郎當笑殺人(南華昺)

販海波斯入大唐先將珍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人覓爭奈  
難謾有當行(肯堂充)

清貧三盞便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斫却月中桂惱亂  
春風卒未休(天童淨)

張甕李甕各有病痛各有病痛赤眼撞著火柴頭焦磚打著  
連底凍(朴翁銛)

曹山慣用白家酒掇向人前盡底傾醉倒十洲雲水客閣黎  
猶自不惺惺(皖山凝)

干木逢場探淺深辨龍蛇眼決疎親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  
思量無直人(退谷雲)

銅公塘鐵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蘇州話(無  
準範)

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  
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  
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頌曰。

不與麼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謾如如理事誰相悉畢竟無  
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方庵顯)

鴻濛未判絕疎親畢竟難將事理分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  
腦後鐵崑崙(雪巖欽)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為甚麼不  
醫師曰教 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

頌曰。

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一片清  
秋(雪竇宗)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為甚  
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

頌曰。

抱璞投師來意濃一條狹路忽相逢誰知妙手不雕琢分破  
華山千萬重(笑翁堪)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叅師曰莫是紙衣道者否曰不敢師曰  
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掛體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  
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拊其背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  
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  
如何是妙師曰不徆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

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隣情分萬法  
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頌曰。

麻纏紙裊若嬰孩優盃羅華火裏開一點靈光千古在月輪  
孤處借胞胎(南堂興三)

勞形苦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不假胞胎不徆借金烏  
出海月離雲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襁褓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  
單傳直指狀元來

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  
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頌曰。

朗月當空未入關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凡聖光境  
俱忘誰解看

皓月光中立問端上他階級轉顛預會湏月落來相見別有  
靈光照膽寒(在菴賢)

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苔生時如何師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  
人向什麼處去師曰只知心徑苔生不知向什麼處去。

頌曰。

心徑苔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舡蘆花萬頃水天濶白鳥  
深沉任轉於(自得暉)

心徑苔生去莫知口如鼻孔眼如眉迢迢刼外封疆闊明月  
蘆花類不齊(掩室開)

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  
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眾山色。

頌曰。

雪覆千山沒路岐孤峯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雖增氣野老  
相逢不展眉(朴翁銛)

混不得類不齊六爻宛轉見重离夜深下視千山白不是其  
中人不知(石溪月)

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  
沉在月明前(絕岸湘)

曹山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  
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志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運斤成風匠石之奇喬松聳壑梁棟之姿宗中辨的量外知  
機這邊那邊兮著著無虧走盤不定兮落落明珠(雲耕靜)

曹山因僧問端坐團圓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曰還假用也  
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寨海說禪說道方為用也。  
頌曰。

團圓莫謂清虛理若謂清虛總喪身却是眉毛曾問眼烏睛  
那自見瞳人(本覺一)

曹山辭洞山山云子歸鄉莫打飛鳶嶺過麼師曰是山云來  
時莫打飛鳶嶺來麼師曰是山云有一人不打飛鳶嶺過便到此  
間子還知麼師曰渠無彼徃山云子見甚道理便道渠無彼徃師  
曰若不到這田地爭解恁麼道。

頌曰。

不打飛鳶便到來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節令分明也桃李  
年年二月開(自得暉)

曹山因僧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貓兒最貴曰為甚麼  
死貓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

頌曰。

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污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為伊  
非是世間珍(丹霞淳)

曹山辭洞山山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  
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

頌曰。

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  
擲劍擬虛空(丹霞淳)

齋時一鉢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闍提照)

曹山聞鍾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  
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

頌曰。

聞鍾告眾打吾心游子閑言醉更深楞嚴會上圓通者正法  
明王觀世音(般若柔)

聞鍾便道打吾心語淺分明理事深上流默默點頭笑可謂  
真鍮不博金(汾陽昭)

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為什麼  
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頌曰。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識得家親恩愛斷更無  
一物獻尊堂(卍菴顏)

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  
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

頌曰。

引問當機看起倒僧對師云一時掃曹山索把袈裟來智深  
功德禪和妙(般若柔)

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一時俱掃却是  
拈他第二機(汾陽昭)

曹山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

頌曰。

清白門庭四絕隣長年開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殘月爻象分時却建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墮巾散髮夷猶誰管太平無事酒顛人(天童覺)

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東谷光)

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頌曰。

出路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呵笑嶺上石人側耳聽(成枯木)

應物現形如水月當時應物不留情如驢覷井終難喻如井覷驢何十成(本覺一)

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靜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不挂梭頭上文彩縱橫意自殊(天童覺)

驢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張無盡)

驢覷井井覷驢冬瓜葉上長葫蘆會不得莫踟躕定盤星上絕鎚銖(無菴全)

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  
打破瑠璃椀(丹霞淳)

故國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傳金鷄啼破玉人夢曉色  
依依錦帳前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  
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  
斧斫不開。

頌曰。

翡翠簾垂 綸未濟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犯動毛頭月昇夜  
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天童  
覺)

刀斧斫不開靈機絕點埃清風掃殘雪和氣帶春回(退谷雲)

曹山因僧問國內按劍者誰。

頌曰。

嵯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雄坐祖關橫按鑊錙全正令太平  
寰宇斬癡頓(佛性泰)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嗣洞山)初叅洞山一日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

頌曰。

龍牙未息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肯休先達愍他親志切直言  
洞水逆湏流(汾陽昭)

古源無水月何生滿岸西流一派分葱嶺罷詢熊耳夢雪庭  
休話少林春(投子青)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無意妄想  
狂心歇便休(橫川珙)

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徵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  
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

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已要且無祖師意。

頌曰。

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雪竇顯)

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後乃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兒(佛性泰)

西來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處同休把虛空增粉飾他家肯重似盲聾(成枯木)

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刺三度曾施陷虎機(瞞菴成)

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褫明目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掛劒星漢却浮槎不萌草鮮藏香象無底藍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礙通方津渡有船車(天童覺)

龍牙因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農家麼。

頌曰。

寒月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洲鷺飛入蘆花不見踪(丹霞淳)

堂堂成現密密難見二鼠雖黠莫逢其便藤枝透出未生前正眼當陽巧回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賤即貴貴即賤(圓悟勤)

龍牙因韶國師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十七次問師曰若為說恐尔後罵我去在韶後住通玄峯因澡浴次忽省前話具威儀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罵他。



頌曰。

赤骨力寸 不掛淨保保兮赤灑灑浴出低頭滿面慚為我  
說時定相罵(卍菴顏)

大海中心泛鍤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  
從來使鍤錢(東谷光)

龍牙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  
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

頌曰。

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髑髏深夜聽天曉便藏無影樹太陽  
徧照不能尋(投子青)

烏龜誰道不能言妙語浪浪只自宣說盡西來祖師意知音  
弗遇也空然(本覺一)

龍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人行拳。

頌曰。

如人無手欲行拳誰敢當頭輒向前二六時中常若此不須  
更問祖師禪(本覺一)

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頌曰。

枯松野鶴叫衡門雪滿寒林入夜聞只箇生涯無所有不妨  
巖下有溪雲(成枯木)

買帽相頭量丈補職明眼衲僧面前不識(真淨文)

綠林強士正心狂心中妄意室中藏不覺投虛入空屋慙懣  
徒然笑一場(本覺一)

龍牙因僧問師子返擲時如何師曰返擲且止 道還怕文  
殊麼曰非但文殊佛亦不怕師曰爭柰被文殊騎何曰文殊騎者  
不是師子師曰返擲事作麼生曰應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者  
返擲事作麼生僧無語。

頌曰。

眾獸之中師子兒善能哮吼震全威縱橫妙用能返擲爭柰  
文殊坐著伊于闐國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生疑將謂世界無過  
者也被六塵吞著時(智門寬)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嗣洞山)聞福州大漚安和尚示眾曰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漚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漚  
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  
事而來何得相弄漚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  
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徑往禮拜招  
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漚否師曰到曰有何言句師  
舉前話招曰漚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  
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漚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  
漚山元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

頌曰。

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處直至  
如今笑未休(海印信)

樹倒藤枯呵呵大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貪程去不歸  
及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老不須嗟猶勝當日未還家(佛慧泉)

江邊閒把直鉤垂也有金鱗上釣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  
漁父皺雙眉(成枯木)

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舉示他笑裏有刀須錯解正頭  
正尾却仙陀(道場如)

冷刃吹毛笑裏來爍迦羅眼不容裁一目金龍曾舉爪髑髏  
覺痛頂門開(大洪預)

若將此語定經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方知  
千里共同風(徑山杲)

有句無句藤倚樹白飯元來用米作高樓吹笛柳如烟滿地  
春風落飛絮(鼓山珪)

樹倒藤枯意若何為山開口笑呵呵可憐三尺龍泉劒喚作  
陶家壁上梭(佛性泰)

索却布單錢了行行意氣轉高不得明招點破焉知笑裏有  
刀

樹倒藤枯問大為呵呵大笑顯全機布單賣却盤纏了秋夜  
寒來怨阿誰(文殊道)

却使為山笑轉新笑中有刃暗傷人曹溪路上奔馳者由更  
區區苦問津

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由堂堂蹉路為山老空去  
空來一肚愁(楚安方)

添得為山笑轉新當時覲面已呈君明招漏泄為山句無限  
風光付與人

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  
聚海外人參蜀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所蘇嚙蘇嚙  
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踣跳(護國欽)

呵呵大笑不尋常須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叢林  
泊合錯商量(梁山遠)

呵呵大笑意難論樹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悟眼開  
只是舊時人(真淨文)

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明如藤倚樹大笑呵呵跨白牛  
碧雲繚繞無尋處(龍牙言)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玄沙斫牌禾山打鼓君不見雪竇有語  
兮要與人天為師面前端的是虎(尼無著揔)

笑裏憑誰眼豁開龜毛須向火中栽脚跟有路雲泥隔千里  
區區謾往來(湛堂深)

耐耐為山老鬼精垂鈎便要釣鯤鯨幾多頭角為龍去鯢蟹  
依前努眼睛(中菴空)

掀翻海嶽求知已雪刃橫身立太平野老不知堯舜力皦皦  
打鼓祭江神(木菴永)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回避無門毒蛇當路樹倒藤枯句歸何  
處明眼衲僧一場罔措(天目禮)

琅琊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

頌曰。

布單酬價見明招滴水如今未合消不是普通年後事住山  
爭得有柴燒(張無盡)

轉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匝匝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帆無明  
海裏尋知己(中菴空)

領得為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招元來樹倒藤枯後了得  
三年五載燒(石林鞏)

踈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踈山老漢。

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味外人疑欲窮滄海深深處聽取  
漁家傲莫迷(投子青)

踈山因主事僧為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  
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與匠人為  
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  
閑和尚(即羅山)嶺曰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  
與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  
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  
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  
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  
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頌曰。

一文兩文與三文踈山大嶺謾區分須知無縫元無價獨露  
乾坤聳白雲(雲巖因)

接得風流傳粉郎一朝三度巧梳粧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  
東村李二娘(佛鑑懃)

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  
將身一處埋(徑山杲)

袖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剝襟有短長大庾嶺頭一尊佛踈山  
兩度放毫光(鼓山珪)

宰堵波成賞匠人工錢一二與三文可憐眼裏無筋者當面  
定將數目分(佛性泰)

清風吹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水到頭  
俱被釣 牽(丹霞淳 三文與匠人)

每愛佳人笑目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輓波浪  
無風不掛情(崇覺空三 兩文與匠人)

惱惱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與西山月莫照  
孤燈冷處灰(一文與匠人)

行因感果事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踈山端的意吾家  
宗祖在并汾

冬瓜蘸雪未為淡匠者三文淡最幽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  
流(本寂觀)

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花隨水去夕陽  
春色滿江湖(應菴華)

臘月蓮花菡萏香三回賞手不尋常直饒會得鬚眉落早是  
龜毛數丈長(密菴傑)

墮落眉鬚不得塔三文使盡見分踈無端大嶺重饒舌數丈  
龜毛舉世無(月林觀)

踈山造塔行令今古藁林揀正三錢酬酢相應驀地傳聞大嶺看看臘月蓮華龜毛三尺相慶是則古佛放光非則尋聲弄影(方菴顯)

踈山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今就作京師)。

頌曰。

京師出大黃熟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謝三郎([舟-白-日])霞淳)

京師出大黃不許謾商量貴買還賤賣纔喫便承當(懶菴需)

京中大黃荅冬來意杲日麗天盲人摸地(肯堂充)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密菴傑)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賊竹杖化龍去癡人岸夜塘(松源岳)

京師出大黃直截為君舉冬至到寒食恰是一百五(無際派)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漢家勲業在樊噲與張良(破菴先)

踈山上堂曰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

頌曰。

法身向上法身事我見枯椿眼中刺多年多歲易成精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鼓弄琵琶知音相見合如此(大溈智)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撥轉天開掀翻地軸法身向上法身邊間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雲北山雨(圓悟勤)

青青掩映松蘿窟脩竹超然物外物莫將脩竹比喬松不及  
喬松老風骨(佛鑑懃)

法身向上法身邊會得咸通無後先一箇姪來一箇跛擔為  
一檐更無偏(石溪月)

踈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

頌曰。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女引得  
相思病轉深(慈受深)

我愛曹家女姿質嗔心猛熾火長然紫羅帳裏深深夜說悟  
當年四八禪(崇覺空)

踈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時是事不足  
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

頌曰。

一條官路坦然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處須知  
平地有深坑(慈受深)

踈山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  
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床勢山曰闍  
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眾看取這一員戰將。

頌曰。

八花毬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凱歌歸去國英雄  
贏得作清時(無量壽)

踈山因韶國師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左搓芒繩縛  
鬼子。

頌曰。

百匝千重欲問周踈山脫體鮮相酬當時一眾知誰會直得  
江西水逆流(投子舒)

疎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露靈雀不栖無影林。

頌曰。

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中龍退骨([舟-(白-日)]霞淳)

越州乾峯和尚(嗣洞山)上堂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云雲門祇能一手擡不能一手搦。

頌曰。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晦堂心)

聲前一句口如眉佛祖從來捻不知昨夜崑崙閒說夢白頭生得黑頭兒([舟-(白-日)]霞淳)

黑白分明滿局碁曾無一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捻不知(白雲端)

貌出形儀已不真二三分數像當人傍邊有箇無端者第一難謾是眼親(保寧勇)

天台南岳去無蹤更有何人覲面逢東嶺雲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普融平)

煮海成鹽終有味敲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撞著波斯子把手相將海底行(慈受深)

高樓美女一雙雙各向瓊窓坐玉床綉出鴛鴦呈似了金針深插錦香囊(佛性泰)

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崑崙與論量賈客不諳彈舌語只看兩箇鼻頭長(佛智裕)



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把手雖同步白雲  
飛盖月含空(楚安方)

莫向乾峯頂上叅無言童子却相諳放開一線通消息走遍  
天台與嶺南(成枯木)

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怨誰分髓皮風來鳥  
已覺露重鶴先知為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圓悟勤)

乾峯撒手懸崖韶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猴白那知更有猴  
黑(佛心才)

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萬年閑)  
明頭暗合緩放急[(冰-水+丨)\*夕]脚手忽露針線還偷舉  
一不舉二天台過徑山嚼他桃李核終是損牙關(月堂昌)

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  
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  
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  
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

頌曰。

鋪主將鎗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真買人拂袖先行去滿面  
慚惶不敢嗔(白雲端)

垂鈎四海釣獰龍(格外)玄談知己從相見披衫帶席帽不  
妨把手上高峯(佛性泰)

三種病兮二種光法身於此露堂堂時人不會箇中意猶把  
法身謾度量(楚安方)

動絃別曲問一知十手搦手掩以膠投漆庵內不見菴外無  
孔鍤鎚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圓悟勤)

庵內不知庵外事鍤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上打鞦韆猛虎  
舌頭書卍字(瞎堂遠)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  
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  
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傾盆會麼。

頌曰。

入乎還將死馬醫返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汗方信  
農家不惜眉(天童覺)

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劃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彰處一一  
門中見善財(佛心才)

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弗已搖落西瞿花正紅(長靈卓)  
撻破雲門一柄扇拗折乾峯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樓四五  
百條花柳巷(徑山杲)

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帝釋鼻  
孔(鼓山珪)

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錐土宿夜遊南贍部泥牛  
脚下火星飛(雪竇宗)

一人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長安其中  
一箇最尖耍(佛鑑懃)

當面非暗投應機皆直說乾峯與雲門兩口同一舌若是續  
貂人弄巧便成拙(雪菴瑾)

乾峯因雲門到云請和尚荅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麼  
那恁麼那師曰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頌曰。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握手添意氣為言只有猴白那知更  
有猴黑(晦堂心)

弦筈相啣網珠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虛攝眾景而光光無  
礙得言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徧圓必如是也  
縱橫自在(天童覺)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嗣洞山)巨良禪客叅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床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頌曰。

一鏃破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移疆還就土雲凍鴈聲孤愁人皆閤戶甜瓜自古甜苦瓠從來苦(猷堂定)

欽山因巖頭問如何是真言師曰南無佛陀耶。

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退耕寧)

欽山與巖頭雪峯同到德山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

頌曰。

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絕纖瑕天皇一脉龍潭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差切屬欽山猶定動得無言說至今誇(汾陽昭)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棒無言說若更非言更是非(延壽慧)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嗣洞山)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

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  
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荅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

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  
斜橫海月明(丹霞淳)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轉塗糊間不容髮安可名模堂堂  
圓應沒錙銖巧張爐鞴費分疎爭如棒下無生忍聞見馨香滿道  
途(圓悟勤)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嗣洞山)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  
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荅  
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荅  
過在甚處簡無對師便打。

頌曰。

卓卓的的一屙便息老鼠舞三臺猫兒吹觥築烏龜舉首唱  
巴歌一二三四五六七(雪竇宗)

天童啟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曰恰如瞎一般。

頌曰。

盲聾瘡癰迴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潛布令黃鶯  
啼處綠楊春(丹霞淳)

京兆府蜆子和尚(嗣洞山)混俗閩川不蓄道具不循律儀  
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充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  
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  
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荅曰神前酒臺  
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頌曰。

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錢(圓悟勤)

神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膊袒肩頭面禮禍從  
天降不成灾(瞎堂遠)

攏蜨撈鰕昧己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擡頭那畔空狼藉討甚  
多年鬼眼睛(東野敷)

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  
古廟絕人行(東山源)

瑞州九峯普滿禪師(嗣洞山)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  
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  
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趣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  
却在半途中(雪巖欽)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嗣洞山)一日斂鍾上堂大眾纔集師  
乃問甚麼人打鍾僧曰維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  
歸方丈臥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試問傍人  
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難雖  
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為好手這僧雖然失利盖為自不守分  
致禍臨身未為分外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  
據在且道證據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

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檐教人代終是  
慚顏暗地羞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上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  
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  
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  
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話方悟旨却  
回叅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

後來還有省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冗曰汝會也。

頌曰。

不將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啄依然錯認定盤星(笑翁堪)

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雪巖欽)

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徧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得麼乃。

頌曰。

子若哮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拄杖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

掌中擎日月舌上覆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梵天(鼓山珪)  
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徑山杲)

電光影裏緇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門(木菴永)

日月無光殺氣浮揭天鼉鼓戰貔貅捷呼獲下真番將那箇兒郎不舉頭(虛堂愚)

南院問僧名什麼僧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橛時如何曰不審師便打。

頌曰。

兩箇屎撮合作一團熏天炙地誰能嗅千古藂林作話端(西山亮)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

頌曰。

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生解實堪悲曉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四枝(海印信)

重興古殿辨來風瓦插重簷氣象雄恠得人前多意氣他家無法在胷中(西禪寂)

南院因僧問寒暑到來時如何師曰紫羅抹額綉腰裙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事若何師曰炭庫裏藏身。

頌曰。

紫羅抹額綉腰裙傾國風流宛勝秦玉笛插藏人不見夜深吹起鳳樓春(雪堂行)

鎮州寶壽第二世禪師(嗣寶壽沼)開堂乃先寶壽遺囑三聖為作請主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便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 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歸方丈。

頌曰。

三聖擔他寶壽鏘推僧出眾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令直得盲人滿大唐(汾陽昭)

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眾疑棒下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黃龍南)

金槌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白雲端)

黑白未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仙手更有何人敵得伊(保寧勇)

探馬飛來棒下寧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  
將軍見太平(真淨文)

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棒瞎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眼更有  
誰明此話頭(佛國白)

法眼傳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眾疑將軍令舉群夫駭直得  
盲聾徹四夷(真如喆)

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知打瞎人人眼好向  
曹溪問老能(智海清)

當鋒更不借全機勍敵須還作者知鍊馬放閒沙塞靜瞎驢  
千古少人騎(上方益)

豐城收寶劍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焉能別是非(佛心才)  
驀刃開時飛鍊騎電光閃處擲金槌一城瞎却渾閒事直至  
而今成是非(佛性泰)

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萬里掃烟塵威雄難比並曲中直  
細中麤瞎却人眼真作略掀倒禪床捋虎鬚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劍去久矣徒勞刻舟權柄在手專殺活大丈夫兮得自由(南華昺)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擬議蹉過箭鋒一劄(京兆府天寧璉)  
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曉今古  
清風匝地生(疎山如)

提起須彌第一鎚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絕獅子  
咆哮百獸危(徑山杲)

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撩他寶壽瞋正令只堪提一半一盲  
引得眾盲行(鼓山珪)

養得男兒要賭錢渾身無有寸 纏是非窟裏和身入生滅  
門中滿口宣(正堂辯)

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菩提窩裏坐總謂是虛傳(石菴瑤)



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 是什麼面目師覩之忽大悟歸告寶壽壽深可之。

頌曰。

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海印信)

南北東西是處游更深歸去月如鉤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成枯木)

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擗鼻與一奉當時便打正(五祖演)  
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踪由縱饒悟得分明去已落農家第二頭(禾山方)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幸有傍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楊州(佛性泰)

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覩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南華昺)

寶壽作街坊鬧市中薦得父母未生前恁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圓悟勤)

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佛鑑懃)

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衲僧門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鎗(南岩勝)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嗣寶壽沼)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獐兒貉子。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闔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  
師意明明百草頭褫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  
下休四衢道中淨裸裸放出瀉山水牯牛(圓悟勤)

西院明在許州(聞汝州南院)出世元與同叅遂特去相訪  
纔入寺了曰啟和尚某甲無可人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  
一柄上和尚院曰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師於院手上掐一  
掐院曰侍者收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院曰阿刺刺阿刺刺。

頌曰。

南院門前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信針芥  
相投只自知(海印信)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嗣灌溪)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  
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鍊崑崙。

頌曰。

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鍊崑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  
風塵來往人(方菴顯)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嗣西塔穆)因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  
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  
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頌曰。

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鍊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鼇  
時下一棹攬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雪竇顯)

布漫天網鯨鼇不上水底反身波前躍浪在彼在此千里萬  
里不著便處却能回閉了方丈依前來雙收雙放半合半開主賓  
全體用石女老黃梅(月堂昌)

李公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遶團團休錯會還家  
拍手笑哈哈(別峯印)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嗣南塔湧)上堂拈拄杖曰 有拄  
杖子我與 拄杖子 無拄杖子我奪却 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頌曰。

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  
崑崙說往還(投子青)

芭蕉示眾世無隣與奪縱橫不易親雨散雲收何處去空令  
游子淚沾巾(正覺逸)

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  
千門萬戶開(保寧勇)

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擡眸轉身必合知時節擬議  
山藤便到頭(成枯木)

芭蕉拄杖與奪直要當風眼活剎那纔昧隔生鼻孔遭他牽  
撮(佛智裕)

有無與奪太譏訛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斜橫禪椅畔免令  
就上長枝柯(文殊道)

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徑山杲)

舒無踪卷無跡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驚迷失路頭神號鬼  
哭知何極(雪竇宗)

趁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拄杖兮與拄杖  
船中輕蕩槳無拄杖兮奪拄杖佛面巧出相好手芭蕉眼不開塞  
壑填溝何處來(月堂昌)

赫日光中風雷雨雹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獸飛禽懸崖撲  
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捋猛虎鬚折蒼龍角(南堂興)

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等閒摸著蛇頭拍手囉囉哩  
哩(卮庵顏)

芭蕉舉起拄杖驚動森羅萬象蝦蟆飛過梵天眉毛元在眼  
上(尼無着綰)

蠱毒之鄉水不可嘗沾他一滴渾家喪亡(肯堂充)

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奪將來驀然夜半化龍去黑雨  
烏風裂地雷(虛堂愚)

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話請益白雲雲曰要會麼多處添  
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  
為本萬錢為利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禪道多處添些子  
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箇算法極省工夫 諸人要會麼。

乃頌曰。

多添減少休那兌支移拆變加三倍平生有子不須教一回  
落賺自然會

芭蕉清叟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  
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頌曰。

休問維摩臥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渡全無難莫聽  
鶯啼在那林(投子青)

一不問兮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鉤頭再三回首來相見急水  
波心輓綉毬(懶菴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 赤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

- 瑞岩彥(一則)
- 羅山閑(五則)
- 玄沙備(十九則)
- 長慶稜(七則)
- 保福展(六則)
- 鏡清惣(十則)
- 鼓山晏(三則)
- 翠岩參(一則)
- 太原孚(四則)

台州瑞岩師彥禪師(嗣巖頭)師尋居丹丘瑞岩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後有僧叅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曰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恠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頌曰。

一生長喚主人公不受人謾迥不同今日惺惺何處去滿山松柏起悲風(佛國白)

彎彎新月聚三星誰信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巖方丈老夜深呼喚強惺惺(祖印明)

瑞岩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徑山杲)

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若鮮弄精魂兩頭皆透脫(鼓山珪)  
自呼自應已惺惺不受欺謾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已簷前  
山色四時青(白楊順)

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  
一曲畫樓中(天衣哲)

不施棒喝喚主人公鵝王擇乳鴨類不同(高原泉)  
水洗水兮金博金瑞巖徹底老婆心自携餅去沽村酒却著  
衫來作主人(無量壽)

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泳-永+(從-彳)]前認識神無量刼  
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無門開)

磐陀漠漠秘蒼苔終日加趺兩鬢摧縱使不曾呼喚著何嘗  
謾得阿師來(天目禮)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斟還自飲至今  
猶自不惺惺(別山智)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嗣巖頭)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收斂  
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  
師曰將謂是箇俗漢。

頌曰。

羅山忍後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  
休向義中尋(洞山聰)

紛紛雪影耀閩天閩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地更無  
一點在階前(白雲端)

須彌座上斂伽黎海口潮音闡大機世主大檀能藻鑒靈山  
嘉會愈增輝(疎山如)

一道直如弦千古應無對縱有嚙齧機髑髏成粉碎(栢堂雅)  
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世主垂青眼却作  
閑花野草看(寶葉源)

羅山初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  
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  
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大悟。

頌曰。

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狸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  
起滅紛紛是何物(天童覺)

是誰起滅就窠打劫擊殺烏龜救得跛鼈(殺六岩輝)

起滅不停誰解看當機一拶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  
無拘自往還(無準範)

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口可惜老巖頭慈悲成過咎(石田薰)

羅山在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一攏矩  
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曰石牛  
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頌曰。

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  
人間好時節(照堂一)

不[跣-十+水]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草碧連  
天(鼓山珪)

出門握手話分携古道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劍者區區  
空記刻舟時(徑山杲)

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是  
否頭曰是又問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師曰  
不肯德山即且置只如洞山有什麼虧欠處頭良久曰洞山好佛  
只是無光師便禮拜。

頌曰。

一箇鍊額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俱借人鼻孔却與洞山出  
氣(南岩勝)

不肯宗師滿大唐羅山禮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措慚愧  
岩頭口放光(卍菴顏)

羅山因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  
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  
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 話處  
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趲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  
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泊錯恠大師。

頌曰。

格外談驚人句懵懂禪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無光言下迷  
宗空自忙賴有知音招慶在謔訛一夏為雌黃雌黃出暗寫愁腸  
寄知識(佛性泰)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嗣雪峯)示眾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  
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瘡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鎚豎拂他  
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瘡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  
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  
量其僧珍重出師曰是不是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門曰汝禮  
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僧退後曰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  
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門曰還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瘡  
其僧於此有省。

頌曰。

盲聾瘡瘡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正色師  
曠豈識玄 爭如獨坐虛牕下葉落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麼無  
孔鐵鎚(雪竇顯)

退後近前兼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驀地撼庭前還見  
落花千萬片(白雲端)

雲門老子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聾者便  
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法門(佛鑑懃)



盲聾瘖瘂接不得玄沙枉費閒心力扁鵲盧醫拱手歸三人  
俱是膏肓疾(鼓山珪)

玄沙三種病人語透出雲門六不收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  
知己返為讎(徑山杲)

權生聾瞽瘖瘂[病-丙+秝]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鋏如  
泥碎透金纔動失玄沙(汾陽昭)

欲知三種人應用理常新未有纖毫法能為中外塵(永明壽)  
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頓銷爍花簇簇處鷓鴣啼草薰薰時  
鴛鴦飛玄沙老玄沙老賴遇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  
樹子半零落(翠巖真)

玄沙三種接人諸人口耳現在不要開眼尿床特地移山寨  
海花裏幽禽語不休風光滿地誰人買(塗毒策)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巖老子却來樹上懸  
身(龍門遠)

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錐河裏  
失錢河裏攏(或菴體)

盲聾瘖瘂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熱謾一句與君重剖露老君  
頭戴楮皮冠(晦室明)

聾盲瘖瘂捉敗了也更問如何聾盲瘖瘂(月林觀)

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耳聾口瘂眼睛瞎五濁  
眾生數似麻(橫川珙)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

頌曰。

拜我得禮 自笑沒道理豈獨玄沙翁天下人不是(覺海元)

因我得禮 扶倒又扶起要行即便行要止即便止(寶峯明)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徑山杲)

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若有一法與人永入拔舌地獄(鼓山珪)

因我得禮 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觜對觜(高菴悟)  
因我得禮 崑崙臥潭底雖然浪拍天身上無滴水(雪堂行)  
因我得禮 分明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瞋睡(照堂一)

說 說我轉見話墮大地眾生元無一箇(典牛游)  
老鼠咬生鏤十分滋味別貓兒左右看嚙唾也不徹(正堂辯)  
因我得禮 窮源須到底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鬼(己菴顏)  
因我得禮 事從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天目禮)  
曰我得禮 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蒙菴聰)  
玄沙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雪竇云要與人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

頌曰。

前虎後虎急須看取凜烈威風生獐爪距今古樵人不回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路(佛慧泉)

猛虎當途獨振威爪上真箇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收來良可悲(保寧勇)

宗師方便大慈悲是汝之言寔古錐萬里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龍門遠)

欲識玄沙虎覲面是誰覲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祖(禾山方)

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己色聲逼滿太虛有底纖毫依倚(永明壽)

老玄沙太饒舌覲面明明重漏泄衲僧於此便承當驗來未免眼中屑屑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熱(海印信)

山中有虎人世上有人虎常磨笑裏刀利牙爪可怖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慈受深)

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冤苦冤苦(月堂昌)

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

頌曰。

故遣馳書通遠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蹉過分明理更封(汾陽昭)

玄沙封白紙雪老却同風蹉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真如喆)

玄沙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彌(雲蓋智)

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慈受深)

[跼-十+水]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誰宣(佛心才)

白紙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佛性泰)

三番白紙問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處盤蛇口內打鞦韆(丹霞淳)

白紙連封寄雪峯雪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識齋後江城打暮鍾(佛陀遜)

白紙馳來上雪峯雪峯千里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會熨斗煎茶銚不同(真淨文)

鷓鴣夜夜連聲叫月下同人不忍聞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殊道)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衲子迷踪金烏飛出海門東  
風從虎兮雲從龍(野雲南)

千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蹉過如何也莫是  
玄沙蹉過他(橫川珙)

玄沙因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  
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

頌曰。

驀然趯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游從此七閩江上月至今  
空照釣漁舟(佛國白)

釣魚船上謝三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伶俚  
旅泊向他邦(本覺一)

未離閩底已還家纔跨飛鳶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毒烏籐  
輕放老玄沙(遯菴演)

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  
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  
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

頌曰。

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魚龍未知水為命折筯不妨聊一攪玄  
沙師小塘老叟蓋箭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遊戲也華鱗  
弄藻(天童覺)

今日靜惻惻昨日鬧啾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北磻簡)

人前提起袈裟角堪笑無端露醜惡二老風流出當家未明  
向上那一著(無際派)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為大過失且道  
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師曰浙中清水白  
米[泳-永+(從-彳)]汝喫佛法未曾在。

頌曰。

雪老門高兒女盛又能情重貴天倫把家幹蠱雖相似也有  
貪盃落草人(虛堂愚)

密機深設弇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蓋代功(東叟穎)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業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  
谿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

頌曰。

從這裏入頭上脚下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息風  
淅淅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佛慧泉)

一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饒玄會得也是弄精魂(法雲秀)  
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  
出沒自閒嬉(白雲端)

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岩花萬國春堪聽偃溪流水意潺潺  
終日不聞聞(羅漢南)

投老玄沙付鏡清返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滄浪在誰肯  
臨流便濯纓(旻古佛)

滔滔無問說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泄(楚安方)  
玄沙指示太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聞與不聞門外語勸君  
休向偃溪尋(文殊道)

乾坤獨立從這裏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濕(月林觀)  
一派寒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為真機鏡清雖向聞中入流水  
何曾洗是非(鍊山仁)

玄沙因叅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  
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

頌曰。

紫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響浪浪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  
流鶯過短牆(本覺一)

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深憶故園春(延壽慧)

殺活交馳千聖不共救得眉毛失却鼻孔(空叟印)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雲門云沒  
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  
人喚衲僧齋 也隨分得飯喫。

頌曰。

是 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三三祗道早眠晏起(大中隆)

玄沙驢前雲門馬後更問如何合取狗口(雪菴瑾)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頌曰。

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 綸上不見  
蘆花對蓼紅(天衣懷)

膿滴滴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化一葉  
漁舟泛渺茫(楊無為)

清淨法身無可比病後依前滴滴膿燕鴻叫斷秋光老落葉  
飄來一樣紅(懶菴樞)

滴滴通身是爛膿更無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者未免  
風吹別調中(高峯妙)

玄沙因僧侍次以柱杖指面前地上一點白問曰還見麼曰  
見師如是三問其僧三云見師曰 也見我也見為什麼道不會。

頌曰。

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荊棘林方知無背面一點從教徹  
古今黑白未分何處辨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

頌曰。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  
依舊宿蘆花(雪竇顯)

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後謝家人立月明前(投子青)

閩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忽尔[跼-十+水]翻深猛省大家收拾去來休(草堂清)

杪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祖印明)

蕭蕭蘆葦映江流獨棹孤蓬漾小舟細雨斜風渾不顧一心只在釣竿頭(笑翁堪)

玄沙示眾曰若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止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属老僧在。

頌曰。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属 在廣額屠兒成佛二祖大師償債(鼓山珪)

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柰何由有中心樹惱亂春風卒未休(徑山杲)

祖父田園俱属我中間樹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拔要見兒孫意氣豪(遯菴演)

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閑惟有漢朝天子貴彭城垓上信旗還(姜山愛)

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

頌曰。

嶺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不易加亡僧面前真心驗後人子細莫周遮(石門聰)

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通若更二途斟酌會非但無知兼耳聾(般若柔)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賒-示+未]亡者面前親  
證驗更無偏黨絕周遮藁林浩浩爭唇吻恰似虛空捉幻花(汾陽  
昭)

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箇甚麼。

頌曰。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為逢自從打破雲南國直至  
如今塞北通(本覺一)

玄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已休  
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曰。

神光頂後照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天  
夜半髑髏寒(本覺一)

玄沙嘗訪三斗菴主纔相見主曰莫恠住山年深無坐具師  
曰人人盡有為什麼菴主無曰且坐喫茶師曰菴主元來有在。

頌曰。

傍菴來往路相通步步相隨躡去蹤山遠年深人不到一溪  
流水質長松(率菴琮)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  
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  
得曰和尚恁麼道得某甲為什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頌曰。

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  
遭人白拈却(本覺一)

玄沙見三人新到烏打普請鼓三下卻歸方丈新到具威儀  
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來白云新到輕欺和尚師  
曰打鍾集眾勘過大眾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僧  
堂卻於侍者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 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



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曰我與 勘了也最菴印云可惜放過這僧乃。

頌曰。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不相投投明共到咸陽嚴號令按條章明明四海清如鏡更於何處覓邊疆

福州長慶慧棱禪師(嗣雪峯)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白骨連山。

頌曰。

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別處游(汾陽昭)

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髑髏著地幾人知(雪竇顯)

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鼃(草堂清)

携手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佛心才)

嚙齧交鋒是作家不孤來問這些些知時及節因行事可惜茲人返嘆嗟(般若柔)

是即是兮可惜許擬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達磨杖頭挑隻履(默堂定)

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白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寶葉源)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

頌曰。

願力山高豈足誇藏身露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曾見誰信  
稜公更撒沙(寶葉源)

長慶曰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頌曰。

天高鳴鴈侵雲舉地肅蛩螢入草鳴渾是一秋風景裏客愁  
幾逐異鄉情(東叟穎)

長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

頌曰。

驀路相逢交臂過眉毛趯起莫蹉跎平生叅學明何事悟了  
寧消一剎那(本覺一)

長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  
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  
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  
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  
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  
黃梅誰共陪(投子青)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相  
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心違謾自己業河  
迅速任漂流(智門祚)

長慶因僧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  
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頌曰。

眾手淘金得者誰纖塵室礙豈能為洪波浩渺黃金遠四事  
無成空手歸(智門祚)

眾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隋侯得珠聞京西卞和  
獻玉在河北(湛堂準)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嗣雪峯)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  
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  
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作  
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  
道處。

頌曰。

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  
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雪竇顯)

如來語為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  
憨癡似向雷門搥布鼓(佛慧泉)

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為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  
未免還移主(白雲端)

無是無非歸掌握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一種如來語不在  
世人情解間(佛鑑懃)

第一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  
花滿地愁(南華昺)

撞牆撞壁曲不藏直摘葉拈花與儉寧奢羅漢有三毒如來  
有二語聾人爭得聞依舊喫茶去保福老保福老鍊眼銅睛還失  
了(月堂昌)

便恁喫茶去還知第二頭可憐長慶老特地一場愁(寶葉源)

保福因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  
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

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頌曰。

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汾陽昭)

望州烏石常相見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鵝湖雖得意埋兵曾未展鏘旗(海印信)

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逢問道途堪笑華山陳處士長安路上倒騎驢(大洪遂)

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堪癡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慚(龍門遠)

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衲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徑山杲)

藕 引鯨黿針鋒輟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覲面相呈不相覲(圓悟勤)

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咬人師子子返身不在草頭邊(一翁如)

保福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頌曰。

人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能走雪峯之句羚羊掛角作他弟子沒來由龍蛇陣上看謀畧(月堂昌)

雪峯未審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拊擊自然皆率舞不須羗管隔雲吹(虛堂愚)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有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

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頌曰。

保福四謾人其中道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新羅打鐵丁(洞山聰)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雪竇顯)

一箇人謾四箇人四人謾一一謾親思量一代謾人漢遞代相謾謾殺人(佛國白)

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識展公端的處水闊山高天色寒(東林總)

保福從來不謾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來闊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真(■■■堅)

保福因僧侍立問曰汝恁麼麤心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

頌曰。

晨朝有粥齋時飯展鉢開單飽便休築著磕著如薦得不風流處也風流(尼無著總)

保福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叅見滄山是否曰是師曰滄山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床而立甘曰閑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

頌曰。

為山遷化絕音容趯起眉毛何處去十三娘子側身時放出  
金毛師子子(南堂興)

禪禪鄭十三娘握玉鞭正法眼更叅三十年(南岩勝)

杭州龍冊寺道忞禪師(即鏡清嗣雪峯)僧問學人未達其  
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  
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  
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  
龍(其原一作其源)。

頌曰。

成龍兩處若為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恠鏡清多意氣他家  
曾謁聖明君(正覺逸)

鏡水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圖畫一點  
成龍兩處全(保寧勇)

手把空行未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柰何也且看  
成龍點下分(雲溪恭)

學人未問指其源句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落處煩他  
我作費言端(本覺一)

冰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來一陣風回脩竹裏玉闌  
干上雪成堆(心聞賁)

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兩處成龍一點墨幾人  
換却眼睛來(寶葉源)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眾生顛倒迷己逐物  
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己曰泊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  
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  
南山北山轉霧霏(雪竇顯)

是甚麼聲雨滴浩浩迷已逐物眾生顛倒(楊無為)

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鳴貪他簑笠者失却舊茅亭(長靈卓)

順流逆流轉物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自分明  
門外依前雨滴聲(圓悟勤)

明頭便打暗裏閃過盡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簷間雨滴聲  
眾生顛倒逐迷情可憐泊不迷已處出得身來體未明(月堂昌)

簷頭雨滴階前地濕法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長江水  
急(慈受深)

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徒勞側耳聽(白楊順)

門外依然雨滴聲萬般巧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見  
還同不相識(卍菴顏)

直下全提是鏡清脫難出易語分明這僧更是能親切聽得  
簷頭雨滴聲(寶葉源)

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齧蝦蟆聲師曰將謂眾生苦  
更有苦眾生。

頌曰。

將謂眾生苦更有苦眾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卍菴顏)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鶉鳩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  
謗如來正法輪。

頌曰。

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  
如來正法輪(卍菴顏)

鏡清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為甚  
麼如此師曰猶繫腳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  
來鴈驚起後池秋。

頌曰。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無處著  
驚起後池秋許由  
不洗耳容貌好西施開唇不露髭(方菴顯)

鏡清因僧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恠笑師曰也是草裏漢。

頌曰。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  
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雪竇顯)

語見人心苗見地 頭痛痒喝如聾諸方開口不同用寶印  
全機繼祖風(佛國白)

啐啄之機不謬傳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緣喪盡泥中土四海  
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鎚須煅煉自家爐[革\*(夕/用)]且磨研相逢莫問叅玄事此去西天萬八千(佛鑑懃)

河目海口釘髭鋏舌雞宿鳳巢素非其鴨直饒啐啄同時未免當頭一劄(佛性泰)

鏡清因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泳-永+(從-彳)]這裏流出。

頌曰。

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曰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無準範)

鏡清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鍾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叅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雪竇云泊被打破蔡州園悟云爛泥裏有硬刺。

頌曰。

鏡清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鉤來幾乎掣斷竿頭線引得傍觀下釣臺(石溪月)

鏡清問雪峯古人有言峯便倒臥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問峯云虛生浪死漢。

頌曰。



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臥早知眠不當虛勞  
紅燄落寒灰(投子青)

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  
頭佛法師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曰謝師荅話師曰鏡清今日失  
利。

頌曰。

七寶盃酌蒲萄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見閒把  
君王玉笛吹(心聞賁)

新年佛法荅云有小盡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勒却向  
雲中大哮吼(懶菴樞)

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  
日年年是好年為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  
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頌曰。

新年佛法荅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舟清夜笛月明  
吹過洞庭湖(懶菴樞)

新年佛法播真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高何處去謾將  
雙劍定雌雄(雪堂行)

南堂興云鏡清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利且道譏訛在  
什麼處。

頌曰。

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徒勞問有無得失是非都喪却波斯  
鼻孔自來麤(建隆原)

穩密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槩等虛空  
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行誰云雷罷不停聲(圓悟勤)

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  
鬚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郎

當還如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臏〔(冰-水+丨)\*夕〕却劒釣魚舡上  
謝三郎(佛鑑懃)

福州鼓山興聖神晏國師(嗣雪峯)一日叅雪峯峯知其緣  
熟忽起搗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唯舉手搖曳而已  
峯曰子作道理邪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

頌曰。

驀被曾郎搗著胷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手輕搖曳笑倒  
南方大頂峯(竹屋藺)

鼓山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  
曰作甚麼曰傷風曰傷風即得。

頌曰。

遼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見說禁班宣號令那邊  
渾不許人行(虛堂愚)

鼓山有偈示眾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示+未〕若論  
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  
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  
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趂出院。

頌曰。

國師之子太慈悲入草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聖箭子依前  
特地隔天涯(石溪月)

明州翠岩令叅禪師(嗣雪峯)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  
看翠岩眉毛還在麼(此依傳燈所載五燈會元典傳燈異乃曰)  
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岩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岩芝云為眾竭力禍出私門。

頌曰。

翠岩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老倒保福抑揚難  
得嘮嘮翠岩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真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雪竇顯)

青山岌岌緣水滔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大洪遂)

作賊保福擔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真逐妄掩關雲門秋江月  
亮老倒翠岩眉在眼上(死心新)

金鎚血色透雲袍闔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鬼窟碧潭  
深處釣鯨鰲(南堂興)

天魔謗佛桀犬吠堯巍巍大人聖德可昭(蒙菴岳)

萬鈞之弩射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盲龜失浮木欲來  
火裏透金塵(伊菴權)

發言先要心無愧為事應須理處長莫學里閭無信者從朝  
至暮錯商量(虛堂愚)

太原孚上座(嗣雪峯)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  
師曰老兄先道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  
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山罔測乃毆之  
一拳。

頌曰。

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何處藁林老作家俱昧藏身句鼓山雖  
見機未免撐門戶搖扇太原孚播弄閒家具山中春色深飛花落  
無數(佛慧泉)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特直下渾如火裏  
蓮輝今耀古極妙窮玄大可憐清風長滿座一念八千年(圓悟勤)

高安灘頭百雜碎象骨峯前眼搭癡敢道鼓山無鼻孔藁林  
千古笑嘻嘻(正堂辯)

孚上座叅雪峯峯聞乃集眾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  
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

頌曰。

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羸小捷  
至今邊塞嘉聲在(海印信)

雪峯集眾待孚公上堂一顧便西東明日却云曾觸忤公案  
從來是幾重(本覺一)

針頭削鍊牛背拔毛多將少使冷作熱燒直上法堂便下去  
觸忤和尚重鮮註知是般事休便休茫茫塞壑與填溝(月堂昌)

壯氣如虹上法堂就籬縛健恰相當若言觸忤老和尚雪上  
無端又著霜(秤岩玉)

孚上座初在楊州光孝事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  
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  
喫茶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  
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  
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  
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  
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  
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  
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契悟扣  
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  
來為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  
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

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孚公聞處是宮商至今夜夜維揚客空聽  
樓頭聲斷腸(本覺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醒金鴨冷海棠  
枝上月猶明(懶菴樞)

孚上座掌雪峯浴室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也。

頌曰。

象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跼-十+水]蹄香草細餐知飽足歸來不待日頭低(虛堂愚)

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趨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

頌曰。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脫打反頭上楮冠斜(絕象鑑)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半夜歸來花底過金鞭敲落亂紅飛(竹屋簡二)

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饒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赤二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 赤三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嗣雪峯)師示眾曰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頌曰。

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  
倒騎牛兮入佛殿(雪竇顯)

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厨庫長相對一徑  
松風滿院寒(白雲端)

恍恍惚惚若亡若存築著磕著厨庫三門金烏照不破玉兔  
又西奔不知是何物能為天地根(佛心才)

夜明簾外千峯秀鸞鏡臺前萬象殊掃蹤滅迹不立錙銖誰  
為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圓悟勤)

黑黑無問東西與南北厨庫三門相對高撐天拄地同聚墨  
雖然好事不如無敢保韶陽會不得(正覺逸)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三門與厨庫此時  
明暗自然分(蔚嘯岩)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  
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  
雷興。

頌曰。

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雪竇顯)

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茅簷下不覺  
呵呵笑幾回(白雲端)

看看野草閑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霄飛過瀟湘岸  
(瀉山秀)

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處只在  
乾坤宇宙間(佛心才)

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燦地堆山積嶽拶破面門兮蓋色  
騎聲截斷羅籠兮解粘去縛罷却干戈百草頭萬里秋天飛一鶚  
(圓悟勤)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擬議躊躇放過一著(遜菴演)

隱隱烟村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處流出  
碧桃三四花(斷橋倫)

雲門示眾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  
眾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頌曰。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  
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冪冪空生巖畔花狼籍彈指堪悲舜若多莫  
動著動著三十棒(雪竇顯)

日日是好日風來樹點頭九江烟靄裏月上謝家樓(海印信)

日日是好日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蒂甜未必甜如蜜(大洪恩)

冰消河北岸花發樹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上方益)

破二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攀北斗回  
身觸豁開戶牖正當軒玉兔金烏如轉軸傳不傳得不得那知陌  
上春條綠(圓悟勤)

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只管鉢盂  
兩度濕(尼無著捻)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  
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

頌曰。

買得欣欣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非直饒超過毗盧頂也落  
韶陽第二機(上方益)

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闌干斷腸曲調無人聽更把  
琵琶月下彈(慈受深)

見色心光現聞聲道已彰掣電光中分皂白海潮音裏辨宮  
商韶陽老慈門普發機直用千鈞弩(圓悟勤)

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荊棘  
林中優鉢華(徑山杲)

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不知成佛是何時打刀  
須是并州鋏(鼓山珪)

撲落非他安排不多蓋覆自在隱顯包羅擡頭失却舊時路  
拈篙便上別人渡轉易作難拔貧成富千人萬人恁麼去(月堂昌)

頓超見色聞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花落烏啼巖下寺月明  
人喚渡頭船(雪菴瑾)

一曲風前信是誰調高爭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意又把  
雲簫特地吹(簡翁敬)

雲門每見僧必顧視曰鑒僧擬議乃曰咦後德山圓明大師  
刪去顧字謂之抽顧叢林目雲門顧鑒咦有抽顧頌。

頌曰。

雲門抽顧笑嘻嘻擬議遭他顧鑒咦任是張良多計策到頭  
於此也難施(北塔祚)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休(真淨文)



韶陽一鑒生鋏餒直下咬破莫恠相賺(鼓山珪)

雲門抽顧頌衲僧眼皮重眼皮重七八量雷車打不動打不動抽顧頌時念弥陀三兩聲追薦東村李鬍子生西天山裏孟八郎強健福田院裏貧兒叫喚乞與我一文大光錢(五祖戒)

韶陽為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已甄別若於顧鑒裏承當大棒打落天邊月(典牛游)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人讀書。

頌曰。

藁林在處有家風且與雲門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顏回亦不通(北塔祚)

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偏囑讀書人若到急來通報汝湏知為他老杜王摩詰愛我高吟落韻詩(覺海元)

讀書人到切湏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君沒階趨進翼如也(佛慧泉)

讀書人報來豈在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也(天目禮)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

頌曰。

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謾商量金毛獅子希逢有多是狐狸喚作狼(北塔祚)

日裏看山好清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東京淨因佛日)

日裏看山滿眼青千巖萬壑闢縱橫洞門疑是雲遮斷到者湏知路坦平(楊無為)

日裏看山言簡語端後進初機切在諦觀(黃檗勝)

匡真不惜兩莖眉日裏看山對祖機臘月火燒春又綠只宜飛走會相依(三祖宗)

兩餘江上兩三峯堆疊烟嵐不記重眼裏看來端的瞎耳根  
聞處出天聰(佛鑑懃)

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莖山仙掌露夜深  
猿叫月當軒(投子青)

日裏看山大難大難重重峭壁疊疊危巒只見嵐光拂拂爭  
知瀑布潺潺(上方益)

日裏看山好好在什麼處要見老雲門不落第二句(月林觀)

日裏看山酬所問分明開口見心肝若於句裏求宗旨墮在  
峩峩疊嶂間(退耕寧)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

頌曰。

藏身北斗最分明只為人多見不精巧妙妄陳心意解却如  
平地作深坑昏燈日晝何曾易青竹黃花滿地生(汾陽昭)

老倒雲門泛鋏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釣者隨例  
茫茫失釣竿(雪竇顯)

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北塞鸚鵡戀西秦(靈竹通)

南嶽峯高北嶽低行人泣淚兩遲疑火星昨夜移牛斗照見  
西瞿人不知(投子青)

鑿斷龍門透碧津洪流驟雨豈停塵謫仙拏月沉江底漁舟  
笑殺謝家人(天衣懷)

要透龍門特地難却成平地起波瀾凡鱗欲得風雷便且向  
桃花浪裏看(佛印元)

人問透法身隨宜為指陳大地如膠漆長江波蹙顰(法華舉)

北斗藏身句雲門道處看南辰分六角北斗七星攢春雨霏  
霏潤秋風颯颯寒崑崙牽白象調謠入大安(浮山遠)

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  
如今謾度量(玉澗林)

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時人欲識藏身處拈起  
簸箕別處春(黃龍南)

雲門透法身從此沒疎親盡道和風暖三春寒更新(道吾真)  
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橫身宇宙拶破須彌(甘露天)

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  
不奈幞頭何(白雲端)

北斗藏身句有由未明南北起戈矛風清月朗無雲夜莫認  
文星作斗牛(照覺總)

東湧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非有隣(真淨文)

北斗藏身句最玄未明向上謾勞傳黃河輓底流今古華嶽  
三峯頭指天(三祖宗)

藏身北斗最分明四畔無雲廓太清猿鳥自啼山自寂水流  
巖下響泠泠(草堂清)

北斗藏身坐不安開軒落日倚危闌雲收月出空如水剌剌  
塵塵總一般(佛心才)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與  
人間伴月明(五祖演)

透出毘盧頂上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掐天師訣也解  
交乾步[跼-十+水]罡(張無盡)

北斗藏身句商量幾萬般貪觀天上月誰覺骨毛寒(疎山如)  
雲門透法身分明語露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與月隣(楚安方)  
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  
擡頭月半天(普雲圓)

雲門透法身劃斷釋迦音文殊休惆悵普賢謾沉吟(五祖戒)

北斗藏身事坦然法身無狀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意水底  
撐船捉月天(法華舉)

北斗藏身句擬議即差訛鑽天白鷄子不戀舊時窠(慈受深)

飽粥飽飯一味齟齬早眠晏起何待封侯(典牛游)

昨夜東風落萬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撐明月自與  
桃源一派通(開善祖)

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蝦蟆著錦襠多少病猫食死鼠日中  
擡首眼無光(東山空)

天地廣無邊何云藏北斗跛脚老雲門未明三八九(天目禮)

北斗裏藏身虛空中出沒道得一句來日頭東畔出(橫川珙)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

頌曰。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鎚重下楔閻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  
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雪竇顯)

對一說遼天鵲萬重雲只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東西無  
處討(正覺逸)

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金剛腦後添生  
鏤(五祖演)

對一說何卓絕畱塞虛空一團鐵飢來不顧飯如雷箇箇聚  
頭爭嚙齧(龍門遠)

對一說五教三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牛吞却  
月(佛性泰)

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逗器觀機破關擊節三百餘會振綱宗  
四十九年同箇舌阿剌剌對一說諦當之言如截鏤(圓悟勤)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

頌曰。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為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  
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裏月(雪竇顯)

倒一說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禪翁甘  
滅舌(正覺逸)

倒一說這饒舌無端都把天機泄四海九州徒蹶蹶飛出龍宮鑽螳穴(野軒遵)

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迹空雲鏡像水月教兒師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活鱗鱗倒一說等閑翻却狐狸穴(圓悟勤)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

頌曰。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觜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裨長者子(雪竇顯)

朝打三千未為多暮打八百未為少鉢裏飯兮桶裏水人前切忌無分曉(白雲端)

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峯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來只箇堂堂觀自在(天童覺)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杓聽將來笊籬無耳二月三月花開時路岐芳馥春風起直下是休擬擬鉢裏飯桶裏水(湛堂準)

鉢裏飯桶裏水關口見膽求知己擬思便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同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是(天童覺)

塵塵三昧鉢飯桶水雲門眼中者僧身裏捏合起來無處藏湫著磕著埋沒 (月堂昌)

鉢裏飯桶裏水狗子咬人不露齒堪笑韶陽老古錐倒地至今猶未起(無菴全)

南頭買貴北頭賣賤只可聞名不可見面(且菴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

頌曰。

臘月二十五一曲超今古鎮州大蘿蔔生長在深土(佛慧泉)

雲門一曲二十五不涉宮商角徵羽有人問我曲因由南山起雲北山雨(黃龍南)

臘月二十五一曲無人舉韶陽老古錐屈指從頭數(楊無為)  
一曲韶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為精廣陵傳去人何在留得  
杜鵑啼月明(大洪遂)

臘月二十五騎驢不打鼓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真淨文)  
臘月二十五韶陽曲調普欲會箇中意先天為心祖(通照逢)  
憶昔雲門老古錐曾將今日示當機奇哉二百年來事長作  
胡笳曲調吹(圓通僊)

雲門曲調格何高轉使愁人不奈何明月清風無價數一時  
分付與仙陀(長靈卓)

韶陽一曲二十五不屬五音亘今古剎剎觀音妙智力塵塵  
能救世間苦(旻古佛)

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新一回聞舉著笑殺洛陽人(訥堂思)  
臘月二十五雲門沒腸肚一曲盡情彈淳音超太古明眼衲  
僧休莽鹵(肯堂充)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霽雪千峯寒梅破萼啐啄公子風流鳴  
木鐸(松源岳)

雲門一曲從來無譜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許誰知  
幾擬黃金鑄子期(無準範)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圓悟云一不立。

頌曰。

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卷衣又  
說歸西竺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雪竇顯)

六不[(冰-水+丨)\*夕]兮調最新能歌何待繞梁塵和風滿  
檻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是春(白雲端)

一不立六不[(冰-水+丨)\*夕]突然那更有踪由無限青山  
留不住落花流水太悠悠(圓悟勤)

村歌社舞那伽定疥狗泥猪清淨身透徹根塵無佛法優曇  
花現十洲春(秀巖瑞)

六不[(冰-水+丨)\*夕]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  
吹葉風掃盡浮雲月照壁(掩室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

頌曰。

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也麼餬餅罽來猶不住至今  
天下有譏訛(雪竇顯)

天皇蔭子孫龍潭得一箇三代渾崙吞無人敢咬破始自韶  
陽拈出來為貽其福却貽災當時病本無人削迄至而今成禍胎  
(正覺逸)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餬餅恣情餐湖南展鉢新羅咬大食  
波斯索渡船(慈明圓)

杜禪和杜禪和一箇餬餅不柰何禮拜任君頭著地海東船  
子過新羅(雲峯悅)

雲門餬餅模樣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眠誰問  
西來閑達磨(白雲端)

超佛越祖之談覲面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閑爭餬  
餅(真淨文)

韶陽餬餅荅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落言詮休擬議回頭  
識取自家珍(雲居祐)

駕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 繫轉牢賴是龍泉未出匣且施  
一割用鉞刀(道場如)

堪悲堪笑老韶陽餬餅拈來撲鼻香端的若知滋味者不勝  
滿面負慚惶(文殊道)

作家手段不隨流餬餅拈來荅話頭任是衲僧超佛祖到頭  
不換飽齁齁(黃龍震)

雲門餬餅對超談多少禪流看不穿若是孔門真弟子自然知道化三千(佛燈珣)

雲門一枚餬餅天下衲僧咬嚼若非鍊作牙關往往斃園吞却吞時易吐時難莫道從來麪一般[跔-十+水]著韶陽開捩子方能平地起波瀾(慈受深)

超談餬餅應時機逐塊知非獅子兒敗葉霜風都掃盡古松方見歲寒枝(水菴一)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

頌曰。

東山水上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佛慧泉)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變現自分明日面月面過佛手驢脚呈皆承此恩力言外度迷情(真淨文)

諸佛東山水上行擡頭舉步落深坑誰知獨足拖泥水不薦回途十萬程(雲溪恭)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促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大洪預)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湛堂準)

東山水上行褊衫不染皂壁上畫枯松後園驢喫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膊抵沙蜂爛醉和衣倒(或菴體)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倒生(覺報清)

要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雲中拍一曲涼州恰二更(石菴珫)

東山水上行乾元利貞亨饒訛一箇字才子競頭爭(率菴琮)

諸佛出身處千般謾度量東山行水上眨眼過扶桑(荊叟珏)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頌曰。

稽首金容乾屎橛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生凡聖從教同一舌(佛鑑懃)



我佛如來乾屎橛隨機平等徧塵寰迷頭認影區區者目對  
慈顏似等閑(太平古)

問佛唯言乾屎橛非獨抽釘兼拔楔不是韶陽老古錐爭得  
親言出親舌(佛燈珣)

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醯首羅眼對面隔西天(鼓山珪)  
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徑山杲)  
問處分明荅處新半同[尔/口]笑半同瞋君看陌上二三月  
那箇枝頭不帶春(惠因淨)

韶陽乾屎橛多年硬似鍊堪笑韓獺不柰何狺狺怨恨天邊  
月(典牛游)

雲門大作師子吼剛把衷腸為誰剖眼似流星尚懵然狂夫  
逐臭爭知有君不見巖頭有語兮咬人屎橛非好狗(懶菴需)

問佛荅云乾屎橛明明此理難分雪金剛寶劍倒殺人鈍鋼  
止用新羅鍊(蒙菴岳)

雲門小廝兒大作師子吼鼻孔得半邊不知失却口(松源岳)  
祇箇乾屎橛雲門太饒舌喪盡目前機虛空迸出血(毒菴常)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

頌曰。

問既有宗荅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兮涼飈颯颯  
長天兮疎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蓁蓁(雪  
竇顯)

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清風樓上當年事直至  
如今笑未休(泉大道)

問標荅旨荅徹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今要識雲門老  
秋後霜林盡變紅(靈源清)

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如求己面前山子猶存處處無風浪  
起一聲鴻鴈忽聞盡在愁人窠裏(長靈卓)

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月天滿目真如人不曾一川  
風月正翛然(佛鑑懃)

涼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蓼白蘋開兩岸不知  
誰在釣魚舟(佛性泰)

金風體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空天似水臨川  
人喚渡頭船(白楊順)

皮毛脫落盡惟有真實在全體露金風超然三句外(本覺一)  
寂寂寥寥空索索遍界紛紛黃葉落東西南北絕遮欄萬里  
長天飛一鶚(在菴賢)

樹凋葉落聊伸問體露金風錯指蹤帶累兒孫無豹變等閒  
落在草窠中(天目禮)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頌曰。

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偽分於一句中築著眼花兼杜口須彌  
當面作屏風(洞山聰)

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崎嶇路行難競向海門遙仰望四溟浩  
渺七金寒(正覺逸)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剛際相逐  
年年役路途(黃龍南)

不起一念須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頰尾平生事剛被  
平人把釣竿(楊無為)

須彌山塞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  
著隨人後(白雲端)

萬仞峯前立太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  
人間不敢埋(保寧勇)

問荅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蓼林如今競逐須彌走無限  
平人被陸沉(佛陀遜)

不起一念海湧湏彌把來使用休別針錐(真淨文)

善對機宜作者難眉毫無際現毫端西來穿耳攢眉過南海  
波斯仰面看(照覺總)

須彌山聳見還難烟水漫漫萬仞攢欲覓雲門端的處把住  
清風一問看(地藏恩)

一念沉沉過有無亘空拈出大彌盧直饒玉兔金烏忽宮殿  
巡遊落半途(張無盡)

巍巍一座大彌盧荷負非干氣力羸縱使不隨言語會却來  
當面受塗糊(徑山杲)

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立千手  
大悲擘不開(佛性泰)

一波纔動眾波隨汨沒塵寰幾箇知突兀湏彌橫宇宙縱橫  
妙用更由誰(疎山如)

不起一念向道湏彌舌頭一瓣肉口唇兩片皮雲門機用妙  
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天童覺)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湧出湏彌山一  
念不生何處雪金剛寶劍當頭截(圓悟勤)

不起一念湏彌山特立當頭着眼看拈一縷 輕絆倒家家  
門底透長安(水菴一)

不起一念突出須彌聖凡莫辯箇老古錐(松源嶽)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曰金毛獅子。

頌曰。

花藥欄莫顛頂星在秤兮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毛獅子  
大家看(雪竇顯)

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自家田地荒來久只看  
人間花藥欄(成枯木)

是處三春花藥欄五湖禪客不須看尋枝摘葉應難會牙爪  
分明子細觀(雲溪恭)

金谷春光長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寒徧地  
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欄邊索金盞(上方益)

清淨法身花藥欄眉毛刺倒須彌山誰將玉笛傳淒怨吹過  
蘆花明月彎(佛智裕)

清淨法身花藥欄分明一點不相瞞有誰得意春風裏時到  
堦前子細看(退耕寧)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  
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

頌曰。

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行[跣-  
十+水]着草鞋赤脚走(佛慧泉)

學人自己游山翫水只知[跣-十+水]破草鞋忘却來時年  
幾(楊無為)

遊山翫水須究宗旨莫作等閑遊山翫水(黃蘗勝)

杖藜林下步莓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綠水一時  
流出洞中來(地藏恩)

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欲霜[跣-十+水]破草鞋回  
首看數聲猿叫白雲鄉(開福寧)

遊山翫水數如麻誰識韶陽老作家截斷跛師三寸舌回頭  
總是舊生涯(肯堂充)

遊山翫水萬萬千千孰透韶陽語中帶玄(鍊山仁)

朝西天暮東土翫水遊山徐行欵步是則不動道場不是亦  
在裏許誰為證明石霜角虎(猗堂定)

東村王大翁從來不睹是却將別人田喚作自己地(絕象鑒)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師曰  
露。

頌曰。

石火流星曾未急璇璣電轉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出着眼  
看時鷓鴣子飛(正覺逸)

簸土揚塵無避處將門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路下是  
黃泉上是天(白雲端)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蕤返魂香我道伊搗塗毒鼓(天童覺)

重關金鎖不用鑰匙舌根不動韶陽已知(典牛游)

椎鑼搥鼓(轉船)頭席卷波翻喊激流赤脚上船乘快便順  
風相送下楊州(己菴顏)

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彌為椎虛  
空為鼓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喝一喝(應菴華)

斗換風雷吼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退谷雲)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

頌曰。

普之一字豈尋常擡首須看掣電光擬議思量生會解堪嗟  
剝肉作身瘡(洞山聰)

普之一字天然別着眼看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尋秤鎚  
[跼-十+水]着硬如鍊(正覺逸)

說佛說法廣鋪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傍覷見一條  
拄杖兩人舁(大愚芝)

頂上有來真箇瞎輝天鑒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擎手獨自  
夜行誰得知(白雲端)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在臨時莫分妙不妙(真淨文)

應機無出老韶陽法眼咨詢普字當機會若非獅子子一場  
閑夢過瀟湘(圓通仙)

正法眼普伶俐衲僧多錯舉休錯舉冬至寒食一百五(楊無  
為)

明暗雙雙照用分幾人親到孟嘗門街頭不識真彌勒却向  
靈山問世尊(瞎堂遠)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曰響。

頌曰。

有問啐啄機雲門荅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真淨文)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湫夜來霧霈漫天雨幾處  
波濤打釣舟(圓通仙)

白牯問狸奴虛空酬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荅響啐兮啄  
兮清機歷掌回頭輟轢範秦時舌上葛藤長萬丈(心聞賁)

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母不離窠子已出殼(絕象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

頌曰。

吹毛寶劍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也甌人  
携手向南奔(北塔祚)

吹毛寶劍不須抽迸匣清光射斗牛曰用全彰人不見雲門  
祖字為君酬(雲溪恭)

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鋩如今四塞狼烟靜不展  
紅旗歸故鄉(圓通仙)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豁又曰𣵵。

頌曰。

誰謂吹毛劍雲門豁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真淨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  
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頌曰。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  
重疊越光新(白雲端)

徧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鉗鎚石  
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關(圓悟勤)

盡却命根方可關門一挨一拶電湧雷奔佛法水中月耳裏  
眼裏說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南北東西知幾幾(月堂昌)

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斫却月中桂清光付與誰(湛堂深)

雲門示眾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頌曰。

藥忌由來鑒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知識赫日  
光中雷電車(五祖戒)

藥病相治事可嗟如何於此墮群邪未語已前誰辨的泊乎  
開口見萌芽不在思惟休卜度徒勞管見強紛拏世上多有如斯  
者不知羞耻數如麻(北塔祚)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錯錯鼻  
孔遼天亦穿却(雪竇顯)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為君分  
別(白雲端)

被裏出指水中露觜屈指眼開搖觜身起藥病不相治何須  
盡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娘生鼻(月堂昌)

太譏訛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寰中意氣闔外籌畧倒退三  
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劒七星光閃爍(圓悟勤)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是師  
曰話墮也。

頌曰。

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捩轉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會喝下  
須教水倒流(禾山方)

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 綸上不見  
蘆花對蓼紅(月菴果)

問來答去無偏黨鍊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機言話墮遂令  
千古動悲風(疎山如)

與奪雙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孤危這僧若與金剛眼趙壁  
連城一道歸(旻古佛)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鉤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口不知  
猶被舌頭謾(松源嶽)

當的帝都丁伊憂乙噎嚶若教呼吸正悞殺世間人(石鼓夷)  
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衲僧巴鼻  
代云德山。

頌曰。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子一條  
紅線兩人牽(慈受深)

雲門普請搬柴路次見僧遂抛下一片柴曰一大藏教只說  
者箇。

頌曰。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  
時人措足難(慈受深)

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大海中鹹淡同一味頂門具  
眼底衲僧試向其中辨淺深(佛性泰)

一大藏教說這箇雲門飄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源眨得  
眼來還蹉過(浙翁琰)

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

頌曰。



針眼魚吞大千界螭螟蟲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漏萬彙  
全歸指掌間起復減去還來石橋路斷通身黑那知華頂是天台  
(圓悟勤)

飢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中邊離言詮將  
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角鞭(猷堂定)

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  
眾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頌曰。

大眾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衰翁老熟慣風波  
撓棹不施船放溜(天童覺)

夏未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這僧劒刃翻身疾也被  
雲門索飯錢(石田薰)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  
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  
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 法身還解喫  
飯麼僧無對。

頌曰。

西江一吸竟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鳳髓龍肝香積飯萬般  
嘗過不須論(南堂興二)

韶陽機鋒迅雷霹靂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卒說不  
出山河大地聊充飢四海五湖輕一吸未識雲門向上機祇尋向  
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喫無口從來亦不飢

雲門問新到你是甚麼人曰新羅人師曰將什麼過海曰草  
賊大敗師曰為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踣跳無對。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無尾漢。

頌曰。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略同可惜為山爭一簣徒勞  
賔王各無功

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着也不定僧便問  
忽然卜着時如何師曰伏惟。

頌曰。

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由忽然卜着僧來問生死  
唯將一句酬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云  
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頌曰。

舉手攀南斗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水菴一)  
聲如鳴玉靜邊門誰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將寂寞綉衣猶  
把麝香熏(虛堂愚)

將軍令下閃旌旗胡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然驍驟者不知  
身已陷重圍(斷橋倫)

雲門示眾曰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師曰你問  
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綯三十文曰如何是一條綯三十文  
師曰打與自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頌曰。

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相覩新羅國裏僧上堂大唐國  
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雪竇顯)

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  
當岩花之粉兮蜂房成蜜野草之滋兮麝臍作香隨類三尺一丈  
六明明觸處露堂堂(天童覺)

油然南山雲沛然北山雨露柱笑呵呵燈籠超佛祖中涌邊  
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盡日閑野老不知何處去(圓悟勤)

古佛頭拄天露拄脚[跼-十+水]地上古今來成一體頭拄天兮戴帽子脚[跼-十+水]地兮沒草鞋同赴大悲院裏齋(佛鑑勲)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噉飯底不是你自己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者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師却曰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頌曰。

終朝噉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鉢盂多少三家村裏漢忙忙樹上捉鮎魚(慈受深)

雲門示眾曰拆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為我一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下。

頌曰。

昔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等閑見說吳音俱變盡語言渾似廣南蠻(虛堂愚)

雲門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田菴顏為廬山圓通西堂為眾入室舉此公案問慈元菴慈隨聲便喝以手撥胷曰佛亦是塵復。

頌曰。

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荅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

頌曰。

雲門一路親眼裏不容塵自從五代于戈後得見昇平有幾人(楊無為)

雲門示眾曰柱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頌曰。

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雪竇顯)

養就黃龍變化豺驀然乎地一聲雷比圖對面教人見吞却乾坤吐出來(佛鑑懃)

衲僧拄杖子為龍却不尊橫拈吞佛祖倒握撼乾坤眼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休相笑只今親侍絕兒孫(投子舒)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割。

頌曰。

久雨不晴雲門道割陽烏奮羽翰蛟龍縮鱗鬣為是時節為是佛法一箭兩垛謾猜量眼裏瞳人眉搭颯(佛智裕)

雲門這一割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月坡明)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何有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

頌曰。

虎頭虎尾一時収凜凜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大險師云放過一著(雪竇顯)

將成之山不進一簣老倒雲門坐而獲利釣鼃釣鯨手段高慣曾下海涉波濤緩放急収自得便浮家泛宅何飄飄(月堂昌)

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

頌曰。

掃地潑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挂高臺碧油幢下呵呵笑青眼何妨特地開(慈受深)

掃地潑水相公來聲高隘喝繡旗開天上玉麟來瑞世堪作人間將相才(水菴一)

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潑水相公來覲面當機如激電寒山  
撫掌笑哈哈(拙菴光)

雲門因有講僧叅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  
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 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  
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 如此已後失却目  
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 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 問我僧便  
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頌曰。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明豹一斑點鍊化為金即易勸人  
除却是非難(慈受深)

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彎彎把火入牛欄問他以  
手便斫額猴黑誰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是要見長人過深水  
(月堂昌)

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為甚麼向鐘聲披  
七條僧無語師曰七里灘頭多蛤子。

頌曰。

七條披向鐘聲上徧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  
師兄是虛妄(鼓山珪)

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露狡鵲  
何曾逐臭來(無菴全)

鐘聲披起鬱多羅信手拈來不在多堪笑當年明上座狼忙  
馳逐太奔波(率菴琮)

試問鐘聲披七條輕輕擊着無明發買來餬餅是饅頭苦哉  
觀世音菩薩(笑菴悟)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家會則萬別千  
差(無門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即道或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

頌曰。

有時順水流舟去轉柂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陸山重重又水重重(絕象鑒)

黃金與瓦礫恣意亂拋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狼籍(竹屋簡)

雲門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頌曰。

百尺竿頭弄嶮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松源岳)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

頌曰。

七九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曇(本覺一)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一橛在手。

頌曰。

手中一懺絕痕瑕道聽途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家(大中隆)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不得曰為甚麼會不得師曰祇守會不得。

頌曰。

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智門祚)

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頌曰。

等閑垂借問端由不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為人須是徹方知茶味解人愁(投子青)

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歲之才又哲英雲萃堂前凹凸處不勞  
心力一齊平(正覺逸)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觜鳥說禪麼曰不聞師拈拄杖  
曰禪。

頌曰。

鴉鳴鴉鵲鳴鵲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一着拈  
起拄杖口邊吹噏噏猶勝鷓鴣啼三月提壺沽美酒杜鵑相勉不  
如歸

雲門拈起餠餅曰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眾無語  
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碗。

頌曰。

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  
雲門這老賊(龍華本)

雲門齋次拈起匙筯曰我不供養南僧只供養北僧時有僧  
問為甚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要鈍置伊曰為什麼只供養北僧  
師曰一箭兩垛有僧拈問只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即同榮。

頌曰。

拈來匙筯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曾莫顧熟謾  
都為不惺惺(本覺一)

雲門齋時問僧曰人喫飯飯喫人僧無語師自代曰謝師答  
話。

頌曰。

老倒雲門強指迷這僧無語顯全機勸君不用他尋覓一飽  
自然忘百飢(鍊山仁)

雲門到江州陳操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  
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曰  
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這

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頌曰。

作家慣戰不齎糧奪鼓攬旗勢莫當虎驟龍驤誰辨的反思  
仁義勝剛強(尼無着摠)

雲門上堂拈起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  
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  
但坐不得動著。

頌曰。

二乘菩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  
難似水長流(鼓山珪)

掣開金殿鎖撞動王樓鍾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徑山杲)

雲門是箇老闍黎衲僧巴鼻幾時知拄杖從教不得動春來  
未免倒抽枝(懶菴樞)

膽逐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灘盡心膽一時歸(孤峯源)

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  
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  
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  
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  
病。

頌曰。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  
胷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就  
市飄飄一葉浪頭行(天童覺)

雲門示眾曰讀經千卷紙上語。

頌曰。

先天後地本寥廓撥草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  
又被風吹落(或菴體)

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

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意旨如何泉曰天寒無被蓋。

頌曰。

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識得者  
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慈受深)

雲門念七開口則失禿却舌頭有甚氣息(東山源)

達磨面壁雲門念七兩箇漆桶多虛少實明眼衲僧如何委  
悉當知劒去久矣不用刻舟尋跡(無相範)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赤三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 赤四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 •祖師機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嗣大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

頌曰。

瑞靄祥煙鎖玉樓妙年王子恣優游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輓綉毬(丹霞淳)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嗣大光)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溪。

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與浮囊(丹霞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嗣九峯)示眾曰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

頌曰。

布毛拈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宇宙冰寒千丈忽生蓮(投子青)

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輓毬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雪竇顯)

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正覺逸)

當陽打動番南鼓萬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劇難消  
白日到黃昏(雪菴瑾)

草履為冠松作釵一般瀟灑眼頭乖清音只在風簷下終日  
無人不下堦(虛堂愚)

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邯鄲人切忌學唐步(無相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嗣九峯)問僧眼界無光如何  
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  
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櫻孩擬彰皇簡。

頌曰。

新羅[泳-永+敷]海南岳天台纖塵不礙豈涉去來回頭斂  
念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游徧不知回(雪竇宗)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  
棲為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叅尋當  
為何事師曰盤釘自有傍人施。

頌曰。

三世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昏光分頂後千門曉坐看  
春回入燒痕(自得暉)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

頌曰。

秘殿重圍曉尚寒丹墀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烟雲合寂寂  
簾垂不露顏(丹霞淳)

同安因僧問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麼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  
已吹新歲角窓前猶點隔年燈。

頌曰。

舊歲新年作問端同安從此放顛顛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  
畱取倚闌干(懶菴樞)

樓上鳴呖角已吹燈前蝴蝶夢猶迷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  
東方夜落西(無機惠)

新羅泊巖和尚(五燈會元作新羅國百巖嗣谷山藏)僧問  
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  
何是教師曰貝葉[(冰-水+丨)\*夕]不盡。

頌曰。

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業懶放  
牛兒不把鞭(古塚不為家)(丹霞淳二)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句威音外折角  
泥牛雪裏眠(貝葉[(冰-水+丨)\*夕]不盡)

貝葉[(冰-水+丨)\*夕]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滿口不  
能宣嶺梅漏泄春光信(雪竇宗四)

古塚不為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月迥長空撒盡  
暮天霞

不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魚磯萬古清風  
長歷歷

一鏃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閣快龍舟當年  
曾把錦標奪

新羅國大嶺禪師(嗣谷山藏)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  
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梅檀片片皆香。

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  
花秀不知春(丹霞淳)

杭州佛日和尚(嗣雲居)夾山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  
師曰某甲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和  
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回顧師曰釃茶  
三五椀意在饅頭邊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餅有傾

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眾皆舉目師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眾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

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颺下徃往事從閒話生莫將閒話為閒話(朴翁鈺)

擔板漢沒拘束餓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虛堂愚)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嗣雲居)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獺去摘玉花晚後鳳啣歸。

頌曰。

日午煙凝山突兀夜央天淡月嬋娟混然寂照寒宵永明暗圓融未兆前(丹霞淳)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方菴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與兼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雪巖欽)

同安丕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泳孤舟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丹霞淳)

歙州朱谿謙禪師(嗣雲居)韶國師到叅次聞犬咬靈鼠聲韶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咬靈鼠聲曰既是靈鼠為甚麼却被犬咬師曰咬殺也曰好箇犬師便打曰莫打某甲話頭師休去。

頌曰。

針頭削鍊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月堂昌)

鼠既不靈官馬相踏借使乘風廝挨廝拶干戈中立太平基  
凜凜嘉聲振蘭若(佛燈珣)

朱谿問僧甚處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有奇特尊宿麼曰  
奇特尊宿並無人說着只有一人大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師  
曰果然無慚愧曰若不是朱谿時人冈措師以手掩鼻僧近前師  
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師呵呵大咲曰盤  
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咬断別人手(月堂昌)  
問着奇特尊宿指出無慚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撩乱頭尾兩  
全始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藕生石上誰親見(佛燈珣)

撥草瞻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藕一夜鍊花開(方菴顯)  
奇特老尊宿大無慚愧人盤陀石上藕喜見一番新(石溪月)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嗣雲居)僧問孤峯獨宿時如何  
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 孤峯獨宿。

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常酬荅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道無奈  
遊人不肯行(丹霞淳)

谿開萬仞崖劈面通消息一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率菴琮)  
雲居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如何却  
是 逢。

頌曰。

不搽紅粉色不挂綠羅衣一般閑態度淡墨畫蛾眉(率菴琮)  
雲居簡因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作麼。  
高菴悟云這箇便是超宗越格底事直是無 會處湏是悟  
了更能履踐始得諸人還明得麼乃。

頌曰。

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恠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廬山歸宗懷禪師(嗣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云磨不轉。

頌曰。

千尋竿上反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體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南華昺)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尚膠黏迷途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去一回(夢菴信)

新羅雲住和尚(嗣雲居)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文殊聳耳。

頌曰。

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為隣一輪明月當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丹霞淳)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嗣曹山)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

頌曰。

虛堂寂寂夜深寒携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丹霞淳)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嗣曹山)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頌曰。

祖代家風沒一丈清貧中更是清貧著衣喫飯隨豐儉物物頭頭用最親(丹霞淳)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嗣曹山)拈枕头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头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头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 喚作甚麼曰枕头師曰落在金峯窠裏。

頌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皖山凝)

金峯窠裏絕饒訛 枕头拈來會也麼 回鴈一聲春夢斷 始知身世悟南柯(方菴顯)

渾崙拈起好風規 石火明明已較遲 不落金峯窠窟裏 會湏赤手討便宜(石溪月)

金峯因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床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

頌曰。

扁舟劃斷曉江雲 一曲高歌遠送君 驚起灘頭野鴨子 海天飛去不成羣(西岩惠)

是身土木無知漢 忍痛聲中一皺眉 好是南山射石虎 縱饒沒羽亦徒為(石溪月)

金峯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卜板頭轉一匝大眾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 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云今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縱饒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只得一半。

頌曰。

金峯餬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方菴顯)

金峯見駢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 會禪曰和尚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

頌曰。

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石溪月)

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

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  
金鏘頓懶看(丹霞淳)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嗣曹山)僧問佛未出時如何師曰曹  
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

頌曰。

日隱青山瑞氣高梧藏丹鳳覲無寥無端石馬潭中過驚起  
泥龍翻海潮(投子青)

古木靈巢鷓夢迷崑崙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岸羊角  
風生花落溪(湛堂深)

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山虎體元班江南地暖塞北春  
寒一把柳 [(冰-水+丨)\*夕]不淥和烟搭在玉闌干(石菴瑤)

曹山不如是馬非駱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龍吟霧起虎嘯風  
寒達觀之士兮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兮千山萬山瘥病不假驢馱  
藥延齡何用九還丹(辛菴儔)

曹山霞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  
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回  
避曰眾苦不能到。

頌曰。

崑崙片玉大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圓一念翛然無異色任從  
滄海變桑田(丹霞淳)

眾苦不能到特地好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枯禪鏡)

賀家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窓面水開不是閑門防俗客愛閑  
能有幾人來(天目禮)

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游若言眾苦不能到端的  
何曾有地頭(少室睦)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嗣疎山)問疎山剎那便去時如何山  
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去。

頌曰。

畧塞虛空不如不去前後際斷令亦無住倒騎佛殿出三門  
却把三門掛露柱(懶菴需)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嗣疎山)因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值  
慈陞堂次化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誰無化不契遂請益師  
師曰汝但問來化理前問師曰誰有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  
在眾或住持某甲誓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護國(即護國遠)。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宛然若是子期聽品弄肯將  
松韻作秋蟬(大洪遂)

朝三莫四一何少(莫四朝三)何太多多少未能知[婁\*爻]  
量有無從此見譏訛不譏訛唵蘇嚧悉哩薩婆訶(佛性泰)

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反身不唧溜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  
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秀巖瑞)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  
雷驚花入牙。

頌曰。

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乱峰垂崑崙含玉山光潤涼兔  
懷胎月未知(丹霞淳)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

頌曰。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見邊誰悟驢鳴并犬吠圓音  
落落示人天(大洪遂)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者曰將何奉  
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頌曰。

出門遍界無知己入戶盈眸不見親  
虛室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頗為隣  
(丹霞淳)

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懨懨問  
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懨懨問  
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懨懨。

頌曰。

鶴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鵝鴨狎羣雞  
遼陽化去無踪跡靈木迢然鳳不棲  
(大洪遂)

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辛時來天地皆同力究竟  
還他有道君冰生滴水事清高日出東方便不牢溪澗豈能畱得  
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壯志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患不封侯反思清  
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天童覺)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嗣龍牙)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  
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郎  
子未遇人在。

頌曰。

古人一隔衲僧命脉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天衣懷)

情未生時隔金毛多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橫笑殺蓁林老禪  
客(楊無為)

無情由隔若為通 髮之間路萬重可惜兩頭空走者不能  
直下見其宗(白雲端)

報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冰-水+丨)\*夕]來聖凡罔測  
(開福寧)

隔青天無雲轟霹靂蓁林衲子如稻麻不知幾箇僂陀客(大  
中隆)

江南舡海南舶把柁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撒手到  
家頭已白(大洪遂)

隔穿耳胡僧眼睛黑東院西邊是趙州觀音院裏安彌勒(石門珒)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嗣青林虔)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頌曰。

體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平懷穩免事君王寵辱驚(丹霞淳)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嗣青林虔)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鍾。

頌曰。

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鍾洪韻上騰三界外聾夫何事睡猶濃(丹霞淳)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嗣蟠龍文)初叅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白-日+丹]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叅蟠龍亦如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泳-永+(從-彳)]此悟入。

頌曰。

金烏玉兔兩交馳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路木人依白皺雙眉(丹霞淳)

移舟曾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更堪要會一漚初未發木人半夜好同叅(本覺一)

滔滔一脉混常流纔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清澄皓月漁翁撥棹宿汀洲(瞞菴成)

木平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頌曰。

木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羊頭子向東望月明纔上徧山坡直言不用多疑慮海澄浪息見森羅(汾陽昭)

老胡萬里向支那直至而令不柰何堪笑牧童誰問路一聲  
長笛過前坡(佛印元)

不勞斤斧弄巧成拙壞衲通身頭髭若雪著雙破草鞋踏破  
澄潭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漚前事如何說(法雲秀)

木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那堪著炎癰直指西來親切意石羊  
頭子向東看(照覺總)

石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謾月映寒潭清徹底雲  
[(冰-水+丨)\*夕]華岳露巔岼(野菴璇)

石羊頭子向東看祖意明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注令朝  
九日菊花斑(此山應)

汝州風穴沼禪師(嗣南院)師在郢州李史君衙內度夏普  
請大會請師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  
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  
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浪  
却嗟蝸步驅泥沙陂住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  
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  
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  
招其亂師便下座。

頌曰。

擒得盧陂跨鍊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  
曾令却倒流(雪竇顯)

鋒頭壁立鍊牛機十字縱橫寶劒揮一陣賊軍俱粉碎凱歌  
齊和太平歸(保寧勇)

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鍊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却沉吟  
電轉星飛被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三玄戈甲振叢林(圓悟勤)

鍊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毗盧頂顫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  
穴當衡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貶起眉  
毛還蹉過(天童覺)

全鋒敵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遲等閒活捉盧陂老縱饒  
猛略若為施君不見寰中意氣闔外威權擬議衝前總滅門(懶菴  
需)

一句猶如劈箭機纔生擬議犯重圍分明佛法同王法只許  
當年牧主知(簡翁敬)

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  
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  
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  
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

頌曰。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  
清風獨自知(雪竇顯)

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闔外不揚塵縱橫莫測文兼武宇宙  
茫茫有幾人(白雲端)

皤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變泰高名  
勛業兩難泯(天童覺二)

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清如鏡水瘦  
山空一樣秋

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  
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

頌曰。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獶蚤出且看雙  
放更雙[(冰-水+丨)\*夕]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  
千沙界海中漚(雪巖欽)

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冰-水+丨)\*夕〕將軍戰  
馬眠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竹屋簡)

風穴叅南院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一棒一喝如  
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這裏不然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  
喝如何商量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便省。

頌曰。

有喝端如探竿草無師血脉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軍徒學  
穿楊一枝箭(南岩勝)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  
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頌曰。

鷓鴣啼處百花香拊掌呵呵笑一場因憶舊年游歷處送人  
雲塢入斜陽(海印信)

鷓鴣啼處百花鮮江國從來路坦然為報途中未歸客謝家  
人不在漁船(寶峯明)

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  
乘鶴上楊州(鼓山珪)

忽尔出門先見路纔方下腳便登船神仙祕訣真堪惜父子  
雖親不可傳(徑山杲)

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湏著眼看仙人莫看  
神仙手中扇(佛鑑懃)

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無門開)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頌曰。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莫恠相逢不下馬東西  
各自有前程(慈明圓)

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要會宗師開正眼滿輪  
午夜照秋天(海印信)

杖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拏鉤火裏牽拽近不能推向後回旋  
却到使君前(道吾真)

杖林山下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恠玄沙不出嶺他家  
元是釣魚缸(雲峯悅)

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  
依舊世尊前(真淨文)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客臥雲  
深處不朝天(雲溪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尚帶烟扶過斷橋曾得力而令  
不直半分錢(上方益)

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口吐烟曾在祝融峯頂見十分  
月出在平田(東山空)

杖林山下竹筋鞭憍梵鉢提舌拄天羣黨元來諱空手起家  
消息在荒田(或菴體)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上馬郎婦。

頌曰。

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箭穿紅日影孰云  
斫水不成痕(正覺逸)

相逢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北斗金鷄  
早報五更春(浮山遠)

截鐵之機安可惻頓開千眼莫能窺禪人到此徒名邈錯認  
查梨作乳梨(海印信)

何年嫁事馬家郎鳳枕同歡碧玉床回首畫橋離別苦落花  
杯水淚千行(張無盡)



十分美麗誰家女百倍聰明是馬郎堪笑金沙灘畔約始終  
姻婭不成雙(或菴體)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學人未曉乞師  
再指師曰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

頌曰。

眉間一道白毫光歷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寥寥天未曉更須  
斫額望扶桑(保寧勇)

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  
像擁嶂照川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

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牽誰知却被泥牛見吞入  
紅霞碧浪淵(投子青)

風穴目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問取城隍使。

頌曰。

深宮禁殿隔重闌簾靜簷楹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近家人  
指路莫遲疑(投子青)

風穴因僧問麈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曰釣舡載到瀟湘  
岸氣咽無寥問白鷗。

頌曰。

禁殿重闌視聽危側思偏立絳綸垂漢鄉雲斷汀洲迥嶺莫  
猿啼孤月隨(投子青)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須彌南畔齊打鼓賀  
蘭山前築皮毬。

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令弄潮須是吳江客別語  
還他漢地人(投子青)

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頌曰。

古巖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晚帶春昨夜星河隔南斗金烏隨鳳過天輪(投子青)

汝州潁橋安禪師號鐵湖(嗣南院)向火次因鍾司徒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召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連忙撥火召司徒眼上眉毛渾不顧眉毛落盡入還生死火寒灰解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莫教日午打三更(佛鑑懃)

高聲撥火召司徒火燄炎天驀面驅秣向此間能穩坐任教門外雪盈衢(冶父川)

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去日出東方夜落西(閑極雲)

•六祖下第八世。資福邃

。芭蕉徹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嗣資福寶)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

頌曰。

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荊岫誰是知音却取還(投子青)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嗣芭蕉清)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師曰不提携曰為甚麼不提携師曰林溪粗識好惡。

頌曰。

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閑步清涼地識者  
無因敢近擡(投子青)

•六祖下第八世。黃龍機(一則)

◦明招謙(二則)

◦地藏琛(二則)

◦大龍洪(一則)

◦白馬靄(一則)

•曹洞宗。薦福思(一則)

◦同安志(一則)

◦廣德義(二則)

◦廣德周(一則)

◦石門徹(三則)

◦太陽堅(一則)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嗣玄泉彥)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  
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頌曰。

百尺竿頭五兩垂窮沙絕漠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客猶把  
南針定所歸(石林鞏)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嗣羅山)一日天寒上堂眾纔集師曰  
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眾隨  
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趂下。

頌曰。

堂上非常凜冽眾人誰敢當頭只見西風刮地豈知一葉驚  
秋暖處去極停囚無人為與塞咽喉湏信高皇功業大鴻溝兩岸  
一時[(冰-水+丨)\*夕](佛慧泉)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曉不堪回首望長安(開福寧)

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纔通瞌睡來却笑明招閑費力無端兩處強差排(鼓山珪)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鷄鳴可憐自屎不知臭又欲重新拈似人(徑山杲)

風前露出無瑕璧室內擎將如意珠兩度獻渠渠不識可憐流落在江湖(佛性泰)

鷓鴣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鷓鴣總不知(懶菴需)

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踪跡枉喫羅山白飯來(介石朋)

風頭稍硬無棲泊暖處商量一句無老倒不堪醫世患謾將毒藥當醍醐(東山源)

前頭計較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人不落他家圈襪裏(斷橋倫)

明招因僧問虎生七子那箇沒尾巴師曰第七箇沒尾巴。

頌曰。

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鼓山珪)

第七菸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藁林悻悻爭唇吻幾箇行人得到家(徑山杲)

第七箇沒尾巴不落羣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見湏信蓮開火裏花(松源岳)

福州地藏桂琛禪師(嗣玄沙)問僧什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什麼作三界。

頌曰。

種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後打齋鍾真金曾失色(雲峯悅)  
種田博飯喫佛法要商量言下超三界靈機發妙光(靈源清)  
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樹頭懸日月幾人  
於此便心灰(旻古佛)

宗說般般盡強為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常事不是  
飽叅人不知叅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  
鳥濯足滄浪烟水[(冰-水+丨)\*夕](天童覺)

種田博飯有來由免見區區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力大都  
工拙要全[(冰-水+丨)\*夕](雲巖因)

千鈞發重機千古仰遺則雖連十五城那換相如璧商量浩  
浩地爭如種田博飯喫一片殊勝緣兩段俱奇特要知火裏鉢曇  
花天上人間不可加(佛鑑懃)

種田博飯喫飽臥長伸腳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引得龍  
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無準範)

地藏翫月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  
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頌曰。

風起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龍濟修)  
若教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信舊時無相貌外尋  
知識也非真(草堂清)

雲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八兩(上方岳)  
樹動風搖塵生雲起太上老君何曾姓李(斷橋倫)

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嗣白兆圓)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  
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頌曰。

問曾不知荅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遠道人  
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瑕類國有憲章  
三千條罪(雪竇顯)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峰月在潭兩箇泥牛闖入海行人  
脫袴杖頭擔(地藏恩)

山花如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去須知  
別有洞中天(佛鑑懃)

色身敗壞世常情一點靈光到處晶澗水如藍花似錦法身  
何處不分明(南堂興)

雲散蟾輪滿烟[(冰-水+丨)\*夕]岳面高泥牛穿巨海轉角  
起風濤(天寧璉)

山花如錦水如藍親見文殊接話談十字街頭輕一拶前三  
三對後三三(瞎堂遠)

大龍景物最幽妍澗水山花照眼鮮堅固法身何必問風光  
長在劫壺先(天目禮)

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路洞中  
春色異人間(無準範)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嗣白兆圓)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  
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

頌曰。

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霧攢燹理盡歸臣相事輪王  
不戴寶花冠(丹霞淳)

潁州薦福思禪師(嗣護國澄)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  
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頌曰。

古殿苔生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會人天  
盡聽玉珊珊(大洪遂)

古殿無佛梵音何來夢中喚省樓閣門開靈光一點絕塵埃  
耀古騰今遍九垓(南堂興)

洪州同安志禪師(嗣同安王)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  
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

頌曰。

這邊那畔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外空留  
孤影照溪東(丹霞淳)

同安志因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  
曰目前不說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迥然不換標的  
即乖。

頌曰。

天黑雲深飛莫鴉鷺鷺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事句後  
聲前會即差(雪岩欽)

襄州廣德義禪師(嗣廣德延)僧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  
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

頌曰。

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樹認著  
元來不是伊(丹霞淳)

廣德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扇開人不遇陋巷莫  
能[(冰-水+丨)\*夕]。

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青霄獨步躡金蓮千華臺上猶慵坐弊垢  
襤衫豈肯穿(丹霞淳)

襄州廣德周禪師(嗣廣德延)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  
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  
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頌曰。

[(冰-水+丨)\*夕]放隨時雖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  
子君須到莫向深村草裏蹲(虛堂愚)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嗣石門蘊)僧問實際理地如何進步  
師曰鳥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

頌曰。

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直饒不住棲心處猶落  
怡山第二機(懶菴需)

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東村王老  
夜燒錢。

頌曰。

東村王老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福窮時  
相炒餓相煎(洞山聰)

三乘教外別流傳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叅不到東村  
王老夜燒錢(楊無為)

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霧口中烟招神引鬼成妖恠三脚  
蝦蟆飛上天(地藏恩)

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閒神滿月前休更逢人覓玄旨謝家  
人不在漁船(上方益)

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磕頭禮慈尊手把名香爇(道吾真)  
木食草衣隨分過此身贏得樂天真忽咨教外別傳句未免  
燒錢引鬼神(寶葉源)

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裊泥團(退耕寧)

石門徹因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  
回途却着破襦衫。

頌曰。

瑞草藁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迥翛然披毛戴角人難識為報  
芒童不用鞭(丹霞淳)



郢州太陽慧堅禪師(嗣靈泉仁)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  
壁上掛錢財。

頌曰。

輕輕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皺雙眉處石女  
多言爭柰何(投子青)

玄旨玄旨壁上錢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日招神引鬼(楊  
無為)

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連珠六貼三千貫不濟  
飢寒不濟貧(張無盡)

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嗣雲門)上堂大眾及盡去也直  
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叅學事畢。

頌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栖蘆暫得甦爭似石人眠夜半免教  
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  
道先是崑崙進國圖(投子青)

[(冰-水+丨)\*夕]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  
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天童覺)

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捻不知玉兔晝眠雲母地金烏  
夜宿不萌枝(足菴鑑)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鑑禪師(嗣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明眼人落井。

頌曰。

落井須明出井機直宜擡眼動睛輝於斯倜儻無纖隔祖道  
汪洋得旨歸(洞山聰)

南北東西苦問人新開多口接迷津從茲八駿追風急空望  
悠悠脚下塵(佛印元)

好箇明眼人落井藁林話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  
千般逐水流(正覺逸)

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崙奴夜過漫天嶺(覺海元)  
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  
何妨徹曉行(保寧勇)

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臺龍門三級浪死水有曝腮(長靈卓)  
明眼人落井西方在東嶺捉得箇饅頭開拳是餬餅(海印信)  
語不邪笑不來拙鋪設巧安排獼猴將板拍野老舞三臺(冶  
父川)

巴陵一句子對面却相謾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月菴果)  
誰解當頭領坐斷毗盧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落井(月林觀)  
明眼人落井恩深怨亦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朴翁鉅)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

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礱不下  
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雪竇顯)

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鋒鋌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  
同耀寶光寒(白雲端)

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強名模長因塞北烟塵息記得  
江南啼鷓鴣(長靈卓)

脫得邊城戍役身却來偷賞上園春御街前畔低聲語不覺  
衝他兒事人(心聞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碗裏盛雪。

頌曰。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碗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  
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雪竇顯)

大冶精金澄潭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一陣來  
掃盡千山萬山雪(海印信)

人天會上分縑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魔并異類好教  
齊向此中歸(保寧勇)

銀椀裏盛雪冰壺含寶月縱具四韋陀到此虛搖舌西天令  
嚴此土還別(佛性泰)

提婆宗銀椀雪泰華摧滄海竭赤旛之下起清風吹落楊花  
硬如鐵(佛心才)

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頌曰。

同別祖教問端由便將元價與他酬 綸夜靜人垂釣曉得  
金烏帶月[(冰-水+丨)\*夕](投子青)

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說兩三人[婁\*爻]聲長笛離亭晚  
君向瀟湘我向秦(保寧勇)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三百餘會不能宣九年面壁徒瞌睡休  
瞌睡上是天兮下是地(佛性泰)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自然理寒松十里吼  
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湛堂準)

一朵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笑不語龍宮海藏月明前織女  
姮娥相對舞咲者咲舞者舞十方無虛空大地無寸土(南堂興)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鷺嶺費分疎少林提不起千峰寒色露  
全機貶上眉毛千萬里(寂岩中)

雞作蒼鷹拏鼈鼻鴨為金翅作獐龍空王以此垂洪範錦上  
鋪花知幾重(南岩勝)

般若啟柔禪師(嗣雲門)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土  
以何為驗師曰新羅人草鞋。

頌曰。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閤鎖開假使蠟人似冰結當甚  
新羅人草鞋(枯禪鏡)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嗣雲門)僧問如何是西來的  
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

頌曰。

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來子湖  
要打劉鋹磨(雪竇顯)

香林無雜木一一是旃檀野火忽然發清風天地寬祖意報  
尔曹坐久自成勞(野軒遵)

禪家流何太錯只管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即菩提久坐成  
勞亦安樂(佛鑑懃)

絕消息處捉來有形影中走却只因懶問兒孫要把襴衫反  
著坐久成勞位次已高起時失却人天相無限行人認白毫(月堂  
昌)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

頌曰。

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  
難(雪竇顯)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曜還香林曾未會空坐劒門關(佛印元)

僧問衣下事師荅火燒山佛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閒(正覺逸)

歲晚年來正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炎野火無杯水應是  
隨風過別山(上方益)

老大蓊林快說禪不將禪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像何處  
人呼應不圓(天童覺)

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錦包特石鐵裹泥團(圓悟勤)

臘月山頭火亘天衲衣下事若為傳老來不是觀時節困即  
長伸兩脚眠(白楊順)

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自搖櫓(文殊能)

臘月燒山對面熱謾瞥然悟去身在長安咄哉無限未歸客  
沙裏求油實可憐(石窓恭)

香林臘月火燒山鍊眼銅睛見亦難腦後一星輕點著三千  
里外髑髏乾(拙菴光)

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竇八布衫穿大可憐  
把手入黃泉(卍菴顏)

衲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笑連延曾未息眉毛  
焦赤面皮乾(天童淨)

香林臘月火燒山冷淡家風退後看開裏果然輕[跣-十+水]  
著方知日午打三更(百拙登)

臘月燒山天寬地寬築著磕著徹骨毛寒(松源岳)

臘月火燒山天寬與地寬常啼菩薩苦滿市鬻心肝(高原泉)

臘月燒山有甚相謾漆桶不快休要胡鑽(朴翁鉅)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頌曰。

耳裏種田滿口含烟鍾馗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九天(無  
菴全)

香林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為主師曰看看臘月盡。

頌曰。

綉毬拋出畫堂前妙轉無私體白圓真箇要行劒刃事更須  
再見老雲門(石[(工\*几)/石]明)

萬頃荒田誰是主須知荅處有來由箇中著也無人委臘月  
看看又盡頭(簡翁敬)

看看臘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雲衲慶)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鳖。

頌曰。

六耳何謀事不成直言心表赤心人室中鐙焰誰來撥白髮  
兒童兩鬢新(投子青)

皎皎清光徧界莫藏聲拋不出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鋏剗  
却古今途轍高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鼈別別一回喫水一回  
噎(圓悟勤)

三人證龜成鼈井底泥牛氣噎直饒辯瀉懸河有理亦難分  
雪耿耿孤光常皎潔(佛性泰)

三人證龜成鼈毗嵐一吹吹滅從茲暗裏穿針鼻孔七花八  
裂(水菴一)

三人證龜成鼈剛把天機漏泄木人嶺上唱歌石女眼中滴  
血(懶菴需)

室內一盞明燈等閑一撲撲滅自然不辯東西免得證龜成  
鼈(退菴奇)

洞山守初禪師叅雲門放三頓棒因緣。

頌曰。

一鎚三閤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勞提起飯袋子三頓  
方知徹骨寒(白雲端)

三頓當時打不回饒門重擊鎖方開堪嗟不蓄一粒米十字  
街頭接往米(保寧勇)

從來大道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只知還五里到頭  
方覺路岐難(成枯木)

去年八月離湖南行盡千山與萬山不喫雲門三頓棒不知  
虎體有玄班(慈受深)

坐鎮韶陽老牯牛江湖外遽相酬當時鎚限高擡起未必  
黃河不倒流(寶峯祥)

吹毛寶劒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猜不犯鋒鋩全正令法王  
心印為君開(禾山方)

雲門棒頭有眼洞山脚下雲生覷破森羅萬象便能海上橫  
行(佛心才)

問荅分明豈偶然須知迸耳是忠言洞山眼似銅鈴轉剛被  
雲門三頓謾(文殊道)

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客欲將  
何物當生涯(龍門遠)

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圓富貴放三頓棒尚遲疑  
再挨方識錐頭利單提獨脚機關外明眼衲僧猶不會(圓悟勤)

雲門飯袋子毒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正眼覷(無相範)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頌曰。

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於蠅一念纔生筋骨露徒勞  
更覓定盤星(北塔祚)

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  
新正鍊錢三五百(福嚴雅)

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鼈盲  
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弓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雪竇顯)

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顛預不記時昨夜鴈回沙塞冷帶霜  
梧葉又披披(投子青)

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到野花  
含笑舊枝春(法昌遇)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去年一百五令歲又還他(浮山遠)  
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烟(大愚芝)  
如何是佛麻三斤(咄)大地茫茫愁殺人(翠岩真)

一片初生月蛾眉畫碧空水中魚避釣雲外鳥防弓(野軒遵)  
問佛三斤麻齋僧怕夜茶春來寒食後古木噪寒鴉(海印信)

同袍叅學問通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為說三斤麻最好三斤  
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頻拈掇柰緣縑素有疎親子今更為重秤  
過那吒太子析全身(道吾真)

洞山有語麻三斤衲子擎拳問要津因憶舊年看草字張顛  
顛後更無人(雲峯悅)

雲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魚舟(佛慧泉)  
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生瞋百年三萬六千日得忻  
忻處且忻忻(白雲端)

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不下尋言空摸索(雲蓋智)  
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諸峯景物鮮行盡天涯諳世事買鞋  
須是大光錢(三祖宗)

尺璧未為重片言不可輕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地藏恩)  
南天地暖北天寒水陸相通見不難無限黃花兼翠竹任他  
千古往來看(草堂清)

洞山的的麻三斤明月堂前贈若人碧眼厖眉纔舉首又隨  
雲雨暗驚神(長靈卓)

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里差啼得血汩無用處夜來  
依舊宿蘆花(張無盡)

千峯勢到岳邊住萬派聲歸海上消迸出紅爐金彈子眼睛  
定動面皮焦(南華昺)

鴻鵠一舉千里飛鑽天鷄子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鳥為瑞  
為祥自有時(龍門遠)

洞山麻三斤真鍤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神(琅琊覺)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貌古易傳神(慈受深)  
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泄天機失錢遭罪(文殊能)

洞山佛話三斤麻縛殺蓼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遼江城  
五月落梅華(石[(工\*几)/石]明)



鍾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像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搔待  
痒點鍊成金舉直錯枉一箭鷗一雙一攔血一掌君不見踈而不  
漏兮恢恢天網(圓悟勤)

驢尾猪頭牛腳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尺從來  
雨下階頭濕(玉泉璉)

洞山老勿踈親荅佛法麻三斤無面目得人憎見得徹賺殺  
人(妙峯善)

水斷流山突兀為君放出遼天鵲擬欲風前瞬息時擡眸已  
是(成窠窟非窠窟)咄咄咄(塗毒策)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

頌曰。

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  
說道會如麻(翠岩真)

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  
麼 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  
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

頌曰。

只要拔楔抽釘為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騰蛇繞  
腳(鼓山珪)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逢人不得錯舉(徑  
山杲)

展事無回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南岩勝)

金陵奉先深禪師(嗣雲門)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  
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  
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 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頌曰。

透網金鱗是衲僧鍊壁銀山膽不驚明老三更方瞥地任教  
千嶂碧層層(大溈智)

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  
方始是知音(鼓山珪)

俊哉一跳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者依然  
點額在波瀾(徑山杲)

師子咬人狂狗逐塊三十里來方始悟何似當初莫入去(冶  
父川)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嗣雲門即古塔主)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莫。

頌曰。

古人一莫切忌啗啄臨濟權寄庫德山頓蕭索截斷佛祖機  
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且道欠那一著(雪堂  
行)

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眾生撩天鼻孔都穿却  
(松源岳)

韶州雙峰興福竟欽禪師(嗣雲門)僧問賓頭盧應供四天  
下還得遍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  
前垂玉露水精殿裏粲真珠。

頌曰。

混而不雜體常虛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罣礙片雲  
自在卷還舒(自得暉)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嗣風穴)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  
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冰-水+丨)\*夕]師曰三玄  
[(冰-水+丨)\*夕]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  
日月齊明。

頌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從  
上諸聖捻皆然起坐忪諸沒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驢阿  
家牽(神鼎誣)

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昔首山曾漏泄新婦騎  
驢阿家牽(黃龍南)

手提巴鼻腳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  
還歸茅屋裏(道吾真)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舡井底掛帆風勢惡須弥  
頂上浪滔天(海印信)

新婦騎驢阿家牽傍觀笑渠顛倒顛歸來舉目暮雲合嶺上  
蟾蜍光未圓(天寧璉)

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啼得血流無用處  
不如緘口過殘春(保寧勇)

張顛不似首山顛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出四方  
明眼若為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文錢十字街頭拍手  
笑東村王老屋頭穿(真淨文)

首山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醉騎驢子去是人  
笑道阿家牽(佛國白)

新婦騎驢阿家牽面如滿月目如蓮更將羅袖相牽挽一段  
風流遍大千(慈受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咲效顰鄰舍女向人  
添醜不成妍(天童覺)

莫問新婦阿家免煩上路波吒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同門出  
入宿世冤家(五祖演)

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頂上旋播土揚塵尋不見元來  
只在舊山前(文殊道)

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鋏船參差島嶼分諸國彷彿  
星河共一天(南華昺)

阿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笑騎驢覓驢者一生  
錯認馬鞍橋(鼓山珪)

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畫堂人不識從今  
懶更出人前(徑山杲)

阿家新婦最相怜新婦騎驢家便牽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  
引入畫堂前(護國元)

新婦快騎驢阿家引鞭走石筍夜抽條面南看北斗(湛堂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草裏尋常萬萬千誰在後兮誰在先不須  
特地苦加鞭(牧菴忠)

蹇驢須是阿家牽媳婦嬌癡懶著鞭在舍只知七十二出門  
方見化三千(簡堂機)

首山因僧問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家家門前火把  
子。

頌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鍾後聽雞鳴失曉  
朝官不帶帽(石門聰)

門前火把寶山回玄學之徒遍九垓南海岸頭波浪起西番  
氍帽樣時栽(翠岩真)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  
天如白日開(白雲端)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頌曰。

楚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兩岸競垂釣幾人能直釣(正覺逸)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晚休誰謂謝郎生計在夜深  
明月上孤舟(佛慧泉)

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是自從投子去更無人解道油油(真淨文)

楚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隨波如未息輸他漁父泛孤舟(瀉山秀)

楚國城邊水去東發船便被打頭風蘆花灣裏聽漁唱熨斗煎茶銚不同(三祖宗)

楚王城畔水東流日夜波濤去不休巖下忽逢湘水客謂言依舊注悠悠(雲溪恭)

千波萬浪曾無盡去槳來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白閒吹一笛渡頭風(普融平)

楚王成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北地遊眼目直教從淺辯權衡爭奈出常流金篦為子挑除翳驢上穿靴背打毬(翠岩真)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魑踢氣毬貪著六幺花十八斷頭船子下楊州(瞎堂遠)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婁\*父]那箇親曾到地頭(雪岩欽)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

頌曰。

日炙風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深三尺更教誰問箇中玄(洞山聰)

風吹日炙少人知頂仰先賢對此機饒君曠劫生前會穿耳胡僧也皺眉(法華舉)

曰炙風吹問祖來紅塵亘野眼難擡忙忙役役知多少二月春深動地雷(翠岩真)

風吹日炙橫臥荒草觸著毒氣全身便倒(天寧璉)

曰炙風吹也大奇根鏘疋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事撥動煙塵更是誰(三祖宗)

日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留我令到此堪惆悵葉落花紅經幾秋(雲溪恭)

風吹日炙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共誰相識(汾陽昭)

首山拈竹篋示眾曰汝諸人若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速道速道。

頌曰。

竹篋舉起成生殺豈可容人亂札錐劈脊一揮如薦得銀山鍊壁也光輝(照堂一)

拈起竹篋子如何便到家祕魔若不會隨後却擎叉(鼓山珪)

背觸非遮護明明為舉揚吹毛元不動遍地是刀鏘(徑山杲)

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白雲千萬里(此菴元)

黑漆竹篋非觸背大地山河俱粉碎咬人獅子急反身莫學韓獹猶逐塊(遯菴演)

罵他還自罵瞋他還自瞋戒之慎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卮菴顏)

辯龍蛇眼定乾坤粲粲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篋言背觸明明刺腦入膠盆(笑翁堪)

拈起竹篋行殺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無門開)

野千鳴獅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虛堂愚)

首山示眾賓無二賓主無二主公案。

頌曰。

賓主有無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棲泊處開門戶月到中霄不敢明(虛堂愚)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

頌曰。

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冰盡爭得  
東山一帶春(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  
師曰來往不易。

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說莫道  
常年不指陳(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 一問遲也。

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進步求名玉爭信  
靈苗不受春(投子青)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 赤五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第十世

■宗師二十五人 機緣七十則

昇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嗣羅漢琛)行脚次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輜寓城西地藏院因叅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徃曰邇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

頌曰。

而今飽學似當時脫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法眼開堂次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

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回相見一回親東西南北吾皇化莫向江南苦問津(浮山遠)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江練靜春隨草上燒痕青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歸便得舊年松菊尚芳馨(天童覺)

法眼因僧惠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惠超僧於是悟入。



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騁鋒機真金若不爐中鍛爭得  
將金喚作泥(汾陽昭)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  
猶岸夜塘水(雪竇顯)

巖嶮行時問路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往幾箇  
無鈴過得關(投子青)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惠超禮拜進前叉手思量十萬迢  
迢(慈明圓)

送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衲僧生異解認他  
虹虹作仙橋(天衣懷)

當臺明鏡絕精羸誰道胡來便現胡法不相饒人莫問可怜  
天下亂名模(佛印元)

木人行千里駿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正覺逸)  
妙用不須霜刀劍能彈何必玉絃絲嚴冬午後夜三點閒坐  
閒眠雲散時(翠巖真)

纔到元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客悞聽  
黃鸝作杜鵑(佛慧泉)

一文大先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白雲端)  
擊石乃出火火光終不然碧潭深萬丈直下見青天(草堂清)  
一顆靈丹大似拳服來平地便昇仙塵緣若有 毫在蹉過  
蓬萊路八千(慈受深)

三千里外望家鄉雲水重重客路長向道莫行山下去果聞  
猿叫斷人腸(上方益)

望風鳴處困鹽車伯樂回觀價萬殊可笑如今虞坂上錯將  
駑馬作龍駒(普融平)

問佛如何答惠超秤鎚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鷗落箭過  
新羅十萬遙(長靈卓)

問佛云言是惠超當機一句不相饒遲疑更向途中覓重疊  
關山十萬遙(雲溪恭)

覲面相呈見不難髑髏鑑覺尚顛預巨靈擡手擘不破始信  
從前踢突國(南華昺)

問佛分明答惠超半斤八兩不相饒藁林萬古為殃禍惡語  
傷人恨不消(真歇了)

病遇良醫飢逢王膳醬裏得鹽雪裏送炭(圓悟勤)

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超萬古石頭城下水終歸  
大海作波濤(佛燈珣)

問佛還云是惠超和根帶子上枝條春風浩浩難回避發起  
乾坤那一苗(楚安方)

微酸梅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斗柄明朝  
烟柳不關春(正堂辯)

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咄這野狐精鼻孔都打失(月林觀)

惠超問佛佛何遙機就機兮答惠超到此直須揮劒刃不然  
漁父便棲巢(覺鐵嘴)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源一滴水。

頌曰。

曹源一滴水是即波濤起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宿蘆花  
裏(楊無為)

曹源一滴是曹源萬派滔滔向海門無限乘槎人不薦風濤  
鼓處有龍蟠(照覺總)

曹源一滴久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玩者茫茫  
空繞水邊行(白雲端)

守株非得兔罔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灌五湖(佛心才)

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冠九州垂釣幾番波浪嶮未曾  
聞道失漁舟(草堂清)

一滴曹源立問端清涼苔處在言前眾流截斷窮源底百川  
依舊勢朝天(佛燈珣)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珍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湧海濤生  
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更(韶禪師)

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袖中三尺龍泉劒落盡  
髑髏人不知(別峯印)

法眼荅此話時天台韶國師聞已豁然開悟平生疑滯渙然  
冰釋以所悟聞于師師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  
不如也。

頌曰。

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插觜鷄雀空啾啾驂騮已千里(月窟清)  
法眼因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  
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

頌曰。

沒踪跡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盖而非心持坤輿  
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刹塵遶會也處處普賢樓  
閣門開也頭頭彌勒(天童覺)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  
河裏覺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頌曰。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 絃而樂琴結繩畫  
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盤古心(天童覺)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某甲只與麼師兄作麼生  
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遂禮拜。

頌曰。

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釐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旨自然  
清白不從聞(汾陽昭)

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兵修公換得長蛇陣天下  
人人會死生(佛印元)

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弓因地倒覲面難藏第一機令人  
却憶雲門老(正覺逸)

石城親切問同叅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稀  
屈曲在烟嵐(保寧勇)

金鱗欲化遭它點額舉頭看湧波瀾[穫-禾+爪]浪拏雲處  
風高天地寒(佛慧泉)

秤頭蠅坐便欹傾萬世權衡照不平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  
輪我定盤星(天童覺)

毫釐有差天地隔龍濟清涼何失得魚魯刀刁孰可分水中  
有乳鵝王擇(本覺一)

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掩室開)  
法眼示眾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出云識得凳子天地  
懸殊。

頌曰。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皺痕一片古帆乘興去與誰  
相逐過天門(保寧勇)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閒庭雨散夜將半片月還  
從海底生(象田卿)

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在菴賢)

法眼因僧來叅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師曰一  
得一失。

頌曰。

松直棘曲鶴長鳬短羲黃世人俱玄治亂其安也潛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祢西來得失是非相半蓮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伶俐衲僧看取清涼手段(天童覺)

老將高提白玉鞭雙駒一策去翩翩古今得失論量底空看西山暮雨前(正堂辯)

清涼指出二僧捲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逐水流幾人親到桃源裏(肯堂充)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麼人先到師曰不動步者。

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聖驚起依前眼[(大/月)\*皮] (天衣懷)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頌曰。

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沈吟(楊無為)

法眼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泗州來師曰大聖今年曾出塔麼曰不出師曰去僧便去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泗州也無僧亦無對。

頌曰。

妙圓金地絕纖塵到者當觀無相真莫道玄門難近向舉頭便是塔中人(雪竇宗)

法眼聞齋魚問僧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

頌曰。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真孰假(巨無着總)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大眾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

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為指昏朦眼耳忽然春夢覺鶯吟  
燕語盡圓通(大洪遂)

聲色本來惟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人識得其僧問直透  
色聲應不難(本覺一)

聲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吹玉笛江城  
五月落梅花(慈受深)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嗣羅漢琛)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  
生性為什麼為生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箴使還得  
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  
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

頌曰。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真箇入閩來維那院主門相對說著  
令人兩眼開(正覺逸)

谿落無依高閒不羈家邦平帖到人稀些些力量分階級蕩  
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分立大方無軌轍(天童覺)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嗣羅漢琛)行脚時同悟空法眼  
到地藏向火舉話次藏入來乃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  
別師曰不別藏豎兩指云兩箇三人因此同叅。

頌曰。

入院高茅總不疑都緣未達祖師機妄空學問爭長短虛記  
閒詞一肚皮大地山河君可別報云不別恰如癡當人被息狂迷  
者見成舉措不揚眉(汾陽昭)

山河大地同兼別口中未有娘生舌多知禪客強分踈甕裏  
何曾走却鼃(佛印元)

地藏當機豎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瞥天回地轉却等閒千古  
萬古兩條鍊(白雲端)

商量同別有多般老倒何曾舉舌端今古不能提得去一雙  
靈劍倚天寒(保寧勇)

休爭自己與山河撥動干戈不奈何看取將軍施武略兩條  
寒劍定龍蛇(冶父川)

火爐頭話幾多般自己同時作麼觀直下起來呈伎倆山河  
大地黑漫漫(虛堂愚)

龍濟示眾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  
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頌曰。

凡全是聖聖全凡究竟遺名直下參廓徹迥超凡聖處無言  
童子口喃喃(靈源清)

剗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者也饒君句下精通未免喚驢作  
馬(卍菴顏)

融峯強萬丈未話足先酸若不緣雲去那知星斗寒(虛堂愚)

龍濟因僧問剗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不  
壞曰為什麼不壞師曰為同大千。

頌曰。

問若剗心荅若劈腹句裏反身何勞迅速剗火俱然同大千  
全機不動劍鋒旋龍濟山頭龍退骨燄摩天上鼓驚湍

龍濟示眾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  
薦取。

頌曰。

是與不是俱不是亦無不是謾勞推兩頭截斷歸家後獨露  
乾坤更是誰(靈源清)

薦得是移花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  
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跼+十+水]着秤

鎚硬似鍊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  
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全菴已)

是是非非來却易非非是是去還難是非從此銷磨盡一顆  
圓明照膽寒(雲衲慶)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嗣同安志)僧問如何是空却已前事  
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頌曰。

虛空為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髑髏驚夢破滿頭  
明月不思歸(丹霞淳)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

頌曰。

國令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鍊輪隨心萌口應三千里齒露  
言來苦怨誰(投子青)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東上人皆貴玉  
兔西沈佛祖迷。

頌曰。

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草蒙華含月秀寒松  
蓊鬱出雲青(丹霞淳)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碧玉點破琉璃色滿目紅  
塵不見沙。

頌曰。

却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覩玉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  
波瀾豈動沙(丹霞淳)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嗣護國遠)成都師請就衙陞座  
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  
師吞却階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恠重拈出曾是  
村歌社舞來(笑翁堪)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嗣石門徹)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布袋盛烏龜。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烏龜衲僧莫錯會黑豆未生時(洞山聰)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嗣德山密)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師曰黃河九曲。

頌曰。

問法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  
靈松帶露寒(投子青)

路窮崖斷進無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底誰知  
別是一乾坤(懶菴需)

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手直得  
朝宗萬派乾(木菴永)

文殊真因僧問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師曰坐久成勞。

頌曰。

馳書纔去返匆匆一足垂酬繼後踪坐久成勞誰委悉紅爐  
點雪自相通(投子青)

南嶽南臺勤禪師(嗣德山密)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頌曰。

等閒不語未逢人語便傷直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息驚他  
石虎暗生瞋(投子青)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嗣雙泉寬)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跼-  
十+水]著秤鎚硬似鐵。

頌曰。

[跼-十+水] 著秤鎚硬似鐵懔懔禪和猶未瞥三冬嶺上火  
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雲峯悅)

[跼-十+水] 著秤鎚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火  
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熱(白雲端)

信步紅塵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京兆府  
天寧璉)

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未休[跼-十+水] 著秤鎚硬  
似鐵那知船子下楊州(佛陀遜)

五祖戒因智門問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  
五鳳樓前聽玉漏問曰爭柰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  
鍾。

頌曰。

高高峯頂翻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金鍾玉漏相酬酢疑殺  
滔滔天下人苟非作者孰問關津執鞭回首四海良鄰君不見仲  
尼溫伯雪傾盖相逢也奇絕(圓悟勤)

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鍾巨靈擡手無多子擊破  
華山千萬重(即菴覺)

隨州智門光作禪師先住復州北塔(嗣香林遠)僧問蓮華  
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

頌曰。

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  
疑了一狐疑(雪竇顯)

蓮華荷葉有由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憶九龍初沐處東西  
一步一花開(白雲端)

蓮華荷葉共池中華葉年年綠間紅春水漣漪清徹底一聲  
啼鳥五更風(張無盡)

烟籠檻外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折雨中  
留得盖鴛鴦(慈受深)

蓮華荷葉的須分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路便能  
平地步青雲(長靈卓)

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搖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取都盧  
只在一池中(佛鑑懃)

泥水未分紅菡萏雨餘先透碧波香千般意路終難會一著  
歸根便廝當(佛燈珣)

蓮華荷葉非妙非玄碧潭澄徹明月初圓最好太平無一事  
儘教樵唱滿江村(佛心才)

白藕未明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游人莫用傳消息自有  
清風透遠香(丹霞淳)

荷花荷葉為君通問荅還同箭拄鋒覲面清香來不盡須知  
不在藕池中(本覺一)

出水何如未出水蓮華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太源岳)

荷葉團團擎翠盖蓮花灼灼鬪紅粧馨香越格無人薦又遂  
薰風過野塘(雲耕靜)

荷華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父子不傳(石田薰)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  
用師曰兔子懷胎。

頌曰。

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明月深深意曾與  
禪家作戰爭(雪竇顯)

蚌含明月兔懷胎無限禪人劈不開鐵眼銅睛何擬擬三千  
里外笑哈哈(長靈卓)

蚌含明月秋波冷 兔子懷胎夜魄寒 皎皎清光成一片 直湏回首好生觀(佛鑑懃)

蚌含玄兔旨何深 體用明來絕古今 雪曲唱高還和寡 不知何處是知音(本覺一)

玉兔懷胎蚌含明月 乘時正在中秋節 一顆明珠轉玉盤 徹底無瑕光皎潔(慈受深)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  
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頌曰。

路上忙忙赤脚人 草鞋踏破走風塵 東西南北忙中畔 拄杖頻挑日月輪(佛國白)

[跣-十+水]破草鞋赤脚走衲僧到此無窠臼 拄杖頭邊挑日月九州四海任遨遊(真如喆)

智門真得祖家風 放出雲門廣長舌 大智如愚大巧若拙 用盡工夫參不徹 莫於平地上增堆 休向虛空裏釘橛(天童覺)

拄杖頭上挑日月 藏身北斗何殊絕 三千剎海夜沉沉 新出紅爐一點雪(南堂興)

[跣-十+水]破草鞋赤脚走胷中憤氣衝牛斗 湏彌頂上擊金鍾 百戰場中師子吼

[跣-十+水]破草鞋赤脚走堂堂 向外揚家醜 只知斂袂出人前 不覺衣穿露兩肘(最菴印)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嗣奉先深)示寂日拈拄杖示眾曰 古人到這裏為甚麼不肯住 眾無對師乃曰 為它途路不得力 復曰 畢竟如何 以杖橫肩曰 柳標橫擔不顧人 直入千峯萬峯去 言畢而逝。

頌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  
眉毛何處去(雪竇顯)

住不住兮日卓午蓮華菴主誰相許柳標橫擔不顧人千峯  
萬峯是何處(翠巖真)

作者仍甘在半途半途不住竟何如橫擔柳標千峯去雲外  
何人得見渠(本覺一)

石火光中爛熳遊白拈臨濟未同儔掀反華岳連天黑幾箇  
知身在御樓(無菴全)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嗣首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

頌曰。

叢林傑出鎮汾陽譽走名馳振八方人問西來祖師意解云  
扇子足風涼(正覺逸)

青絹扇子足風涼斷際全機善舉揚月明三峽猿啼夜何處  
人聞不斷腸(佛慧泉)

青絹扇子足風涼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團無縫者人前  
空自眼如羊(白雲端)

青絹扇子足風涼日用何曾有覆藏堪笑塵中無限客手遮  
西日汗如湯(慈受深)

汾陽青扇價難酬為有涼風卒未休不見鹽官多少眾競頭  
爭角覓犀牛(上方益)

風格團團妙意深等閒拈出示知音汗流浹背曾施手氣爽  
中宵便負心(佛鑑懃二)

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風涼禪人未曉重相問獨自  
淒淒過洛陽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得真歸  
趣無意涼人人自涼(楚安方)

呷醋咬陳薑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婆是阿爺娘(肯堂充)

青絹扇子足風涼標格團團不覆藏信手拈來隨處用清機  
元不在汾陽(頑石空)

汾陽示眾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識得拄杖子入  
地獄如箭。

頌曰。

平地無端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  
封皮作信看(笑翁堪)

汗漫學屠龍人言枉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虛堂愚)  
妙峯善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了云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  
杖子錯乃。

頌曰。

妙峯三箇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笊籬清平道木杓

汾陽示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  
正不辯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  
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  
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  
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  
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  
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  
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  
點得出者不恁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陽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關雖然如是  
喪我兒孫喝一喝。

頌曰。

兔角龜毛眼裏栽鋏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  
無明當下灰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識汾陽  
老擘破三玄作兩邊(洪覺範)

十年湖海覓冤讎不得冤讎未肯休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櫚  
葉長夜又頭(鼓山珪)

畫得真如活花間翅展開黃鸝偷眼覷不敢下枝來(正堂辯)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 収不得和風  
搭在玉闌干(或菴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嗣首山)僧問如何是學人密  
用心處師曰鬧市鞦毬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溥請眾人看。

頌曰。

鞦毬鬧市眾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  
何必九還[舟-(白-日)](即菴覺)

襄州谷隱山蘊聰禪師亦曰石門聰亦曰慈照聰(嗣首山)  
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老麼師曰有曰如何是  
不老老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

頌曰。

洞裏無雲別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夏石爛  
松枯是一年(無量壽)

慈照聰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

頌曰。

臘月三十日開口便為勅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無準範)

臘月三十日真人好消息戴帽空山行穿靴水上立(雲衲慶)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嗣首山)初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  
師曰漢上山豎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碗鳴聲  
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  
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

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

頌曰。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如白日開(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河(佛鑑懃)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嗣福巖雅)歲夜小叅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楮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下禪床攔臂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遇為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頌曰。

納它皮角要輸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落滿家圍火掩柴扉(白雲端)

佛性要當時節顯北禪除夜啟玄津當筵獨恣庖丁刃直至如今此話新(靈源清)

來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機直萬金帽子擲來如未曉眼前爭免拾花針

分皮納角牛何在釵釧瓶盤只一金大用莫言無軌則當機須是芥投針(草堂清)

白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閑和野菜羹莫謂个中滋味少須知四海飽膨脝(普融平)



北禪分歲烹白牛官中文字急來勾立地交他納皮角連忙  
擲下舊兜鍪(文殊道)

北禪夜分歲特地巧安排維那出隻手線去又 來田郎催  
拍板鮑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埋(石菴詔)

白牛烹了正熙熙皮角官中却要追捋下帽簷輸納了燈前  
更鼓夜遲遲(天目禮)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

頌曰。

匙挑不上筋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疎山仁)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嗣文殊真)常自負柴上山路逢一僧  
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

頌曰。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殊放光處殷勤  
為我記歸來(虛堂愚)

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外滿地  
難収刀斧痕(石林鞏)

洞山聰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將軍無限  
風流歸手裏(白雲端)

洞山聰因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為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君  
子愛財取之有道。

頌曰。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  
波斯鼻孔竈(慈明圓)

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只自慚長恨貧儒書讀盡老來  
不得一青衫(栢庭永)

明州雪竇山重顯禪師(嗣智門祚)示眾曰龍泉與刀斧同質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異。

頌曰。

說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鋤石又如金自慚識性多庸下未有昭昭至鑒心(佛鑑懃)

雪竇示眾曰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眾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眾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頌曰。

却外濤聲滿世間羣生無處可躋攀寥寥天外清虛境誰解陵空上帝關(圭堂居士)

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來來僧回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一椀茶喫。

頌曰。

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空買洞庭舟(虛堂愚)

雪竇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載得月明歸。

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翫下鉤遲誰知雪老垂慣不犯波濤取得伊(白雲端)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頌曰。

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多若遇鄒陽吹暖律巖花應不待春和(楊無為)

千峯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問个中端的旨休將  
鶴唳作鶯聲(本覺一)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為什麼不  
會師曰枯木裏瞠眼曰恁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  
棒且待別時。

頌曰。

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去清光  
灼灼避無由(白雲端)

雪竇頌革轍二門曰刮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怜傅大士  
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閑古錐幾下妙峯頂喚它癡聖人擔雪共  
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震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  
宛轉復宛轉真金休百鍊喪却毗耶離無人解看箭(四)。

頌曰。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鍾皺眉息畊斗室危坐半窓凍日熙  
熙(虔堂愚)

風卷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葛蘆覃)

雪竇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區區日逐貪  
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頌曰。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哉癡漢便恁麼去(肯堂充)

鋸解秤鎚油煎石磔兩手擎來有功者賞(且菴仁)

無禪才云雪竇老漢顛顛預預儻儻侗侗更叅三十年也未  
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乃。

頌曰。

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  
松門展脚眠

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并道士到院李問云三教中那箇為貴師側身义手而立李曰有口何不道取師曰對夫子而難言。

頌曰。

擊碎髑髏敲出骨節明眼人前自彰醜拙(木菴永)

相州天平從漪禪師(嗣清溪進)師到西院兩錯公案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頌曰。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叅來用不着堪悲堪笑天平老五老峯前古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它人說是非(南堂興)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

頌曰。

狂狗趁塊瞎驢趁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覆青山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淥水徒長蘂。

頌曰。

雪嶠層層翠瑣深風生寒岫結重雲夜來[舟-(白-日)]鳳冲霄漢曉樵人逐鴈羣(投子青)

雪竇問大龍語者默者不是。

頌曰。

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晴空飛一鶚(復菴封)

潭州雲盖繼鵬禪師(嗣智門祚)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說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筴便搯師豁然大悟。

頌曰。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亡家驀然鍊棒如風疾失却  
從前眼裏花(白雲端)

誰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云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雪竇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汲深泉天平老  
太忽草為兩錯悔行脚大地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圓悟  
勤)

彼呼我諾彼啐我啄聞如不聞將錯就錯金剛眼睛榫子換  
却會與不會都盧是錯(佛鑑懃)

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後來費盡分疎語半是  
思君半恨君(雲衲慶)

郢州太陽警玄禪師(嗣梁山觀)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滿  
鉢傾不出大地沒飢人。

頌曰。

荆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冈象無心黃帝重卞和  
有智楚王嫌(丹霞淳)

太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道  
子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  
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  
語上碑去在。

頌曰。

路窮崖仞問山翁別指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重回頭  
忽見太陽紅(投子青)

真空無相絕名模立底精兮畫底龕道即不辭難上紙西天  
鬚子沒髭鬚(止泓鑑)

天台山德韶國師(嗣法眼)示眾曰青蘿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竚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唯人自鬧。

頌曰。

等是垂慈為 來舌頭拖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剪狼藉春風又一回(竹屋簡)

韶國師示眾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頌曰。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為親若言滿目青山是認著還生眼裏塵(無隱鑒)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嗣法眼)師問僧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領旨。

頌曰。

西來祖意不東西猢猻春深抱樹啼多少行人空悵望青山孤聳白雲低(保寧勇)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軟似生鐵硬如爛泥投針未諳鉢水刮膜再用金鑊雲瑣家山歸路絕回頭翻笑杜鵑啼(肯堂充)

雲居齊和尚法燈會中為知藏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有兒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剎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大洪恩)

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它家自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本覺一)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嗣法眼)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 問我我與 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頌曰。

末上一回秤八兩又秤恰重半斤來定盤星在誰人手爭著毫可恠哉(白雲端)

丙丁求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水窮知盡處坐看雲起見平生(照覺總)

丙丁求火問青峯耐耐韓獺逐塊蹤賴得清涼重點破一聲雷震化為龍(大洪遂)

問處分明答處親青峯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臨歧更問津(佛燈珣)

丙丁童子來求火再問炎炎燎面門過現未來三世佛不離其中轉法輪(冶父川)

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方丙丁又屬火按劍宗師柰若何是君心下意不過(卍菴顏)

一回醉倒玉樓前鬢亂釵橫語笑顛最是惱人腸斷處借婆衫子拜婆年(皖山凝)

昔見非真今見非假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寶葉源)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嗣法眼)初叅法眼眼曰子叅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具六相不師無對曰何不問去師却問空具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悟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

頌曰。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擔向南屏山角頭千古  
萬古少人見要見麼(以拂子打圓相云)金烏飛上琉璃殿(斷橋  
倫)

聯珠頌古通集變本加麗句章棘句愈出而愈多如蜂房釀  
百花之蜜蟻 穿九曲之珠食其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  
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遇不食蜜不好珠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  
又將奚為余曰病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於是乎書。

天童雲岫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 赤六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十一世 十二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嗣汾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自。

頌曰。

水出高原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勾燈籠  
露柱笑嘻嘻慈明為水出高原天下禪僧走似烟只聽清聲來耳  
畔不知流落那峯前(正覺逸)

水出高原上風翻浪似銀摘毫聊一頌夢裏說書紳(翠岩真)  
衝斷雲根迸石來泠泠千古下崔嵬未明的的朝宗意聽取  
春深動地雷(瀉山秀)

高原水出曉晴天對苔臨機豈偶然衲子不知流落處一尋  
寒木破溪烟(地藏恩)

穿雲迸石不辭勞天抵還他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  
大海作波濤(雪岩欽)

水出高原浪拍天四維上下絕塵烟分明好個真消息未必  
時人到那邊(高峯妙)

慈明室中插劒一口以草鞋一緹水一盆置劒邊每見入室  
即曰看看有至劒邊擬議者師曰嶮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頌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令何在野草  
閑花滿地愁(瞎堂遠)

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縱然有搭閑田地不是  
栽花蹴氣毬([仁-二+幻]堂仁)

家山指出路非遙萬仞嵯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  
歸鳥盡迷巢(水菴一)


單鎗疋馬出汾陽端的還他主將強盆水草鞋橫室內殺人  
更不犯鋒鏑(無際派)

百花叢裏鞦韆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  
無奈舊愁何(斷橋倫)


慈明在眾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問開合子取香在手中  
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便放爐中燒師曰斲郎當漢又恁麼  
去也。


頌曰。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彩  多步對面拈香爐上燒斲即  
當漢又恁去(白雲端)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古什  市曰銀蟾初出海何處不分  
明。

頌曰。

銀蟾出海照無私處處分  誰見面不須重問訊從教  
日炙與風吹(高峯妙)

慈明冬日榜僧堂作此字  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  
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𦵏師聞而笑。

頌曰。

選佛堂前光燄燄分明一柄道士劒果然堂頭放晚𦵏首座  
之言有神見(野雲南)

畫下畫上畫短畫長明明揭示浩浩商量何似京師出大黃  
(月庭忠)

慈明因僧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陀布袋。

頌曰。

枕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鬧啾啾  
籠衣糲食尤無念誰管扶桑日出頭(海印信)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

頌曰。

不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  
秋江清夜月澄鮮鷺鷥飛入蘆花裏(高峯妙)

慈明因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 紋水。

頌曰。

老倒慈明為指迷釣 紋水出群機  
時人貪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石田薰)

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岐云  
要悟即易要迷即難。

頌曰。

要悟即易要迷即難 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  
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三三(圓悟勤)

衲僧悟易要迷難無限漁翁失釣竿  
點鍬成金猶自可點金成鍬太無端(別峯印)

慈明因李駙馬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師曰駙馬甚  
處得這消息來李喝一喝師曰野千鳴李又喝師曰師子吼。

頌曰。

逆風吹又順風吹鍬眼銅睛孰敢窺  
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摑始應知(高峯妙)

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鑾師曰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先前夏在甚處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勘得 教庫下奴子勘 且點一盞茶與 濕髻。

頌曰。

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將軍但有嘉聲在何必榮封萬戶侯(石田熏)

慈明頌黑黑黑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頌曰。

八十翁翁著綉靴[跔-十+水]開幽洞笑呵呵傍人指點忘歸路不覺腰間爛斧柯(無菴全)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

頌曰。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是定價錢是足[婁\*殳](印空叟)

滁州瑯琊山慧覺禪師(嗣汾陽)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 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諸服餽想君太煞不知時。

頌曰。

曲蟾[跔-十+水]著兩頭擎啞子得夢自家笑笑到天明說向誰烏鴉解作麒麟叫(正堂辯)

瑯琊指出五般病舉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為君俱擊碎延齡何必九還丹(少室睦)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頌曰。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當免被  
傍人來覷見(白雲端)

當明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逢古鏡回頭  
滿面負慚惶(大洪遂)

見有不有反手覆手瑯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天童覺)

相罵饒接觜相唾饒潑水塵舉大地收花開世界起一摸脫  
出絕功勛句裏挨開大施門(圓悟勤)

因風吹火徒為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然隨口道忽生  
大地與山河(佛鑑懃)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人鼻孔出  
氣出得氣有巴臂昨夜那吒生八臂(南堂興)

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過爭教人少年(松源岳)  
不設陷穽不揮雪刃一箭穿楊神目不瞬反思昔日李將軍  
射虎之機猶是鈍(虛堂愚)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嗣汾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  
秤鎚。

頌曰。

鋸解秤鎚無縫鑪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量一任  
稱提繞天下(白雲端)

鋸解秤鎚星飛電轉左拽右拽七片八片有時落地礙人行  
千眼大悲看不見(佛慧泉)

鋸解秤鎚渾似鐵大愚老子曾饒舌水流澗下太忙生雲在  
嶺頭閑不徹(鼓山珪)

問佛如何是宗師即便酬秤鎚將鋸解言外度迷流(徑山杲)  
手把金鞭擊鋏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相逢著默識  
無言自點頭(保寧勇)

鋸解秤鎚出老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懷玉宣首座)

鋸解秤鎚血滴滴地截斷生死疑根不是等閑兒戲(朴翁鉅)  
大愚芝上堂曰大家相聚喫莖薑若喚作一莖薑入地獄如箭。

頌曰。

殺活全機覲面提大家相聚喫莖薑後生不省這箇意只管茫茫打野榧(松源岳)

苦中樂樂中苦大唐打鼓新羅舞寒山燒火滿頭灰却笑豐干倒騎虎(石菴瑫)

硬如綿軟似鐵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大愚至今弄巧反成拙(枯禪鏡)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嗣汾陽)到瑯琊覺和尚處瑯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恠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瑯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 名元來見解牴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頌曰。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恬并浪靜一江明月滿溪舡(大洪恩)

奪得驪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裏撒手大家歸去來(徑山杲)

漁翁瀟灑任東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臥入武陵溪(夢菴信)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味毛色而得馬摩 絃而樂琴結繩畫  
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盤古心(心聞賁)

官路無人獨自行自家公驗甚分明路傍偷販私塩客草裏  
蹲身過一生(鼓山珪)

有主有賓有禮有樂得失是非如何摸索纔摸索無上醍醐  
成毒藥君不見大鵬展翼蓋十洲投窓之物空啾啾(石菴詔)

揭天撓鼓噪紅塵遍地刀鎗解出身結角羅紋隨處入銀山  
鍊壁是通津(伊菴權)

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  
升(石鼓夷)

法華舉因僧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曰洞庭湖裏失却船。  
頌曰。

洞庭湖裏失却舡赤脚波斯水底眠盡大地人呼不起春風  
吹入杏花村(雪菴瑾)

南岳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嗣汾陽)省同叅慈明明問白  
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  
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頌曰。

問如縣裏針荅似泥中刺咆哮二虎吼生潭各各利牙爪可  
怖坐却碧峯頭截斷當陽路直饒擎出祕魔叉路狹草深難進步  
相見不相逢回玄不回玄四七二三眼相覩雲從龍兮風從虎(冶  
父川)

兩陣交鋒出戰時旗鎗倒卓鼓無槌 毫不犯將軍令獨腳  
機關各自提(瞎堂遠)

一文一武偶相逢說盡英雄各不同俱往長安朝聖主姓名  
終是達天聰(虎堂愚)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嗣汾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

頌曰。

聖僧黑漆實希奇莫把丹青點汙伊合掌燒香人不敬寒山拾得笑攢眉(海印信)

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嗣葉縣省)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

頌曰。

嫩草疎斜逕山泉帶碧沍文曾要渭水恥任列莊周(投子青)  
平地起骨堆三春震地雷只聞千萬去不見一人回(本覺一)  
平地起骨堆金毛師子吼誰知無味談塞斷眾人口(地藏恩)  
浮山遠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輓  
綉毬曰與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科甲振第林師曰李陵元  
是漢朝臣投子青云水深魚穩葉落巢疎。

頌曰。

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花鴈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投子青)  
古殿莓苔滿天河斗柄垂金雞纔報曉玉女下階遲(天寧璉)  
師子嚙呻開口解把金毛抖擻反身時輓綉毬百獸奔騰潛  
走(祖印明)

浮山遠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孟春猶寒。

頌曰。

正月孟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昨夜虛空落地和風搭在闌干(別峯印)

宋內翰楊文公億(叅廣慧璉)公字大年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岩諒監寺兩



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頌曰。

內翰攀南斗倚北辰廣慧轉天關反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  
斷絃須是鸞膠續(石岩璉)

白石鑿鑿韞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虛堂愚)

楊文公問廣慧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寶而況閻浮提眾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於財慧曰旛竿頭上鍊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

頌曰。

夜叉頭菩薩面鬼擣穀佛跳牆同門共戶不相識邁古超今  
無寸長燈心 破石人脚扁鵲盧醫爭主張(或菴體)

一人牙如劒樹一人口似血盆一拳還一踢一踢報一拳亞  
豎摩醯頂門眼不妨親[跼-十+水]上頭關(石菴瑤)

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為絢兮夫是之謂大年翁與廣慧  
師也(寶葉源)

楊文公問慈明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慈曰切公曰長裙媳婦拖泥走慈曰誰得似學士公曰作家作家慈曰放 三十棒公以手拍膝曰這裏是甚所在慈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呵呵大笑。

頌曰。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重入到桃源舊遊處一層  
峯鎖一層峯(栢庭永)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時號舜老夫(嗣洞山聰)自洞山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

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叅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  
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曰磨後  
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慊慊  
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 問我我與 道師理前問  
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  
大悟機鋒不可觸。

頌曰。

黑雲當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畫圖雨過雲[(冰-水+丨)\*  
夕]山色淨趙州東壁掛葫蘆(伊菴權)

黃鶴樓前鸚鵡洲雲居意不在鉤頭扁舟穩泛長江淥大笑  
一聲烟雨收(鍊牛印)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時稱皓布毬(嗣北塔廣)冬至上堂  
晷運推移布毬赫赤莫恠不洗無來換替。

頌曰。

矜誇富貴賤賣亦窮殺人可恕無禮難容(無準範)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嗣雪竇)赴杉山請初入院上堂二十年  
前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  
及乎到未杉山却在山僧身內。

頌曰。

移身換步老天衣不惜眉毛幾個知今日若明當日事江南  
日暖鷓鴣啼(慈受深)

天衣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磨後如何  
師曰夕陽影裏快藏身。

頌曰。

拄地撐天全體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峯頂寂寂  
猶聞落葉頻(松源岳)

天衣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収來也攣攣拳拳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糸。

頌曰。

鴻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本覺一)

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掛柳梢頭(萬菴柔)

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頌曰。

諸相非相孰能諳見與不見要須參兩處負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覩瞿曇(本覺一)

天衣示眾曰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遣蹉跎歲月深天地縣遠向甚麼處去。

頌曰。

夏金烏似火當空掛最高峰插在青雲罅(南堂興)

天衣示眾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

頌曰。

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花無[婁\*爿]貶起眉毛子細觀(南堂興)

天衣因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頌曰。

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星眠頂門不具迦羅眼莫問西來諸祖禪(本覺一)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嗣北禪賢)垂語曰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

頌曰。

要個無禪底國師纔涉毫芒便取誅堪笑這僧垂手處道無便見有偏枯(月林觀)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嗣大陽玄)僧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頌曰。

六國清平賀聖年珠簾高捲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座不用丹墀擊靜鞭(丹霞淳)

投子青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曰今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辯楚王心隨後以拂子敲禪床。

頌曰。

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透清香遍九垓勿謂乾坤成委曲韶陽曾見睦州來(丹霞淳)

杭州慧曰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嗣韶國師)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頌曰。

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託出來可是永明無剩語酒濃初不在多杯(象潭泳)

智覺因二僧來叅師問叅頭曰曾到此間不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曰曾到此間不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頃侍者問適

來二僧未審那個得那個失師曰 曾識這二僧也無者曰不識師曰同坑無異土。

頌曰。

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蜜舌端無眼如何喫侍者剛要詢端的莫恠同坑無異土閃電未收轟霹靂(癡絕冲)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嗣韶國師)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頌曰。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偃溪聞)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嗣慈明圓)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荅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酌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廬山圓通旻古佛云昔見廣辯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頌諷誦無遺近見諸方傳錄不全又多訛舛故茲注出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跼-十+水]著無生會得雲收電卷方知此道縱橫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復總。

頌曰。

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峯影漸長黃龍老和尚有箇三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為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景福順三)

佛手纔開古鑑明森羅無得隱纖形朝朝日日東邊出多少行人問丙丁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播紅塵唯餘庭際青青

栢一度年來一度春垂問生緣何處來到家禪客絕纖埃毗盧剎  
海周游也休說峨嵋與五臺(照覺總三)

我手何似佛手反覆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謾為開  
口我脚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取目前善惡  
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還失路長空雲散月華開東西南北  
從君去(真淨文三)

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狂走我脚驢脚高低[跼  
-十+水]著雨過苔青雲開日爍問我生緣處生緣處不疑語直心  
無病誰論是與非(瀉山秀三)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熙寧初至南師法席殆二年師歸  
圓寂然入師室問師道而師以平生三轉語示天下學徒得叩于  
左右近[婁\*爻]見印行語錄者其間或拈或頌罔測其旨噫去世  
未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知師者可同味  
焉。

頌曰。

主賓相見展家風問荅分明箭拄鋒伸手問君如佛手鍊關  
金鎖萬千重徧參知識扣玄微偶尔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為驢脚  
問平生見處又生疑莫恠相逢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閩風  
月俱論盡却問生緣道却難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直饒總不恁麼也似枷上著  
杻我脚何似驢脚奉為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今又遭毒藥  
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為二途不涉如何也八十婆婆  
學畫眉(海印信三)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我脚驢脚放過一  
著龐老策籬清平木杓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筭莘亭撐船  
(湛堂準三)

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鍊兵不用一騎八蠻與四夷太平  
皆坐致困臥桑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普融平)

我手何似佛手從來有衫無袖有時閒向人前不覺露出雙  
肘我脚何似馱脚寒來須要機著莫教[跼-十+水]著泥水和鞋  
一時失却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梁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香  
滿南園(上方益三)

我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鎚鍊帚曾烹紫磨金軀光射七星牛  
斗我脚何似馱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闢六韜三畧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寰中日月手握闔外威權(南  
堂興三)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馱脚趙州石橋畧約忽若築起皮毬崩倒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迸綻慮他桶底別穿(圓  
悟勤三)

佛手馱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未敢輕  
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龍門遠)

佛手馱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彈指入者無  
門馱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捩脫却泥水布裩直下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馱脚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平猛將謾誇謀畧(佛  
心才三)

扣關豈是丈夫兒馱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  
基業各豐滋(道場如)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辰北斗我脚何似馱脚往事都來忘  
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  
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灘(白楊順)

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顛頂至今百拙千  
醜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犁拽杷便是鼎鑊油煎(正堂辯三)

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宋-木+屈]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糲膠粘著反身直上兜率天已自遭他老鼠藥吐不得人人有箇生緣鍊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燒到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張無盡三)

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著焦尾大蟲性命輸他一口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是遭他毒藥人人盡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禪恰似河陽新婦醜(石菴詔四)

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筭到年頭家內一錢無有我脚何似驢脚[跣-十+水]著趙州畧舛驚得迦葉皺眉文殊却打無著人人有箇生緣男兒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喚死如眠佛手驢脚生緣浩浩叢林盛傳直饒一穿穿却未免十万八千(伊菴權四)

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兔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開笑口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將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番綽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鍊船精金美玉團堆賣畢竟何曾直一錢(雪菴瑾四)

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橫川珙)

黃龍南初叅泐潭澄因雲峯悅指見慈明既寓福嚴時賢禪師命掌書記賢歸寂適慈明繼席一日造室明曰書記叅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師曰合喫明曰從朝至暮鴉鳴鵲噪皆應喫棒乃使拜之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



汝勘破了也且阿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荅明日又詣室明嘔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 作罵會那師始大悟述頌曰傑出叢林老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明頷之。

頌曰。

錯錯戲海獐龍冲霄遼鶴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露拴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石林鞏)

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風天教一霎風雲便送出臺山烟雨中有喫棒分無喫分當爐一煅汞銀流不因[跼-十+水]斷臺山路千古雲峯恨莫酬(竹屋蔺二)

黃龍南因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華岳三峯頭倒卓曰却去却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毬。

頌曰。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傍人筆力強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本寂觀)

黃龍南住黃蘗時室中每舉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眾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云猛虎當路坐師乃退黃蘗與勝住。

頌曰。

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俱不會黃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憨布袋(照堂一)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徑山杲)

猛虎當路坐游魚脚下過不學子湖老便打劉鋹磨(鼓山珪)

黃龍南因禾山普叅普善經論兩川號為義虎問師云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因緣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不普曰曾到師又問曾掛搭不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良久再理前問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

頌曰。

黃龍一唾絕遲疑笑殺旁觀又可悲姹女已歸霄漢去獸即  
猶向火邊棲(遜菴演)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嗣慈明)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  
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曰湖南長老。

頌曰。

三脚驢子弄蹄行奉勸行人著眼睛草裏見他須喪命只緣  
踢[跼-十+水]最分明(白雲端)

前步高兮後步低動頭搖尾三隻蹄騎過鬧市人東西湖南  
更有須菩提(保寧勇)

三脚驢子弄蹄行騏驎追風趲不前[跼-十+水]破化城無  
覓處湖南長老重加鞭(佛鑑懃)

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襯足生堪笑草中尋覓者不知  
芳樹囀春鶯(佛性泰)

三脚驢兒忒殺好長放後園教喫草等閒牽去向人前踢倒  
湖南瞎長老(鼓山珪)

楊岐一頭驢祇有三隻脚潘閭倒騎歸跌殺黃旛綽(徑山杲)

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万丈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  
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梁山遠)

三脚驢子弄蹄行兩淞江南秋復熱西北風霜怯早寒閉門  
愁見楊花落(卮菴顏)

一拽把二牽犁平田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  
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上方益)

蹇驢三脚弄蹄時若不親騎也不知紫磨金容駝不動竹篋  
端勝冷鉗鎚(典牛游)

法出姦生塚生招箭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釋迦老子  
那吒面(佛照光)

三脚驢子弄蹄行鼓動清風入骨寒[跼-十+水]破毗盧光  
影斷不須平地起波瀾(月菴果)

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跼-十+水]殺天下人說甚三隻  
脚(雪菴慶)

一箭射落天邊鴈千人万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來湖南  
長老何曾見(中菴空)

楊岐因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不會唐言。

頌曰。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万古八風吹不入西天  
人不會唐言(白雲端)

西天人不會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流支打齒缺至今  
有理不能宣(佛性泰)

西天人不會唐言旱地雷聲徹大千九年面壁無人會玉兔  
金烏火裏旋(無菴全)

楊岐因慈明忌辰設齋眾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  
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  
休捏恠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恠師曰兔子喫牛妳(第  
二座亦如是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與一掌曰這漆桶也亂作。

頌曰。

楊岐聽勢印千差今古令人愛作家但握祖師三印在不妨  
捏恠亂如麻(圭堂居士)

一棚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鼓歇時天未曉尚餘  
寒月掛疎櫺(虛堂愚)

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

頌曰。

堯舜垂衣万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木  
重霑雨露新(白雲端)

楊岐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  
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  
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  
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頌曰。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價把手  
歸家笑幾場(白雲端)

試問人間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日日花前醉一季  
都來九十場(正堂辯)

胡張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反身架箭直饒嚙鏃古將軍對面  
髑髏穿一穿(別峯印)

將杖探其水方知水淺深路遙知馬力歲久辯人心子不孝  
父不慈恭而無禮親而有疎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冶父川)

猫全食血功虎備起屍殺無奈阿舅何不傳上樹訣(南岩勝)

馬轉牛回豈足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氣坐令  
千載定龍蛇(無菴全)

楊岐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曰天無四壁師曰[跣-十+水]  
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又作麼生曰 看這老和尚  
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頌曰。

高步何來釣象犀反身全不帶纖泥驀然一喝高千丈劫外  
相看誰得知(圭堂居士)

楊岐因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什麼  
師曰鉢盂口向天。

頌曰。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鍊少林面壁謾多年衲僧  
眼裏重添屑(白雲端)

衲僧一拶鉢盂口闊天下楊岐望梅止渴(松源岳)  
楊岐問僧栗棘蓬 作麼生吞金剛圈 作麼生跳。

頌曰。

楊岐金圈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來一口吸更無  
南北與西東(照堂一)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鞮一張弓直截為君說新羅  
在海東(徑山杲)

楊岐老人鎖口訣万里長城一條鍊斫牌禪客如到來不動  
金鎚腦門裂(鼓山珪)

栗蓬吞得有何難更教吐出又心酸吞吐得來休嚼碎南辰  
光射北辰寒(正堂辯)

肘後驀生閑絡索風前忽布闊叉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  
三更白晝行(天童淨)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蹋著迸鮮血(或菴體)

楊岐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峯勤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  
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犁楊岐拽杷師曰正恁麼時  
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頌曰。

一拽杷二牽犁平田淺草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  
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皎盡道從來解弄蹄(上方益)

楊岐左眼半斤九峯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鍊鎚至今收拾不  
上(無相範)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嗣投子青)僧問夜半正明天曉  
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頌曰。

星流水國夜然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該依倚  
擬動成偏正(丹霞淳)

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起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檢點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玄如流俗閨閣裏物不能捨得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信孫臏卜龜殼無靈不用鑽(丹霞淳)

芙蓉楷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籠岳頂終不露崔峩。

頌曰。

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着眼看直下有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雪岩欽)

芙蓉楷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頌曰。

等閑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露該薄露依依籠古徑孤峯終不露崔嵬(丹霞淳)

•六祖下第十三世(南岳下第十二世臨濟宗)◦晦堂心(一則)

◦白雲端(五則)

◦保寧勇(二則)

◦孫比部(一則)

隆興府黃龍祖心禪師(嗣黃龍南)因黃山谷太史乞指徑截處師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師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師山行次時岩桂盛放師曰聞木犀花香麼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師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頌曰。

渠農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  
岩桂送幽香(石溪月)

學海波瀾捲未乾幾煩仙屐上林巒天香吹落林風老不覺  
相携到廣寒(石林鞏)

水邊林下舊生涯夢裏還家未到家昨夜月明歸興動西風  
一陣木犀花(雪磯綱)

晦堂室中豎拳示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未  
審喚作甚麼。

頌曰。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來他家  
自有通霄路(道場琳)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却面前山(雪巢一)

舒州白雲端禪師(嗣楊岐)示眾曰此事如萬仞崖頭相似  
總知道放着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  
教諸人到底去也擲下拄杖。

頌曰。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皺眉不動毫芒親到底眼睛  
皮綻蓋須彌(虎堂愚)

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眾良久云口只堪喫飯。

頌曰。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請禪老莫遲疑一飽自然忘百飢(遜庵演)

白雲上堂見眾集乃拈拄杖曰大眾會麼復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頌曰。

幾回沾水又拖泥年老心孤不自知遊子不歸空悵望一溪流水落花隨(無庵全)

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師曰眉毛在眼上。

頌曰。

罷釣歸來不繫舡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月庭忠二則)

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舒青山回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嗣楊岐)示眾曰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着一字優波鞠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是後昆誰是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示眾曰且喜天下太平。

頌曰。

烟暖土膏農事動一犁新兩破春耕郊原眇眇青無際野草閑花次第生(虛堂愚)

保寧勇示眾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前雨滴澗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三界都盧一點心檻外春風春蝶舞門前  
楊柳曉鶯吟(丹霞淳)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  
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  
利濟群生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  
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頌曰。

棒下血淋淋真鍬不博金鴛鴦親綉出休更覓金針(雪堂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赤六)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赤七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四世至二十一世

新州五祖山法演禪師(嗣白雲端)初謁浮山遠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

頌曰。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中誇富貴覺來那直半分錢(遯菴演)

忍死叮嚀見白雲一盃鴆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去田地無由被陸沉(竹屋簡二)

卒風暴雨忽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提得出依然只是賣柴翁

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餘年參數十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咬破一箇餛飩直是百味具足且道餛飩子一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何人能染紫 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鬪不休。

(頌曰)。

白雲餛飩餛飩衲僧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師子吼(月菴果)  
五祖演在白雲端會中作磨頭一日端下來曰磨頭你還知

一件事麼師曰不知曰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良久謂師曰磨頭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心下不安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忽然中夜方會得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白端端起來手舞足蹈佛眼遠云某甲侍先師舉此因緣謂某甲云衆學須是一時放下方得安樂大眾還見得不。

乃頌曰。

放得下好脫洒放不下牛拽杷堪笑諸方老古錐打鼓說禪無尾橈無尾橈不驚怕可嚙訝解[跼-十+水]毘盧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曰鉢囉娘。

頌曰。

唇上必并班豹剝舌頭當的帝都丁且道是什麼字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菴詔)

一大藏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胸中憤氣盤不得忽作虹霓萬丈長(即菴覺)

倒腹傾腸與麼來華言梵語幾曾該言前句後知端的陸地蓮花朵朵開(別山智)

大藏教父為切脚鉢囉娘義最深幽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暗點頭(遯菴演)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

頌曰。

的的當陽句明明箭後路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兔(徑山杲)

口是禍門電掣雷奔娑竭出海震動軋坤(鼓山珪)

如何是佛口是禍門一錢不直賣与買人(雪堂行)

兵行詭道賊是家親無功受祿有理難伸(或菴體)

坑坑坎坎嶮嶮巖巖一言易出駟馬難追(虛堂愚)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從口入又曰露胸跣足。

頌曰。

老去眉鬚似雪霜元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事一度  
思量一斷腸(佛鑑懃)

牙根爛嚼真彌勒腹裏橫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飽這回  
不到負檀家(心聞賁)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

頌曰。

從前五逆怕聞雷不似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行十字  
街頭還共坐(鼓山珪)

五逆聞雷曾糸顏回一粒豆子爆出冷灰(徑山杲)

者僧苦下打爺拳霹靂聲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鳥擘開  
滄海取龍吞(東山空)

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處堪埋(朴翁鉅)

五逆聞雷慊慊然尋常爭敢與人宣自從六十輕酬後濟北  
驢名不浪傳(虛堂愚)

五祖演示眾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頌曰。

老年輕節臘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南堂興)

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他非莫管他事莫知(無門開)

釋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酒好不須懸望子醋酸  
何必掛葫蘆(野牛平)

五祖演問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有云王宙欲娶倩娘  
為妻倩父母不許倩遂臥病在家王宙將欲遠行月下見倩來同  
舟而去三年後遂生一子倩遂歸父母家纔到門家中有一倩娘

出來相見兩人遂合成一身)。

頌曰。

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  
莫問來時路(普融藏主)

只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着便譏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  
桃花知幾多(慈受深)

兩女合為一媳婦古寺基前幢子豎彷彿上有陀羅尼多少  
行人盡驚怖(正堂辯)

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或菴體)  
涼宵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未歇忽然  
天曉一時休(且菴仁)

憶惜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寂寂  
無人草自生(萬菴柔)

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  
留取倚闌看(雪菴瑾)

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福是一是二(無門開)

行弔先桃茆喪章後紙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黃泉(虛堂愚)  
五祖演垂語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麼對。

頌曰。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言也弄物不知名(月林觀)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攔腮劈面拳直下會便會(無門開)  
五祖演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属牛人問命麼眾皆無語自  
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頌曰。

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属牛人更多滿目慚惶無着處低頭  
依舊入烟蘿(高峰妙)

五祖演曰譬如水牯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

頌曰。

牛過牕櫺錯為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月林觀)

龜本真靈物都緣不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如菴用)

等閒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鷄子過多時(高峯妙)

五祖演謝監[(冰-水+丨)\*夕]上堂曰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頌曰。

一二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髑髏寒若將方木投圓竅醜婦爭教得少年(高峯妙)

五祖演舉昔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 道無我響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舉手作鶻鳩觜云谷孤故。

頌曰。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強分踈只消一箇鶻鳩觜百恠千妖盡掃除(此山應)

五祖鶻鳩啼當機直下提隔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石田薰)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

頌曰。

門前石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既分明免被巡官使(雪堂行)

五祖演每遇僧來請益祇曰無這閑工夫。

頌曰。

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鉤錐雖然不瞎眾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槌(龍門遠)

開口便見膽工夫傲東魯昔於豆子山也解打瓦鼓(南岩勝)

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屈僧曰屈作甚麼師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頌曰。

盡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綉文難以論嘉藻(龍門遠)  
鍊餒價難窮誰知屈味濃法幢光祖域正董在胸中(南岩勝)  
五祖演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 清淨法身。

頌曰。

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門前按山子春來  
秋去泄天機(雪堂行)

五祖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

頌曰。

何故喚作手衲僧難開口擬議自瞞預可憐太蒙斗(佛眼遠)  
先祖滔滔無固必後人悻悻有雌雄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  
華山千萬重(南岩勝)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嗣真淨文)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  
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  
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  
分離向甚麼處去。

頌曰。

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空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皙從教  
孝子諱爺名(張無盡三)

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菱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  
閻老等閒知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  
岸却作張三坐釣磯驢放三千馬放八百透過重關未為英傑(月  
林觀)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覷破這一念覷破  
如今覷底人(無門開)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嗣真淨文)師以力叅深到語不入時每示眾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頌曰。

隔水何人歌竹枝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調月朗風高聽者稀(虛堂愚)

•六祖下第十五世 臨濟宗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嗣五祖演)先住東京天寧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

頌曰。

盡力當胸一拳幾箇眉鬚墮落更欲如何若何普化空中木鐸(瞎堂遠)

圓悟因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以何為驗師曰生鍊鑄就崑崙兒。

頌曰。

生鍊鑄就崑崙兒頭輕脚重肚皮大明眼衲僧薩普吒九十日中看不破看不破笑倒嵩山破竈墮(晦叟光)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嗣五祖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飯咬着砂。

頌曰。

喫飯咬着沙隱落第三牙春風纔過後拄杖亦開花(慈受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嗣五祖演)嘗請益五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 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 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曰 自會得好師曰有翼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 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



頌曰。

我不會兮不如 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  
不自秋江起(雪堂行二)

我不會兮不如 堪笑千花生碓觜善財謾到百城游何曾  
[跼-十+水]着自家底我不會兮不如 旃檀林裏香風起漁歌  
一曲過瀟湘攪動滄溟聲未已(默堂定)

龍門示眾曰千說萬說不若親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王  
子寶刀喻眾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深山  
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頌曰。

寧辨人間是與非生來湣湣眼如眉不因說着當年事萬古  
千秋那得知(虛堂愚)

金陵俞道婆市油餐為業糸瑯琊起和尚起以臨濟無位真  
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  
洞庭湖忽大悟以餐盤投地夫曰 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  
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  
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瑯印可  
之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和尚往勘之婆如  
前所問珣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跼-十+水]倒曰將  
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 則箇珣竟不顧安首  
座至婆問甚處來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是甚人  
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頌曰。

柳毅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拋却痛惜  
深憐乞養兒(笑翁堪)

驀劖相逢鋏面皮渾家喪盡喚孩兒翻身獅子施牙爪猶落  
渠儂第二機咦且道渠是阿誰(塗毒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嗣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

頌曰。

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藏薰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石林鞏)  
諸佛東山水上行閒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無已無意  
涼人人自涼(葛廬覃)

大慧因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頌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客何須  
向外嚙波楂(月坡明)

大慧後來留古雲門菴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室中舉竹篋子問學者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

頌曰。

雲門舉起竹篋凡聖潛蹤匿跡金剛門外生嗔木馬廄中面  
赤(尼無着揔二)

雲門舉起竹篋纔涉思惟蹉過只這背觸商量老人已是話  
墮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屋三間穿過衲僧眼耳  
(福州清涼坦)

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特十三人塵蒙四壁籠燈黑老尾  
焦黃眼正瞋(竹屋簡)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嗣圓悟)初叅死心心問你是甚麼僧  
師曰行脚僧心曰你是何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  
甚麼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留過夏。

頌曰。

客裏謾牢落天涯多故人好懷無處寫舊話得重論殘雪未  
消石梅英先破春徘徊殊有約來此續芳塵(虛堂愚)

鮮后何期語笑新秋風松館客邊身凭闌不話平生事到老  
相逢是別人(寶葉源)

安吉州道場明辯正堂禪師(嗣龍門遠)室中問學者蚯蚓  
為甚麼化為百合。

頌曰。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憶  
并州是故鄉(圓極岑)

潭州大溈善果月菴禪師嗣開福寧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  
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下下  
座。

頌曰。

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碧眼胡僧笑點頭誰知  
用處無縫罅(月林觀)

機輪轉處達者猶迷四維上下南北東西(無門開)

明州天童曇華應菴禪師(嗣虎立隆)示眾曰盡力道不得  
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岳。

頌曰。

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驀然摸着蛇頭拍手囉囉哩  
哩(肯堂充)

耆婆去後無消息病者憧憧日扣門百草自知無識者叢叢  
垂泣在籬根(虛堂愚)

應菴示眾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眾云  
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

頌曰。

疾燄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聲振鬣長鳴後萬馬

皆瘡一戰収(北澗簡)

明州育王德光佛照禪師號拙菴(嗣大慧)宋孝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千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鋤牛。

頌曰。

万機之暇探禪宗中路寧堪憩六龍空手牽牛過天關紫宸深在妙高峰(圭堂居士)

佛照因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頌曰。

六年勤苦竟何如為問君王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諱到頭終不受塗糊(北磻簡二)

借婆衫子拜婆年監本起挑不上禪抉起玉龍轟霹靂明星猶在九重天問處天左旋蒼處地右轉太平無象眼頭寬雪山高映黃金殿(覺圓明)

大根大器大熏修瞥轉機輪向上頭万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石巖璉)

臨安府淨慈北磻菴禪師(嗣佛照)師示眾目前機摩竭令無法商量一印印定。

頌曰。

當陽印定發光輝一對鴛鴦各自飛無法商量曾不昧令行摩竭目前機(物初觀)

行摩竭令顯全機無法商量未是奇方象森羅都印定此中能有幾人知(仲方倫)

北磻因四僧來叅師云一人宗通病在內一人說通病在外一人宗說俱通病在見聞一人觸事不會東倒西搖且道誰是不會底。

頌曰。

午牕危坐絕逢迎杵臼徐開隔竹聲一碗醺茶魔辟易策勛  
不戰屈人兵(物初觀)

剛道宗通與說通俱通還昧古靈蹤誰知東倒又西搖却解  
當堂作主翁(仲方倫)

賓中全主主全賓四相同朝舊主人切忌自家分彼此使他  
容易別疎親(淨覺曇)

臨安府淨慈水菴師一禪師(嗣佛智裕)室中問僧曰西天  
鬚子因甚無鬚。

頌曰。

癡人面前不可說夢鬚子無鬚惺惺懵懂(無門開)

牧童失却破蓑衣流落年深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上引得  
烏鴉遶樹飛(默堂定)

臨安府淨慈彥充肯堂禪師(嗣己菴顏)示眾曰觀方知彼  
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帝鄉。

頌曰。

孰謂觀方不在方纔開臭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  
全身在帝鄉(掩室開)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嗣應菴)應菴問如何是正法  
眼師遽荅曰破沙盆庵頷之。

頌曰。

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為彈子海棠  
花下打黃鸝(雙杉元)

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遍界難遮掩(殃害)  
藜林累子孫(掩室開)

直甚破沙盆掀翻海岳昏頂門真箇瞎千古累兒孫(虛堂愚)

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鍊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  
如今累子孫(大歇謙)

常州華藏伊菴有權禪師(嗣無菴全)嘗夜坐達旦行粥者  
至忌展鉢隣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  
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舡。

頌曰。

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隣僧拽轉渠方信圓明彈指事元來  
此語不傳虛(圭堂居士)

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或庵師體禪師(嗣此菴元)因信齋  
葛知府問曰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  
是師曰小出大遇乃。

頌曰。

八臂那吒三隻眼雙槌擂鼓轉舡頭巨鼇一吸滄溟竭宇宙  
風清四百州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閨山一朝忽得親兒  
證趯[跣-十+水]方知蓋覆難(雪堂行)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岳禪師(嗣密菴)垂語曰大力量人因  
甚擡脚不起。

頌曰。

沒量大人擡脚不起眼瞎耳聾撒溺撒尿求生不生求死不  
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朴翁銛)

擡脚[跣-十+水]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渾身無  
處着請續一句(無門開)

力難擡起為君宣神駿何勞更着鞭一躍洞天三十六到時  
凡骨便成仙(虛堂愚)

松源垂語曰開口不在舌頭上。

頌曰。

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關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丹命根

難斷空惆悵(朴翁鉅)

含糊一世無分曉開口何嘗在舌頭萬古業風吹不盡又隨  
月色過羅浮(虛堂愚)

松源垂語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下紅 線不斷。

頌曰。

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饒親見松源敢保錯來批判(朴翁鉅)  
脚跟不斷紅 線棹臂軋坤自在行塞壑填溝無處着歸來  
依舊兩眉橫(虛堂愚)

松源示眾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賊。

○頌曰。

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  
短笛釣魚舡(諾菴肇)

慶元路育王物初觀禪師(嗣北礪)師示眾云過去如是如  
是見在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幸自可憐生無端黃面老漢拈  
花金色頭陀微笑漏泄真機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雖然古人得親  
用親說到行到豈是末流刻楮畫花彫蚶鏤蛤瞎學者眼豎起拂  
子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舉頭鷁子過新羅。

頌曰。

兜羅綿手舉花枝金色頭陀展咲眉末法師僧能委息只今  
那得異當時(仲方倫)

拈花付法慶人天西竺真[舟-(白-日)]紹的傳綿密到今  
無間斷一枝深秀鄮峰顛(淨覺曇)

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嗣松源)因虎維那糸次師問  
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虎擬議師便歸方丈。

頌曰。

白浪堆中下一鉤錦鱗紅尾尚悠悠漁翁不計竿頭事笑入  
芦花萬頃秋(石林鞏)

臨安府徑山佛智晦機熙禪師(嗣物初)師在仰山示眾云  
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柰他何殊不知他已四稜塌地當時  
若與震威一喝待渠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圖救  
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

頌曰。

山河大地非同別蟻子蛾蚋沒等差不用干戈更相待本來  
成現絕安排(仲方倫)

正法眼問韶石普字酌最親切三乘五教文毫端上該攝驪  
龍打失夜明珠金剛腦後抽生鋏(商隱餘)

僧來請問正法眼韶石單提(普字酌不露毫芒威凜凜掃清  
寰宇絕戈矛)(淨覺曇)

臨安府靈隱荆叟 玘禪師(嗣癡鈍)癡鈍室中舉如何是  
佛師曰爛冬瓜仍。

頌曰。

如何是佛爛冬瓜咬着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害子一年  
一度一開花

如何是佛爛冬瓜鋏額銅頭沒柰何万里鴻溝歸漢後八千  
人恨一聲歌(獨木林)

金陵集慶龍翔廣智咲隱訢禪師(嗣晦機熙)師在中天竺  
室中云[跼-十+水]著頂顙上一着十方世界瓦解冰消汝諸人  
向甚處與山僧相見。

頌曰。

佛祖頂顙上一着不属僧祇大刼修卷却娘生三寸舌片帆  
高掛海門秋(仲方倫)

廣智滿室示眾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大海水在 鼻孔裏  
須彌山在 額角上一如底心在甚麼處。

頌曰。



心不知心方合道色前不物始歸宗屋頭日照茶烟碧山脊  
風高樹葉紅(仲方倫)

蒲室廣智因僧叅次師曰鍾鳴鼓響為汝發機露柱燈籠為  
汝作證因甚來這裏聽人處分僧無語師云老僧罪過。

頌曰。

鼓響鍾鳴為發機燈籠露柱咲掀眉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  
烏騅不易騎(仲方倫)

壺中別有天莫認洞中仙本來成現事鵠白與烏玄(淨覺曇)

蒲室廣智室中舉百丈野狐話對者多不契白云百丈野狐  
野狐百丈埋向一坑伏惟尚享。

頌曰。

浩浩叢林話野狐落他昧處便偏枯禹門一躍成龍去誰復  
當機問有無(仲方倫)

百丈當時少見機兒孫多是乱針錐一坑埋却渾閑事盖代  
功高更是誰(淨覺曇)

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禪師(嗣掩室開)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矮子看戲。

頌曰。

巍巍文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豎鍊鎚  
無孔舞春風(葛廬覃)

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淨覺曇和尚(嗣廣智)師在天  
界示眾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  
望師云老胡有望亦須吐却老胡絕望也且罷休畢竟今日事作  
麼生良久云有暇却與諸人拈出。

頌曰。

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属當行家曹溪波浪如相似安得  
兒孫若稻麻(中峰戒)

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嗣運菴岩)垂語曰己眼未明底因甚麼將虛空作布袴着畫地為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

頌曰。

縫却虛空筭盡沙針頭畫地是生涯改頭換面無人見幾度春風吹落花(閑極雲)

鮮把虛空作袴單地牢畫出透還難針鋒頭上翹雙足猶對春風話歲寒(葛廬覃)

•未詳承嗣一十一人 機緣一十八則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住聞樓上人唱曲云 既無心我便休聊聞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出長慶巘禪師注楞嚴經說文。

頌曰。

唱歌樓上語風流 既無心我也休打着奴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啾啾(慈受深)

偶聞清唱發高樓 若無心我也休直下狂心能頓歇從茲演若不迷頭(本覺一)

既無心我也休此身無喜亦無憂飢來喫飯困來睡花落從教逐水流(寶峯明)

若無心我也休鴛鴦帳裏懶擡頭家童為問深深意笑指紗窓月正秋(寶華鑑)

因過花街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 線 若無心我也休(恁堂仁)

杜順和尚法身頌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

頌曰。

古德法身頌寐語熱尿沸若學唱巴歌須是自伶俐(大溈智)

一雨一陰風未和春從不快裏消磨桃花暗已隨流水空使  
劉郎惆悵多(心聞賁)

也好咲也堪悲耳朵元來兩片皮(松源岳)

月氏國王聞罽賓國祇夜多尊者有大名稱與羣臣往彼國  
禮見問法王至彼修敬已畢乃請開演者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  
亦如來時王乃歎伏。

頌曰。

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顫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  
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圓悟勤)

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義集國王大臣并及四眾俱  
會論場馬鳴云汝義以何為宗外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  
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伏。

頌曰。

六師不正起干戈自謂無能奈我何九十六宗令結舌不消  
一曲太平歌(本覺一)

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為師僧說話有僧自歎曰我只與麼空  
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曰闍  
黎莫暫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扣齒曰適來無端與麼道  
隣壁有老宿聞得乃曰好一釜菱被兩顆鼠糞污却。

頌曰。

一夏調和一釜羹傳巖猶未許爭衡莫言污了無人見隣壁  
禪翁隻眼明(正覺逸)

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污口是禍  
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鍊只因看錮鑠(慈受深)

泠泠寒溜漉秋壑纔會滄溟便汎舟見說許由曾洗耳可憐  
巢父更鞭牛(虛堂愚)

潭州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

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噫凡三年一日乘馱度橋一[跔-十+水]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因此更不遊方。

頌曰。

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跔-十+水]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邏哩囉(白雲端)

進步竿頭[跔-十+水]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喫躡知多少不似闍黎這一交(北磻簡)

失脚溪橋兩眼枯錯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光生也照破山河夢見無(無準範)

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轉塵埃若無直下承當分孤負馱兒一擲來(介石朋)

百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絕纖塵死中得活珠離蚌甘作馱前馬後人(無門開)

溪橋馱子失脚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時都換了依然只是郁闍黎(石溪月)

一擲成狼藉茶川路轉迂却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葛廬覃)

昔二庵主旬日後相見上庵主曰許多時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樣子得麼下庵主曰何不早道恰被借去了。

頌曰。

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尋未已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幾(月菴果)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隣舍不通容團圓無縫難安葦只抹烟雲一兩重(石林輦)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或作鵝湖孚和尚○或作南泉)。

頌曰。

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糍喫(鼓山珪)  
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徑山杲)  
江南江北勿同倫疑了還疑笑殺人誰信一盤油糍底古今  
塞斷是非門(雪堂行)

熱糍盪口成痕跡糍冷令人便動脾何似且拈安一處家常  
茶飯但隨時(照堂一)

背眾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應菴華)  
喫了油糍不赴齋莊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徧[跣-  
十+水]破芒鞋眼未開(屮無著總)

古德何曾動口皮喫油糍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着暗寫  
愁腸寄與誰(肯堂充)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曰。

目前無異路信手斫方圓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懸(空叟印)  
年窮王老夜燒錢斷送難逢下水缸懵底不知身到岸隨他  
寒暑謾推遷(遯庵演)

問來答去有來源一句全該遍大千歲盡年窮窮底事東村  
王老夜燒錢(藺翁敬)

春風陌上郎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着恰却子(雪巖欽)  
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為舟航德曰年盡不燒錢。

頌曰。

年盡不燒錢鼠穴被蛇穿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曹源生)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盡看野狐兒。

頌曰。

家家盡看野狐兒鍊笛橫拈撩亂吹吹罷不知何處去夕陽  
已掛柳梢西(松源岳)

家家盡看野狐兒見者雖多識者稀百恠千妖俱掃跡春風  
已到萬年枝(晦叟光)

古德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人僧展手曰  
是什麼字德無對。

頌曰。

袖中寶劍磨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目前閑捩子從教  
天下竟茫茫(誰菴演)

鶴立蛇行勢不 五天梵宇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  
胡僧笑點頭(殺六岩輝)

宋太宗皇帝因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  
麼生發羣臣無對。

雪竇代云實為古今罕聞別峰印代荅云王言如 其出如  
綸。

頌曰。

菩提妙心作麼發曰應万機元不差回首瞥然輕覩着大千  
沙界是皇家(松源岳)

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魄雨樂樵耕不因嵩岳三呼後無象  
誰知真太平(雙杉元)

菩提心發不為難只在君王一念間聖聖相傳皆一揆綿綿  
國祚泰山安(辛菴儔)

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雲菴帝曰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  
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頌曰。

試問臥雲深處客不知何以荅昇平蕩然至化難逃避萬里  
堯天一點雲(北磻藺)

太宗因僧朝見奏云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曰靈山  
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為驗僧無語。

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頌曰。

靈山一別二千年聖世重逢豈偶然細掬清泉揩老眼撥開  
雲霧見青天(石溪月)

太宗一日擎起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  
甚麼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慈明圓代云陛下有力。

頌曰。

大地收歸掌握間鉢盂擎起有何難箇中消息憑誰委秋水  
秋雲秋夜寒(雲衲慶)

錢塘鎮使在界上為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契即留止宿一  
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曰江西馬大師處使曰馬大師有什  
麼方便曰道即心是佛便被揖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曰非  
心非佛又被揖出。

頌曰。

是是非非俱請出巍巍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  
還如不相識(無際派)

碧油幢下立功勛韜畧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來報國邊頭  
刁斗不曾聞(虛堂愚)

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嘗令一二八女子送飯  
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庵主曰枯木倚寒巖  
三春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趨  
出放火燒却菴。

頌曰。

不見人斑見虎斑筭來莫願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見人斑避最難(或菴體)

鉄壁迸開雲片片黑山輓出月團團就中明暗相陵處天外出頭誰解看(虛堂愚)

貧人常妬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閑極雲)

二十年來不具眼茆菴燒却是徒為三春暖氣無多子真安之言亦可師(橫川珙)

青蓮瞬視金色咲微師承肇茲密著少林華敷神光印受世係由是弥彰雖枝派之有殊分然機用之無二致或縱棄而破古人之幽鍵或捭闔而發後學之靈樞大用現前纖塵不立四句獨超於言外万法俱泯於聲先玉振禪宗珠聯祖城流通雖遠選擇未純識者尚譏况於後乎錢塘魯庵會公孤標拔俗積行熏心遐扣祖機深染法味采機緣而補前缺綴頌古而入新刊通集後先洞照今古用心亦閎矣謹遣清侶躬索後題慚窺管而見微聊濡毫而塞請延。

祐戊午季夏徑山希陵題

宗門中有一千七伯則公案名之今古又曰長物言之則污人唇齒置之則迴避無門句句王轉珠迴字字冰銷瓦解歷代宗匠頌之未免畫蛇添足寶鑑師編緝於前魯菴公增收於後臧證分明不勞再勘中間一處誦訛具眼衲僧必能辨白。

靈隱淳朋拜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永樂二年甲申夏五月命工補刊謹識